國聞周報

第十四卷

戰時特刊 33-35 合訂本上

要目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四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第一次對外抗戰

鑄成

八月十三日上海戰事爆發，同日我綏東國軍克復商都，進搗嘉卜寺南壕塹，於是莊嚴的民族抗戰，乃全面展開。五十餘日來，戰線北起大青山，南達粵海濱，而沿江沿海大小城市，都隨時有空中的激戰，以如此偉大的場面，顯示我們民族團結抗戰的偉力，在歷史上還沒有先例。

在這次戰爭中，雖然在軍事上暴露許多弱點，在政治上社會機構上暴露許多黑暗面，但無疑的，經過這五十餘日的苦戰，已經充分發揮我們英勇衛國的精神，奠定我們民族復興的基礎了！

日本的大陸政策，其實就是他們的國策，牠的對象，第一步是征服中國，第二步是征服蘇聯。自九一八以後，這個企圖，已將國內一部分主張南進論的蓋住了，他們以為征服中國為獨霸世界的捷徑；所以近年來更不惜以全力經營。去年兩廣事件和平解決，他們陰謀分化中國的最後企圖失敗了，綏遠事件，顯示我們抗戰的決心，使他們覺悟，對華侵略，不是一件不下本錢便有收穫的便宜事；西安事變的結果，更証明中國團結的凝固；這次發動盧溝橋事件，大舉向我侵略，在日本軍閥看來，自然是認為最好的機會也是最後的時機了。在這次戰事初發動時，杉山便高唱要速戰速決，近衛也說要於最短時期內要中國屈膝；但是五十餘日以來，我們愈打愈勇，全國愈打愈團結，不僅未佔領的地方推展，已佔據的也撼動不寧；軍艦的封鎖我海岸，飛機的轟炸我都市，事實上祇炫耀他們乞兒暴富的可憐相，暴露他們慘無人道的真面目，在二十世紀的文明世界，而有這種無恥無賴的國家存在，實在是人類的恥辱。

五十餘日來，他們所得到的是什麼呢？在國內是增加了二十餘億的追加預算，產業界的破產，全國的恐怖不安，而在國際上得到全世界的惡罵。至於征服中國的幻想，則愈看愈遙，由「速戰速決」一變而為「長期周旋」，同時在軍事上，幾乎已竭了全力，在南北戰場發動十三師團以上的兵力，佔全國常備軍三分之二，航空母艦出動了四分之三，連用以對付英美海軍國的「陸奧」「長門」主力艦也開出了。以之對付一個毫無海防的中國，其實是「皇軍」的恥辱。再從軍紀兵氣上看，那種驕縱貪橫無恥怕死的氣質，幾乎彌漫在每一個「大和魂」士兵的形陣裏，無怪歐美的觀察家說：華北的戰事，証明日本的實力，比蘇聯差多了。

但是，我們並不是一味樂觀，以上所說只祇是說明敵方的弱點，祇是証明過去五十餘日的抵抗並不是徒　。我們並不忘掉自己是一個弱國，一切輕重工業都沒有基礎，經濟力薄弱，軍隊大部還未曾現代化。我們今後更應該戰戰兢兢去應付，下更大的決心，拚出更大的力量，小勝勿驕，小敗勿餒。從今以後，我們要咬着牙受苦受餓，把所有的力量，供獻給國家。我們要下最大的決心，才能期望最後的勝利。傅作義將軍說：『我們雖沒有必勝的把握，但不做奴隸的把握是有的。』我們大家要堅定不做奴隸的把握，那末最後的勝利一定就是我們的。

四萬萬人惟一心

在這次空前抗戰中，最使我們欣慰而感覺前途樂觀的，便是全國堅强團結的形成，和政府領袖的沉着勇敢。全國各黨各派，多在政府指揮下，埋頭於救亡工作，各地軍隊，也爭先恐後，在統一的軍令下開赴前敵。前者我們可以引中國共產黨宣言和蔣委員長的談話來說明，後者可以從蔣委員長兩次對外國記者的談話表露出來。

一、中國共產黨宣言

親愛的同胞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宣言。當以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爲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了中國國民黨的諒解，而決心共赴國難了。這對於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前途，有着這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爲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了！我們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亦已創設了！中共中央特爲我們民族的光明燦爛的前途慶賀。不過我們知道，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爲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每一個熱血的黃帝子孫堅忍不拔的努力奮鬥。中國共產黨願乘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鬥之總的目標，這就是：（一）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二）實現民權政治，及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三）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的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凡此諸項，均爲中國的急需，以此懸爲奮鬥之鵠的，我們相信，必能獲得全國同胞之熱烈的贊助。中共願在這個總的目標下，與全國同胞手攜手的一致努力。中共深切的知道，在實現這個崇高目標的前進路上，須要克復許多障碍和困難，首先將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阻碍和破壞，爲着取消敵人陰謀之藉口，爲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的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國宣告：（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担任抗戰前線之職責。親愛的同胞們，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在言論上行動上明白表示出來，並早已獲得同胞們的贊許，現爲求得與中國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執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中在形式上尙未實行

的部分，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全國的力量，抵抗强敵的侵略。寇深矣！禍急矣！同胞們起來，讓全國四萬萬同胞更親密些團結起來罷！我們偉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起來爲鞏固民族的團結，爲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鬬，勝利是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勝利萬歲！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萬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附）　朱德等就職通電：日寇進攻，民族危急，敝軍請纓殺敵，義無反顧，堅決抗戰，衆志成城，八月養（二十二日）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委任令開：特派朱德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彭德懷爲副總指揮。等因奉此，遵即將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即就職，部隊現已改編完畢，東進殺敵，德等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滅日寇，收復失地，爲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鬬到底。肅電奉聞，敬候明教。中華民國革命軍第八路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叩有（二十五日）。

二、蔣委員長談話：

「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總理會說明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爲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鬬。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眞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碍；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此數年間，中央政府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而國人昔日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以民族利益爲重，放棄異見，而共趨于一致，足証國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咸認整個國家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爲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証；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爲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其宣稱願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鬬，更足証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余以爲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爲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今日凡爲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祇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鬬，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眞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鬬，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爲總理創製之三民主義，此爲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整個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以抗暴敵，挽救危亡。中國不但爲保障民族之生存而抗戰，亦爲保持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而奮鬬，世界明達之士，必能深切瞭解之也。

三、蔣委員長對外國記者談話：

巴黎九月二十一日電：此間巴黎晚刊載蔣委員長對該報記者之談話，略謂目前之中日戰爭，乃日本蓄意侵略中國之結果，中國爲排除侵略與自衛生存，自不得不以全力抵抗。日本軍隊大規模侵略之用意，無非欲圖消滅中國整個民族生存。吾人應付方針，亦當以整個民族生存爲目的。上海或華北皆屬中國領土，必視爲整個問題，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抗日之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鬬，直至日本根本放棄其侵略政策，並撤回其侵略工具之武力之日爲止。爲維護世界和平人類文明條約尊嚴與國際公法之效力計，本人熱烈期望國聯此次能切實執行其在國聯會

章下應有義務，對日本作有效之制裁。一九三一年以來，六年中日本之暴行，明証日本征服中國，進爲東亞盟主之野心，若列國仍不採取及時措施，遏制日本侵略，則不但各國對中國原有之貿易爲之消滅，即各國在東亞之領土，亦必受嚴重之威脅。故對日制裁，非獨助中國，亦所以保護國聯會員國及相關非會員國本身之利益。本人深信各國遠大眼光之政治家，必當有見及此，遵照會章，制裁日本，以盡其義務也。

又南京九月二十四日路透電：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今日接見外國新聞記者，對於日機轟炸南京，發表談話稱：中國首都之被轟炸於中國之軍事局面並不發生影響，但將使中國之民衆以及全世界之人民更充份了解日本之野蠻。日本之侵略一日不止，中國之抵抗亦一日不停。蔣委員長復稱：彼覺美國現在之態度，並非其眞實之態度，彼深信美國朝野素來尊重公道法律與秩序，並信中美兩國之友誼有悠久歷史，故在此次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之奮鬪中，必能與中國以同情及援助云。今日蔣委員長於一大廳中，接見外國新聞記者，委員長精神飽滿，面帶笑容，衣黃色中山裝，坐於室中一角之大寫字檯後。外國記者列坐其前，環繞作半圓形。委員長夫人御黑色長袍，坐於委員長之右，爲委員長作翻譯。談話完畢後，蔣委員長夫婦復允記者之請，任各記者攝影。委員長夫婦對於各記者親冒日機轟擊之危險來京採訪新聞，極爲讚賞，並對於中國此次抗戰期中，世界各國報紙記載翔實而充滿同情，極爲感謝。關於美國之態度，委員長稱：中國此次抗戰，不僅在中國本身之存亡，且亦即爲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伸正義，因此公約及盟約之簽字國，應對於中國之奮鬪加以援助，在公約及盟約等有效期間，美國不應考慮中立法云。委員長繼復稱：美國不能守中立，余信各簽字國家之人民及政府亦未忘却其義務。有詢以運輸軍火來華之片面禁令，及美大使本月二十一日遷入呂宋號砲艦辦公之二事者。委員長稱：「余覺余無須加以評論，因美國友人及駐華新聞記者已在此目擊一切，彼等所感覺者，與余必同也。」記者詢復以各國之責任如何，委員長稱：「各簽字國家均應遵守其義務，惟美國爲華府會議之召集者，而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之訂立，胥屬美國之力，故其責任尤爲重大」云。委員長繼復對於各國目前之態度表示驚異，因彼等非但放棄其義務，且竟「自處於日本控制之下，坐視彼等所簽署之一切條約撕毀無餘」也。記者復詢以中國是否猶希望國聯之援助，委員長謂：「公理必佔最後之勝利」。有詢以中日戰爭時期之久暫者，委員長稱：中國抵抗日本之侵略並無時限，在日本侵略繼續進行之中，或在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尚未實施之前，戰爭勢亦不止，中國已不能容許日本軍隊之以壓力加諸中國，故戰爭時期之久暫，全視日本及列强之態度。凡一國家苟不尊重國際間人道之規律者，必不能持久。委員長復稱：日軍企圖毀滅江陰方面之防禦工事，俾日本軍艦得上溯長江轟擊南京，故派飛機前往轟炸，但結果江陰方面之防禦工事屹然未動。「不論此次戰爭將延長至何限度，中國已有無限制抵抗之能力，因中國實一威力無窮財力無盡之國家也，日本海岸封鎖或將給與他國極大打擊，但於中國則影響極微」云。

日本之手忙脚亂

日本大陸政策最後之對象爲蘇俄，同時爲欲完成獨霸太平洋之企圖，不得不儘量擴充海軍，以與英美爲敵。在客觀上，日本近年之橫施暴力，國際上早陷於孤立，非有充分兵力，不足以維持其生存；故對於中國，一向採用不戰而勝的方法，陰謀分化我們力量，製造漢奸，散佈恐日病菌，但在這次戰爭中，証明這種狡計完全失敗，我們從這次日本臨時議會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應付事態的忙亂，和社會各層的苦痛。我們祇要沉着謹愼的應付下去，他們一定會比我們先崩潰的。

東京九月五日同盟社電：臨時議會今晨開始工作，貴院於十時開會

，由首相近衛演說，闡明日本對華之政策，嗣由外相廣田，陸相杉山，海相米內相繼致詞。衆院則於下午一時開會，亦由上列閣員作同樣的演詞。嗣藏相賀屋演說，說明政府之財政方針，並詳述第三次對「中國事件」之二十萬萬元以上之補充預算案。近衛演詞之要略如下：日本對華之根本政策，在希求中國政府重新考慮，放棄排日方針，俾令中日關係能獲得根本的調整。近衛稱，此項政策從未有任何變更，日政府爲企圖挽回局勢計，故阻止事態之惡化，且限制其範圍。氏指責中國未能瞭解日本眞正的意嚮。並盡力對日蔑視與反抗。氏稱有一國家不僅以敵視與輕蔑他國爲國策，且用之爲遂行國策之指導的原則，此實在世界史上未之前聞。「吾人每一念及中國此種政策之結果，不僅爲中日關係之前途，感覺嚴重的關切，且爲遠東與全世界之和平危也。」氏又稱，日本擬予中國軍隊以致命的打擊，俾令其完全失去戰鬬的精神，如中國不能重新考慮，而對日堅持抵抗，則日本亦有作長期周旋之準備。廣田演詞之結論稱，日本政府之目的，在採用日「滿」與中國妥協合作之方法，安定東亞，俾能獲得共同之繁榮與福利，中國既蔑視吾人眞正之動機，而動員巨額軍隊，則吾人惟有用武力加以反抗，目前緊急的需要即爲「吾人採取堅決態度，强迫中國變更其途徑，日本之目的，不外求華北之安靜，以及全中國能避免再有目前之激烈衝突發生。吾人希望中國當局對東亞能採取更遠大之觀點，迅速認明其錯誤，而與日本之目的與欲望，能趨一致」云。杉山演說時，陳述「中國事件」發生之經過，並報告滬戰局勢。氏稱「中國事件」前途之發展如何，不能逆料，但軍部已決意向前進行，克服一切之困難，俾能達到膺懲華軍之目的，縱令中國計劃作長期之抵抗，日本軍部於達到嚴懲華軍，令其失去戰鬬精神之目的以前，亦決不罷手。米內說明日本海軍所採取之在華保僑辦法，並謂中國排日情緒高漲，故日本政府被迫而撤退漢口等沿江各埠之日僑。氏稱：上海衝突事件之發生，須由中國負責，因中國違犯一九三二年之停戰協定。氏又稱，因上海一埠具有國際的性質，且有多數日僑居住，故在作戰上，極感棘手。賀屋演詞略稱：關於對華事件之額外的陸海軍費用，總共達二十萬萬二千二百萬日圓，而在通常項下之各省補充預算爲四千二百萬日圓。賀屋稱，渠將向議會提出一法案，以便另立一特別度支項目，以管理一切額外的陸海軍費用。此外更將提出一法案，授權政府發行公債，以供對華事件陸海軍的特殊費用。賀屋嗣又宣布將有其他法案三項提出，一，規定免除前線將士納稅之義務，或將其核減。二，規定調整資本之供求需要，俾能改革財政的機構，以應付目前局勢。三，限制進出口貿易，俾能統制貨物之供求情勢。賀屋稱，政府公債仍維持三釐半之利率，外滙則維持現在每日圓值一先令兩便士之匯率。氏對此舉認爲對於購買外國軍用品及安定人民之生活程度上，殊屬必要。氏又暗示，管理商人漁利之法律，將予以適當的執行，俾阻止物價之飛漲，并敦促各方均應緊縮，政府與人民並應當合作，以消納政府發行之公債。

各人之措辭雖强硬，而不能掩其內心所流露之恐慌，有某西人近甫由日來滬，談日方之危機如下。

據稱日本全國現已百分之百的入於戰時狀態，如發行大量公債，軍隊不斷開赴中國，及各工廠大部已完全製造軍用品等是。人民方面，普通人民對於議會之通過各種法案，似尚無何等反響，但巨商與財閥，則因市場皆已閉塞，使彼等利益遭受損失，對於議會之曲徇軍閥，窮兵黷武，早致不滿矣。蓋自侵略戰事開始後，人民使用貨幣或寄往國外，皆須於事前取得當局允許，當局所以採取此項措置者，係以全國所有財源，皆須準備供給軍用。因同樣原因，如人民欲以何項貨物寄往國外，亦須經過當局之允准。全國所有船隻，亦皆被徵發，供軍事運輸之用。賦稅方面，更有大量增加。又日本軍閥雖毫無忌憚，一意從事戰事，但日本政治首領對於戰事前途，則甚感憂慮。日本軍事領袖，近頗有重要的異動，如空軍司令已因

不滿而予以撤換，關於戰事情況之新聞，上海當甚難獲得日方之正確報告。目前日本無論報紙或無線電廣播，皆充滿經日本官方所精密檢查之新聞。日本人民皆不准使用短波收音機，長波收音機亦僅限接收本地電台所報告之新聞，故日本人民所獲悉之戰事消息，概屬日軍如何擊敗中國軍隊及占領某地之類。渠離日前數日，某重要報紙即載有蘇聯飛機已有七十五架到達上海，渠離日時，報載蘇機飛抵上海者，已達二百五十架，此外並有大砲一百五十門，野砲七十五門。至於戰事究將於何日停止，則日軍事方面預料全部戰事可於年終或十一月中旬即可結束。軍事當局並謂全部戰事，共需軍費二十萬萬元，即每月須用五萬萬元，但現又已增加矣。渠在日時得悉可靠消息，在華日軍現共有三十八萬人，十二月初時可達一百萬人。日方所熱烈希望之速戰，現似不易達到目的。因據渠觀察，中國現正準備長期抗戰也。又日本空軍，亦不若理想中之得力，日本國內現正加緊製造新機六十架，其中十二架不曾按例舉行命名儀式，即急速飛來中國，以應急需。據留日消息靈通外人意見，認為日本將繼續上海戰事，以集中各國注意，然後得以從容進行侵略華北。該外人最後稱：日本對中國並非無恐懼之心，長崎因恐中國飛機夜襲，每夜皆將燈火熄滅，蓋日本認中國飛機有襲擊日本之可能云。

各綫戰局形勢

目前戰事重心，當然還在北方，但滬戰發動後，日方調集陸軍六師團以上，飛機百餘架，兵艦數十艘，志在必得。我方亦以重心駐守，不輕棄寸土尺地，戰況之烈，為前所未見，所以事實上這一線的勝負得失，關係雙方軍氣民氣甚大。現在姑分南戰場，北戰場，西戰場，三部來說明整個的抗戰形勢。

一，南戰場：上海戰事，我們是屬於後發先制的地位。敵方的企圖，於虹橋事件發生後，原擬襲用其一貫的狡技，先用談判的一套，來遷延時日，以便從容增兵，等到軍隊調齊，再製造另一藉口，一舉向我進擊。我方早窺知其隱，乃於八月十二日將大兵迅速調集，分配於虹口與楊樹浦一帶，將其大包圍；十三日晨槍聲四起，我軍即向敵根據推進。從十三日至二十二日可謂滬戰的第一階段，那時我們始終採取攻勢，一路由軍工路進攻公大紗廠敵軍根據地，一路由虹鎮進攻匯山區之敵，一路由八字橋向北四川路一帶猛攻。各路進展均極快。左翼曾克復公大紗廠，中路曾攻至匯山碼頭，將敵之聯絡切斷，右路曾將敵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包圍，并一度進入北四川路中段。敵人知形勢危急，乃令大舉以陸海空三部力量，侵擾吳淞蘊藻浜一帶，以牽制我後路。自二十三日至九月十一日，為滬戰之第二階段。戰事重心移吳淞方面，上海附近，我方不得不改取守勢。在這幾天內，自瀏河月浦寶山吳淞蘊藻浜張華浜以達虹江碼頭無一處不展開劇烈的戰事，敵方以大砲數百門，佐以飛機百餘架，晨夜轟炸，幾乎每一寸地方都成了焦土。我軍應戰之英勇，犧牲之壯烈，眞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尤其以寶山姚營，全部殉城，羅店之屢得屢失，最值得大書特書。至九月十一日我軍撤至第一道防線，戰事乃轉入第三階段。自那日起，直至截稿時止，我軍始終堅守，敵艦之威力也已無所施展，戰局入膠着狀態

。我軍工事較前益爲穩固，敵欲直入，已極困難。

二，西戰場：晉綏戰局，爲全面抗戰之焦點，因綏遠失則我陸地交通一部被切斷，敵方大陸政策之初步即告完成。晉綏山西之得失，更與河北省及平津之收復有極大之關係。晉綏的第一重門戶是南口，其次便是晥垣大同。不幸因爲若干軍人延誤，將張家口於八月二十三日陷落，孤門半月餘之南口駐軍，不得不含淚撤退。自此以後，九月八日陷天鎮，十三日陷大同，二十三日失豐鎮，敵騎竟逼入晉省腹部之平型關，幸我生力軍開到，於二十三日在廣靈一帶大捷，始將西戰場的形勢穩定下來了。今後這一線開展，關係北方戰爭的全局甚大；最值得注意。大公報最近登載溪映和長江秋江的三篇通信，很可以說明西戰場逆轉的原因，茲節錄如下：

今日之綏遠

『八月初，湯恩伯部急援南口，剩下來同等重要的綏東一線，先後由散駐綏境的各部隊開入增加。當他們暗暗的經過街市時，我們看見去冬綏遠參戰的將士大都鼓起了新氣魄，風采越覺煥發了；騎兵的馬近來越加矯健了，我們的運輸汽車隊行列一拖十數里，裝甲車救護車也都出來。的確，我們比去年進步多了，有力量多了。特別是反正未久的安華廷旅，八月四日徒步過平地泉，他們由日本手裏得來的雜牌槍枝，和襤褸，顏色不一致的軍裝，刺激着民衆的眼睛，惹得大家巴上去看，軍民交換了生疎而親切的目光。兵士們，雖物質不如人，但是精神顯得特別有勁，充分暴露着一個有豐富生命力的集團，他們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向前方去，我不禁爲國家掛念着他們，同時爲他們祝福！

兵越開越多，而且在後方都停留不久。這時我們偷偷的估計，自己在綏東沿邊至少已經有了××以上的兵力。兵力不算小，對付察北一些匪僞軍一定有辦法。大家因爲放心，愈覺興奮了——我們此後決不會祇於放心而已，一定還要向察北的匪僞軍出擊！

民間消息的傳播，比由上級官方得來的還快上幾天，實在的，我所知道我們將要取商都的消息是來自士兵，來自一般實民的常識的判斷——是來自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當時，心弦的激盪，血的沸騰，相信吧！一切都該不成問題吧？大家大概都聯絡好了：察綏之間，各軍之間，以至對於準備反正的僞軍，應該都有默契了吧？收復失地！即速進至熱邊與日本作戰！奪回平津，全面戰爭一定由這一戰略的開展而獲勝！這時全國各處的抗戰情緒如何我們不知道，綏察一帶卻頓時充滿了樂觀。

大軍已經進到敵對線的最前方，都已經出了綏東境，都握住了火藥的爆發點。探騎接連的報告最緊張的消息，商都城內日僞軍數目，城邊防務狀況，準備逃亡，汽車停放的位置。這些對於我們決無問題，只有更加重了我們可能勝利的信心。現在，只有張北的情況還未明瞭。

張北商都收復軍事，密議在八月十一日一齊發動，結果竟因故遲延，這無疑成了以後任何不利情況的一個因素，張家口方面了無消息，高級指揮官僕僕晉綏道上，一切人的焦灼，疑慮，已經斷定了我們必然要有一個不可避免的損失。遲延軍機的原因裏，包括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有一些官吏對抗日戰爭之性質認識不淸，見地模棱，因之聯合作戰力量分散。二，軍隊組織尚欠完善，指揮系統劃分不淸，封建思想未除，人事關係太重，私人情感比階級服從還要緊，於是個人的利害往往看成較重於民族的存亡，這樣在軍事行動上我們就難免許許多多的吃虧了。

十三日傍晚，暮色曈曈中的平地泉載重汽車在街上穿梭般的飛，砲彈，子彈，高射砲，麵粉，乾粮隨着運往前線，各高級長官倉忙出城到部隊去，佈置明天對商都的拂曉攻擊。平地泉的人！時時受着察北敵人威脅的人，於深信我們自己兵力以後，好像完了一件夙願似的放平了砰撲兩年的

心，再去準備着商都克復之後的事業新計畫，必要時這幾天再躲躲牠的飛機。

十四日一個上午綏東後方空氣在靜穆中，大家很安心的好像都可以聽見商都勝利的砲響。傷兵陸續運回來了，說在激烈的戰鬥中我們已經佔到一切有利位置，不過敵人死守城廂，急切還不得下，我們正繼續用敢死隊猛攻。下午四點，火線上電話，說敵人飛機三架參戰，敵汽車三十輛載大批援軍到商都。後來消息混亂，直到子夜，整個綏東都爲收復察北興奮到疲憊了，忽然佔領商都城的消息，由前方的急報傳來，在漆黑的平原上，人馬汽車開始了最大愉快，迅速的動作，繼續到東方發白。

如果說克復商都之役是以力取，那麼拿回嘉卜寺應當完全是石玉山反正軍用智的成功。大家正爲着收復商都而慶幸的時候，忽又傳來嘉卜寺已爲我們佔領的消息。石玉山部怎樣進入察北，事前很少有人知道，這一批反正軍在去年大草原作戰期間，已經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偉績，這次竟告奮勇斜出朔漠之北，經數百里無人烟區域，輕騎急入，忍飢寒，沐風雨，兩日夜間直達察北僞組織都會，一鼓而下堅城，其戰功將永留史册，其精神誠値得萬民膜拜，景仰！

石部騎兵全數不過兩千人。中間用在攻城的又僅祇曹凱一團之衆。曹團以前駐嘉卜寺很久，地形熟悉，與當地民衆感情聯絡密洽。當十六日他們到達街外以後，市民都驚爲由天而降，急忙指告他們敵人各軍事位置所在，各路口，各機關，弄得德王等和他的軍隊難辨虛實，只好倉皇退走，結果，石部幾乎是不血刃而佔了嘉卜寺。這樣實際是一個游擊戰爭的收果。彼時他們已經具備了游擊作戰的一切條件，並且已經充分利用了游擊的方式，能夠及時發動，使敵人無所措其手足，最靈活最迅速的宗成了光榮的任務，以少數戰勝多數。

嘉卜寺游擊戰術的勝利，是我們全民族革命戰爭勝利前途的最明白的指示，惟有普遍的發動游擊戰爭才能以弱克强，奪得抗戰勝利的把握。在目前各線作戰都已經有了血的經驗的時候，對石玉山部的游擊戰術，實有加以澈底認識與選擇的必要了。

察北各路進軍的勝利，恰足以加深張北方面戰况不利之嚴重性。×××因屢誤軍機，對僅僅千餘之日僞軍，既不能勝又不能抗。到二十日×部竟由圍攻張北的形勢，而敗退於漢諾壩（張家口張北間大山）之南！繼之，敵軍乘勢進逼，萬全縣又告失守，察北勝利軍事，於此陡變！

由嘉卜寺向北伸入各軍停止進攻，平地泉，豐鎮，興和，大同各留守部隊連夜由鐵路向張家口以北線增加，綏東五縣至此僅有一營人在陶林至平地泉路上。次日，綏東國民兵亦奉命徵集開赴前方，他們將刀槍鈇斧帶在身邊，黑棉被暫時作了軍氈，威風勇氣不亞於正規軍，但是在另一個角度看，綏察軍事的緊張與險惡，很顯明的，一定達到了頂點！

張垣之失陷

『當南口緊急之時，南方各報皆盛傳劉汝明如何爲守南口老將，如何已積極增防南口，但恐劉之兵力單薄，望中央速派隊援助；而其實大謬不然，北平失陷後，昌平已入敵手，南口北平間平綏路一小時餘可到，劉在南口之駐軍僅步兵兩營，而且除南口山下有簡單土溝一條外，無任何防禦工事可言，即此僅有之兩營兵力，亦未作嚴重戒備狀態，所謂「嚴防南口」者，全爲欺騙國人之宣傳。不但此也，劉汝明不自守南口，當下能阻人之守南口，然而當湯恩伯奉令由綏東搶防南口之際，湯事先兩次派人與劉汝明接洽，劉皆不允湯軍入察哈爾境，令其止於柴溝堡以西！其能公然出口之理由，一爲疑湯軍將來難免不奪察哈爾地盤！一爲中央軍綏入察省，日軍或可容察省之苟安。故其對外宣傳如何戒備，目的在使一般國人仍待之民族英雄，而暗過其封建軍閥之實際。劉對國軍如此阻擋，而在張家口之日本特務機關，則任其自由活動，每日由張北開張家口之日本汽車，帶來成千成百的浪人與漢奸，

劉汝明對之無絲毫之限制，高桂滋與劉汝明本為舊交，然而為接洽國軍之進入察省，保衛國家，亦須自大同化裝成商人，潛入張家口與劉汝明會商，我們不知張家口為何國領土？劉汝明究為何國軍人？

幾經磋商，好容易劉汝明能允許湯恩伯過張家口，而又不允許湯恩伯之前敵總指揮部設於宣化，蓋湯此時職司前敵，總綰察東察南，則其指揮部應在東南容易兼顧地方；劉汝明憑何理由不允許為國家作戰之軍隊，在國家領土之內，選擇其指揮所？湯恩伯星夜搶守南口之後，在頑石禿山之上勉作簡單工事，費力多而成效甚少，乃劉汝明向中央報告，謂南口陣地早有鐵筋洋灰工程，湯部守之必易，不解是何居心。

照我方原定計劃，南口守定之後，即同時進攻商都察北，尤以張北為緊要；傅主席準備於張北取得後，於十五日之內趕作成牢固的鐵筋洋灰工程，作成察北强固的據點，張北鞏固後，張家口可以絕對安全，然後以全力自南口出擊，此為必勝的戰法。日方在察北兵力，本來薄弱，而防備很差，我方預定八月十三日夜間同時襲擊商都張北，期於一鼓而下之。商都已於十四日經傅主席所部董其武步兵旅與趙承綬所部騎兵猛烈攻擊之下，被我收復，而劉汝明對張北，却無故遲延一日，始行動作，待其已進至張北城邊，日人指使李守信請劉汝明再緩攻一日，謂李即可反正。不必勤兵，劉亦公然應之，兩日遲延，日本關東軍援軍已從容趕到，堅守張北，而驅李守信部對劉汝明部反攻。整個西戰場形勢，至此完全逆轉！

日軍在前關東軍參謀長板垣策劃之下　，首先以主力直攻南口居庸關正面，當其鋒者，為湯恩伯軍王仲廉師，板垣以為挾日軍飛機大砲之鋒利，再以唐克車隊順居庸關汽車路前進，我軍上無制飛機之利器，下無破戰車之功能，論砲則數量射程，遠比我方為優，而壕塹掩蔽，亦皆草率應事；故其預料不難將南口正面攻下，如南口果下，則順平綏路以出張家口，破竹之勢已成。事有出乎日軍意料之外者，無論飛機如何轟炸，砲隊射擊如何準確，砲彈如何稠密，給予我方如何嚴重之傷亡，然而南口山頭上始終是中國健兒把守！日軍唐克車隊無忌的前進，終被我勇猛官兵用手溜彈手檎衝近，破壞至七八輛之多。日軍憑北平便利交通，與其充足的兵力，數番更代，不斷猛攻，我方之南口正面自八月九日開火以來，始終為王仲廉師，激戰兼旬，死傷過半。

日軍欲以優勢兵器，速佔南口之企圖，既已失敗，乃向南口西面用主力對我迂迴，利用冀察民衆之毫無組織，驅使其平日豢養之漢奸及臨時强抓之愚民為嚮導，向複雜的南口山脈中突進。湯恩伯乃以所部王萬齡師自南口西向展開，襲擊日軍迂廻隊，並欲相機出擊，以解居庸正面之壓迫。誰知日軍兵力遠過我方，接觸之後，戰線過長，預備出擊之兵力，全變為臨時陣地之防守。雙方互爭高地，死傷之衆，尤過南口。蓋長城之作用，本係自南防北，故險要多在長城之南，而我軍今則南向以防日軍，長城作用，整個為之顛倒，故我軍須入長城與敵爭形勢。日軍迂迴計劃，受王萬齡師之阻擋，乃繼續向西展長其迂迴路線，於是王師兵力分散，往往一連步兵之防線，拖長至數里之遙，每一山頭之兵力，往往不過三數士兵。後方已無所謂預備隊，勤務兵，傳令兵，伙夫皆已執槍上陣，傷亡之官兵，滿山滿谷，而陣線始終未被突破。

其後李仙舟師及馬延壽獨立旅先後加入，欲先使南口陣地鞏固，傅主席更親率生力軍數團，屯兵居庸之北，已定期大舉出擊昌平，威脅北平，響應平漢線北上之國軍。日軍見南口攻擊計劃，行將失敗，乃加緊突擊，湯部所餘無幾，然而大家所恃者，希望劉汝明能支持張北戰局，待南口出擊實現之後，中央援軍數師，計日可到，然後北解張垣之危，重復優勢戰局，誰知劉汝明竟再誤大局哉！」

大同之陷落

敵人攔腰一刀，切斷了平綏路的張家口後，西戰場上的戰績，無可紀述矣！

我們退得快，敵人追得更快，有如洪水決口，一瀉千里，大有不把我們祖宗墳墓掘乾淨不休之慨，我們不是在此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說洩氣話。這都是事實，我們不必忌諱，我們要在這失敗中尋出勝利的經驗來。

南口淞滬的血戰，証明了中華民族不是絕對沒有出息的民族，更說明了只有犧牲才能獲得生存。但是，不到半個月工夫，敵人腥羶的血手，由張家口伸展到雁門關北平原和綏遠。這並不是我們的軍隊沒有勇氣，而是在前線率軍作戰的將領沒有犧牲的決心，太看重了自已，漢奸的活動，亦為造成西戰場不可收拾局面原因之一。要是每個部隊都能像十三軍三十五軍那樣英勇應戰，何必一定要來守最後一道的雁門關？

這麼大的戰爭，是關係整個國家民族存亡的戰爭，必須發動民衆力量與軍隊配合，然後才能談得上全民族戰爭。同時前線戰鬥勝利失敗的消息，政府應該確確實實的告訴民衆，使民衆有所歡騰，有所震怖，時時刻刻與戰爭發生關係。假使專門宣布好的消息，壞的消息瞞着民衆，這樣無異痲醉民衆敵愾情緒，澈底的民族戰爭中一切都應該公開。

西班牙的民衆，老的小的拿着舊得不堪的破汽槍毛瑟槍幫助軍隊，保衛祖國與叛軍對抗，婦女們把燒熱了的火油，灌在瓶裏送給他的男子，躲在屋頂角落裏去澆進攻的軍隊，終於肅清了潛伏在馬德里的法西斯勢力，使叛軍怎樣攻擊，對馬德里無可奈何。這是軍民合作力量的偉大！我們要保衛祖國，收復失地，必須像西班牙民族，一致參加戰爭，並且要決心決意的來戰爭，然後才有前途！

張家口以西，大同以東比較可以守的地方，只有天鎮陽高。可是這保障晉北綏東的兩扇大門——天鎮陽高，始終是閒着等柴溝堡被敵人一砲嚇回來的李服膺來把守。雁門關內的生力軍，沒有先事開上去或事後增援，眼看着沒有犧牲決心作戰的李服膺隊伍一個個的被敵人消滅，一大塊一大塊的地土讓給人家！

原來天鎮早就修築工事，但是只打了一點基礎，沒有建造完全，這次要用也來不及修了。敵人取得永嘉堡就分兩路攻擊，一路攻天鎮，一路攻陽高。

九月八日天鎮失陷，一團人被圍困城中，不能退出。而敵未予顧問，當晚直攻羅文皂。一直到大同退却前一天，我們的軍事關係人還說天鎮在我們手裏。他的理由也是這一點。我不知道退出大同後，他還說天鎮在我們手裏否？人家的用兵迅速活潑，佔據羅文皂後，馬上掉過頭來繞天鎮山北去圖豐鎮，九日豐鎮吃緊，孤山發現便衣隊，同時與和方面等待綏遠的國民兵去增援了。

九日敵人的七輛唐克車衝進陽高，陽高是一個村莊。我們軍隊已跑得很遠，李服膺的司令部在這裏，聽說早一天他還有他的旅長，跨上他的馬背不知去向了！後方的守兵遇到前線跑回來的兵，問清了他是晉綏軍，即招呼他趕快退走，要是另一部隊的兵，他就「王顧左右而言他」了。同一條線上的弟兄，不應該有彼此了。

土地丟得非常藝術而有規律，也許為的容易計算，所以一站一站的送掉，陽高以後接着就送王官人屯，聚樂堡，周石莊，周石莊以後就挨到大同，大同雖然大得許多，但是一樣送法。

矗立在御河畔的大同古城，要是倒後幾世紀來看牠，確是巍峨雄壯，不愧為古代名城。但是在現代的立體戰爭中，牠的雄壯消去了百分之一百，對我們對抗異民族侵略的戰爭上，不能幫一點忙。九月十二日的黎明牠已脫離了中華民國的國籍！

不但平綏路上繼續不斷一城一村的滅亡，離鐵路遠的地方也是一樣，陽原，蔚縣和淶源，又在劉汝明手裏送了出去！陽原，蔚縣，廣靈，靈邱和淶源，這些地方在內線作戰上，於我們最有利的區域，並且是平漢路與

平綏路間唯一可以連接的地帶。能守住天鎮，陽高，豐鎮和興和，然後才能出雁門關，附敵之背，根本粉碎了敵人大陸政策的西進。現在天鎮陽高不死守，放棄大同，陽原，蔚縣，淶源歸敵，以雁門，娘子兩關爲天險固守，此無異自斷兩臂，試問僅留軀幹，將有甚用？

三，北戰場　平漢津浦兩線，敵軍於攻克南口之後，即以全力向南侵犯，平漢線方面我軍力量雄厚，始終固守涿州以北陣線。津浦線方面，最初正面扼守靜海，右翼進據津郊八里台一帶，旋靜海唐官屯先後陷落，馬廠青縣亦於九月十一日不守。自此以後，戰事日趨激烈，雙方犧牲均極大，直至二十五日滄州亦以陷落聞。同時平漢線亦受津浦影響，遭側面襲擊，固安失守，保定旋亦於二十四日陷落，至此滄保線盡爲敵騎縱橫之地。戰事乃漸轉至冀魯交界之地，今後形勢如何，殊令人焦慮，所幸我便衣隊甚爲活躍，平津後方，時有出沒，予敵以威脅，勝負正未可逆料，假使平型關一線能續有進展，那末平漢津浦線的敵軍，決不敢再深入。據大公報戰地記者通信，述滄保線一般情況，雖此時已成明日黃花，但也可看出前方民氣的沸騰，以及失陷前的一般情況，不失爲一可紀念的史料，茲附錄於後，以當結尾。

記者是八月十四日夜由保定乘平漢車到達石莊，沿途大雨，翌晨未止。下車後，同行者有人試乘汽車離石東去，但短時間內又行折回。無法遂全體在石莊停留下來，十六，十七，十八，三日連日陰雨，滯石未能出發。當時知河北省政府一再電令沿路各縣加緊修路以利交通。我們因十八日夜竟夜無雨，雖十九日晨細雨濛濛，一行汽車十餘輛，均先後冒雨離石東行。未出發前的一般心理是焦急異常，汽車離開石莊，走到不遠的路上，又感覺到出發太冒昧了，坎坷不平的泥水路上，左搖右擺的汽車正如酒醉一般，一里的行車，乘車人必須下來走半里以上，並有三次四次是靠着羣策羣力的力量，將汽車推行。那時我們感覺到不是在舒適的乘坐汽車，是汽車靠着人力向前逐漸推行。長長的泥水路上，如同沒有止境似的一眼望不着邊際。當時同車數人有下車折返者，但大部仍抱不折不撓的精神向前走去。由晨七時至下午二時半整整六個半鐘點走了十五里，到達距離石家莊不遠的二十里舖。那時給我們全車人是一個興奮，好像幾百里路程已竟到達目的地似的，期望着前頭更是平坦大道，不至於再發生什麼阻礙。此後的路程，經過藁城，晉縣，深縣，武强，汽車終於被阻於武强不能前進。結果由武强步行至小範鎮，在胡盧河內搭船至子牙河之臧家橋，由臧家橋乘大車經商家林至距河間八九里之八里橋，更因滹沱河在饒陽境內決口，河間西南積水約二三丈之深，大車不能通過，乘渡船至八里堡，再步行至河間。在河間停留二日，由河間出發乘大車至沙河橋，搭船沿子牙河北上至南趙扶鎮，步行四十里至青縣，然後由青縣搭津浦車至滄縣。直至二十八日晨始行到達，計離保定迄到達滄縣費時約半月之久。沿途交通工具，計火車，汽車，大車，民船，步行；給久在都市生長的人們種種經驗。在旅途中，記者時常的感覺到，在艱難的旅程中，始眞知民衆的生活。

沿途民衆們對於爲民族解放而抗爭之戰士們，充分的流露出他們的熱情。他們天眞而熱烈的一舉一動，雖然有時因爲缺乏組織與訓練而顯得幼稚，但情感的熱流有時會激動我們，不知不覺間流着幾滴熱淚，增强了我們的勇氣，負起了我們的重担，隨着大衆奔向光明途徑。雨後的汽車路，各村民衆們正奮勇的來加工整理，其中有五六十的老翁，十二三的幼童，亦熱烈的應徵工作，看着汽車不能行走時，會蜂擁而前推曳汽車而行。他們忘了吃飯，忘了休息。在藁城途中，教員和學生分別的在汽車路兩旁守

候，汽車壓過後的土路，當時就會塡平。他們是帮助了汽車不少力量。全程中比較亦以藁城縣屬汽車路整理最好，沿途各村民衆對於軍隊過境，給一種慰勞，煮好的白開水在道旁無代價的供給人們痛飲，瓜田的西瓜很慷慨的供給人們食用。在深縣更因落雨較大，土質較鬆，汽車路上是舖滿了草簾草褥，使汽車如同走過地氈一樣，而民衆們對於草的供給亦有一相當數目。深縣汽車路旁的村莊每村供給舖路乾草，有達三萬斤者，其數目頗足驚人。民衆們是糜榨出他們自已的血汗，盡了他們自已應當盡的責任。在深縣停車時間，有一村中老婦，在大道上焚香向西叩頭祈禱，態度虔誠，有人詢及所以，老婦說願意祈禱上蒼，祝早日得勝歸來，當時同車中有人想，軍人中或者有他的長子，願出征隊伍早日凱旋。沿途記者和民衆們得空閒談，他們已竟很淸楚的知道他們的敵人，和他們應盡的責任，他們痛快淋漓侃侃而談，雖然增加了他們的担負，爲驅逐敵人，他們是願意拚出了大家最後一分力量。

有人說華北民衆是一盤散沙，但每粒全是鐵沙，天然賦與的强壯的體格，直率的性情，團結起來有組織有辦法是一座國家的長城，鐵沙化成鐵塊，當然可予敵人以打擊。這次記者旅行結果深知民衆方面是缺乏組織訓練的，尤其是較大的城鎭，更充分的表現出這種現象。民衆對於這次抗戰是不容許站在旁觀地位的，敵人來我國進行侵略工作，我們的民衆當然是處處予我軍以便利，這種無形的力量是一種絕大力量，給敵人以打擊，雖然有少數漢奸供敵人驅使，但那是不足憂慮的，我們民衆有組織有訓練，焉能再允許漢奸來活動，一個鄉一個寨來了個面目生疏的人，當然就會有當地民衆注意他的行動，如果行跡可疑，當即予以制裁，如果民衆沒有這種訓練，他們對於漢奸僅僅抱有一種畏懼心理，明明知道有一個漢奸在本鄉內活動而不敢出首干涉，給他們一個從容破壞國家民族之機會。

全面抗戰已開始，敵人槍砲向我們民衆屠殺，民衆們已竟很淸楚的知道唯有全民族起來與敵人一拚是絕對沒有生存的道路。記者這次旅行，深知接近戰爭區域的民衆們担負多們重，自身感受得多們痛苦。但是他們毫無怨言的盡了他們應盡的責任。記者在旅行中所見到的事實，使我們不能不十二分的担心和憂慮，感覺到，我們全民族既已抱定長期抗戰犧牲決心，當局就應當顧念到節省我們的民力，而應付這艱難的民族復興的途程。但是我們所見到的事實並不是這樣。第一：關於徵車，一輛車幾頭牲口在農民就等於半份家產，在現時，因爲運輸工具之不便，自不能不忍痛徵集民間大車應用，而應用時應由當局體諒民間痛苦，加以組織與限制，徵車時應顧及民間出車力量。有人談：按照現在運輸之需要，平均徵集大車而加以組織，如每縣出車若干輛，担任各該縣運輸任務，如過去驛站似的將運輸任務加以合理化之組織，免得再有民間出車一輛而幾十天得不到音信的事實。一方面運輸較現在效率增高，另一方面免去民間對於徵車視爲畏途。第二：關於徵伕，現時很多事實，是民間力量多用於無用處所，如最近某一縣因修路需要磚石，而當其事者則不顧一切的將城墻拆毀，縣府則因城防軍要下令限幾日內將城垣修蓋完竣。一方面拆城需要民伕，而另一方面修城則亦需要民伕，這是多們矛盾的事實。其他關於食糧，現時是一個很大問題。本年內河北省因雨量過多，水災普遍，記者在旅行途中幾無一縣不遭受雨水的危害，在河間縣城四週七八里外，均積水二三丈，禾穀浸於大水之中，城內民衆每於深夜鳴鑼防水圍城，食糧收成當受很大影響，沿途已熟待割之高糧穀子，因民伕多應徵外出，只無暇收割而任水浸腐蝕，食糧收成之減少，實無異於減削對外力量，而各縣更因奉令農田中高梁穀子准許割穗，而不准許割莖，以爲軍事上之隱蔽，殊不知枯黃之草植，頗易焚燒，而民間則因此失去燃料，躭誤耕種之期。

在記者回到保定時，聽說黨政軍三方面爲節省民力問題，已準備開會討論澈底辦法，而達到長期抗戰之目的，結果雖尙不知，但當局對此已予深切注意了。

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起
至二十六年九月廿五日止

八月十一日　星期三

△津浦路戰事激烈

△蔡廷鍇晉京

十二日　星期四

△平漢線我軍反攻良鄉

△日艦十二艘到滬

△八十八師開到上海

△滬領團集中日雙方協議

十三日　星期五

△上海戰事揭開

△國府令京滬杭甬各地戒嚴

△鎮江下游江面封鎖

△日高訪晤王外長

十四日　星期六

△滬有劇烈空戰

△國府發表宣言

△日機襲杭被我擊落三架

△滬大世界附近發生慘劇

△我軍攻克商都

十五日　星期日

△日機襲京杭贛

△吳淞口外有砲戰

△南口戰況劇烈

十六日　星期一

△我軍克復化德南壕塹

△滬我軍攻入楊樹浦區

△日機襲京又失利

△青島局勢緊張

十七日　星期二

△滬我軍佔領日海軍俱樂部

△京日使館人員撤退

△中央電慰空軍將士

十八日　星期三

△日援軍開兩師團

△滬日僑全部撤退

△蘇嘉路被炸

△英閣決定保護在華利益

十九日　星期四

△我軍一度攻克滙山碼頭

△敵機又襲京

△津浦線靜海附近戰

△我通知各國軍艦遠離日艦五海里外

△英建議在滬設停戰區

二十日　星期五

△平漢線我軍由涿州反攻

△我空軍大舉轟炸滬敵陣地

△敵機襲廣德江陰

△日拒絕英調解計劃

△葡捷絕交

二十一日　星期六

△北四川路有戰事

△南口戰事益烈

△津浦線敵增加

△青島日僑撤退

△陳獨秀減刑出獄

二十二日　星期日

△津郊有戰事

△滬戰重心移吳淞

△日機又襲京

二十三日　星期一

△日軍猛攻張家口

△滬日軍在張華浜登陸被擊退

△先施公司附近發生慘劇

二十四日　星期二

△吳淞戰况猛烈

△政院通過戰時軍律

△敵機又襲京

△靜海陷落

△赫爾呼籲和平

二十五日　星期三

△敵機竄至羅店

△蘊藻浜之敵擊退

△敵機襲江陰

△日方宣稱封鎖我東南海岸

△敵軍抄襲南口左翼

△美副國務卿章爾士赴英

二十六日　星期四

△羅店一度克復

△敵機飛大同擲彈

△英大使許閣森被日機擊傷

△近衛訪西園寺說明對華方針

△京槍決黃濬等十八名

二十七日　星期五

△瀏河張華浜均有戰事

△敵軍又竄回羅店

△南口張垣血戰

△敵機襲京浙

△西國民軍攻佔桑坦特

二十八日　星期六

△張華浜敵一部肅清

△張家口陷落

△平漢戰事在房山

△我軍反攻靜海

△敵機襲南昌

△日陸軍省召開會議

△蘇聯陸軍大操

二十九日　星期日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公布

△居庸一帶鏖戰

△羅店之敵被圍

△敵機襲杭州廣德

△英大使被擊案英向日提抗議

△英代大使賀氏啓程來華

三十日　星期一

△南口一帶我軍撤退

△國府明令徵國民兵

△滬敵兵續增

△敵機轟炸滄州徐州

△胡佛輪被我機誤傷

三十一日　星期二

△虹口敵軍反攻我撤突出部隊

△平綏線我軍結集蔚縣一帶

△津浦戰事南移唐官屯

△我向國聯提出牒文

△敵機襲粵閩各地

△國府公布食糧資敵治罪條例

△西安設戰時大學

九月一日　星期三

△吳淞各線大戰

△蘇聯增厚遠東實力

△王大使訪美國務卿

九月二日　星期四

△吳淞戰局穩定

△敵軍窺柴溝堡

△英閣會商遠東時局

△羅斯福總統接見駐美英大使

△地中海形勢險惡

△香港大風災

九月三日　星期五

△敵侵入月浦

△津浦線唐官屯北激戰

△英決派艦應付地中海問題

△魯境黃河決口

△颶風襲粵港

△世運創始人顧柏丹逝世

九月四日　星期六

▲敵援軍續到兩師團
▲敵艦襲厦門
▲國府公布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日臨時議會舉行開會式
▲英發起召地中海會議

九月五日　星期日

▲敵偷襲廟基失利
▲敵機轟炸北新涇
▲日方擴大封鎖我國海岸
▲美聲明恪守九國公約

六日　星期一

▲吳淞正面我軍推進
▲敵軍偷渡浦東失敗
▲敵機又圖襲京浙
▲我便利隊在門頭溝與敵激戰
▲國府令設軍法執行總監
▲比大使紀佑穆呈遞國書
▲日俄邊境發生扣船糾紛

七日　星期二

▲吳淞口敵艦大增
▲蘊藻浜我軍大勝
▲英大使被擊案日提出臨時復文
▲地中海俄船被擊案俄對義抗議

八日　星期三

▲寶山縣城陷落
▲敵進犯楊行市中心區
▲日海軍佔我東沙島
▲平綏線敵軍進至天鎮
▲敵機轟炸松江
▲日議會閉幕
▲美國務卿聲明不放棄在華權益

九日　星期四

▲楊樹浦敵猛攻軍工路
▲天鎮陽高線有激戰
▲李濟深等北上
▲義德拒絕參加地中海會議
▲駐日英大使訪廣由

十日　星期五

▲朱德等就職通電發表
▲滬戰重心移楊行
▲國聯行政院會開幕

十一日　星期六

▲馬廠青縣陷落
▲滬我軍退守第一道防線
▲尼翁會議開第一次會
▲颶風猛襲日本

十二日　星期日

▲滬我軍反攻
▲敵機又襲廣州
▲尼翁會議成立協定

十三日　星期一

▲津浦線我軍扼守興濟
▲大同陷落
▲廣州灣炸沉一日艦
▲國聯大會開幕
▲俄紅軍演習

十四日　星期二

▲敵進犯劉行
▲津浦線我軍退出興濟
▲敵艦襲虎門被擊退
▲尼翁協定簽字
▲俄封鎖兩日領館

十五日　星期三

▲固安陷落
▲羅店發生激戰
▲粵空軍轟炸敵艦
▲美頒布軍火新禁令
▲義拒絕參加地中海監察辦法

十六日　星期四

▲羅店克服
▲我軍反攻楊行
▲晉北戰事在廣靈附近
▲津浦線我扼守姚官屯
▲敵機又襲廣州

▲胡適飛美
▲中日問題國聯大會決交諮詢會
尼翁協定附件簽字

十七日　星期五

▲敵援軍續到滬四千人
▲我軍反攻馬廠
▲陳三立逝世

十八日　星期六

▲全國沉痛紀念九一八
▲我空軍大舉夜襲滬敵陣地
▲平漢線我軍撤出涿州
▲敵機轟炸太原

十九日　星期日

▲劉行我軍反攻
▲敵機襲首都
▲我軍克服興濟
▲長谷川通知各國人員退出南京

二十日　星期一

▲英法蘇等國拒絕長谷川非法要求
▲敵猛攻孟灣
▲敵機又襲首都
▲赫爾演講世界和平
▲英法義談話有進展

二十一日　星期二

▲敵機大舉襲粵
▲英向日提出警告
▲美派員出席國聯諮詢會

二十二日　星期三

▲滬戰重心移江灣
▲敵機襲京粵
▲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
▲國聯諮詢會決邀中日代表列席
▲法美對日提抗議
▲美大使返京照常辦公

二十三日　星期四

▲敵機襲粵死無辜平民數千
▲蔣委員長對共黨宣言發表談話
▲敵犯顧家鎮受創
▲豐鎮陷落
▲日對英提正式答復
▲美二次對日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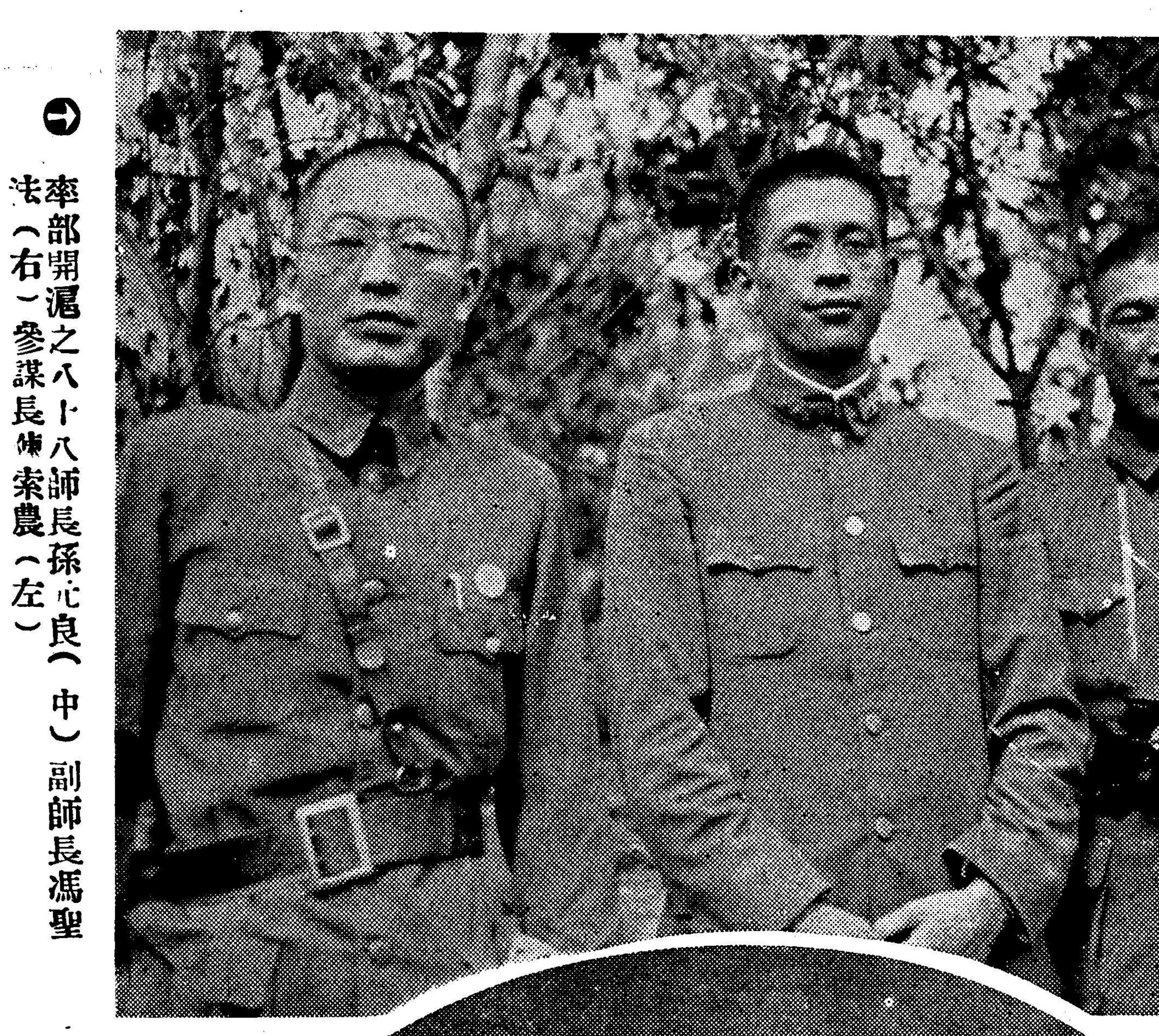
二十四日　星期五

▲平型關我軍大勝
▲保定陷落
▲敵大舉轟武漢廣州南昌
▲英市民向日示威
▲九國公約簽字國交換情報
▲墨索里尼赴德

二十五日　星期六

▲滄州失守
▲敵機九十六架襲京
▲廣州又遭敵機襲擊
▲英對日提强硬抗議
▲義相訪德會晤希特拉

淞滬抗戰



➡率部開滬之八十八師長孫元良（中）副師長馮聖法（右）參謀長陳索農（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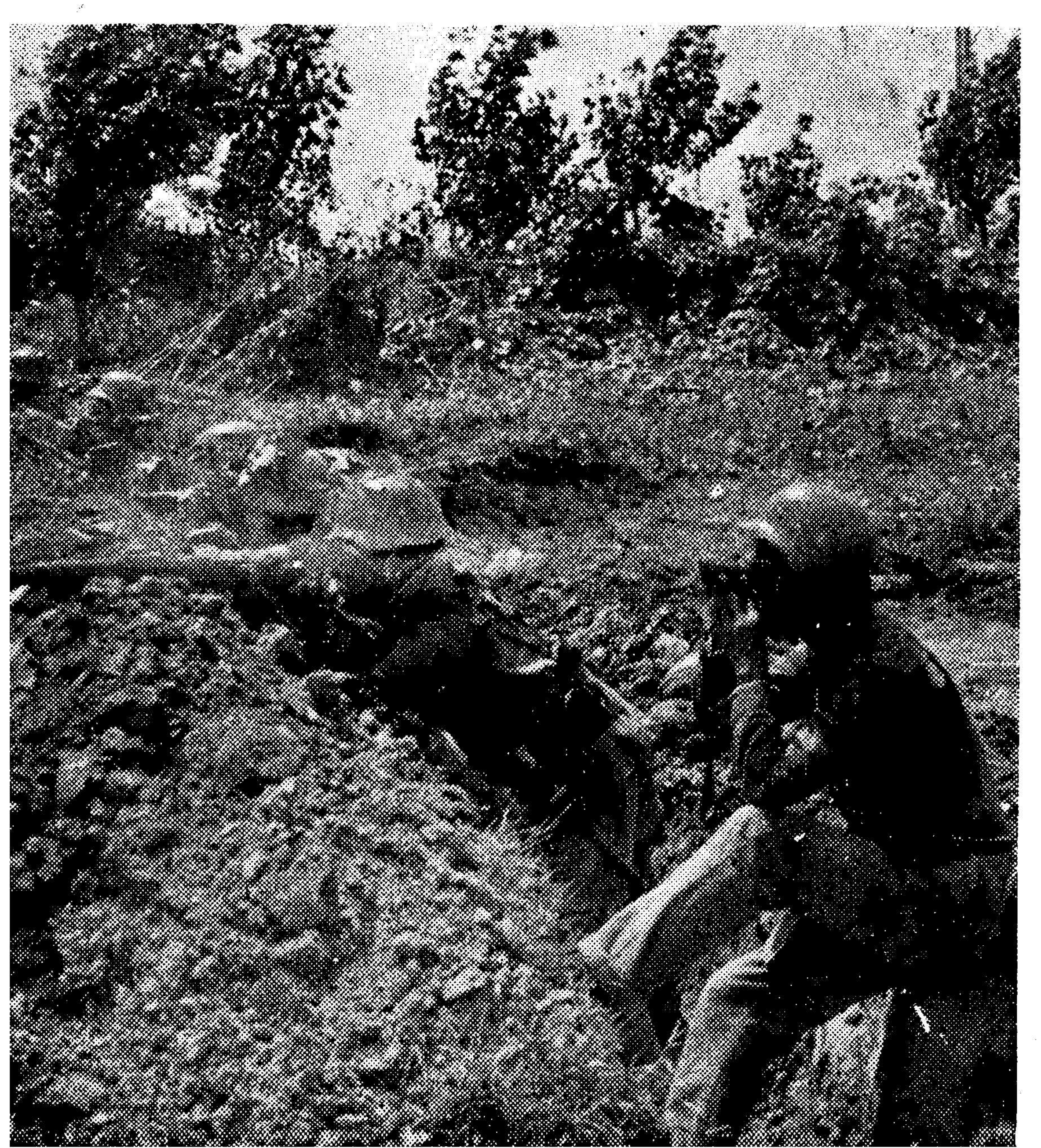
⬆新任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

楊紀



司令官（右）

⬇滬市保安隊參加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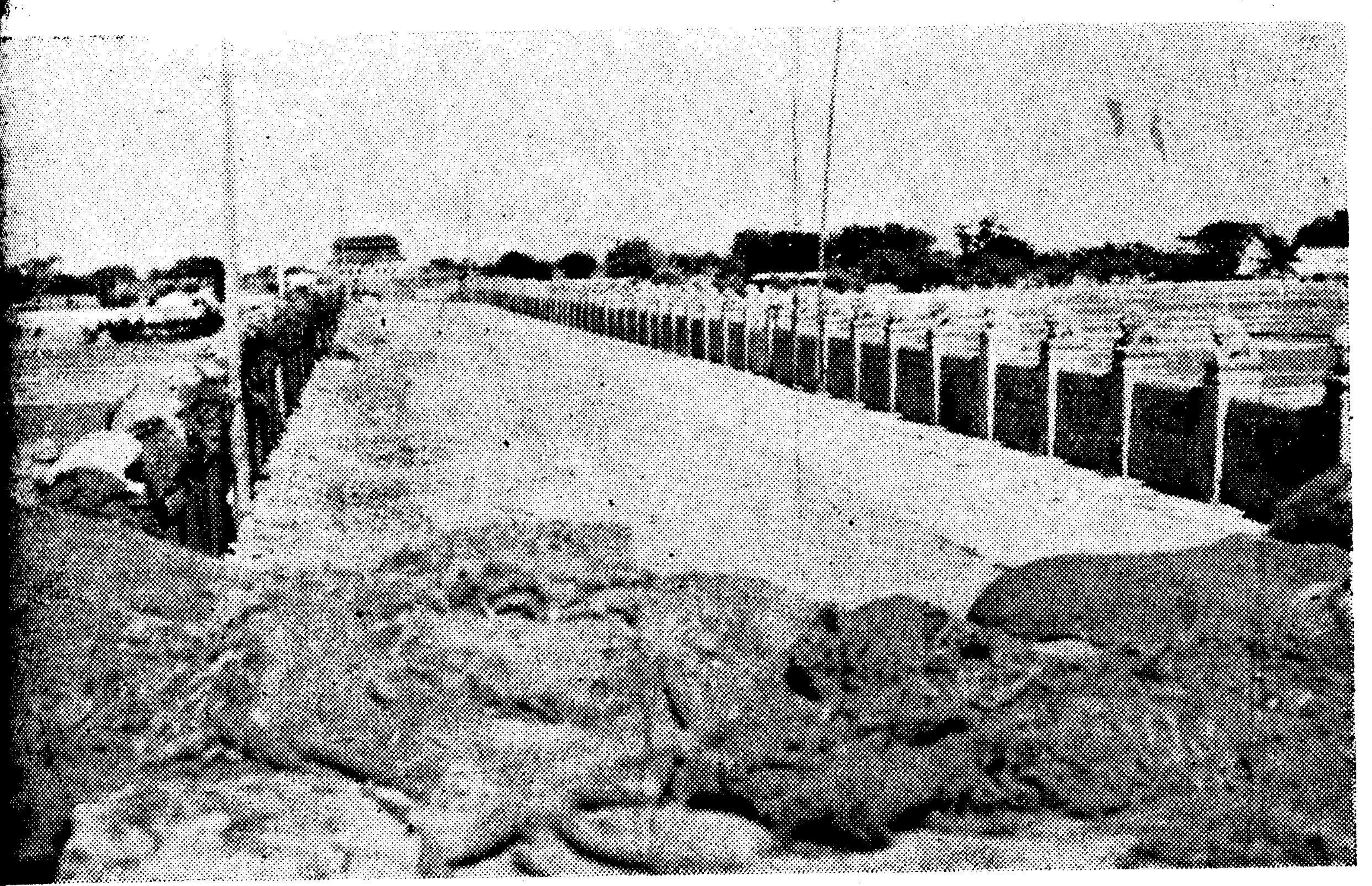
⬅我前線軍士向敵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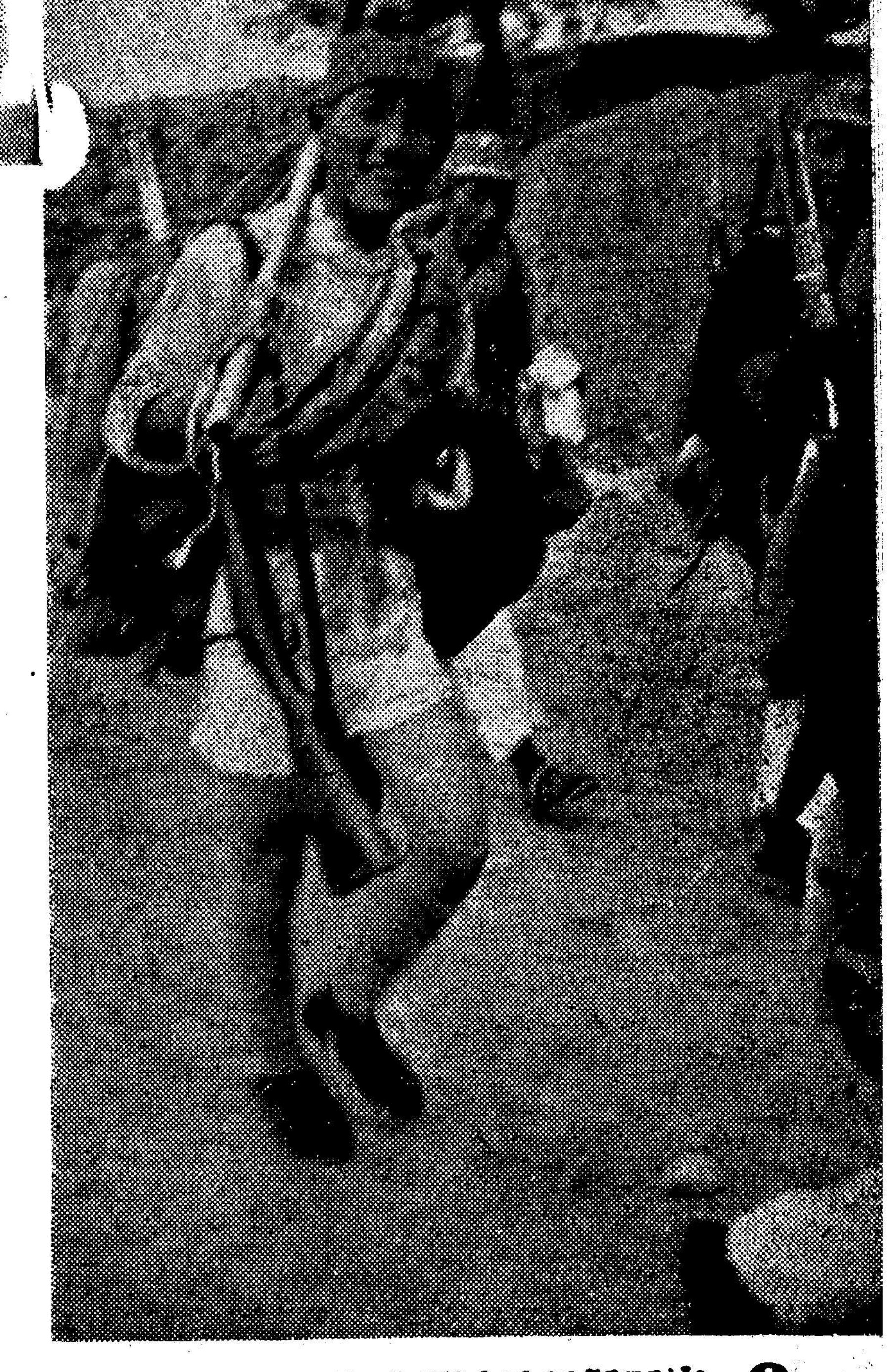
方戰影（二）



軍事重鎮之平漢路琉璃河車站



我軍撤退後的盧溝橋



我軍便衣隊開往目的地



宛平縣居民避彈地窖



未爆之敵彈

站在十字街頭

巴金

一九三二年上海抗戰的時候，中國代表顏惠慶博士在爲上海事變召集的國聯特會裏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現在是站在十字街頭了。在我們面前橫着兩條路，就是戰與和」。

在五年以後的今日，我們又站在十字街頭了，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是忍辱屈服，或是繼續奮鬥。

提起忍辱屈服的話，差不多會使每個中國人氣憤得發狂。這一個月來北方的兵士和人民犧牲了生命，職業，財產，忍受着一切苦辛和侵略者抗爭，他們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胆怯。一百幾十磅的炸彈，引火的燃燒彈，大規模的縱火焚燒，文化機關的炸燬。許多的房屋燒燬了，許多人的生命犧牲了，許多的心血化爲灰燼了，天津的市區，北平的郊外，蘆溝橋，宛平一帶的廢墟上堆滿了腐爛的屍體，塗滿了黑紅的腥血，充滿新鬼的哭號。然而北方戰區的民衆兵士依然高聲在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同時從全中國的兄弟姊妹們的口中發出同樣響亮的回聲來。這聲音雖然是多麽勇敢，但裏面却含着許多人的血淚！這又是何等慘痛的掙扎！這其間我們安慰自己說：「等着罷，我們會得最後的勝利！」

然而我們是一步一步地在退讓了。我們是一步一步地逼近淪亡的命運了。二十多天的苦鬭畢竟不能阻止漢奸把北平送給敵人。接着又是天津的淪陷。在最近一星期的沉悶時期中，我們就只看見敵人鐵騎的縱橫。當敵軍完全佔領天津縱火焚燒房屋屠殺赤手貧民的時候，不知道有若干人流淚痛哭，不知道有若干人呼籲着復仇的時代來臨。然而同時那些出賣民族的漢奸却在擺設他們的慶功宴！

現在我們還能够屈辱地去接受敵人的條件貪圖那苟安的和平嗎？不，我們不能！

是的，經過了這樣慘痛的犧牲以後，再想到忍辱屈服，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縱然我們血液快要乾枯了，我們的心臟快要停止跳動了，我們也不能够跪倒在屠殺者的面前答應去做屈辱的奴隸。

我們要抗戰，我們要繼續奮鬭。縱使抗戰的意思就包含着個人生命的毀滅，我們也要昂然向着抗

戰的路走。何況這時我們還有够多的勇氣，還有够多的精力來和屠殺者奮鬪。我們還有希望獲取最後的勝利，我們為什麼就必須放下武器，跪倒在我們的敵人面前呢？

其實我們的敵人的營部還是建在沙地上面，並不是十分堅固的。經濟的恐慌，工農階級的不滿，黨派的糾紛，國際的嫉視等等都足以致牠的死命。只要我們能够不顧一切犧牲，抗戰到底，我們很有獲得最後勝利的可能。

現在不是可以猶豫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向前跨一步。不管在前面等候着我們的是「勝利」或是「敗亡」，我們都應該記住從前P，亨利說過的話：「難道生命竟是如此可貴，和平竟是如此甜密，須得用奴隸的鐐銬來作代價嗎？……給我自由，不然便給我以死。」

願是士兵中的一個

靳以

如今，抗議，談判……一切言語都已無用，只有迅速堅決的行動纔是最好的對策。在北方我們的弟兄被殺害了，房屋被焚燬了，所謂的正義公理都在猛烈的砲火中蕩然無存了；難說我們還只該保持紳士的禮貌，可笑的寬大的胸懷，來和我們的敵人周旋？或是我們只說幾句空話，把一些該做一點事的寶貴時間花費在冗繁的集會上，聽一些不必要相同的話，最後不過得些空泛的結論麼？

這一切都使人頭痛了，厭惡了，使我興奮的只是那些實彈托槍，沉着英勇的士兵。（在這個城市裏，已經有五年不見我們兵士的影子了）那是在昨天下午四五點鐘，我和B君到閘北時看見的。那時候我高興得眼睛都潤濕了，我想每一個人都該被這情景所打動吧？他們兀然地站立，炯炯的眼睛筆直地望着東方，他們的身軀像是鐵鑄成，不能撼動一分似的。他們都很興奮，他們是行動的先鋒，他們將為捍衛國土支持全民族的生存，站在最前綫上。

我們并不好戰，至今也不過是敵人來到我們的國境內，先給我們打擊，我們纔站起來。只有以打擊來抵抗打擊，以戰爭來消滅戰爭，我們再不是俯首求和的弱者，我們也再不能只守在那裏等候敵人的進攻，我們攻過去，驅逐敵人，殲滅敵人，讓所有的國土恢復原有的顏色！

其實我們該感謝我們的敵人，不是他們的侵略壓迫，我們不會長進得這樣快。敵人逼着我們向上，逼着我們有了爲衛土求存而死的决心。

我願意我是守土的士兵中的一個，我想我會像他們一樣，沈靜，愉快，我的胸前也掛有兩顆手溜彈，當着衝鋒的時節，我會抛得遠，抛得很遠，打中敵人，和敵人的房屋，在轟然一聲之後，我會大笑，也許笑得流下淚來；因爲炸燬的不止是我們的敵人，還有這麼多年來鬱結在胸中的仇恨！

全面戰爭展開

鑄成

大時代到了！全國所渴望的全面戰爭終於展開了！

平津失陷後，政府爲緊急處理必要的準備，空氣曾一時趨於沈寂；東京方面，也不時有和平消息吹來；但這些，在明眼人看來，當然全是暴風雨前的一種姿態。上海虹橋事件的發生，正是打破這種沉寂的警號，果然，日方從此積極增兵，我方也迅雷不及掩耳的趕速準備，十三日虹口槍聲一響，全國所渴望的全面戰爭終於展開了！

日方最初的企圖，顯然在利用他一貫的慣技，想以少數的兵力，一舉壓迫我軍退出上海附近，控制住長江口，一面威脅我政府，一面在平漢津浦線暫取守勢，而以重兵向南口進攻，圖佔領察綏。幸我方窺知其隱，首在上海予以重大打擊，空軍的威力，使其無法在首都附近轟炸，同時我南口等軍忠勇抵抗，屢摧敵陣，察北商都張北化德南壕塹等處的克復，尤足以打破其迷夢，使敵人覺醒要征服中國是不可能的事，要應付目前的局勢，非重加估計考量不可了。

從這幾天戰爭的結果，我們應格外堅定「最後勝利」的自信，但同時我們不要忘了我們是一個弱國，我們這一點國防，還是四五年來才着手培養的，要是我們有足以防衛海口的海軍，何至戰爭會發生在長江口以內；要是我們有充足的高射砲，何至上海附近敵人的飛機這樣徜徉低飛！所以我們更應該刻刻警戒，刻刻自厲，少勝勿喜，少敗勿餒，沉着應付，要知道目前的勝利，全是武裝同志冒九死一生換來的，所憑的祇是血和肉，决不是我們的國力會比別人强多少。要維持這個勝利，必需要大家决心犧牲更多的血和肉去保衛牠。

這個戰爭，决不是短期所能了，最後勝利，一定要在長期抗戰後才能獲得，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應該從此覺醒，今後個人利益已完全溶解于國家利益之中，今後我們應痛改一切苟安，驕逸敷衍的習性，我們從此要咬緊牙關掙扎奮鬥，要以所有的財產生命貢獻給國家，要知道在國家沒有自强以前，决沒有個人的安樂，我們應自問九一八以來我們對于國家究竟貢獻了些甚麽？開會，宣傳，以至甚麽唱歌救國之類，祇足以搖動整齊的步驟，這一套應該從此收起，我們要尅尅實實埋頭去幹救國衛國的偉大工作。

舊中國從此毀滅了，今後我們要從敵人的屍骨上，重新篳路籃縷創建燦爛的新中國！

滬戰發動之前夕

虹橋事件發生後，日方一面趕速增兵，一面仍以外交方法以爲緩兵之計，日總領岡本于十一日下午四時，訪兪市長，對上海現局作種種之交涉，談約三小時之久。岡本首謂：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在虹橋飛機場遇害一事，日本全國極爲震動，關于本案用外交途徑解決一點，本人曾向東京請示，東京政府對此，一面表示同意，一面認爲向中國質問對本案態度之必要。其次在本案未解決前，爲避免發生同樣事件起見，認爲應有兩點要求：(一)將保安隊撤退。(二、將保安隊已築之防禦工事完全撤除。兪市長答稱：此次不幸事件之發生，中國政府亦極爲重視，至於中國方面之態度，即認爲本案雙方應以誠摯公正之態度，澈底調查眞相，然後再循外交途徑，進行交涉，當可得圓滿之解決。希望日本方面勿過事衝動情感亦勿僅憑理想與臆測，而推斷事實。再者本案現在正由雙方進行調查，事實眞相尙未判明，將來責任應由誰負，亦不容推斷；萬一應由中國方面負責，則中國決不諉卸責任；如應由日本方面負其責任，則希望日本應同樣以光明態度担負之。至於避免發生同樣事件一點，市政府早已注意及之，當事件發生之夕，已自動將距日僑居住區域較近之保安隊步哨稍稍後退，以免衝突。至沙袋與鐵絲網，因恐引起市民驚惶，亦早已撤除，是貴方所要求者，我方早已自動辦理。岡本總領事旋又叩詢保安隊後退之距離究已多少，並建議雙方派員共同决定。兪市長答稱，保安隊之離開日僑居住區域，係我方避免衝突之自動行爲，無所謂距離，且該處區域爲我國之土地，更無所謂撤退。派員一節，自難同意，蓋此乃不合理要求也。岡本又謂，保安隊現在駐紮地點，成包圍日本陸戰隊之形勢，非撤退不足以避免衝突，再如掘戰壕堆沙袋等工事，亦應撤除。兪市長答稱：保安隊所有措施，無非爲防範起見。總之，我方維持和平之心志，日方應能諒解，如認保安隊之工事含有危險，則不免神經過敏矣。如日方亦能遵守範圍，衝突自可避免。岡本對此表示滿意，並謂當即報告政府云云。旋談及虹橋事件，岡本謂據日方調查，日本海軍官兵並未開槍。兪市長以岡本今日並非爲交涉本案而來，故未願詳談，俟正式交涉時，再行討論云云。最後兪市長以日本軍艦有十六艘來滬，一部分停泊吳淞口外，一部分開進黃浦江，且有軍隊登岸，質問岡本是否知之，並謂在此一面用外交交涉之際，一面增加軍艦，是乃威脅，但我方抱有固定之方針，非威脅所可改變云。岡本對增艦一事，初稱不知，旋謂如雙方能用誠意交涉，雖增艦亦無關係云。

至七時許岡本與辭退出。又淞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十二日三時應日本方面之要求，在工部局會議廳召開會議。參加者尙有英，法，美，義四國代表。席間首由日方代表岡本致詞，稱中國代表於昨日告知本人，謂距離日僑居住區域附近之保安隊業已後撤，但今晨保安隊及正規軍隊已在近郊設置防禦工事，此種行動違反停戰協定，應請共同委員會加以注意，採有效辦法，加以制止云云。岡本詞畢，兪市長即以嚴正之態度與言詞加以駁斥云：今聞日方代表之言詞後，深覺日方代表以爲共同委員會乃專爲滿足日方要求而設置者，此種心理，實絕對錯誤。共同委員會設置之目的，在維持上海之

和平與治安，並非協助日本政府實施侵略政策，日方代表乃以各中立國之代表爲其工具，需要時利用之，不需時棄置之，不亦大謬。余作此語，蓋有根據，去歲日本軍隊曾侵入八字橋一帶地點，按照停戰協定之規定，日軍應在該處撤退，是以停戰協定早已爲日軍之背信行爲破壞無餘矣。須知停戰協定須雙方遵守始爲有效，如僅一方遵守，決無補於實際。現在停戰協定既早爲日方之違反行動扯毀無餘，是以中國代表認爲日方根本無根據協定再作任何提議之權，此應請注意者一。其次，虹橋不幸事件發生後，日方曾一再表示靜候調查事實眞相，以外交方式解決；但一方竟軍艦雲集，軍隊大增，軍用品亦大量補充，此外尙有大批軍艦正在途中，源源而來，此種措施，不獨妨害上海各國僑民之安全，且對中國爲一種威脅，且足發生危害之行爲。中國在本國領土內，當然有權採取自衛之行動，本人昨日確曾告知日方代表，我國保安隊已從日僑居住附近區域稍稍後退，此乃係以市長之資格通告者，當時本人並曾對日本軍艦軍隊雲集上海一點向日方代表提出抗議，日方代表當時對日軍增加一節，答稱不知，惟相隔不久，本人即徵實日本軍艦確已大量增加，是則爲防衛計，保安隊當然無可撤退矣。總之，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貫政策，對僑居上海之各國僑民，仍當加以保護，對各國僑民之利益，亦當照常尊重，請各代表轉知僑民釋念可也云。至此，各國代表提議可否將保安隊稍稍後退，以免發生衝突。俞市長當即答稱，停戰協定早經日方破壞，故本日實無召集共同委員會之必要，但各國代表係以領事資格出任調解，本人亦極願商談，惟我國軍隊在本國土地行動，有絕對自由之權，此則未容他人置喙，茲爲維持上海之和平與治安計，如日本將增加之軍艦與軍隊調回，則我方對撤退保安隊一點，亦願加以考慮云。日本代表對於此點無具體答復，於是會議毫無結果，惟雙方代表均表示決竭力設法避免開釁，至五時一刻散會。

戰事發動以後

自虹橋機場事件發生後，我方首對此不幸表示遺憾，並切實與日方共同調查事實眞相，循外交途徑解決。詎料日方一面應允由外交途徑和平解決，一面大舉增兵調艦，調集淞滬之軍艦達二十餘艘之多，海軍陸戰隊及陸軍萬餘人之衆，並有二三千人實行登陸。我方原照俞市長和平相安之旨，已將保安隊自動稍稍後撤，詎見日方劍拔弩張之勢，知上海之和平終將不免被人破壞，我政府乃不得不派軍來滬，以衛土保民。惟我軍之任務完全在於防守，絕不自動出擊，然嗜好弄火者絕不甘耐寂寞，十三日晨九時一刻日軍竟出動向我北區寶山路及八字橋等地進攻，我軍乃還擊，此世界大市場之上海的和平遂被日軍破壞。

截至十七日止，我軍五日來浴血苦戰結果，確已千辛萬苦，獲得偉大之勝利，將全部敵軍完成大包圍之形勢。當戰事開始之初，江灣路我中路陣線與左右兩翼成凹形之勢，日軍前線在水電路持志大學一帶，成凸出之勢，專以重砲向我陣地轟擊，致我軍損傷甚重，旅長黃梅與且爲國捐軀，其後經我軍一再冒彈雨浴血衝鋒，前仆後繼，勇往直前，某次攻擊某處時，敵以坦克車及機關砲抵禦掃射，我某營士兵僅四人生還，經此壯烈犧牲，卒先後佔領持志大學愛國女校等處敵軍陣地，向敵司令部節節進迫。北四川路底敵海軍俱樂

部，我軍屢得屢失後，復於十七日確實佔領。中路敵軍新根據地海軍操場，亦於是日上午八時半被我軍克復，此役戰事之猛烈，爲連日所未有。至此北四川路底之敵司令部與後部之聯絡，受我軍之嚴重威脅。現我軍陣線已將全部敵軍陣地愈縮愈小，完成大包圍之勢。再者內我軍前線挺進，敵軍大砲已全失效力，故最近兩日來之戰事，已不若最初兩日之常聞隆然炮聲，蓋已進爲前哨戰，僅敵艦與我砲兵偶爾互相還擊而已。

此外浦東吳淞瀏河一帶，敵援軍企圖上陸，均被我軍擊退，空軍方面，我軍曾數擊日旗艦出雲號，予以重創。敵機數度襲京杭南昌一帶，均未得手，擊落敵機達三十架以上，據軍政部公布，自本月十三日上海中日交戰後，我空軍於十四日晨出動轟炸敵軍艦及楊樹浦敵根據地，予敵軍以重大之打擊，其匯山碼頭，公大紗廠日陸戰隊司令部，均中彈，損傷甚大。而自十四日下午起，敵大隊飛機先後飛杭州南京及浙贛各大都市，轟炸擾亂，因之引起最激烈之空戰，我空軍奮勇殺敵，予敵機以意外之大損失。計十四日下午敵重轟炸機十一架由台灣飛杭州廣德等處轟炸，當被我在杭州擊落三架，又五架受傷，在浙省蘭谿等處被迫降落，僅有三架仍循原路線逃回台灣。十五日敵機二十餘架飛炸杭州，十六架飛炸南京，在杭州者被我擊落八架，在南京者被我擊落六架。十六日上午敵機復大隊來襲，當在句容被我擊落二架，擊傷一架，在上海被我擊落二架，在揚州鎮江被我擊落三架，在嘉興被我擊落二架。又十六日下午敵機二十餘架，轟炸蘇州飛機場，投彈甚多，但均未命中，有一敵機被我高射砲擊落於蘇州機場附近。合計三日以來，敵機損失已在三十架以上，我方飛機僅受傷三架，空軍人員死二人傷三人云。

察北各縣相繼收復

北方各路戰爭，平漢津浦比較沉寂，平綏線日軍連日猛攻南口，我軍浴血抵抗，將其擊退，並乘勢收復商都化德張北南壕塹等地，敵在察北，苦心經營之各要隘，至此均被我一舉廓清矣。其中以南口一戰最爲激烈，十四日敵竟日以重砲轟擊，至五千發左右，同時用重坦克車三十餘輛，向我陣地猛衝，我內外壕工事均被衝毀，我王仲廉師五二九團羅芳珪部流血奮戰，死守不退，以致全團殉國，團長以下無一生存。其壯烈犧牲，實爲近代戰爭所未有，方之日俄戰時日本以肉彈自詡之精神，更有過之。其後我以某旅馳援，卒將敵擊潰，敵方傷亡尤倍於我。此種抗戰精神，不特爲我民族歷史之最光榮，尤足爲全國軍人之模楷，益信此次戰爭之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也。指揮作戰之湯恩伯總指揮曾電蔣委員長報告，原電如下：南京蔣委員長鈞鑒，倭寇自十一日起，則始以步兵一千餘人，騎兵六七百人，大砲二十餘門，飛機九架，猛攻南口得勝口一帶陣地。我軍士氣旺盛，沉着應戰竟日，僅傷亡十餘人，敵死傷頗衆。十二日拂曉，敵又增加步兵五千餘人，野砲六十餘門，坦克車三十餘輛，猛攻我南口虎峪村，心仲口，蘇林口一帶，猛撲五六次，均被我擊退，我死傷五百餘人，敵則加倍，傷亡枕藉，狼狽不堪。且敵機三十餘架，轟炸亦不得逞。此役賴我守軍羅團，沉着應戰，官兵奮勇異常，故予敵以重創。十三日晨激戰仍烈，俘敵戰車六輛，惟我陣地雖被敵礮火壓迫甚烈，然官兵忠勇誓死不退，職並嚴令堅守陣地，寧可死盡，不可有一倖圖生還。十三

日敵又增加約兩師之衆來攻，反復衝鋒，血肉相搏，仍將敵擊退。目下南口虎峪村一帶，陣地仍異常鞏固。竊職部迭奉鈞電，慰勉有加，重以官兵受主義之薰陶，德威之感台，今當民族生死存亡之關頭，咸抱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之決心，故日來雖遭强敵激烈攻擊，官兵奮勇沉着，前仆後繼，托總理在天之靈，與鈞座威福，故能化險爲夷，屢摧强寇。此後當益遵訓誡，鎮靜堅守，穩扎穩打，激勵三軍，奮勇抗戰，不失寸土也。知關鈞注，謹以稟聞，俟作戰鬥結束，再行詳報。職湯恩伯寒（十四日）子參印。閻主任傅主席十五日電京報告我軍於十三日夜收復商都，原電於後：（一）閻電（銜略）頃接傅司令删（十五日）午電稱，接趙司令（承綬）删子電稱，我軍於元（十三日）夜圍攻商都，戰況激炎，敵我損失皆重，至寒（十四日）黃昏將商都攻陷，收復該城，刻正分頭追擊，詳情續報等情。特潮。山删（十五日）戌參。（二）傅電（銜略）據趙司令删晨電稱：（下同致閻電）我軍於元夜圍攻商都，戰況激烈，敵我損失皆重，至寒黃昏，將商都收復，刻正分頭追擊中，詳情續報等語。

國府聲明實行抗戰

外交部十四日代表國民政府發表下列之聲明，全文如次：「中國政府對於現在中日局勢，發表聲明如下，中國爲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近年以來中國政府及人民所一致努力者，在完成現代國家之建設，以期獲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是之故，對內致力於經濟文化之復興，對外則尊重和平與正義，凡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中國曾參加簽訂者，莫不忠實履行其義務；蓋認爲獨立與共存二者實相待而相成也。乃自九一八以來，日本侵奪我東四省，淞滬之役，中國東南重要商鎮淪於兵燹，繼以熱河失守，繼以長城各口之役，屠殺焚燬之禍，擴而及於河北。又繼之冀東僞組織之設立，察北匪軍之養成，中國領土主權橫被侵削，其他如縱使各項飛機在中國領土之內不法飛行，協助大規模走私，使中國財政與各國商業同受鉅大損失，以及種種毒辣之手段，如公然販賣嗎啡海洛英，私販槍械，接濟匪盜，使我中國社會與人民陷入非人道之慘境。此外無理之要求與片面之自由行動，不可勝數，有一於此，已是危害國家之獨立與民族之生存，吾人敢信此爲任何國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者，然中國則一再忍受，以迄於今。吾人敢言中國之所以出此，期於盡可能之努力，以期日本最後之覺悟而已。及至盧溝橋事件爆發，遂使中國幾微之希望歸於斷絕。盧溝橋事件之起因，由於日本大舉擴張天津駐屯軍，且屢於辛丑條約未經允許之地點，施行演習，日本此種行動，已足隨時隨地引起事變而有餘，而本年七月七日深夜，日本軍隊竟於鄰近北平之盧溝橋施行不法之演習。繼之以突然攻擊宛平縣城，我守土有責之駐軍，迫而爲正當防衛，我無辜之人民，于不意之中，生命財產燬於日本砲火之下，凡此事實，已爲天下所共見。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日本之行動，有深足注意者，即其口頭常用就地解決及不欲擴大事態之語調，而其實際則大批軍隊及飛機坦克車以暨種種最新戰爭利器，由其本國及朝鮮與我東北源源輸送至河北境內，實行武力侵略，向我各地節節進攻之事實，絕不能爲其所用之語調所可掩蔽於萬一。中國政府于盧溝橋事件發生後，猶以誠意與日本協商，冀圖事件之和平解決。七月二十日我

外部曾向日本大使館提議，雙方即時停止軍事行動，而日本未予置答。七月十九日我外交部長復正式以書面重提原議，雙方約定一確定日期，同時停止軍事動作，同時將軍隊撤回原駐地點，並曾聲明中國政府為和平解決此次不幸事件起見，準備接受國際公法或條約所公認之任何處理國際糾紛之和平方法，如雙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等，然而以上種種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於此之際，中國地方當局為維持和平計，業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議之解決辦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容忍，對于此項解決辦法未予反對，乃日本軍隊于無可藉口之中，突然在盧溝橋郎坊等處，再行攻擊中國軍隊，並于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致哀的美敦書，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北平。此則於日方約定解決辦法以外，橫生枝節，且為吾人所萬萬不能接受者，日本軍隊更不待答覆，於期限未到之前，以猛力進撲中國文化中心之北平，與中外商業要樞之天津南苑附近，我駐軍為日本轟炸機及坦克車所圍攻，死亡極烈，天津方面，人民生命橫遭屠戮；公共建築文化機關以及商戶住宅悉付一炬。自此以後，進兵不已，侵入冀省南部，並進攻南口，使戰禍及於察省。凡此種種，其橫生釁端，擴大戰域，均於就地解決及不擴大事態語調之下，掩護其進行。當此華北戰禍蔓延猖獗之際，中國政府以上海為東方重要都會，中外商業及其他各種利益，深當顧及，屢命上海市當局及保安隊加意維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發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軍官兵竟圖侵入我虹橋軍用飛機場，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發生事故，死中國保安隊守衛機場之衛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當局於事件發生以後，立即提議以外交途徑謀和平解決，而日本則竟遣派大批日艦陸軍以及其他武裝隊伍來滬，並提出種種要求，以圖解除或減少中國自衛力量，日本空軍並在上海，杭州，寧波，以及其他蘇浙沿海口岸，任意飛行威脅，其為軍事發動，已無疑義。迨至十三日以來，日軍竟向我市中心區猛攻，此等行為，在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向河北運輸大批軍隊，均為日本實施其傳統的侵略大陸政策整個之計劃，實顯而易見者也。日本今猶欲以淞滬停戰協定為藉口，將使中國於危急存亡之際，尚不能採用正當防衛之手段，須知此等停戰協定，其精神目的即欲以於某地點內，雙方各自抑制，以期避免衝突，不妨和平解決之進行；若一方違背約言，自由進兵，而同時復拘束他方，使之坐而聽受侵略，此為任何法理任何人情所不能曲解者，中國今日鄭重聲明，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為日本所破壞無餘，此等條約，其最大目的在維持正義與和平。中國以責任所在，自應盡其能力，以維護其領土主權及維護上述各種條約之尊嚴。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日本苟非對於中國懷有野心，實行領土之侵略，則當對於兩國國交謀合理之解決，同時制止其在華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動。如是，則中國乃當本其和平素志，以期挽救東亞與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僅為中國實為世界而奮鬥，非僅為領土與主權實為公法與正義而奮鬥，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與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鄭重簽訂之國際條約下，各盡其所負之義務也。」

鼓吹黷武的日本文學

——華北事變後的日本文壇——

張香山

編者按：本文作者於今年一月份大公報『文藝』版上發表了一篇『一九三六年的日本創作界』，稍涉及日本法西斯蒂文學之抬頭，正軌文學之萎靡不振，竟因此而觸怒該國軍部，於二月八日與魏猛克君及無數留日同學由東京寓所爲日本便衣警察捕去，張君罪狀僅爲與中國『左派』新聞紙有關係，囚於小石川區富坂處警察分署，一月有餘，受盡野蠻國家僅有的種種殘酷烙刑，臨驅逐出境時，並扣留其全部行裝財物，即警署發下之舟資亦爲押送警察所吞去。本刊現正約請嘗受過「日本文明」的朋友們描述那些辣椒水點洋油的奇蹟。本文說明了連應該具有一些世界觀點的日本作家都在支持，煽動，巴結這種野蠻的文明。

自盧溝橋事變勃發以來，整個日本陷於極端瘋狂中，因之整個文化早已露出了戰時相貌。我們在這裏，預備先來觀察其政府或御用之人對於文化統制的實施，然後再來考察一下文學理論或作品對於戰爭的反響，以期管窺到目前日本文化界的動貌。

事變發生後，內閣即刻喊出了「舉國一致」的口號，因此於七月十三日，政府招待了各大雜誌的代表者，舉行懇談。出席的有「中央公論社」島中雄作「改造社」山本實彥「文藝春秋社」菊池寬「日本評論社」鈴木利貞等人。由內閣書記長風見章陳述了政府對於時局的意見，希望文化人加以協力的援助，於是立刻獲得了衆人的支持。各種雜誌自八月號起，幾乎都有對於華北事件的特輯，鼓吹日本的黷武思想。例如「文藝春秋」和「日本評論」都發行增刊，並且像「改造」「中央公論」「文藝新潮」也有都於九月號刊行特輯的預定。

和以上的「言論煽動」兩相映輝，同時又實行了組織的「言論統制」，那就是「新日本文化會」的創定；是會的本身，是一向由松本學所統轄的文藝懇話會所蛻變成的，本是種半官式的御用機關，現在把它更改爲「新日本文化會」，當然含着更積極的意義。參加是會的會員，都是一二流的大作家；例如武者小路實篤林房雄伏藤春夫北原白秋，長谷川如是閑，倉田百三，萩原朔太郎，中河與一以及國學者折口信夫見松潛一等。這個文化會的宗旨，是所謂日本文化的再認識和强調，換言之就是用政治的力量實施國粹文化（日本主義）的建立；所以林房雄道：「這個會與其成爲研究團體，毋

寧成爲「鬥爭團體」。這是最好的自白，因爲在今日的立場看來，所謂日本主義，是已經失掉了它的文化的意義，成爲政治的意義了；所以這個協會的唯一目的，可以說是以政治力量爲後盾，作爲對國內自由主義作鬥爭，使日本的文化，成爲清一色的國粹主義。

像以上這種的企圖，當然能惹起較進步的文化人之反對的，像窪川鶴次郎氏於中外商業新聞的文藝時評裏，簡單地指摘着是會的陰謀，他說：「從文化的見地上看來，這會是無價值的……它實是思想的鬥爭團體，是對素朴的國際主義自由主義唯物主義的鬥爭組織。」其次三木清在「讀賣新聞」的「文藝」上，也發表了「新日本主義的認識」說明是會對于現狀的誤認。他說：「今日的日本主義者，抽象的地分離了科學與其他的文化之關係，對于自然科學，尤其對于作爲應用的軍需科學方面，努力的獎勵『西洋的』但在其他文化方面，却強調日本的「固有物」，實是無視文化的有機的綜合關係，須知沒有理論的發展，祇有應用的發達，或者把科學從全體的文化關聯裏孤立起來，則人間生活與文化，祇得陷入于破滅的頹廢。」此種見解，極見正確，對于國粹文化論者，與以極佳的批判。其他尚有長與善郎，在朝日新聞的文藝欄上，發表了「所謂牛油臭」，對於這種用國粹主義的文化，來強制一般愛國心，惹起極大的非難。他說：「靠着強制，使國民的嘴上，空唱愛國，是無用的，如此，反使國民的衷心之情，離愛國漸遠；要知政治的要諦，不但應隨着國民的人情之自然，並且靠着理性，引導其成爲衷心的愛國。」這種論調，無疑的是對御用的國粹文化之非難；但客觀的情勢日日迫切，在一般的表現上，「新日本文化會」或可統制着目前的論壇。

以上是關於文化的組織問題，現在再來看看由華北事變而激起的理論隨筆和小說吧！

關於**理論**方面，與時局世相有關係的，有岡田三郎的時局與作家的感想（中外商業新聞）和文藝時評（東京日日新聞）以及尾崎士郎的「世相與文學者」等，這些論文的主題，都頗有裕餘，還沒有血腥和彈臭的滋味。譬如像岡田的論文說，吾人處在戰爭的大波浪中，作者應該與民衆同喜同悲；同時爲了抓住民衆的眞的心理起見，不應祇看時代感情的波浪之起伏，須看清在波的起伏之深底，伏有根本給人間生活以影響的統一心理。並且他以爲這種心理裏，有正常的嫩芽，能導人規到希望的領域里去。這種嫩芽，是人間愛與人類愛（但已被時代的戰爭之類抹殺摧殘殆盡了），其最基本而還未被摧殘的，是男女的戀愛，所以他提倡眞實的戀愛小說之產生：「現在是以眞實的愛之禮讚爲念的理想主義文學，所應建立的時候。」其次像尾崎士郎則對戰爭加以美化，認爲：「親眼所見，耳所聽，脚所踏的現象，都充滿了不安的慘虐，然而在觀念上所表現的戰爭却是情熱與激情的象徵。」繼之他已揚言戰爭的美麗偉大，說它是解決矛盾的恩物，是增進空想的糧食，把戰爭加以若干的誇張。但這些理論祇是種一時的反映，還沒有實眞的觸到了這次事變的內貌。

其次，關於**隨筆**小品方面，則最反映了此次的事變，這些小品，大抵分二種，一種是追想華北的景色風俗人情的小品，一種是惡意的侮蔑中國的小品，屬於前者的，有成瀨無極的「天津之一夜」（東京朝日）再會北平（日曜每日）等，屬於後者的，有小田嶽夫的「支那人的世界」（都新聞

」「由華北事變談起」（日曜每日）藤田嗣治的「八元五角」（朝日新聞）中野江漢的「支那人的慘虐性」（讀賣文藝欄），這些作品，像第一種平淡無奇，不過是時節的點綴而已，至於後面一種，則惡劣非凡。

他們把中國人描成了世界最劣性動物，對中國加以十二分的彎曲，像小田嶽夫的「由華北事變談起」，眞是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袒護自己軍隊的暴行，認中國之咎由自取，實在强詞奪理。

其他像中國通兼漢文學者的中野江漢，說：「通過古今往來，恐怕沒有比中國人最富於殘忍性的了。既有世界最古的文化，生有周公孔孟諸聖人，故可謂矛盾之至。寔是文明人所不能想像的。他們從古來就覺得可以隨意迫害人殺害人，甚至到了現在還有食人的風習，我以爲他們沒有理解了人的生命之貴重。」像以上這種的反宣傳，實在比正面鼓吹黷武思想更見利害，好像表示日本之侵略中國，是來改善中國，宛如墨索里尼之侵略阿比西尼亞，說是與黑人國以文化一般。

至於小說方面，有八月號的「日本評論」，因看到目前的情勢，編了期戰爭小說的特輯，共計三篇，爲村二知義的「戰沼戰記」，林房雄的「明治元年」，榊山潤的「戰場」，前二者皆以明治維新爲題材，無甚價値，後者則以上次一二八事變的上海戰爭爲題材，故頗可注目。內中描寫一個中庸的知識階級「我」，在東京失了二年的業，苦於無事，突然被召出征，担任了少尉的角色。來滬後，先担任便衣兵的搜索任務，首先嘗到了殺人的快味，此後又過着搜刮民物，做斥堠，遇上等兵的死突擊等事情，不見得起最大的興味和感動。並且他覺得戰爭祇是個人的冒險感，沒有什麼正義和國家思想，所以他說：

「轁機，射擊，前面之敵！我怒吼着，下了命令，轁機關槍之音，撕裂了潤溼的空氣，舒暢的鳴着，砲藥之味，任人陷入於一種錯亂中，我理解了小孩子玩砲花的快味。在這錯亂之中，有飢於血的人間之渴望，是迸出活生生對於破壞之渴望，然而所謂破壞，乃是守護自己的極積之壍壕，是向阻止者所投的炸彈。我在自身中，感到了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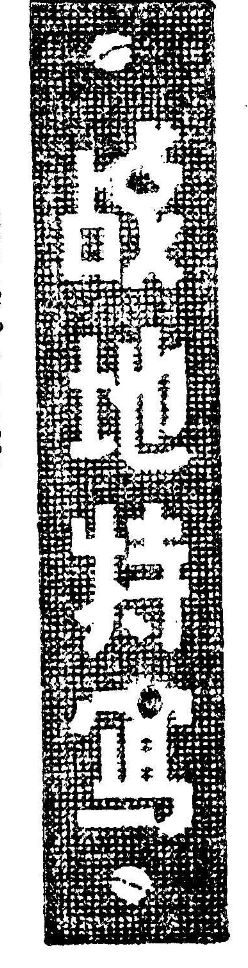
從這些自白裏，就可以看到主人公對於戰爭所抱的趣味，師出無名，故也無什麼大的目的，終究是種虛無思想的發露而已。例如他說：

「三島是死了，我說給自己聽，昨天一天，簡直如夢，人間如夢地死，夢般的活，這就是一切。有什麼値得正義値得憤懣呢？還是閉上眼好。我們是生在不幸的時代裏，然而誰能保証明天就比今天好，誰能說人間的文化將愈更進步呢？然而人間是愈更不幸吧！幾千年之間，人間夢想着愉快的安適的明日，但因此而流了幾多的血，盡了最大的努力，然而也祇有殘酷的相反之事實。」

這是多末絕望的虛無的告白啊！同時也正反映了師出無名的日本兵士底感喟。除此以外，像各報的連載小說，也有了事變的投影，例如東朝上的武白麟太郎的「風速五十米」等等。

其他還有最流行的大衆小說作者吉川英治之飛往華北，報道事變，都可以看作由華北事變而惹起的文壇世相。

附記：華北事變在七月七日，所以一向提早出版的日本八月號雜誌，沒有充分反映事變的餘裕，但九月號方面則已有許多特輯，文藝方面如「文藝」「新潮」都有特輯，因此等雜誌尙未抵滬，故不能述及，殊爲遺憾。



一 空戰前奏

我們一共四個人，在下午一時由報館乘汽車向楊樹浦方面出發。

天空佈滿着黑雲，斜風夾雜陣陣的細雨。陰沈沈的天氣，正好是人類大屠戮的象徵。而在楊樹浦一帶，兩軍都在嚴陣以待着。

但，很奇怪，這逼近戰場的地方依然擁擠，而且比平時還擁擠幾倍。這其中五分之三當然是難民只其餘的則是抱着好奇心看熱鬧的羣衆。黃浦江中陳列着外艦，黃浦江濱便立着層層的人。人排成屏風模樣，自法大馬路一直排到北京路！江面的風光被遮住了，浦東的房屋被遮住了，露在人頭上面的，有那軍艦上的桅檣與圓形的烟筒。

封鎖了的黃浦江的景象至爲肅穆。遙望沉船的烟囪露在江面，那沉痛意味充分象徵了當前舉國抗戰的決心。江上除了各國軍艦外，和車輛擁擠不堪的岸上對照，特別顯得冷清。然而幾隻仗着臂力划的舢板還在土黃色的波浪中掙扎着，一顛一覆，然而却筆直地前進着。這勇敢的航手正是我們今日的中央首腦，我們應全變成舵槳手。

由外灘公園東北望去，那便是我們英勇的空軍，中國的鐵鷹，活動的地帶了。外白渡橋這時直如用人綴成的一道橋樑，和我一樣，那裏有無數等待看敵艦炸沉的。日本領事館前泊有旗艦一艘，旁邊用一只商船掩護着。艦上高射砲爲我們的飛機嚇得東西擺動，桅桿上，一瞬一瞥同外邊軍艦交換着詭秘的燈語。

呵，誰，有誰能形容昨天全市因我空軍活動而起的興奮呢！

我的筆太拙，不然，我應把所有那些緊張的臉摹描下來，捧給今天那幾隻中國轟炸機的戰鬥員。那些臉，有焦急，有盼望，終至於感激地流了淚。一個廣東老，用我聽不懂的方言向我這陌生人訴說，他直快發了瘋，捶着胯骨，唏嘘地指說，今天風太大，有一個炸彈落在敵艦緊傍。還看見一個老太婆，她那雙鑲了紅邊的眼睛其實看不到什麼，然而她引頸尋找，嘴裏喃喃地念着：飛機，飛機。有的人担心那飛機不是我們的，即刻，這懷疑爲羣憤鎮壓住了。

空軍，我們的鐵鷹！你剛一出頭，你便使我們興奮的流了淚。在戰事上，空軍是伸出的手臂，然在華北，我們是抱了肘挨揍。當敵人的高射砲齊發時，我們關心你，看到你由另一朶雲裏鑽出時我們又驕傲了。雲中那影子寄託了我們所有的熱望。

順利地過去南京路，順利地過去北京路碼頭。然後穿過外白渡橋，右轉進入百老匯路。百老匯口迤北冷靜得使人害怕，而百老匯入口經提籃橋過來，馬路中間是汽車，洋車，電車，脚踏車，老虎車，馬路兩旁則是排滿着這社會活動的主體，茫茫然一片，立在中間驟然覺出自己的渺小。汽車停着，脚踏車人力車慢慢地向前蠕動着，向東去的人多半空着手，向西來的人則手提布包，皮箱，行李之類，還有的女人抱着孩子，拉着姊妹，人走得很慢，行路的阻碍很多，於是馬路上的有的是報紙，有的是箱板，有的是擠破了的瓷洋盆……散亂地鋪着，垃圾式的擺着，俯首一看，很容易想到遷居時的室內情景。

從汽車裏下來，步行依然困難。武昌路和南潯路臨百老滙路口，站立着把守弄口的日本「武士」，他們穿着便衣，穿着破西服，或竟是黑色學生制服，配着方頂帽子，年紀像是自十五歲至五十歲，手裏各都拿着一根纏着布條的木棍，對着每一個過往的行人在兇狠狠地注視着。弄口以內是空寂的，從北面開過來的汽車都要受到他們的檢查。巡捕幾乎看不到，有的在指揮無法指揮的交通，有的在滿頭是汗的東奔西跑。

過去公和祥碼頭，還看不到武裝的同胞；而海浪般湧來的依然是工廠區的居民。西人逃難的也有，日本人也有，我們曾經看到一個滿載日人的搬場汽車，向西開去；又看到一隊狼狽不堪像是由前線逃下來的浪人，由南面衝向北去。

「行路難，歸去來！」從利查路繞到日本領事館的後面，在利查飯店轉角馬路中心發現了一個砲彈丟落的深洞，我們光榮地品評它的來源，惋惜地衡量它和出雲艦的距離。說時遲，那時快，天空又在響動，接着日領館前面的高射砲震耳地轟炸。大家都慌了，橋上的向橋下跑，橋上的又向橋下躲，因爲響聲太驟，我們由蘇州河境逼回靜寂無人的利查飯店以內。飯店門敞開着，侍役向大廳裏跑，紳士型的外人向樓上跑，臃腫的老婦人向柱後藏。這種暴風來臨的情形，在這房子騷動了約三分鐘。事後想來也覺得好笑，這片偉大的建築物能同炸彈相敵抗嗎？越向裏面躲不是危險性也越大些吧？因之我想到本乃特（Arnold Bennett）的許多描寫歐戰的作品，（*The Pretty Lady* 等等）但他描寫巴黎倫敦在德國飛機前來威脅的情狀，遠不及我們所見的壯烈親切。在他的書裏我們沒聽見高射砲響，而仰望天空的人更沒這一次多。追懷昔賢，倒覺比他幸福多了。

外灘擁立着人，中國飛機一架仍在浦東一帶盤旋，日本的高射砲止而復響，響而復止。接着兩隻日本飛機也由出雲艦邊騰空了，他們也在翱翔，也在迴旋；但低多了，低得步槍可以射到。于是觀衆在私語着：「爲甚麼不趕快開砲給他射下來呢？」這種因愛國而激發出來的惆悵，像在統制着各人的心，籠罩住各人的面孔。

回報館，大家在申述其所見，在寫出自己所見到的消息。四點鐘近了，窗外又傳來轟轟然的砲音，于是大家又全放下工作，一齊向屋頂奔跑。

來遲了一步，三隻飛機剛被高射砲逼到虹口

方面去了，砲還在射，而那最後的一隻躲到黑雲下面。我們都擔心它的命運，但一剎那又看到它那徐徐上昇的影子，于是掌聲轟動，大家都得到安慰了。

一會又來了三隻，砲又連珠價響。一會又來了四隻，砲仍然響。在機身的前後團聚着一簇簇的黑煙，烟影機影有時會連成一片，前前後後，分不出那是飛機，那是砲彈。這後來的四隻是從南向北，排成一個人字影。它們衝着風冒着砲彈直向「出雲」進發。砲響成爆竹一般，彈霧染黑了天色，終於它們走到了目的地，一，二，三，四地各自丟下一個炸彈。地下灰烟騰起，但目標仍然錯誤了，當然誰都替它們可惜。

這一幕幕的壯烈空中戰爭，如電影般地在眼前映過。大家都慘痛地想起了「一二八」，大家都熱烈地期待着給敵人一個慘痛的報復。

二　從前線歸來

我們一羣年青的人，懷着一顆悲壯的熱情的心，坐着紅十字會的救護車，臂上纏着紅十字會的臂章，嚴肅地，歡欣地，我們到前線去！

在沿途，我們所看見的只是逃難的民衆，與空無人住的房屋；看見這種情形，心想：戰爭是殘酷的，罪惡的，心裡不免恐懼起來，這也許是我人道主義的想法吧，只等到了前線的時候，若見我軍英勇的姿態，勇敢的精神，這是民族最後的決鬭呀。當中國的砲第一聲響的時候，也就是新中國建立的先聲，我不免又雀躍起來，是的，戰爭是殘酷的，然而，爲了民族的解放，只有以戰爭消滅戰爭，予打擊者以打擊。因而，我又歌頌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了。

本來，我們是慰勞前方的將士，救護前線的傷兵的。在前線，我們見着荷槍執彈的兵士，他們的英勇的精神，與堅決的意志，不禁使我心裏肅然起敬起來，他們的人格如何的偉大，而我個人又感是如何的渺小呀。他們含笑的向着我們，好像一家人似的，不，在民族苦難之前，將人與人類的隔膜消除了。

然而，事實與我們的願望是稍稍有點不同。我們本來是去救護傷兵，可是，因爲我們去的前方接觸很少，傷兵不多，而英勇的軍士却顧到戰區的難民。他們說：「衛國是軍人的天職，戰死沙場也是軍人最好的歸宿，軍人在戰時的苦難是値不得甚麼的。而民衆爲了戰爭受苦那是更加慘痛的了，你們不必救護我們，去將難民救護出境吧」。

我們將難民裝滿了救護車，悲痛的離開戰區，當車子開動的時候，難民們有的揮動手向兵士們說：「我們再會了！」我們也向着英勇的兵士說：「我們再會了！」

在前線，兵士的情緒是異常激昂，刺刀在槍上，搶托在手裏，眼睛充滿了憤恨的熱情，只要敵人一到，他們的血就準備爲國家而流的。

「從前線歸來」以後，我心裏有很多感想：現在，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抱着向前線去的決心，幫助前線的戰士，或者自身即爲戰士，爲國殺敵。

三　逃出死亡線的難民

在冷風淒雨下掙扎　等待着同胞的救濟

上海戰事的發生，謠傳已經不是一天。當然咯，經濟富裕，或過得去的人家，早已出了昂貴的租價，遷居到比較安全的地帶去了。到前晨戰事爆發，靠近火線，或遭受到敵人的飛機炸彈的威脅的居民，由於生的自然的慾望所推動，也就不得不收拾了一點重要的衣服與用器，扶老携幼的拚命向距離戰區較遠的地方逃去。

租界受了特種的蔽護，是比較安全的地處。而法租界比公共租界離得戰區更遠一點，因此大家相信逃避到法租界裏是最沒有危險。於是，一批一批的逃難者，從前天到昨夜，從浦東，從南市，從閘北，楊樹浦，以及江灣等處，像潮水似的都湧向租界來。然而，這些在戰爭發生後才逃出來的人民，大多是工廠的工人，小販商人，或做手工業的，平時工作一天生活一天，很少有積蓄的金錢。他們一家老少逃出之後，只好就地爲家，如弄堂前的過街樓的底下，商店前的屋檐之下，是他們最好的棲息之所。

昨天晚上，記者到館工作的時候，僅僅是八點多鐘，電車已經停止通行，黃包車要價非常昂貴，於是索性從薩坡賽路，經過蒲柏路，吳淞江路，八仙橋，法大馬路等處，一直步行到愛多亞路，爲的是想觀察一下沿路難民的情形。

長長的馬路上，行人是非常的稀少；在冷落寂靜之中，街燈的光似乎格外顯得黯淡，秋風蕭地吹得十分勁遒，更加上了一種肅殺凄凉的氣氛。我兀自踏着脚步，低着頭急忙前走，飛機隆隆然好像尚在我頭上的空中盤旋，我心裏不自覺地感到一種恐悼與驚悸。是的，世界上的人類，對於別人加到自己身上的死的威脅，誰也不甘默然忍受，誰也要想掙扎一下，希望能從死亡線上逃到生的境地！現在，我四萬萬五千萬優秀的中華民族，正在發揮這求生的偉大的力量，這力量是畢竟未可藐視的啊！

作爲都市風景線的草地，如今已變成這些人臨時的家了。岸上擠了無數觀戰的人，有些洋人還穿着很整齊地立在那裏，一邊用望遠鏡探視着，一邊談笑自若。只有坐在草地上的那些人，沒有好奇的心性，儘呆呆無助地望着天，一聲轟隆，那砲彈落的正是他們自己的家園。

十天前用搬場汽車逃難的，五天前用人力車逃難的，雖然情形都極狼狽，然而沒有昨今臨到關頭才逃出來的慘。這些人的家都極簡陋，然而那是他們僅有的一切。他們實不肯離棄，如今，一切就全都葬在砲火之下了。一個高貴人會譏笑他們背負的那些破爛家私，一雙破架，一隻盛粥的桶，還看見一個小女孩抱了隻又瘦又髒的貓，但沒有人能公平地衡量這些賤卑寶貝的價値。

沿了江岸的水門汀便道走到外灘公園，那懷慘情狀對每個飽食暖衣者都是一個精神上的烙刑

。兩歲的，半歲的，還有不到一個月的乳嬰的哭聲到處起伏着，向着遠處敵人的砲火微弱地抗議，老婦人坐在那裏無聲地抹着淚。摹想昨夜大雨，這些露宿空肚的難民，眼淚必和雨水混在一起。他們的犧牲原應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犧牲，只因他們逢在刃上，靡難來得早了些。

大世界，共記黃金二舞台收容難民的美舉應該即刻擴大了，救濟難民的工作和抗戰一樣積極進行。如果闊人不肯把客廳書房讓出來，至少大家應捐欵接濟他們，收容他們，莫使他們逃出敵人的蹂躪，却又餓死在同胞的脚前。

難得的，是在這些人的臉上，沒有怨容，却只有切齒的恨。賢明的日本人，你們殘酷的砲火才是『抗日的意識』最有力的宣傳。這些空了肚皮的人，集成三五個難友，還指手畫脚地講說國事，盼望着勝利，相信着勝利。一個年青小夥子立在海關前銅像的石階上有聲色地說着他由楊樹浦逃出的沿途。在悲慘的外灘，已自動地產生了無數的一時事座談會』。他們談的事實也許不詳盡，情感却無法再熱了。

走到吳淞江的盡頭，驀然看見一個中等男子，在用他的右脚，踢一拋在磚牆下電桿木旁的一個用破舊藍地白花粗布包着的長形包裹，他或者以爲是那一個逃難者遺落的衣包吧？他踢了之後，還用手去細按了一下，誰知那是一個未滿週歲的已死的孩子，在離亂奔逃之中，嬰兒病死在懷中，也只好不顧的丟在路旁了。我目覩了這慘像，我當時疑心，我是踏進了鬼魔的世界，而決不信尙在萬物之靈的人羣中活着！

八仙橋菜場是避難者最好棲止之處，因此那裏面已擠滿了人。電燈是息滅的，附近的小販攤，也四圍用藍布遮着，布裏品點一支臘燭。據說，是爲躲避敵機的襲擊，因爲在大世界的旁邊，已經有炸彈擲下，猜測敵人用意，還在痛恨着這般流亡者的生命的殘留！

法大馬路兩旁的邊道之上，齊集着的難民也有不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舖着條席；一家老少就躺在上面；有的就橫在水門汀上，把堦石當作枕頭；有的就圍坐在地上，在吃着燒餅饅頭，有的還在談着逃出時太匆忙，忘帶什麼什麼東西。我淸晰地聽到一個婦人在說：「一雙膠皮鞋忘了拿走，還是新買的呢。」她似乎在不勝惋惜着那雙鞋子。的確，一雙膠皮鞋，在有錢的人看來，只值區區幾毛錢；然而在於她們，是或者想望了好久，經過了苦心的積蓄才能買到手裏，如今一旦失落，是怎樣大的一宗損失吓！

昨夜的風，不知爲什麼，吹得特別大。我想像到那澈夜的冷風，侵襲着露宿在街頭的他們的身上的時候，我怨恨上天爲何要這樣虐待他們？但我一想到瘋狂地飛舞在空中的敵機，我又希望上天能立刻來一陣暴風大雨，把那些敵機，吹落迷失在太平洋上！

我懷着滿腔矛盾的思緒，在寂寞黯淡中茫然進止，直 報館樓上，重又見到了電燈的光明，才把心頭的鬱懣稍稍舒息了一下。



字林西報對滬局的議論

Points of Principle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ug, 14. 1937

上海租界現時最緊急的工作，雖在減少目前危機的嚴重性，但是我們對於這次紛擾的根本原因，却應該予以淸楚認識。上海的外僑當然極願意保障租界的安全，但是有人利用這種意願，揑造出一番理論，以圖獲得日本發言人的贊許，這種情形，是應該予以辯白的。現在的情形與一九三二年的滬戰，（不）能作十分密切的比較。現在的情形，和五年前並不完全相像。替日本張目的西方觀察人，看出了上海外僑因和平遭遇威脅而發生憤怒的情緒時，於是即根據日總領事岡本在領團聯席會議中的態度，企圖責備中國的當局。

他們首先申言，中國允許一九三二年經日方贊同而設立的保安隊作軍事的活動，這就是中國破壞休戰協定。這些活動並且包括在閘北和華界其他的部分作防禦的準備，以及派遣一二八防守閘北的八十八師，增厚保安隊的力量。雙方均曾經確言，將不首先開釁。這種宣言雖則是很誠意的，但是根本上力量却很薄弱。日方聲稱，中國軍距離租界近，他們或將受迫，而採取某種的地位，其將否侵入中國領土，亦不能確定。華方則曾宣言，彼等雖不進攻，但對於日軍侵入華界的任何行動，則不得不予以抵抗。觀察昨日（十三日）的情勢，就可見這種保障的力量是如何的薄弱了。

種種區域討論的困難，在沒有能顧及中日兩政府間大問題的重要性。自從七月初旬起，中日在華北已經有一種「未宣布的」戰爭情勢存在。雙方的宣言，已經表明他們的觀點，顯然歧出。雖然大家拼命努力，想獲得一種和平的解決，但是情勢逐漸惡化，已令雙方各自設法，按照己身的需要，作萬一的準備，中國政府關於防備的實際辦法，保守緘默的態度。日本政府雖然也守緘默，但是不十分嚴密，類如動員後備兵，向人民作擴大的呼籲，文武發言人慣常作雷霆般的威脅談話。以上一切，使任何有理性的人可以明白，日本正在有條理的準備着用行動去支持她的發言，而日本的和平談話，又只在向中國提出非常的壓迫的要求。我們可以不蔑却正義地說：日本現時的行動，在事實上是兼着如此威脅性的侵略，雖有維持和平的口惠，但是這種口惠，倘使因僥倖的機會而成功事實時，日本却將眞實地感到

失望。誠然，日本對於延緩交涉或其它的有刺激性的推諉，可以有所藉口，但是她慣常把她的絲絨手套裏的「武裝的拳頭」顯露出來，叫人時常不明白在那方面他們曾經拿妥協去替代了威脅。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當局感覺，無論如何，不得不作防衞的措置，那有什麽可異？

中國這樣辦，無疑的已經預料到日本的行動，而並非坐視了。從上週保安隊實力的增強和作武裝的準備，就可以證明中國感覺到不得不採取這種行動。這是頗堪拖憾的，因爲中國曾經確切決定。爲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利益計，應該使上海避免陷入糾紛。但是情勢的發展，顯然是由於他們不能完全控制的環境發生的，所以不應該完全責備中國，由於日本行動所促成的情緒，以致空氣的電化，而發生了這種因虹橋事件而惹起的衝突，這有甚麽足異？在此一切以外，日本的第三艦隊更悄然地在吳淞口出現，具有十足的膺懲意味。表面上，日艦隊之來並非由於虹橋事件，但是它立時引起了人們對於日本要求的注意。中日間的問題，無論將用何等的努力去和平解決，但是外僑是不能期待中國當局容許在上海租界四週的領土受着這種明顯的威脅，而不用任何的方法去應付，雖則華方有想在此區域中避免衝突的意願。

報紙的執筆人，立論不能夠自相矛盾。他們不能一面譏評中國是弱國，或是沒組織，而同時又反對中國發揮自衞權。用千鈞的力量去壓一只蚊蚋，而對於一匹駱駝，却反而熟視無睹，在有些執筆人竟認爲是他們的和諧的職務。他們對於華方的些微缺失，不恤吹求。至於日本的揎拳攘臂，發表挑釁的演詞，以及日本辯護人強詞奪理的申說，以爲中國夠不上談自衞——他們就好像一位貴族的新娘，以爲度蜜月在平民階級是一種越等的行爲——凡此一切的整個問題，那些執筆人却熟視無睹。尋常日本人所說的話，被認爲惡聲的，如果出自中國人的口，却要被他們認做大逆不道了。所謂平等的「新觀念」以及經濟合作的名詞，全是很美麗的受了軍閥的新洗禮。列強的外交家，雖則緘默不言，但是對於一般的顧慮；並沒有不把他們的意見，通知日本政府。這種意見最好是在書面上發表一下，因爲日本發言人努力地要拿事實去附會他們的怪異理論，有些外國的善意觀察人，因此或者要發生誤解，再拿這誤解去迷誤他人。倘使中日兩國不幸地發動戰事，而無法挽回，到那時候，外報更不必對於已往一切的錯誤，橫肆抨擊。而現時尤爲重求的，就是對於問題的一般傾向，尤應發表一個明白的宣言。對於一大友善國家（按指日本）的代表，予以指摘，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件，但是我們在需要的時候，不作一語的批評，反倒算不起是一位眞正的朋友了。我們須要坦白，還有一種更重要的原因。倘使我們不反駁一下，一般人也許以爲我們是贊成日本指責中國當局的企圖了。上海外僑雖然有理由要維持和平（那是中立所要求的）但是他們却不能不理解中國所遭遇的更大問題。中國政府在民族艱危的時期，要決定一個最好的辦法，以保障國家的利益與完整時，他們理應知道，它是得到上海外僑以及一般能以理智，遠見和信仰原則的研究問題的人們的寬大的同情的。（歷樵）

日本財界的危機

高木友三郎

日本「Economist」第二十一號

華北事變對日本財界的影響如何，完全要看今後的演進。第一看事變的持久性如何，第二看空戰與否。如能短期解決，則日本財界所受的影響較少，不過如實行宣戰，則即爲短期，其影響亦必深刻。且最近世界上不宣而戰繼續一年以上的事變頗多，而其最敏感發生的是對華經濟關係的惡化，如對華貿易，華北華南紡織工業與各種大小企業之營業困難或不能繼續維持，及中國沿海長江流域不能繼續運輸，即事實上已在日本支配下的地方，各種事業，亦難繼續經營。其結果入超激增的情形，不會減輕，而惡化的國際借貸關係，將更爲惡化，而不能不強化匯兌管理與貿易統制。

而事變的持久，將使公債增發與加稅不可避免。但是加稅與發行公債，皆非財界所願，更因生產力之擴大，加稅與公債的消化，頗受重大的打擊，故大勢所至，政府必將實行強制徵稅與強制消化政策。

匯價的低落，雖可依貿易統制與現金輸出得到調節，但是物價的騰貴尤其是軍需品與再生產品的不足，將因事變之延長而更爲激化。日本的食料品，雖可自給自足，但因消費軍需貯藏的增加，物價水準必更將提高，將來亦非實行價格之公定與消費之統制不可。

因軍隊之增派，生產力之擴大，日本國內自然將感勞力的不足，其對日本產業能率的影響，實不可輕視。而工價之昂貴，又爲增高生產費與消費的原因，而促成物價騰貴的大勢，將使價格統制更爲困難。

日本的財界，已過了躍進時代，最近對於世界物價騰貴，並未受到好處，只受到運費增高與原料騰貴的暗黑面的影響，而準戰時狀態的強化，將更增進日本財界的危機。就從來的經驗判斷，因爲每次戰爭都得到勝利，所以日本財

界是前凶後吉，但是現在武器的變化，戰爭狀態的影響，其結果完全不同了，這是應該慎重審慮的。（于修）



緊張的滬局

自從北方有事，上海局面即形緊張，這兩天更見嚴重。因爲中國現在已成一個整個的國家，平津陷落，當然引起上海人心的憤激。不幸前幾天又發生了虹橋事件，加強社會的不安。日本多年來根本不把中國看成個獨立國家，欺凌侮辱，隨心所欲，主權利益，任意蹂躪，恃武力爲萬能，挾強權而蔑棄公理，我們祇看日本大部報紙，凡可以侮罵中國的文字，儘字典上所有，幾於用盡，這一點稍有人心的中國國民久已泣血椎心，窮於忍耐。他們因爲侵略得手，慾望越來越大，許多淺見的人驕縱狂肆，旁若無人，漸漸更把在東三省的面孔，施之於平津，近且伸張到東南各處，由此愈令兩國國民間的惡感加增，上海之所以迭次發生不幸事件，原因大率在此。即如虹橋一案，我當然引爲遺憾，但是若果日本水兵稍稍知道尊重中國主權，不到我方的軍用飛機場去窺伺，無論如何雙方不致發生衝突。又如事件發生後，中國當局已經聲明，決以誠摯公正態度，從事調查，日方當局亦已承認用外交方式解決，誰料調查未竣，已有大批軍艦，疾駛而來，軍火士兵，源源到達，顯然又要重演拿手好戲，就是先以外交談判作緩兵之計，待到大軍雲集，立刻改變面目，提出難堪要求，彼時戰則業已失機，和則絕對屈辱，這種陷阱，中國上當不止一次。最近宋哲元即因此而失守平津。我們軍隊之所以星夜進援上海，亦即不願再受欺騙和威脅的原故，此乃人類求生本能的要求，又爲國家自衞權的發動。在日本昨曾指摘我方違反淞滬停戰協定，實則停戰協定，係爲和平，今和平眼看要被強權破壞，中國不能靜等挨打，不籌抵禦；何況停戰協定本身，因爲日軍前次開入八字橋，早被撕破，今天自不能再行提及。原來日本對於條約的違反與遵守，向無一定標準，純因自身便利，時而悍然不顧，時而用爲工具，總之他是不受拘束的。過去對國際公約以至兩國間的約章協定，都是如此態度，所以他們要提出違反協定問題，眞是貓哭老鼠一般，世界任何人也不會相信。

上海本是國際公共市場，更是中國經濟重心，各國人士固然十分關切，中國人也不會甘願破壞自己命脈，所以祗要日本不挑釁，滬局和平自可保持，祗要日本撤退增艦增兵，中國沒有如此戒備的必要，恢復常態，自亦不難。我們希望日方負責當局認清現時危險，釜底抽薪，勿再對中國壓迫刺激。現在中國已經聲明了忍無可忍自衞抗戰的態度，滬局前途，尤其關係中日整個局面，我們切望日方鄭重注意，不要忽視其嚴重的結果。（錄八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

本期要目

戰況彙報

自廿六年八月十一日起
至廿六年八月十七日止

十一日　星期三
△津浦線戰事激烈　△蔡廷鍇晉京

十二日　星期四
△平漢線我軍反攻良鄉　△日艦十一艘到滬
△滬領事團與中日雙方代表協議

十三日　星期五
△上海戰事揭開　△國府令京滬杭各地戒嚴
△鎮江下游江面封鎖　△黃浦江十六舖江面封閉
△日高訪晤王外長

十四日　星期六
△滬有劇烈空戰　△國府發表宣言　△日機襲杭州被我擊落三架　△滬大世界附近發生炸彈慘劇　△我軍攻克商部

十五日　星期日
△日機襲京杭贛未逞　△吳淞口有砲戰
△南口日軍被擊退

十六日　星期一
△我軍克復張北化德南壕塹　△滬我軍攻入楊樹浦區　△日機襲京又失利　△青島局勢緊張

十七日　星期二
△滬我軍佔日海軍俱樂部　△京日使領人員撤退　△中央電慰空軍將士

國聞週報
戰時特刊
【創刊號】
每逢三六九日出版　零售國幣八分
預定每十冊　特價國幣六角
編輯者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國聞週報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大公報代辦部
代售處　各大書局烟紙店報販等

滬戰寫眞



張治中（着軍服者）在司令部內接見各國記者



我軍機關槍向敵軍猛烈掃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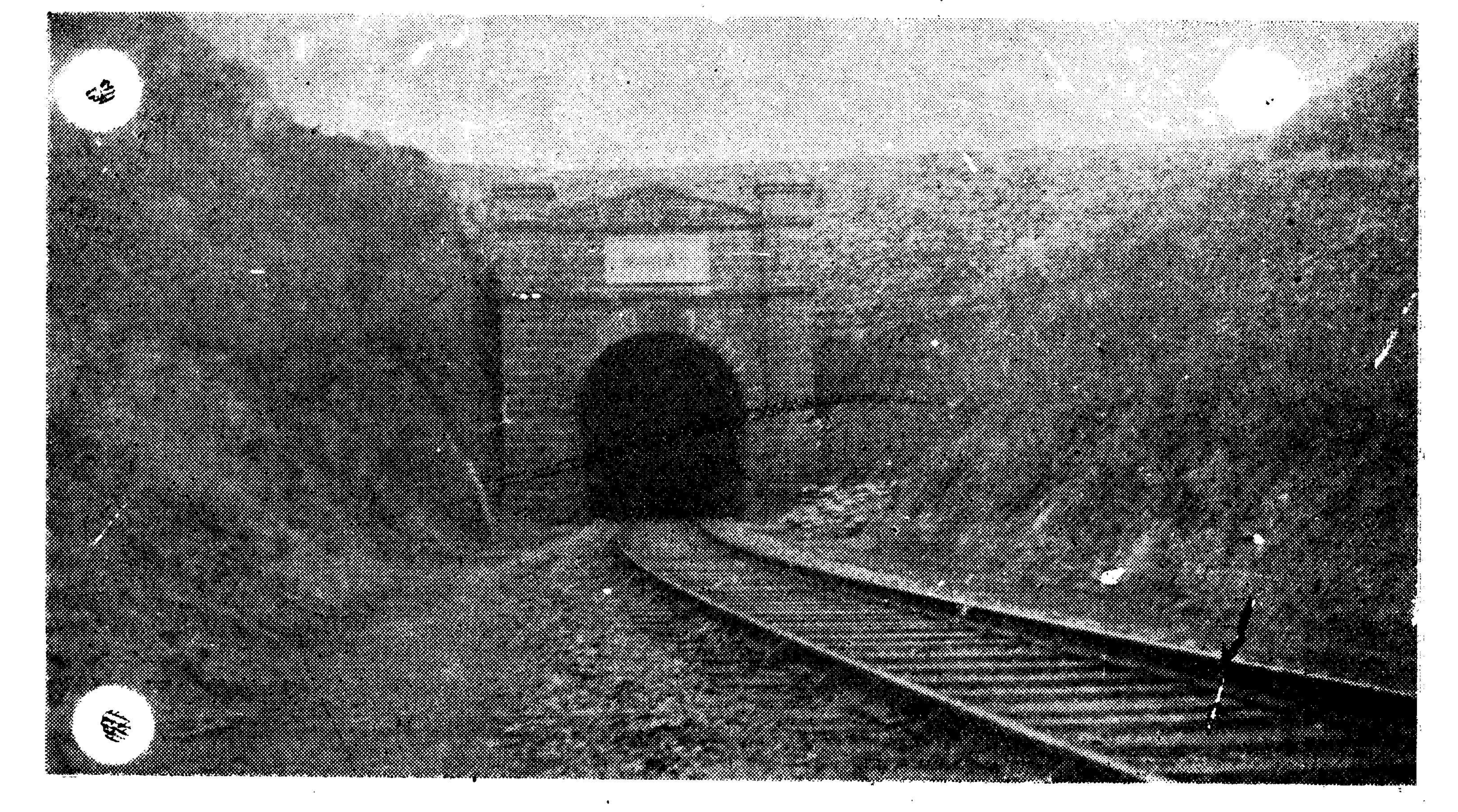
我軍士兵休息時開留聲機聽愛國歌曲的愉快神情

落於我軍陣地未爆的敵軍毒氣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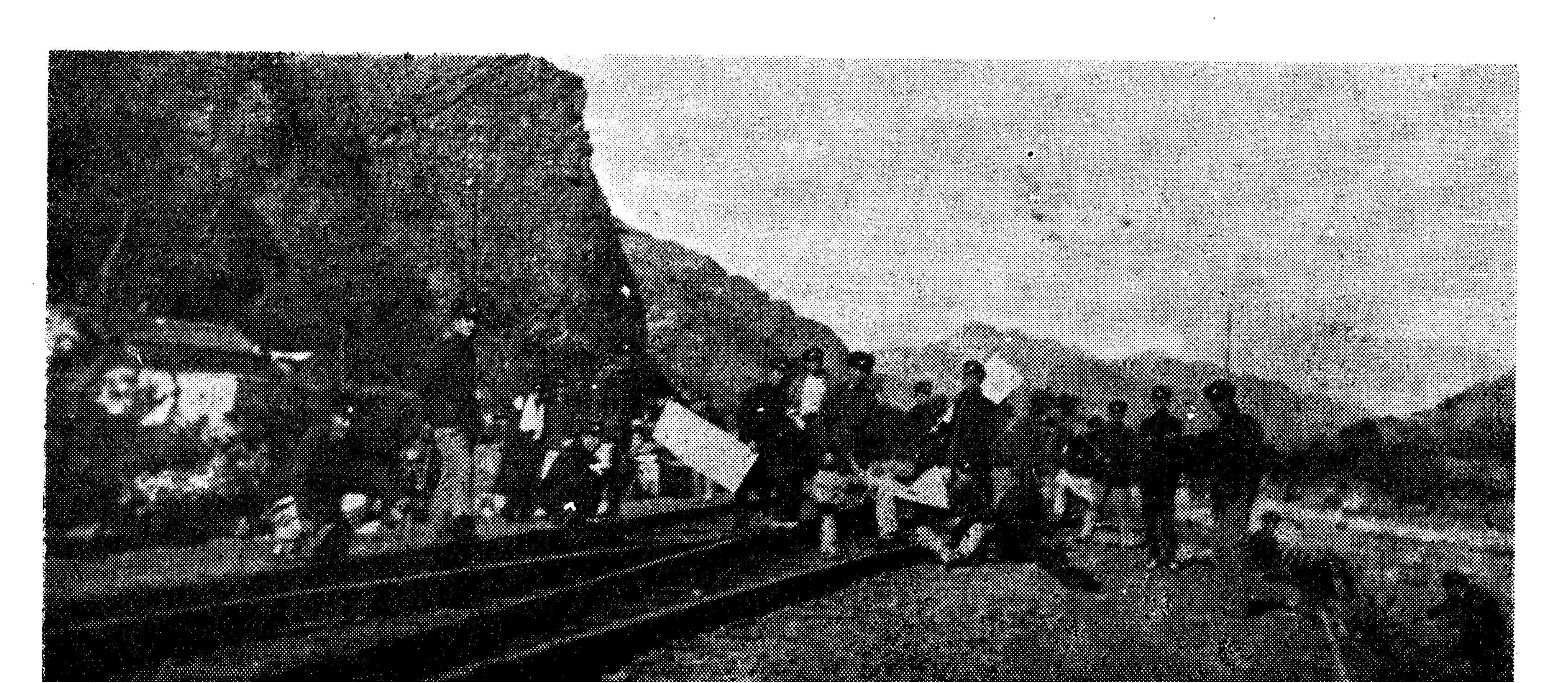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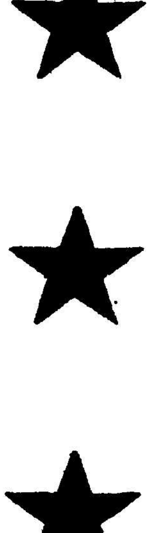
南口車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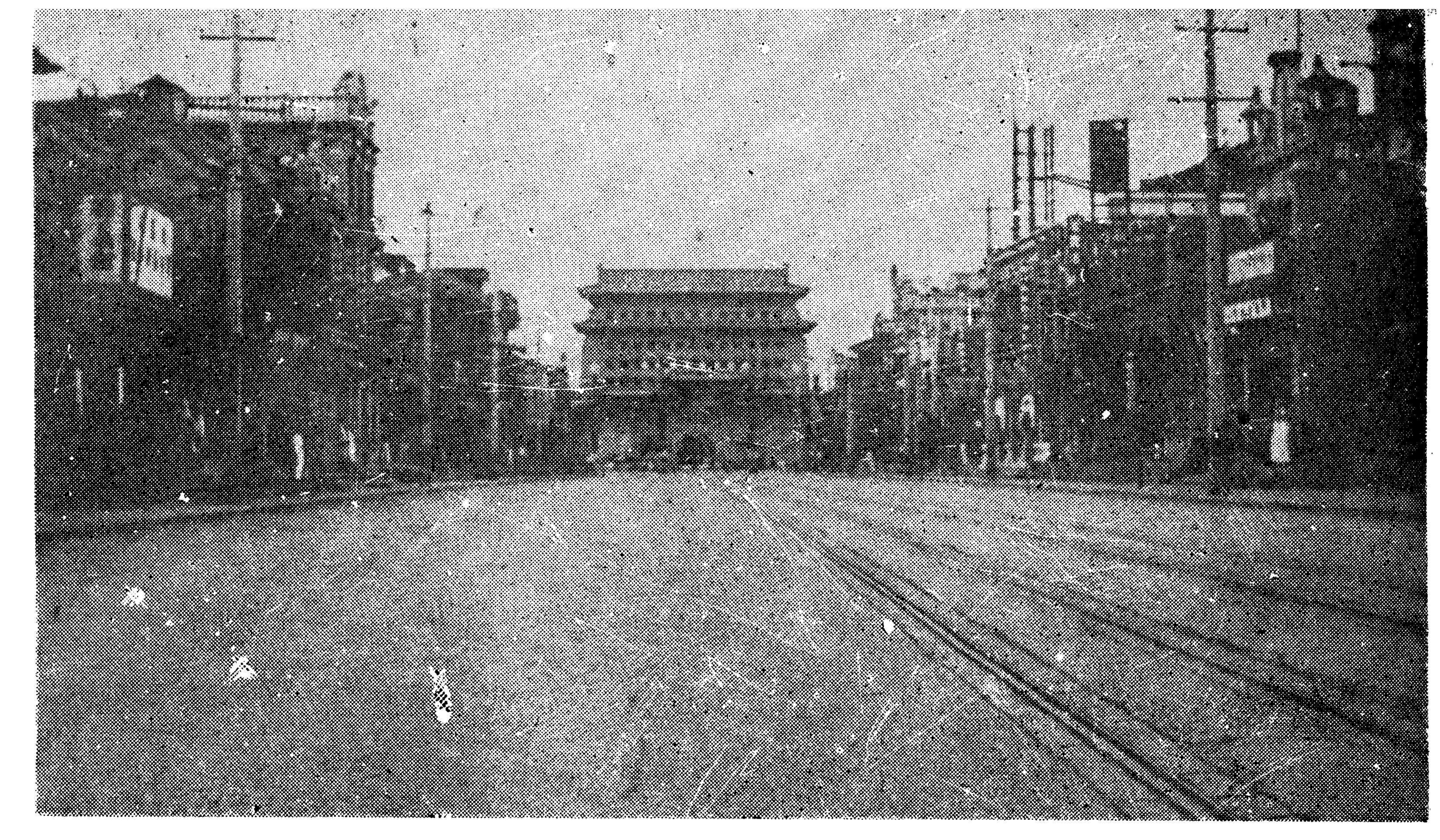
平綏路八達嶺之山洞 ⇨



南口之險塞 ⇦



淪陷後之北平



前門外大街已閉市禁止行人 ⇧

西四牌樓附近之凄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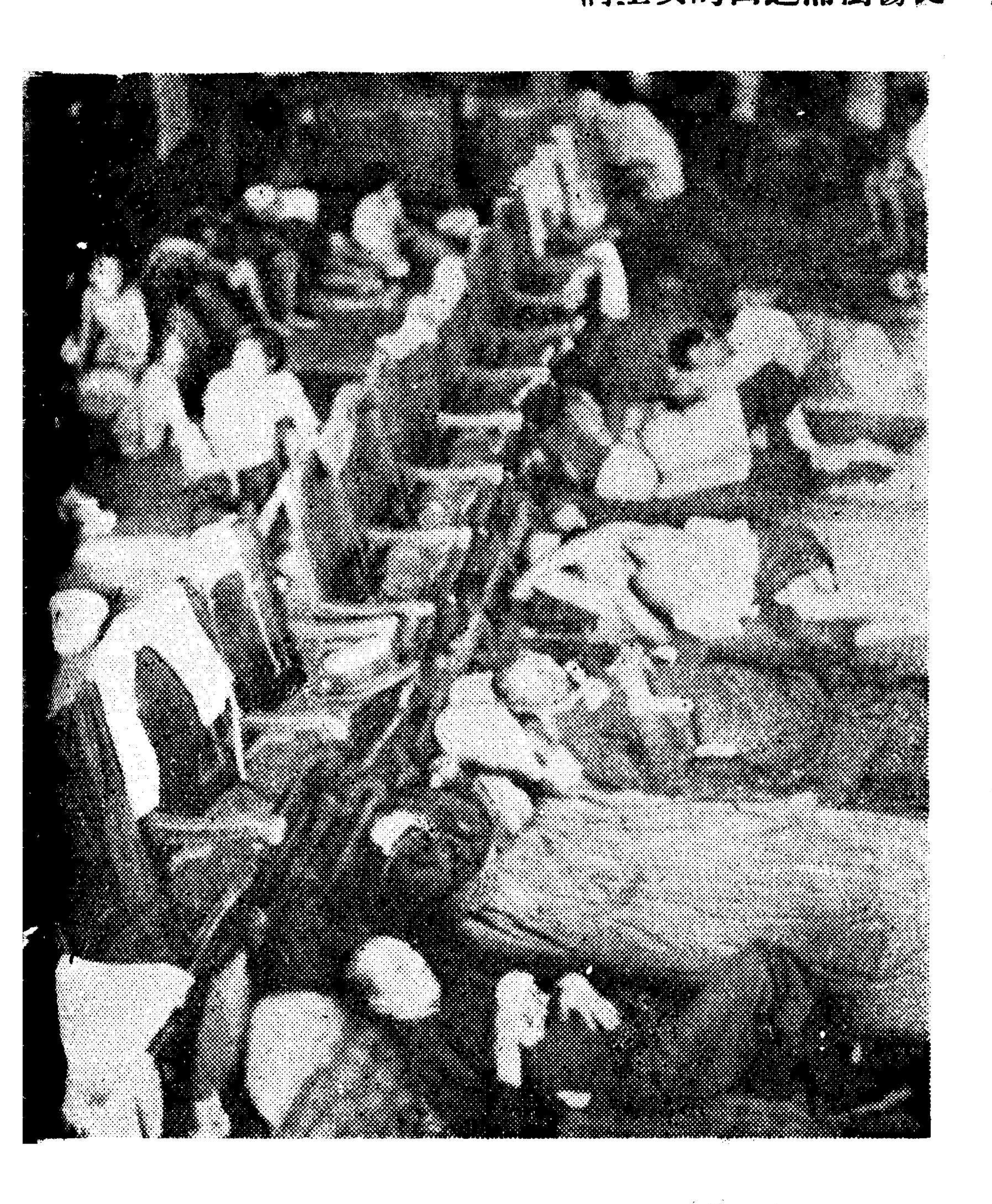
東交民巷只留一小門由美兵把守 ⇧

東交民巷各國商店皆已閉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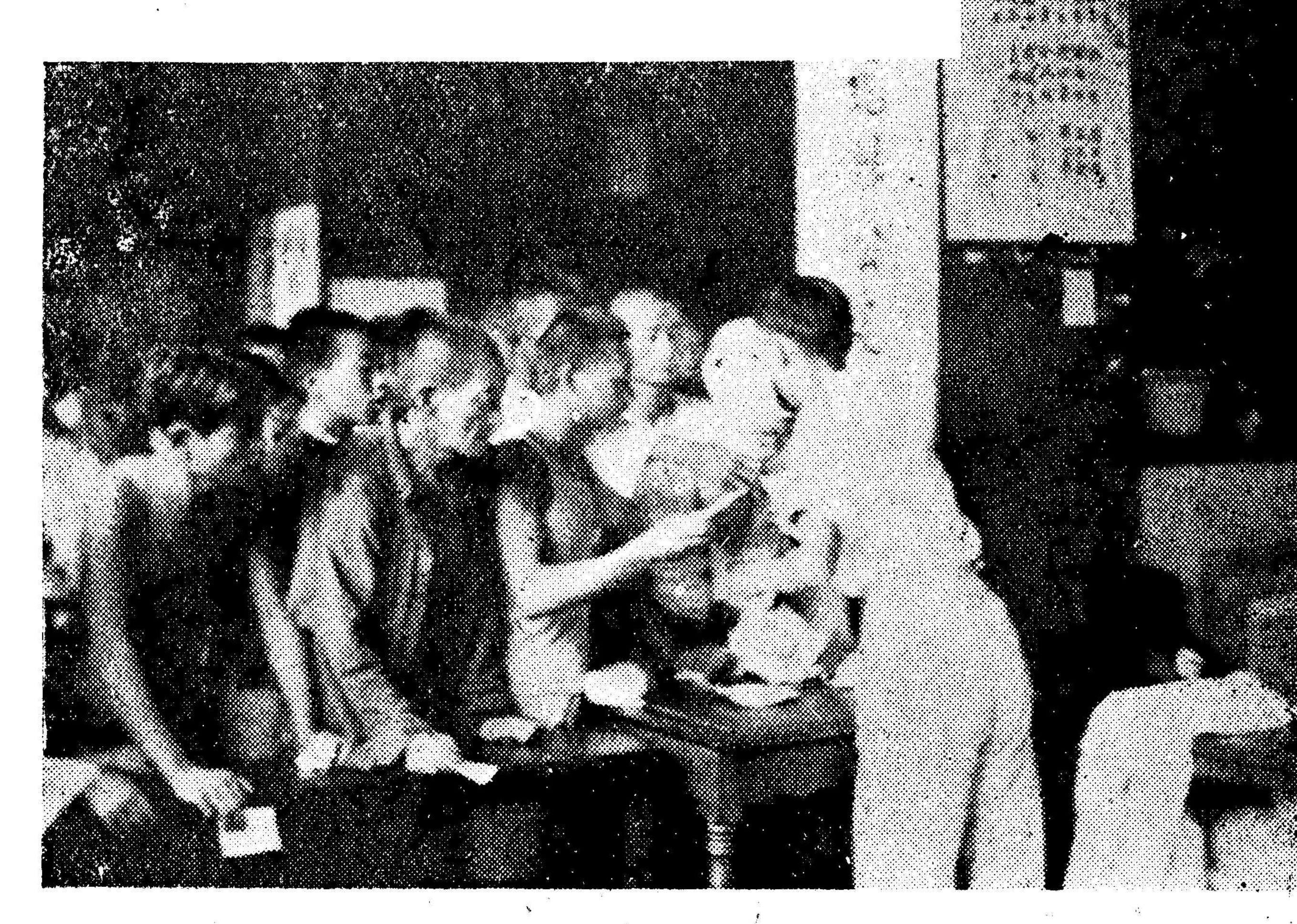
傷兵與難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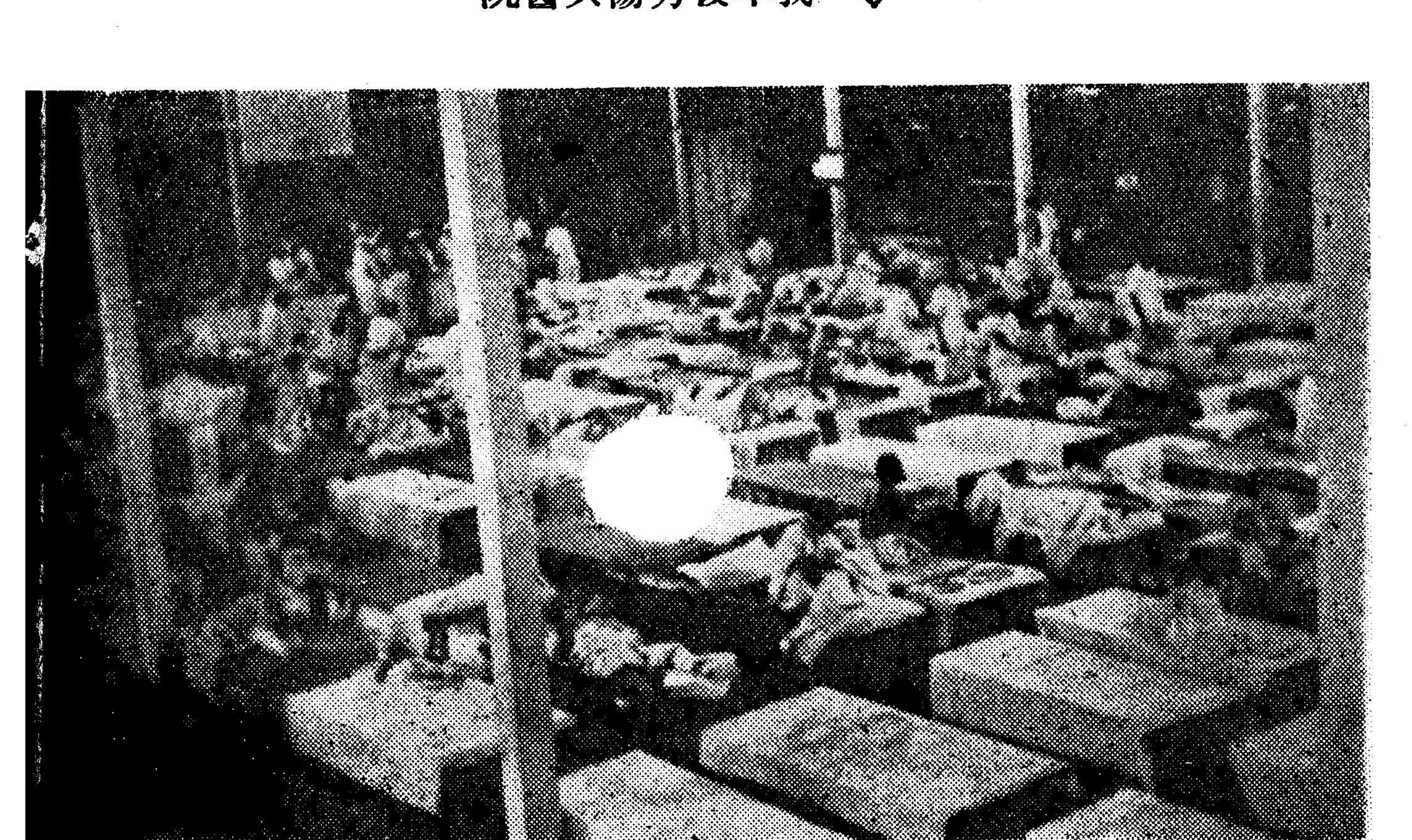
從楊樹浦逃出的女工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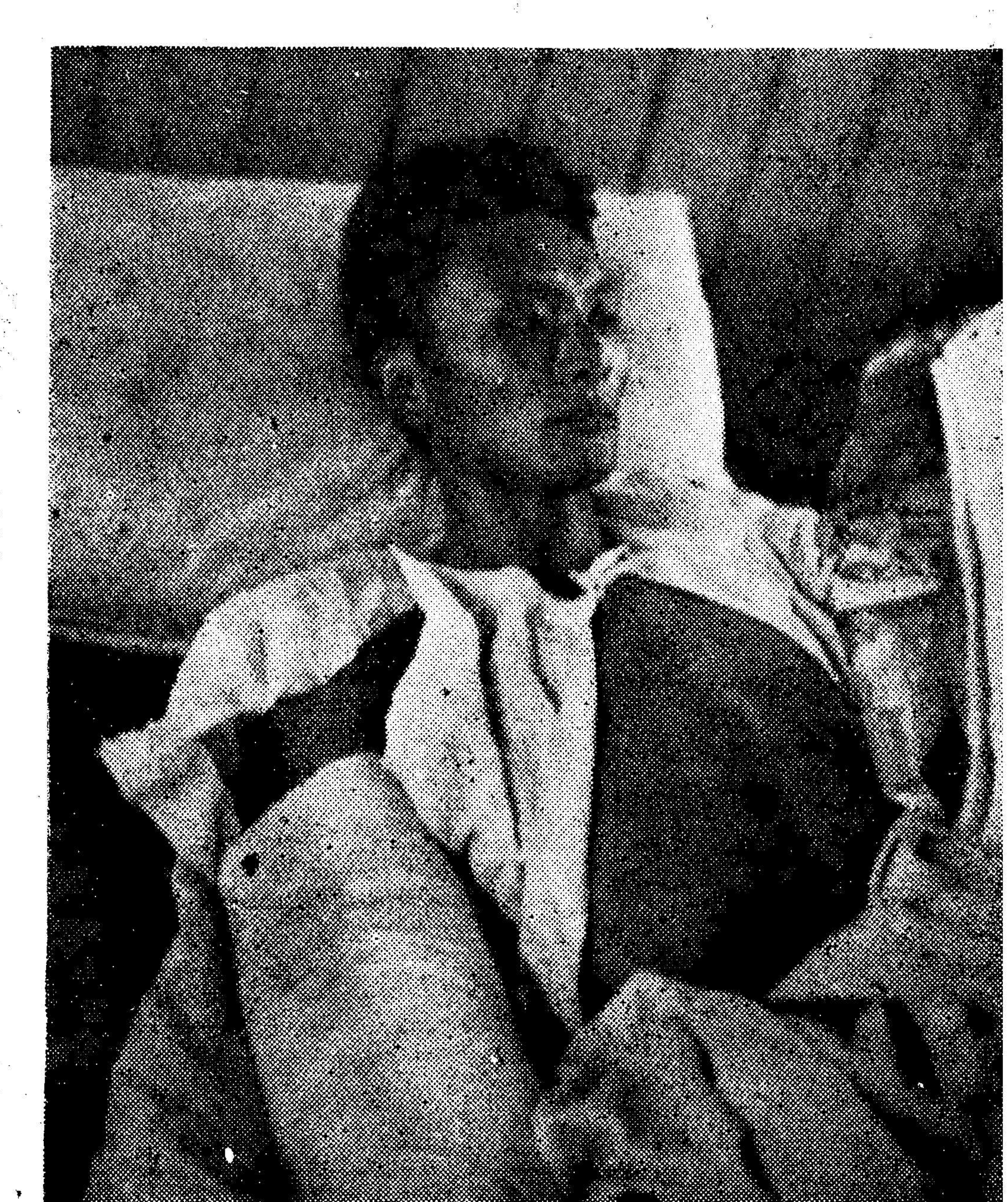
第一難民收容所之養病室



第一難民收容所難民領取衣服之情形



我軍後方傷兵醫院



受傷之戰士

東亞大時代

王芸生

東亞大時代降臨了，我們應該用十足的勇氣去迎接它。

中華民族在東亞大陸上峙立了五千年，從西北角上發腳，東出海表，西入朔漠，南臨粵澳，開疆一千一百一十七萬餘平方公里，人口蕃衍四億五千萬衆。這個大族，在五千年的壽命歷程上，披荊斬棘，提携落後的民族，給人類創造一片文化的產業。就中日兩民族的關係說，已有兩千年的文化因緣。自秦漢以降，中歷晉魏六朝，代有往還，至唐而往來益密。凡東瀛的典章文物，政治學術，宗教禮俗，以至人生日用之資，幾乎無一不取法於中國。自宋迄明，關係雖已不如唐代的密切；然明亡之後，尙有朱舜水先生講學東邦，給日本樹立下近二百年來的文化根基。在這兩千年來的悠長歷史中，中國對于日本總算盡了一個文化宗邦應盡的義務；在種族上也有深厚的血緣，在現代日本人中，恐怕就有不少中國祖先的裔孫。中國對於日本放了這許多債，她是怎樣的報答我們呢？好！遠的不說，單就近六年來的情形看，佔我們四省多土地，奴我們三千多萬的同胞，最近又藉端毀滅我們文化故都的北平及商業重鎭的天津。狂燒虐殺，滅絕人性，更殘酷毒辣的摧毀我們的文化機關。中國人要知道！日本就是這樣的報答我們！現在他的報答手段又光顧到上海。在八一三滬戰爆發的前兩天，日方海軍發表聲明，謂將『採取獨自的行動，以啓中國之蒙』。哈哈！這話眞有味，我們這個以禮義立國的老中國眞該入一入嶄新的强盜學塾了！謝謝你！我們已念懂這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一課了，便是——强盜來打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打强盜，且必須把他打疼！

在近代史上，中國在世界的大局面中，不斷的被迫對外作戰，但從尼布楚之戰算起到九一八事變，一共八次對外作戰，並無一次是全國的對外戰爭。(參閱拙著「第一次全國對外戰爭」本月十九日大公報社評)就兩千年來的中日關係史上看，這兩個民族也從未發生過全面戰爭。秦漢時代，日本對於中國也只是嚮化中國文化的夷狄之一種，根本不成敵體；其後漢學浸遍東瀛，根本用不着刀兵；元朝忽必烈東征，打到日本國內，那是蒙古人的事；明朝倭寇之亂，只是流寇性質；豐臣秀吉征朝鮮，明雖動兵，也只是一鬪

之事；降及清季，日本吞琉球，攫台灣，均未演成大事，直至甲午朝鮮之爭纔爆發了中日兩國的第一次戰爭。那次事，中國方面參戰的只有北洋一隅，算不得全國對外戰爭。其後，庚子事變日本軍隊到了中國的首都，甲辰之役日本在我們的東三省同帝俄開戰，歐戰期間日本攻掠山東，都是枝節片斷，根本不成爲戰爭。九一八的事情，佔土奴民，就外來的條件講，已充分可以構成戰爭了，但是我們忍耐屈辱，以至於今。不抵抗，假抵抗，半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這五六年的經過中，就未會有過一個戰爭的局面。現在情形不同了。我們在六年的忍耐中，在精神上人們增厚了國家意識，國家成功了一個統一的局面，在物質上也多少儲蓄了一些力量；隣人如必不許我們走和平建國的路，用强盜的故技，妄想割斷我們的生命，那我們便只有整個的拚了！在這條路上，必然的是中日的全面戰爭。

我不是絕對主戰的人，對於兩國政治家把中日現局導演到現在地步的歷史功罪，也不願作過早的批評。但是，舉目北望，我的家鄉已給强盜的火焰燒掉，我所關切的親族朋友沒有存亡的消息；現在這把强盜的火焰又燒到我的身邊。當我握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機影砲聲和烟焰便交織在我的眼前耳旁。我現在的心情，對于愚蠢敵人惟有憐憫，因爲他們是被魔鬼驅策着來中國送死的；對於我們的英勇戰士痛切感謝，因爲他們是在給中華民族盡着殺敵保種的大使命；對於自己深覺榮幸，這樣一個無拳無勇的人居然有機會作大時代火焰的燃料！

昨天的東京路透電說，「日政府今後將視中日的衝突爲中日偶發事件。」日本政府的狡獪令人可笑可氣，我們要認定這是戰爭，絕不是什麼「衝突」或「偶發事件」。現在我們應該把駐東京的使節撤回了；我們不能一面對敵人拚命一面讓我們的國家代表受敵人的嘲弄。大時代既已降臨，我們便應該勇敢的迎上去，不可閃躲！

猶記得去年冬我與一位日本外交界的人物談起中日問題，我鄭重對他說：

『在過去數十年中，中國與日本的關係，眞壞過，也眞好過；但無論好或壞，都是整個的日本對付部分的中國。如甲午之戰，那是壞的時候。名義上雖是中日戰爭，實際却是日本和李鴻章一個人打仗，從地域上說，也只是日本對北洋開戰。中日兩國雖正式宣戰，北洋以外的中國實際並未參加，北洋以外的負責者，內如內閣軍機，外至封疆大吏，事實上差不多都在看李鴻章一個人的笑話。又如民國六七年的段內閣，和日本辦了許多旁人所未辦過的事，那可算是好的時候。

但段政府所做的事，也只能代表段政府一系的勢力，與國民全體簡直的不相干。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中國國民已眞正認識國家統一對於民族獨立生存的需要，而努力向統一程途前進。這種努力，現在已有相當的成績表現了。希望日本人士注意，中國這種努力將直接影響今後的中日關係。今後的中日關係，不是整個的好，便是整個的壞。以前那種好壞皆不澈底的情形將要過去了。以後的中日歷史一定是另外一個寫法了。」

現在就到了整個壞的時候了。邦交壞到極點惟有打仗，打倒了日本軍閥，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纔可以和日本國民握手，恢復兩千年來的深厚舊交，出現一個中日兩大民族整個好的局面。

大時代來了，中國要努力做這大時代的主人。這將是東亞歷史的空前一章。現在是東亞大時代的起點，爲了我們祖宗的光榮，爲了我們子孫的幸福，要獻身給這個大時代，都要獻身給這個大時代，都要朝着這個大時代的火焰前進，我們甘願做這火焰的燃料，以延續我們中華民族的光榮！東亞大時代降臨了，我們應該用十足的勇氣去迎接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于上海砲聲中

戰況彙報

自廿六年八月十八日起
至廿六年八月廿一日止

十八日　星期三

△我中路軍向華德路挺進
△楊樹浦裕豐大康紗廠敵肅清
△敵援軍擬在高橋登陸被擊退
△蔣委員長派大員抵滬勞軍

十九日　星期四

△我軍攻佔滙山碼頭
△浦東敵殘部被我擊敗
△敵機兩度襲京未逞
△我通知各國使舘將外艦駛離敵艦五海里
△國府公布管理戰時糧食
△津浦線我軍逼近楊柳青
△平朝陽門發現我便衣隊

二十日　星期五

△我軍右翼前線抵裏虹橋
△虹口發生大火
△浦東日華紗廠焚燬
△滬擊落日機二架
△敵機又襲江陰廣德
△平漢線長辛店南發生激戰
△美旅艦中一炮彈死一人

二十一日　星期六

△我軍攻入北四川路
△浦東有激戰
△敵機又襲京擊落一架
△近衛聲明將長期戰爭
△察北我軍圍攻張北

本期要目

我歸自一個瘋狂國家

唐魚

七月五日，在朋友家中閒談政局，眉頭皺了一個時辰，結論是日本不可久留，華北怕今明年總得爆發火山口。隔一天，火山口便眞的爆發了；誰都沒留神來得這樣早。但仔細捉摸，戴上日本的眼鏡瞭望一下，才知道不早，是正是時候。日本人的政治是賭棍的政治，一面混橫不講理，一面把世界當個大賭台子，縱覽全局，看是機會就不會放過。生怕下一方牌九中國莊家就會翻運氣，再看蘇聯英美都袖手拿不出錢的時候，那還不給他個孤注一擲捨命砸一下莊！

七月二十離的日本，東京熱鬧的鬼把戲只看了兩個星期。各報紙噴雲吐霧，號外一天發兩三次。蘆溝橋的事幾日間就宣傳成了得舉國一致的大戰事；但事情是怎麼起的，爲什麼起的，報上從來一字沒有提。就聽一句句在那兒喊北支駐屯軍受了欺侮，支那不誠意，得打倒排日，取締叛逆，那語調中華北就是日本的土地，支那人作了亂。接着就是和平條約成了，成了又爲支那人食言了，食言了又成了，又食言了。皇軍勝利，兵士傷二名死一名，而支那叛軍死傷數百。看日本報紙的戰報如看封神演義。但圍着戰報作許多無稽的宣傳，什麼平津各地日鮮人如何遭遇慘殺蹂躪，支那政府如何想借刀殺人等，而新聞全力則灌注於謀劃一個狡猾的地方解決。他們算認定了華北與中國無關；因爲只有用這慣技才不必操刀見血，才有青山在肘，探手可得之妙。他們把戲法看得太容易哄小孩子。

於是乎東京熱鬧了，熱鬧得很糊塗。一般人那能弄得淸中國的政局，官員，軍長，地勢？有個大學生竟問二十九軍是不是二十九個師團的兵，因爲十五六號的報紙上大標題寫過中國動員了二百七十萬軍隊。爲了這個標題，我房東家一個二十歲的年青用人很惱喪地對我說：這下子日本兵完了，二百七十萬！日本駐在滿洲的怕只不上十萬人。東京人在糊塗的熱鬧中只知道要打仗了。所以陸軍省先定了地點任人去解囊輸將。於是有人捐了，報上發表的數目很大。連松竹少女歌舞團要大腿戲的都由主班親到，照出像片登載報紙——以作活廣告。我走的前三天熱鬧中出現了煞風景事，因爲各處在指定的地點插了旗子徵兵。各車站送出征兵士的人一簇簇的，很多，但走的和送的臉上都很憂悒，還啞着喉嚨流着汗唱軍歌。那些天見了他們學界的人，都還假意慰問。

此次事變起後，見了日本人，臉上反而頗覺光榮，因爲他們問起來，我總回答：這次中國一定抗戰的，絕無猶豫。回想與西安事變時的那些天，低着頭悶在屋裏，不好意思見日本人時大不相同。

親戚得被徵，早晚嘮叨：『打什麼仗，政府簡直是發瘋』；而且愁手中一點股票該如何處置。老太太總念道物價飛長了，日子一天天難過，一旦眞打起來，吃飯更難。老頭兒有五十幾歲，雕刻家，指着雕木神像吃飯的，很有點知識，聽那議論是個理想的和平論者。我動身前十天之內，聽

我們那房東老夫妻很憂愁自己雖無兒子，但三個年青的獨許多人民對出兵抱怨的話。有個朋友僱的搬運行李的苦力，他說在我們走後十天他們也得隨軍到天津去。滿口粗話亂罵，說他在東京推個木車給人搬行李也有幾年了，生活雖苦，還可以一家餬口，這一出去送了命，太太除了當三等妓女以外別無生計。和中國廚子合夥開飯館的那老板更急，愁這一散伙就無計可施了，東洋文庫的幾個熟識的敎授們也都表示惋惜，是惋惜北平城怕成爲一片焦土。有一位敎授是中國崇拜者，一切是中國的都以爲是好的。也大罵軍部說：「我們把中國文化當寶貝在研究，他們把中國文化當糞土在蹂躪」。我動身頭一天，有個研究美術史的研究院學生給我送行吃飯，滿口的惋惜怕北平給槍砲毀掉，因爲他總想去一趟總不得機會。最後一句話使我們很不高興，他說：「北平即便毀，也等我看一下那兒一切的東西之後再毀才好」。我不客氣道：「貴國人要想研究世界文明，先得叫文明人主持政府也有希望。」

據我所觀測，日本一般老百姓是厭惡戰爭的。戰爭一起，出金錢出人力是民衆，賣命是他們，但好處他們得不到。自馬場藏相當初給軍部說出了龐大預算以後，全國報紙在報怨物價的高昂和平民的困苦。直到事變之後我走時，穩健的新聞紙依然在注重這問題。幾天前華北軍費在國會通過後，一般民情之不安，敢怒而不敢言的積忿想更會加厲。一般人民和平時種地的種地，作小買賣的作小買賣，在畸形的資本主義壓迫之下不敢言語，僅是糊口，苟且過幾天平安日子，即便苦，平安總是好的。戰爭一起，不僅平安不易，糊口更難。然而軍部一天擎着刀刃逼迫上來時，小民除了流淚送命外也無辦法。

直接得負軍費負擔的是資本家，財閥，實業界人。他們是最主對華和平好行其經濟侵略。這般經濟侵略者和軍部的政治土地侵略者兩相對立已不止一日。二二六事件後，擁出來的軍部傀儡內閣，要給軍部籌錢，馬場藏相到關西活動，吃了這般買賣人一個很大的釘子。吃了釘子就下台了，各政黨是和軍部爲難的。等佐藤外相發表和平論時，全國一致鼓掌，然而得罪了軍人。政黨是主張穩健些的，不管那一黨。去年冬天國會中聽說辯論得很利害。政黨說：「和中國打仗不妥，最初一年也許日本勝利，但支持一久日本必敗，一定是肝腦塗地，等於自殺，不如保持利平，開發滿洲。」軍部反對：「有中國就無日本！打中國以早打爲妥，方可致之死命；不然等三年以後，想打也不能打的時候，日本就完了，也等於自殺。」這話我聞自一個台灣新民報的主筆蔡氏。政府到今日，在日本已是末路，發言輕如鴻毛，但可以表現一般人民的輿論。林內閣的重選國會，以爲軍部或許可以有一線希望，但結果不但適得其反，並且社會大衆黨反而扶搖直上。社會大衆黨是最主和平的理想理論家，他們愛民如子，反對戰爭直是宗敎。二二六事件後不久，有一次吃飯和社大黨領袖的安部磯雄同席，席間有幾個社大黨的議員，有日本婦女協會會長植村女士，有岩波文庫的岩波先生，有清華大學的錢稻孫先生。那天的日本人都輪流演說，個個大罵軍部，尤以岩波爲最甚。他們之罵軍部，是出自眞心，

決非因爲有兩個中國人在座。

據說天皇主張和平，但天皇的話不値一個錢。內閣就很難說。內閣是軍部的傀儡。內閣台上的人，甜酸苦辣是很够一受的。自九一八後，日本的政治早漸漸成了個尾大不掉之局。大兵駐屯滿洲，這關東軍成了國家的功臣，他們這輩少壯軍人爭功比勇，夢想大亞細亞主義，一個個昏頭昏腦，以舉刀宰割中國爲天賦責任，滿腹忠勇之氣，表示忠勇的方法就是多得土地，反抗赤化，大有不吞盡中國打敗蘇俄誓不爲人之槪。並且以爲貫澈這主張，死於沙塲是無上的光榮，良心上不僅對得住國家皇帝，並且才算完成了大和男兒的道德責任。他們非常意識地認爲他們有一套時代的使命。讀者不要以爲這些話荒唐，要知道日本人頭腦本來簡單，軍人更簡單，再加上年靑，簡直是「浪漫」。然而，作這浪漫夢的人因其有系統的理想，所以很有力量，反而不貪生不怕死，敢作敢爲。他們以爲旣便自己犧牲了，弟兄子孫們仍可以來繼續他完成這大事業。這套玩藝兒，實在說起來就是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日本軍部之所以有力能按住一切，不僅因爲刀槍在軍人手裏，更因爲軍中流蕩着這樣一種空氣，思想，精神，信仰，魄力。這般少年將校旣有如此主張與信仰，當然要想早日成功，因欲成功也便要爭功，生怕不多事。他們討厭元老重臣的穩健，便不聽他們的話，自己任意在外惹事以冀僥倖而建些功。元老重臣壓制他們，二二六事件就動手殺了幾個。內閣穩健，就不許穩健的人組閣。他們在外惹了事，軍部不能不承認，內閣不能不爲他們趕辦外交。於是形勢成爲內閣不敢惹軍部，得跟着軍部作夫役；中央軍部管不了關東軍，得給他們來善後。綏遠的事就是很好的一例，關東軍出了兵，軍部壓不住，內閣人員更得跟着吃苦。關東軍幾年來用此方法建了不少的大功，這回華北駐屯軍也便學着來一下，於是平津失陷了。內閣人員本意是『幹可幹，慢點來，』然而軍人等不及，幹了，內閣各大臣只好苦笑，穿起大禮服來，在背後跟着走，安慰老百姓，對政黨，找資本家借錢，向外國人遮掩，『別叫人家笑我們不是一家人，混孩子闖了禍得父母收拾。』內閣若怨軍部，軍部也只能答以無法，因爲少壯軍人勢力已成，稍穩健的林首相管束不住，更穩健的宇垣大將不但不能組閣，並且痛恨軍紀無法管束，，拋了大將的帽子。

日本重重的勢力和種種的情形使得國中八方矛盾，國論不能統一。有許多年老有知識的，爲這國論的不統一而苦惱着。特別是相信憲政的人，以爲近衛出馬，是日本政局走到最後關頭了，再進一步就是搗碎國會而返回江戶年間的將軍府政治，那時日本一切會不堪設想。這一步很可怕，等於說是個大的社會革命，那時社會只分兩個階級，上爲軍人，下爲奴隸。目下日本全國各界就是在那兒掙扎對付，想叫他無論如何別走向這一步。

日本社會之所以弄到今日這種情形，並不希奇。日本本是個沒有文化的國家。當初在草昧未開的野蠻時代，初接收了隋唐的文化之後，他把我們好的壞的都學了去，作成奈良平安幾百年很古怪畸形的日本。但他們楞學終學不來，結果京都雖富麗旖旎，政令不出國門，全日本就在混亂的沉霧之中形成封建社會，總領於鎌倉幕府。自此至江戶八百年，日本人始終是在日本式的「武士」治理之下。十九世紀中葉，西洋人來了，他們學些皮毛，做憲政，談自由，但不

過是鏡花水月，日本人的奴隸性與封建性終不能消滅。今日新式軍人的靈魂依然是八百年來的封建的武士道。日本人根性如此，所以無藝術，無文學，無思想，無文化，只認得倒豎雙眉要一把鋼刀。這樣人你希望他有理性無異於緣木求魚，登山探珠。對付沒理性的人，只有用非理性的方法。

我們明瞭了日本的社會國情及其弱點，就知道目下對付日本的方法只有戰爭。然而他們國論不統一，內部矛盾種種在互相衝突；他們打仗沒有錢；他們滿洲的投資還沒得利息；他們的工廠却仍在資本家手中，要想把全部工廠化爲軍需用尚需三年。他們要預備長久的戰爭，必需戰前國內有一個社會革命，一手按下資本家實業家財閥政黨人民，叫他們一切都揚不起頭來才成；但這步工作很不易，所以，戰爭起後，我們只要能維持得久，不惜沿海的犧牲，不惜舉國人民吃苦，一年下來，日本不但國家政府要破產，怕他內部便會發生種種的分裂。只要維持到日本人民對於軍部信仰更進一步的搖動，兵士們（都是老百姓出身）一厭戰，戰爭的勝利就是我們的了，何況日本兵士都沒有作戰的經驗，國際局勢將來一定會與我方有利益；而且他們出師無名，正義在我們手裏呢。

然而，中國人也有可擔心處，就是，這長久的戰爭中國人忍得來不？忍得來，是我們民族眞正的復興之日；忍不來，亡國。歸國以後很悲觀，只聽見抗戰的口號而不備戰，有錢的人藏藏躲躲，買外匯，租界避難。大家却把身家放在心裏，國家放在背後。事到如今，大家向不負國家負擔的人也得起來負一負了，如果不甘心亡國亡種的話，大家都得作點事，能拿槍桿的拿槍桿，能到內地的在老百姓面前仔細講講。戰爭一起，責任不能全推給政府，每個活着的人都有責任。我們只要吃苦忍上三年，勝利便會是我們的；那時中國會成個新中國，我們也可以作個新中國人，能抬頭對着世界和四千年的祖宗笑一笑，說中國人沒有亡國。

古城最後的一瞥

魯悅明

編者按：平津淪陷後，許多朋友連家信都盼不到，更無論文稿了。然而昨天我們竟收到了這樣一封打了北平印戳的信，是八月三號發出的，按日子和路線計算，這封可貴的信一定曾旅行了一片爲敵人砲火轟炸成灰的地方也許還經過幾個漢奸「檢查員」的手，但它居然原封寄到這裏了。望了這水漬的封皮，我們撫摸它，珍惜它，同時，也替那位作者担心了，想想王公敢先生在津的遭際，這担心也並非神經過敏。

一、時局掀開之前日

在密雲不雨的時局中，鴨蛋黃飛機撒下了雪片似的傳單

，上面寫着「脫離兇狠的二十九軍，斷絕他們後方，是華北老百姓們一致的希望，並且最少限度的義務！」這種非中國文的句子，足以表示時局已到最後關頭，不久就要展開。

果然，七月二十七日晚二十九軍宋哲元便發出表明「態度」的電報。這裏面是把「經過事實，掬誠奉聞」，他簡明地報告着七月七日夜，日軍突向我盧溝橋駐軍襲擊，我軍守土有責，不得不正當防禦，十一日雙方協議撤兵恢復和平，不料於二十一日砲擊我宛平縣城及長辛店駐軍，於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駐軍猛烈攻擊，繼以飛機大砲肆行轟炸，於二十六日晚又襲擊我廣安門駐軍，二十七日早三時，又圍攻我通縣駐軍，進逼北平。遲延復遲延，盧溝橋事變後的第二十一日，守土的領袖，才知道了「國家存亡，千鈞一髮」，才聲稱「盡力防禦」。

在這「態度」表明的一日，（當日市民並未知道）古城的空氣，已有相當嚴重。早晨，北寧平漢兩站徘徊着不少「行不得也」的旅客，該日客貨車已完全不通，平津，平保，平京，各長途電話之各路線均中斷。城門及各衙要路口，又將前撤去的沙袋恢復舊觀，清潔夫們這天大忙碌，多少麻袋中都裝滿拉圾作沙堆，西單東單，西四東四，都有了武裝的士兵，在各城門口，還有許多兄弟換穿了警察的衣裳，在加緊警備着。城門除前門外，多未開啓，特別是地當要衝的廣安門及宣武門外，在下午一時許的微陰中竟宣佈戒嚴。

過去北京政府時代稱爲太上政府的「東交民巷」，也在戒備森嚴，呈戰時狀態，各自劃分地界，由各國兵營派人把守。我巡視一週，見東口係由美兵把守，西口由法兵把守，中間由意兵巡邏，御河橋西爲英兵把守，台基廠則由日兵把守。這羣黃種弟兄以有戰意之眼神注視我通過，顯出此同文同種間之鴻溝日趨深沉。旭日旗在黯雲中，微微舒展，兩國之未來關係實在飄忽與盪漾之中。

到崇文門大街，這一帶有國際性的商店，各把富於保護色的旗幟懸掛出來，五顏六色，宛如國旗展覽，偶然過一二個白色僑民，也都匆匆即行消滅，聽說使館已有命令發出，叫僑民集中使館。

薄暮時，天微雨，各方築砂工程多在進行，二十九軍之刀影在陰影中閃爍，晚報上之大標題爲：

「最後關頭之今明日！」

二、一天的歡欣

二十八日晨，天沒亮，砲聲已逼近北平，隆隆聲中佐以輕機關槍聲，鐵鳥亦在空中開始盤旋，全市開始作着輕微的亂動，這是盧溝橋事變後，市民首次受到最大的刺激。人心惶慌中，「號外」滿街飛，老宋的態度很顯明，失掉了幽閒的人們，曉得今後是要準備着來打發一些緊張的日子了

號外滿街飛，捷音頻頻，甚至廣播電台也隨時以鄭重聲音報告着一本台確訊：豐台及廊坊已經克復」。下午，我又在北京大學的狂歡人叢中，聽到「通州又被我們克復了」，到處所見，都是一幅笑臉。

在喜揚揚地氛圍裏，我懷着興奮的心情踏遍全市。神聖的民族戰爭的「勝利」是發生了預企不到的波瀾。沒有一個警察能夠安然地立在崗位上，四周包圍着人羣大家說說笑笑，沒有了隔閡。爲了工事，米店也不會有絲毫靳吝，便欣然地交出麻袋。當街的牆上，重疊地貼着號外，讓大家喜歡一下，「中國也有了翻身的日子了」。

王府井大街沒有了繁華，便衣隊的一度驚惶過後，伴着我的孤影在漫步的只有一些小傳單在翻滾。環繞着東交民巷的大街上都掘着丈深的溝是預備某國人若是從東交民巷的兵營裏衝出來，我們沙堆後的武士隨時隨地都能給他們當頭鋪棒。

通過東單牌樓時，新鋪了沙的馬道中的日兵營在靜寂中，僅見堡壘的垛口後，有些人影，這時，突有一駕怪飛機從南天飛來，繞城數遭之後，竟在東交民巷的上空翺翔起來，市民大半疑心這是南京派來的鐵鳥，可是這鐵鳥竟低飛到日兵兵營投下了一個並不爆炸的鐵筒便走了。

前門的三座大門，只開着最西面的一扇，那一帶的行人路上很擁擠，這裏，沒有一家商店在營業，沒有一家的人們關在家裏。人叢中有幾個西方同業正在拍照，名記者 Snow 也攜着一位穿夏布大衫的隨從在內。我很艷羨他們特有着的自由，方才在西單大街，爲了拍照曾受了一度拘留，不由得感到異國人超於本國人的優越和特殊。

城外，一路上都能遇到換防回來，零星走着的弟兄。醬色的臉，混着泥的軍服，表示出他們是在如何的浴血戰中供獻了全副精力。各外城的城門口，都有大批慰勞人，市民貢獻西瓜，學生們有慰勞團在唱歌，鼓掌。我們士兵全不曾習慣於這樣的待遇。他們忸怩着，但又是很興奮地報告着前方戰況：

「前方那能看得見人，誰也看不見誰，敵人方面的砲火眞足，飛機又老是在下蛋，漫天都是摸不着邊兒的烟，個個都成了睜眼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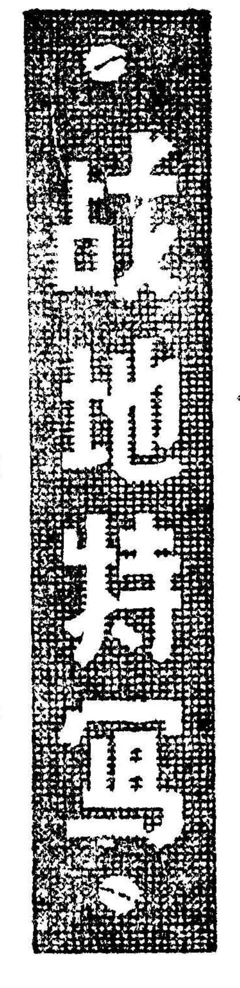
二十九軍自己承認了自己的大刀片在這種場合下失了效用。

市民對於軍隊的親切，到了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問路時，人們爭着帶路；疲倦得走不動時便有人替他們僱車。在中山公園前，有人不單替他們僱上車，還一壁向他們作揖致敬。這兩個士兵慘笑的告人說：「一連人就剩了我們倆——」有些年紀在半百以上的人們還能追憶着庚子時代的投降姿態，他們頻頻說「到底民氣不同了」！

同時，六國飯店，利通飯店，華安飯店在保護旗下，宣告客滿，擁擠到一部份人只能在鐵柵門裏的小院子裏，坐在自己的包裹上聽砲聲，可是也不時地傳來樓上的馬將牌聲作伴奏。西城法國教堂裏的營業也極好，房價每小間日需三十元，走廊一般，也要十五元，有資產者爲了資產甘心忍受虐待。

近晚，砲聲逼進城根，越聽越近，但人心都想着「勝利」依然不會感到什麼恐惶，一個黃包車夫很自信地告訴我說——「這就是我們的砲，一砲打死一百小日本！」

八月二日，北平



滬戰形勢鳥瞰

我受一二八教訓

戰術佔絕對優勢

七月七日盧溝橋之烽火既燃，全國的民族抗戰之鼓角乃起，敵軍於攻佔平津後，更分路侵略津浦·平漢·平綏之軍，均已被迫應戰，敵被我三面包圍，此種形勢，與上海現情頗多相似。公共租界北區，如扇之柄，敵固久已作爲根據，閘北·吳淞·浦東之線，如扇之緣，敵又企圖以爲放射式的侵擾之的。南北地形，如出一轍。上海抗戰之幕既揭，戰場逐漸擴大，江浙京贛諸地，又已淪爲空戰漩渦，青島閩粵，敵復劍拔弩張，一觸即發，北起長城，以至南海，戰線之長，凡七千餘公里，數十年來東亞兩大民族間之一切糾紛，已至最後之清算時矣。

記者曾受一·二八日軍之荼苦，今又留居上海，目睹敵人肆虐，舊恨新創，併爲巨痛，懲前毖後，敢貢愚知。試舉五年前之滬戰，以證今日必勝之勢，操之在我，再就連日戰場目擊，述其輪廓，以供讀者諸君之參考。

一·當一二八之戰，敵初揚言四小時內儘可解決我軍，及遭我十九路軍及第五軍之英勇抵抗，共歷一千零四小時，我軍猶自沉着固守於第二道防線，僅持輕兵器之軍隊，已能發揮如此威力，何況時逾五年，我之銳氣已成，又當敵力分散之敵，其勢何難可知。再據軍學專家於一·二八戰事之批評，敵軍有六優點：（一）兵器精良，（二）迂迴包圍，（三）聯絡確實，（四）不輕突進，（五）收容迅速，（六）射手優良，今都不能單獨存在。舉試（一）項，當一二八時，敵機轟炸我僅少數高射砲應戰，現在我亦有堅強之空軍，攻守咸宜，新式槍砲，應有盡有矣，再舉（二）項，敵何嘗不師法野村·植田·白川之故智，謀於吳淞·瀏河·楊林·七鴉諸口偷渡，但以五年之江防，當非楊林被襲時之容易，迂迴包圍之術，範圍縮至公共租界之北區，殆亦無所施展矣。再舉（三）項，專家讚美之詞，係指敵兵前進，多帶電話機與後方聯絡，陣中動作，均用手旗輔助之兩事，此種小節，我已能之。再舉（四）項，我現本持久戰原則，穩扎穩打，敵欲突進恐不得焉。再舉（五）項，如欲反敗爲勝，此法固亦有效，我已立於不敗之地，即已無用，況我軍業經整理訓練，此當然之紀律，何難做到。末舉（六）項，有一顯著之例，自十四日至十八日之五日間，敵機擊落三十二架，我機損傷不滿九架，誰之射手優良，可以立見。除此而外，軍學專家所見敵軍劣點有八，無不一一存在。故就戰術觀點而言，我軍實居優勢，雖然如此，我之高級長官亦頗虛心應變，如徐參謀長語記者時，即鄭重而言，對於敵軍實力，不可估計太低，而存誇大之心，亦無須估計太高，致生畏懼之念，全軍智囊已如此審愼將事，滬戰前途，當可自信有爲矣。

外論介紹

字林西報再評告日本

這次全面戰爭的展開，其責完全在敵。我方只是「應戰」，并不「求戰」，所以世界公論，均在我方，其主因亦即在此。本市「字林西報」二十一日的社論，對日本再提出評告，茲節譯於次，以諗讀者：

「以前的『和平談話』和一切就地解決的企圖雖然已經失敗，但是世界各國政府的嚴重注意，仍然還集中在日本對於英國的上海中立建議案的態度。此項建議似已得到關係列強的贊助，日本現在有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表明她是有理智的。日本侵略華北與其在上海的一切舉動，已經不理於世界的輿論。如果日本仍然還倔強到底，那末此間駐華日本人員企圖避免日本國策的惡劣影響的企圖，勢必全功盡棄。她將要在物質和精神方面，蒙受到不能洗雪的惡名。關於此點，我們料想日本是不會一味頑梗不靈，不聽勸告的。此間日本的軍事當局，予難民逃避以便利，曾使局勢大見緩和。日本能否繼續這種政策，與華方共同維持上海租界的中立？倘能如此，日本即可一洗以無幸外僑居留地爲掩蔽物的污點。我們雖不願作惡言，但是却不能不聲明，如果東京政府不能聽從這人道的呼聲，那末日本最後在世界輿論的法庭上，必須負答辭之責，那時日本國家的威勢和聲譽，必將蒙受到重大的損失。」（敏甫）

美國的在華投資

American Investm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merce, New york guly 17, 1937

記者在戰場親聆各高級長官之語，其見解完全一致，一語蔽之，即穩扎穩打，八・一三以來，表面觀之似無突飛猛進之象，殊不知敵據虹口，有數十年之經營，雖各種商人建築，均可資為要塞，市街之戰，非同野戰一進一出，可以動輒數十百里，敵軍一線既摧，稍事轉移，又何據地以為蔭蔽，門窗戶格，盡是砲壘，我軍步步為營之戰略，實為至善之計，況敵戰事既開，求速不得，欲罷不能，拿坡侖征俄之敗，敵今又躬蹈其覆轍矣。現時我軍陣地，北起寶山路，東迄楊樹浦，租界沿邊，我固牢守，而北面之線，突進之點尤多，任何一處得手，即可將東西之敵遮斷，而施以逐個擊破也。此為租界戰區之大勢，浦東雖遭攻擊，我方駐有大軍，敵欲奪為陸軍之根據，必不可能，縱使能之，隔一黃浦，亦無裨於虹口之頹勢。吳淞以上，鎮江以下，已施封鎖，此間江防之綫，據徐參謀長之言，蓋已早有充分準備，觀於敵艦五艘十四日進襲瀏河，終不得逞，足知其言確鑿，敵既無機可乘，企圖迂廻包圍，終成泡影，將來決戰之地，必仍在虹口一區，至於南市滬西，敵不但無力進擾，且有事實上不可能者，況南市一帶，又無軍事上之價值，敵亦不致無謂犧牲，而敵機在此等處襲擊人民轟炸建築物，不過係暴露猙獰面目，使世界人士澈底認識而已。

傷兵慰問記

壯烈的戰士

謝挺宇

兩天半摸不着飯吃

受了重傷沒開水喝

八月二十日下午四點鐘左右，天上沒有半片白雲的流邊，只有鐵鳥的盤旋聲在上面響着，那時候我跟同學艾君正走到跑馬廳後面，一大片濃黑的焰烟，在外虹橋那邊昇騰上來，隨着，高射砲的白烟圈也砰砰地一個個像彩色肥皂泡似的在蔚藍的天空中播散着。人們都站立在路邊，拉長了脖子遠望，並沒有想到流彈的危險。

行行重行行，我們到了醫院。這個寶隆醫院是德國人辦的，所處的位子雖不能算是很好，但因為有那樣宏麗的洋房，我們那些忠勇的受傷戰士們能够在這裏休養幾天，也可以說盡了後方人士的一點心了。——我當時是這樣想。

我們一進醫院，看不見我們豫約在此會齊的八位同學，去問寫字間他們來過了沒有？回答是：

「我們不清楚，你自己上樓去看吧！」

一直跑到三層樓，還不知道那兒有傷兵，再下來，幸而在二層樓的梯子轉角中，碰到一位茶房，他告訴我們：哪一個房間裏亦有傷兵，你們自己去看吧。

在二層樓那一個大房間裏，有幾個受傷的和茶房正靠在窗邊看半空的烟圈。艾君說：問問他們看，現在怎麼樣了？上次醫院裏連飯碗筷子都不給，哭着叫我們再來的呢。

於是找到一位左手挾着夾板，吊着綳帶的傷兵，他滿臉發麻，精悍之氣現於眉目間，他告訴我們，他是第二師的，在攻八字橋的時候，前面兩排全犧牲了，他們是屬於補充連的，接着再衝上去，在面對面的黑夜的肉搏中，他左手受了手槍的彈傷，所以他才退下來的。

他把左手動了動，笑嘻嘻地說：

中國已吸收了大量的外國投資。近百年來，據可靠的統計，在華外資已達三十萬萬美元之鉅，（連東北數省在內。）

中美兩國間雖自十九世紀初葉即有大量貿易，但美國在華投資則開始甚遲，因為在十九世紀中，美國本身也還是一個資本輸入國。而且自從世界大戰以後，中國的經濟政治狀況又均不甚安定，實足以妨礙外資流入。雖然，據權威方面的統計，目前美國在華的直接投資仍達一萬五千五百萬美元之鉅。又中國政府的有價証券現握在美國之手者，亦達四千萬美元之多。此外，美國教士和慈善團體在華投下的費用，約為四千萬美元。總結起來，則美國在華的財政利益，其總額共達美金二萬三千五百萬元。

至於英國在華的財政利益，尤遠過於美國。其他歐洲各大國，也都曾在中國投資。因此，目前的中日新衝突發生後，自將影響多數國家的投資及商務等利益。

自從日俄戰爭結束以來，西歐及美國人士，均默認滿洲為日本未來大量投資之所；事實上日本在華投資，亦大部集中於東北。這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歐美人士對於日本佔領滿洲一舉會如此漠不關心。可是現在却不同了。最近中日新衝突發生的場所，除日本以外，其他國家（連美國在內）亦曾投放資本。不過外資在華，多集中黃河以南，尚未為日本侵略力量所及。（譯者注，原文寫於上海戰事發生前。）

總而言之，日本的企圖改變華北現狀，其影響於歐美各國，自較九一八事件為大。但是歐美各國在華的主要利益實集中於華中華南，前途形勢如何，那就要看未來的演變了。（丹楓）

「不要緊，子彈取出後，過幾天就再上前線去的。」

再問他：現在碗筷有了麼？他說碗筷醫院裏已經豫備了，不過蔬菜太壞，又少又淡，比在軍隊裏壞得多，前幾天青菜裏還有兩片肉，這兩天一點肉也沒有了，我們現在身體虛弱，想吃稍點為好點的東西，各團體最好能够送點罐頭牛肉之類來。接着他又說：

「真不願意住在醫院裏，悶都要悶死，打仗真有勁兒，東洋鬼子一見了我們就跑的！」

我們再跑到大門口，豫約的八位同學到齊了。有了公函，醫院裏派一位盧先生來招待我們，他說有五十位輕傷的已經回去了，現在還有七十五名未出院的。我們一計算慰勞品不够，就另外派一位同學去購買，一方面就由盧先生陪着我們去分送。

先走到一個小房間裏，每名傷兵送一罐頭什錦小菜（慚愧是沒有買肉類！）和兩個小蘋菓，再各自去和他們談話。

有一位像是非常老練的兵士，也是左手腕捆紮着綳帶，先是沈默着，後來就極其明朗地告訴我們：他是八十八師的，在虹口受了傷，那夜衝到他們陸戰隊司令部的前面，衝了兩次，電網都已衝毀了，雙方就拚命的肉搏，因為我方志在必得，而敵方則依要塞的建築，頑強抵抗，所以演成激烈的肉搏戰，這位兵士他已放完了子彈，同伴亦犧牲了不少，他身邊只有兩顆手溜彈，有七個敵兵衝過來想活捉他，而他的左手腕上已經中了三顆手槍彈；他瞅準他們追近時，扔過去一個手溜彈，當場死了五個！另外兩個返身就走，他再扔過去一個，那兩個也一起倒下來了。他已不能再作戰，但還忍痛揹回來一架輕機關槍和一挺自動步鎗。他說：租界裏揹不過來，纔到司令部去了。

一位女同學問他：你們前線有飯吃麼？

這句話問了兩次他才聽懂，他毫沒有怨恨的說：

「衝到那邊，我們已兩天半沒有吃飯了，前線太長，接濟不上。這不算什麼，打到那裏，我們自會找東西吃的，日本軍在白天，全靠着飛機大砲轟炸，一到黑夜就躲起來，我們一上去他們就跑，沒有飛機就殺得他們一個也回不去！」

我們離開他時，他很誠懇的說：

「你們做你們的工作，不必再來，去殺欺侮我們的，那是我們當兵人的責任。」

最後他說左手三粒子彈還沒有取出來，但是沒有傷骨頭，不久又要到前線去的。

離開他們，深深地覺得：我們這一班拿筆管的文人之無能，除了搖旗吶喊之外還能做什麼？中國魂的復興一大半是在他們身上。

盧先生帶我們到樓上去，肚子不壞的都按名分送。有許多輕傷的都在那邊談笑，收到東西時，都很有禮貌地鞠躬或行軍禮，一聽到我們是剛從日本回來的，有一個就說：

「他們也給壓迫的回來了啊！」

再轉到三層樓，第二次去買慰勞品的同學也回來了，我們就一起去。在一個小房間裏，醫生說這是重傷，不准送東西進去。我們進去一看，一下子看不出他傷在那裏，他蜷臥在那邊，右手捏在電鈴的電線上，他閉着眼好像睡着，叫了幾聲他也不哼一聲，我們就悄悄地退出來了。在對面另外一小房間外，掛着一小塊：「禁止訪問」的白牌，醫生說這也不能送東西給他的，不過進去看看他吧。我就輕聲地走進去，一個精壯的小伙計袒露着古銅色的胸脯，在一高一低地艱難地呼吸着，在下腹部蓋着一條氈子，露出半個屁股，下面壓着一個冰袋，站在他面前，看着他那種痛苦的表情，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話來問他，我只有說：

「你很痛吧！」

他喘着很厲害的氣，用聽不清的沙音告訴我：痛得要命，這個醫院不給好藥給他治，痛得受不了，子彈不知道從大腿衝出屁股，或者從後面穿過大腿，看樣子似乎損害到陰囊，他在生死的痛苦的深海裏掙扎着。他又說：來這兒已經四天了，飯不能吃，水也不能喝，為了要求水喝，他已自殺了兩次。我知道重傷的人是不能喝水的，還來不及向他解釋時，他已斷斷繼繼地問着：

「為什麼日本人這樣凶？……他要來欺侮我們……」

看他那種興奮的樣子，我想早點退出來，好讓他安靜點，可是他那雙火焰似的眼眼盯住我，使得我只得想法使他轉開話題：

「你是那裏人？」

「浙江金華人……」

「金華是好地方，那邊我有朋友……」

他不管我說的話，自己嗄着嗓子斷續地說：

「我叔叔……所以我出來……要打倒帝國主義……為什麼日本那樣凶？我們……我們……」

站在門口的女看護進來，勸他靜養，不要說話，但是他還自顧自的奮激地說着。我順便問看護：他不給吃，不給喝，身體不礙麼？

他說醫院裏給他打補針的。

我不能再停留下來，我說：「再來看你吧！」

「但是，這位壯烈的戰士，他還自個兒興奮地呢喃着。」

走出醫院時，三架敵機正望南飛過去，高射砲的烟圈聚散着。我心中埋下了苦痛而快樂的種子，這種子被四千年來中國魂的偉大的血液所浸潤着，培植着，不久，壯美結實的果子將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

——二十一，八，一九三七。——

『舊瓶子裝不得新酒』

——兼論救亡歌曲

芮中占

現在，我們面前就是一個新的戰爭。它等待我們先迎上去，撲住它，駕馭它，驅使它——一直到它載著我們從自家底土地上把敵人追逐出境外去！

因爲它是中國及世界有史來的新的戰爭，我們需要動員四萬萬人，以新的武器，新的戰術，新的政略……來應付它！

我們不將「新」與「舊」絕對對立起來，因爲孫悟空也是從石頭里跳出來的，而況人。我們絕不無中生有。但是，請看大風暴雨裏的這株大樹，新抽的枝條，新生的葉片，任它們怎樣「招風」，前俯後仰，怎樣搖撼翻弄，落下的也只是些枯黃的及被蟲豸嚙斷了葉柄的葉子。再看被吹折的帶葉的大枝，不正因爲它枯舊脆弱了麼？不是神經過敏，看它底葉子也因營養有碍而沒有別的葱綠。

「舊瓶子裝不得新酒！」而況我們要裝的是汽水——那樣眞只有「洩氣」了事！

有人看見近來的某些詩歌作者頗有掉書袋子（洋書袋子！）的「惡劣傾向」，於是請求「回到民歌小調去」，殊不知正是求錯了人。

首先，他們便是這種人：會唱京戲或者時調小曲，也會哼西洋或者電影名歌——是鬧酒宴上的貨色，「戀親同樂會」裏的材料，也正如能塡詞，射謎的不無小才，但不能幹正經的。

我們要「通俗」——這「通」字不比「通奸」那「通」字——但不能眞的「隨」了「俗」（近來有人以爲「通俗化」乃濟「大衆化」之窮，殊不知不能，「大衆化」也包括了「通俗化」這一課題）。無論「西班牙橋之戀」，墨西哥的熱花」或者「楊柳月下思夫君」，總「不合要求」——靡靡之音，「洩氣」得很。

但在「靡靡之音」外，又有一種「慷慨悲歌」，就舉這位易先生吧「只有鐵，只有血……還我河山誓把倭奴滅，醒我國魂誓把奇恥雪！風凄凄，雨泣泣，洪水禍西南，猛獸噬東北，忍不住心頭疼，抵不住心頭熱！起兮，起兮！大家團結……努力殺賊！」

原來這位又鐵又血又疼又熱的易先生是當滬戰時奉公揚州，因而能於短期內研究「皮包水，水包皮，」及處女傭人叫「連子」等，而終於以「閑話揚州」一作聞名全國的。雖說人與詩無關，也不免令人起「聞其聲如見其人」之感。

最近，又有一位郭先生在爲戰士們「祈戰死」了：「馬噴若虹，人是整肅的走向戰場，痛快的殺敵之場」，但又是「——那死之場」，而且「朋友，再喝這末一杯，臨些酒，也是奠酒。祈戰死！去了便不想活著回來。戰號響了！去，擲下你的杯！碎杯將去我的心！……」這樣地爲「朋友」「孩子」及「丈」唱三遍——別的詞句不文不白且不說，爲什麼不用也是兩個字的詞兒「丈夫」呢？難道因爲妻送「夫」太悲了哭泣得「丈」字說不出聲麼？但下面「去，擲下你的杯

事……」那一大套話倒偏能說出來。

我想這是由于一種「字眼的吝嗇」的怪癖惡癖，正如愛寫「語錄諠」者所患的一樣。那末，「戰鼓在隆隆的擊着，砲車轟轟的馳過，飛機嗡嗡的……」不是並不怕「白」麼？但這也由於貪懶，也是種吝嗇，稍用點想像力，如『「坦克」爬虫似的沈重的駛着』不使人印象清新與深刻些麼？就學識，道德，藝術……各方面說，郭先生是不當與易先生打在一流的。不過郭先生從希臘神話悲劇里取材寫過小說，也哭過文天祥等人；而易先生也「在我的詩里夾有洋文，甚至算學式，但我決不以爲這是解放，」也寫過民族英雄故事一類的「創作」；這些都太容易叫人引起聯想了。

由這點可以看出這類人底病由，是「由化文」與「新思潮」的畸形產物。不必多囉嗦，我們不是三十年前正走向帝國主義的日本—現在不是日，俄戰爭的時代，用不着什麼「新戰死。」戰場並不是「死之場」，却相反，是我們民族求自由，生存的戰場。作者似乎也不大相信自己的話，所以跟着「戰號響了！去，擲下你的杯！」那種雄氣壯歌便是「碎杯將去我的心！」既是「新」了的又何必「碎心」呢？

倘使我們全成了「古人」如史可法，文天祥乃至岳飛，中國眞也只有變成「阿比西尼亞第二。」天幸！時代早已變了，我們也根本沒有那種人民與「朝廷」！要細細批判他們，時間所不容，好在影響還不大，像只能植在霉濕地里的花草是不能活在陽光下的。

風雨悽慘，楊柳曉月，夫妻亂離思念……固然纏喋纏綿，足以亂心洩氣，那種思前慮後「三唱」的「悲歌」亦何嘗不然，而況是「去了便不想活著回來」的詛咒！更況是「鐵血凝碧，擲下頭顱，膠住倭寇的砲眼」的恫嚇！豈但洩氣，直是要人倒抽一口冷氣了。然則，聶耳底「……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不也是恐怖主義麼？

不的；因爲這些血肉是「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的。這便是一個「新的」呼聲，試問有哪個慷慨悲歌志士曾見到這個！

不是新生的，不是我們這一代人創造的，不能幫助我們在新的戰爭中！却相反，它們會阻礙我們的行進，破壞我們的情緒，搖動我們的軍心，乃至最後公開地反擊我們的勝利。

十六年的上海，該算是革命空氣較濃的了，但將「……大餅油條，脆麻花……」唱得最厲害的還是「智識份子」的學校里！本也難怪；『……Are you Sleeping Borther John……』的譜子，「鐵血派」的「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的歌詞，眞的實在太「兒戲」了！又如「馬賽歌」，有多少人想叫它載著自己底歌詞在中國「時與」起來，但結果呢？再如「桃花江是美人窩」曾有人改作「黃浦江是敵人窩」？中用麼？才唱出口黃浦江便被還原爲桃花江了！又如「微微風，吹來了日本兵，哎唷唷，濟南城」唱來唱去仍是毛毛雨！

準此，可以推測而且斷言：想利用民歌，時調，小曲，評詞……等的形式灌輸抗敵意識是會招致失敗與反效果的！

「敵人」競爭不過「美人」，「民族英雄」「青年學生愛國運動」又豈競爭得過「郎才女貌」「老夫人搖步出堂前」？愈費心力愈覺得「無補費精神」而已。

那倒不因爲寫作的技巧問題——而是根本「舊瓶不裝新酒，」要描述刀來鎗去，個人英雄是可以的，要說現在的戰爭與集團的行動可不行。木炭不能圖水彩。再說，這些東西大都脫離了它們所由發生的廣大農民階層，現在已坿著于崩落中的中層階級而完全枯萎，腐爛了！它們還比「鴛派歌曲」「恨水小說」落後得多，混身是封建思想的毒瘡爛疤，連那點假的「新派」「自由戀愛」都沒有，最多是些淫逸的思想。

來個妄談：中華民族幾乎沒有野生的，新鮮的，充滿生力的藝術，要有，那得往同漢人疏遠得等於未接觸過的蒙藏兩族里去找。苗猺什麼呀的，那些歌大槪都是從宦官或什麼落荒才子學來的五言，七字語，有些山歌，民謠簡直像「詩經」底白譯。倒是這邊的不第秀才，浪子，流氓，娼妓不以這種格調爲滿足要多來些花腔，但被他們蹂躪過了的東西還堪再用麼？

我並不是說我們「沒有遺產」，有，多很很，商朝的花瓶，出土的飯碗，銀金的馬桶盖，將來大有用場——有人諷畫兩個洋太太欣賞供著的夜壺，說是出土的名陶云云，其實洋太太是對的，有睡衣，床上有電燈，開門便是浴間，她們又不是中國學者，名流要偷夜壺去燜豬肉，自然只有將它供著欣賞。

我是說，至少在現時，不論中，外，古，今，（已在腐奴或還在苟延殘喘的）只要不是新生的，不是我們這一代人創造的，都不能幫助我們在新的戰爭中。因爲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我們需要甚麼，而去制造與運用新的武器——乾脆的，堅强的，精悍的，有爆炸力的東西。象聯合的呼號，抗戰的要求，民氣的激發，决心的謳歌……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又是急迫地需求著的，因此，留給我們的一代人的，只是毫不猶豫，直奔上新的大路。走上新路，當然還要斬荊除棘，削山平地，經些磨難的，但不在本題以內了。

變新的！就要揚棄舊的！中國人最不肯變，但也最容易變！有人說個笑話：「他不是頑固派，適才翻開花馬褂來看金錶呢。」眞的，若是俄國，德國的頑固派，怕不成天將「銅壺滴漏」背在身上嗎！說攝影是攝人魂靈的老爺們不還捧着烟袋照得若干玉照嗎？昨天大談大刀萬能論的朋友不是今朝變了唯武器論者了嗎？

從孔子起——一部「論語」只有半部不合時宜，其餘到姓劉的手裏變一下，到姓宋的又變一下，但總有個「一陳不變」就是壓倒不顧作奴隸的人們。現在孔子又投在日本與僞滿懷中，國內還有一些人與他遙相呼應。這就是火種！這個火種，要不要在燒夷彈未擲下之前消滅掉呢？

舊的總能變新的，只要不像孔子「老矣，無能爲矣」不過要澈底地變，翻一個身，不是倒自兜圈子裏。石友三不也反過來抗敵了麼？

變新的，就要揚棄舊的！孫中山先生似曾說：「日本可於二十四小時內亡中國。」這只是「一時之言」，因爲當時的確是這個情形。倘使現在我們還是那甚昏闇懦怯，他底話也仍然合事實。但如孫先生現在復活，一定也贊許全中國人「日本永不能亡中國！」這話了。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空前的偉大時代，前一個時期提出來的某些有時地性的東西一定要改過或者揚棄的。

現在是新的，仍然要變——比如地面起裂，移動陷落了，你便時時刻刻地要「變」動你底位置，而且爲趕上前面底人，你有時要「變」動途徑或方向，一定不變的是你心底眼里的目標。

是的現在又變了；前一秒鐘我還用鼻尖聽着：「經濟建設，安定……和平」，吔！立刻變了！「現在，我們一齊站住，全他們說：不能再退後了！要來只有決一死戰！要不然就是甘心作奴隸」！

短評選輯

北方的勝利

近幾天平綏線上的戰事有重大發展，南口我軍在堅守着，察北各縣先後克復。這一線的勝利關係甚大，就目前的形勢說，打通察綏的阻隔，剷除綏東的威脅，從這個基點，我們可以東窺熱河，南壓北平。敵軍在北方的戰略，是要進攻平綏線，保守平漢津浦兩線，我們在他進攻的一線上獲得勝利，自然也給他在其餘兩線上很大的影響。

南口的堅守及察北的收復，是北方大戰的勝利起點，我們還可以繼續聽到殲敵復土的消息！

（八，一九．大公報）

滬戰概勢

上海的戰事，敵方形勢日蹙，今晨消息，我軍已佔領滙山碼頭，敵軍陣地已被衝斷，是為十三日滬戰發動以來之重大勝利。就大勢論，陸上敵軍日內即可驅走，滬戰即可獲得重大結果。但是，我們不能作盡頭的推斷：因為我們的海口是敞着的，海上的敵兵可以源源而來。我們現在的戰鬪，要先把敵人的陸軍根據地取消，然後守住要點，待擊續來的敵人。

（八，二〇．大公報）

莫求國聯

倫敦路透電訊，華人方面消息，謂中國不久或將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七條訴諸國聯云。我們希望這是一種毫無根據的傳說。九一八以來的情形，已完全說明國際聯盟的無力，以及日本的絕不顧慮國際信約及正義。到現在我們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抵禦强梁，絕不可再幻想國聯的對日制裁，因而躭誤了自己的工作。

（八，二二．大公報）

理智與法軌

在對外抗戰的時候，民衆的情緒極易奮張，這是需要加以節制的。

近幾天，上海不斷發生民衆捉漢奸的事情，這自然是愛國的正當行動；但在感情衝動之下，極易誣枉無辜。譬如華安影業公司的兩位很努力的戰地攝影員昨竟被人指為漢奸，遭受逮捕，便是一例。在此非常時期，大家都應隨時制裁奸宄，但需多用理智，以免誣枉無辜，尤需尊重法軌，以免擾亂社會秩序。

（八，一八．大公報）

本刊徵稿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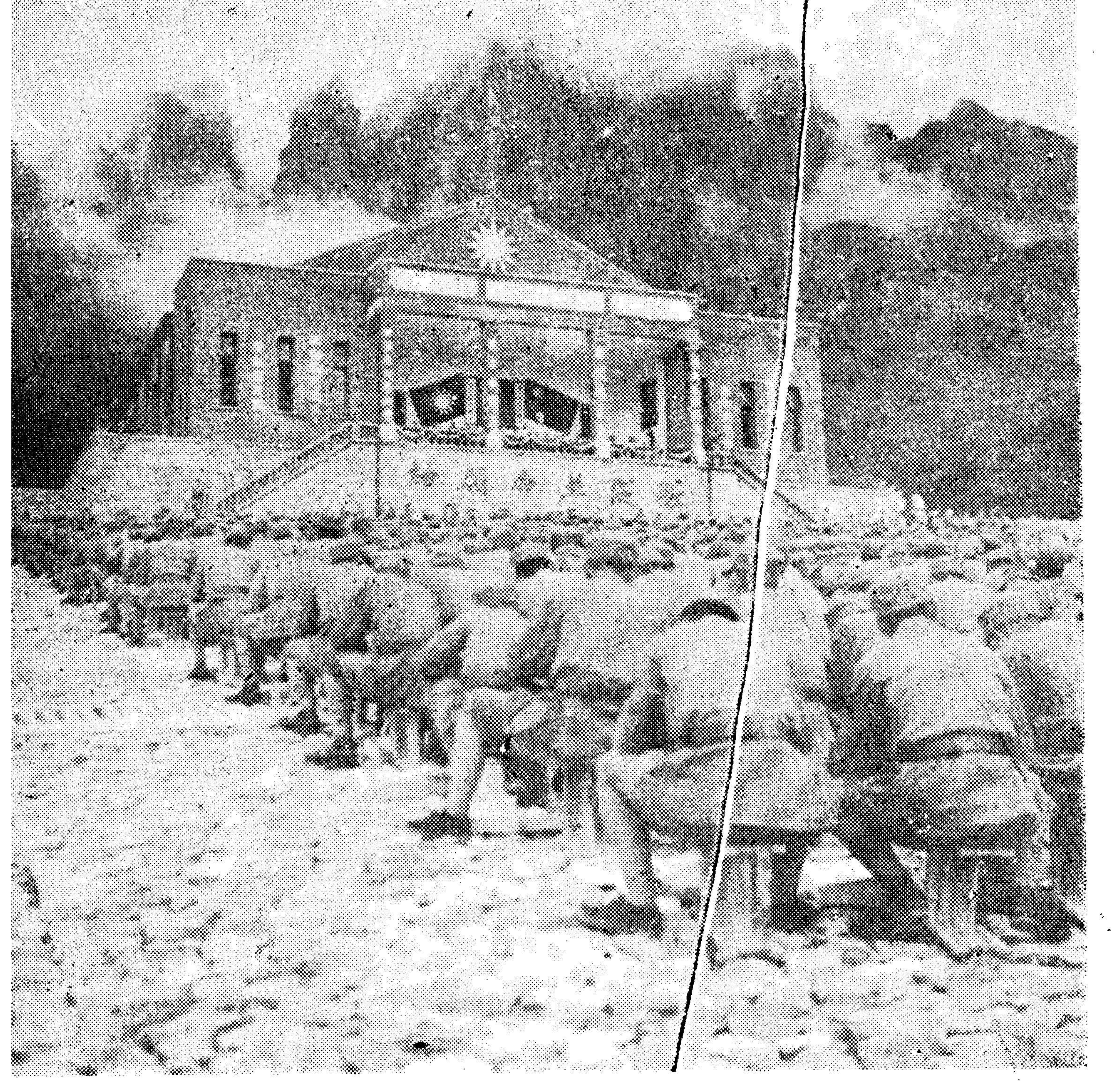
本報因適應時事迫切的需要，特臨時發行敵「戰時特刊」三日刊，希與全國愛國同胞共商抗救亡的大計，并隨時以全面抗戰的翔實紀載，紹介給讀者。本刊文字，除已特約著名作家，從事撰述外，并歡迎　海內文壇不吝惠賜　鴻文，以光篇幅。凡關於論文及戰地與後方特寫，時事漫畫等，尤為歡迎。又闢有讀者通信一欄，以供商榷一切救亡問題，敬希諸　同文諒察為荷。

本刊編輯部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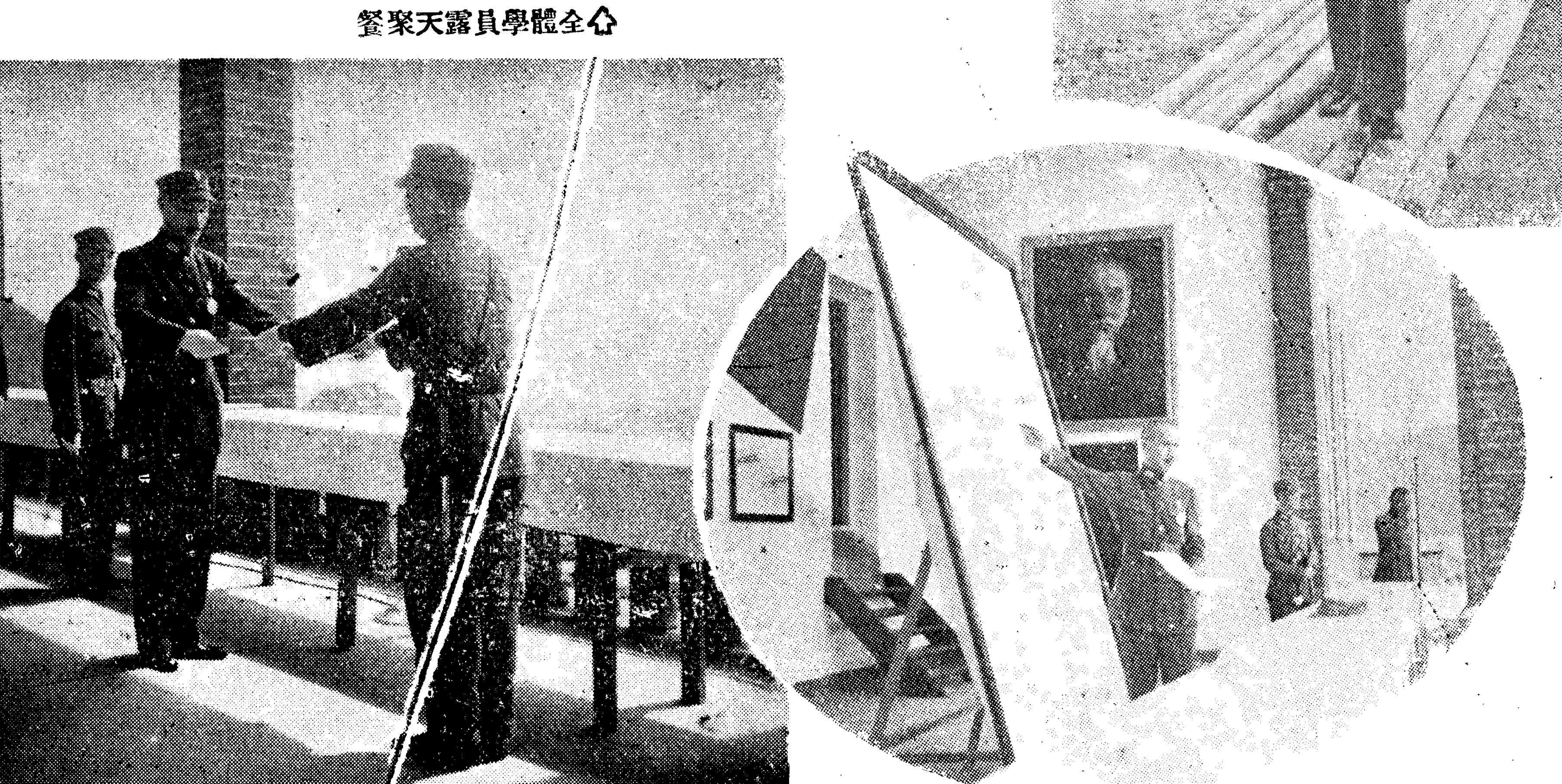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戰時特刊（第二期）
每三日出版一次　零售國幣八分
預定一月共十册　特價國幣六角
編輯者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國聞週報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大公報代辦部
代售處　各大書局烟紙店報攤等

第二期廬山訓練畢業禮

（祺攝）



⇧全體學員露天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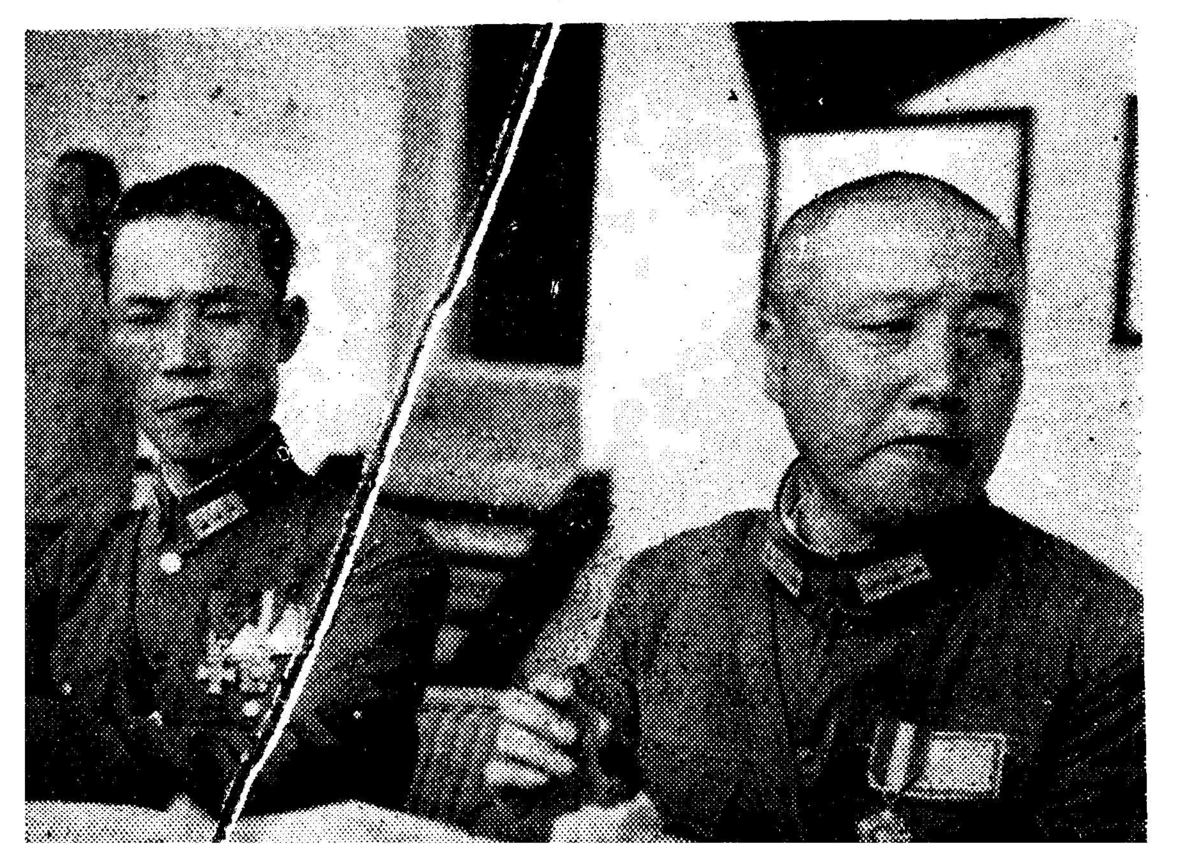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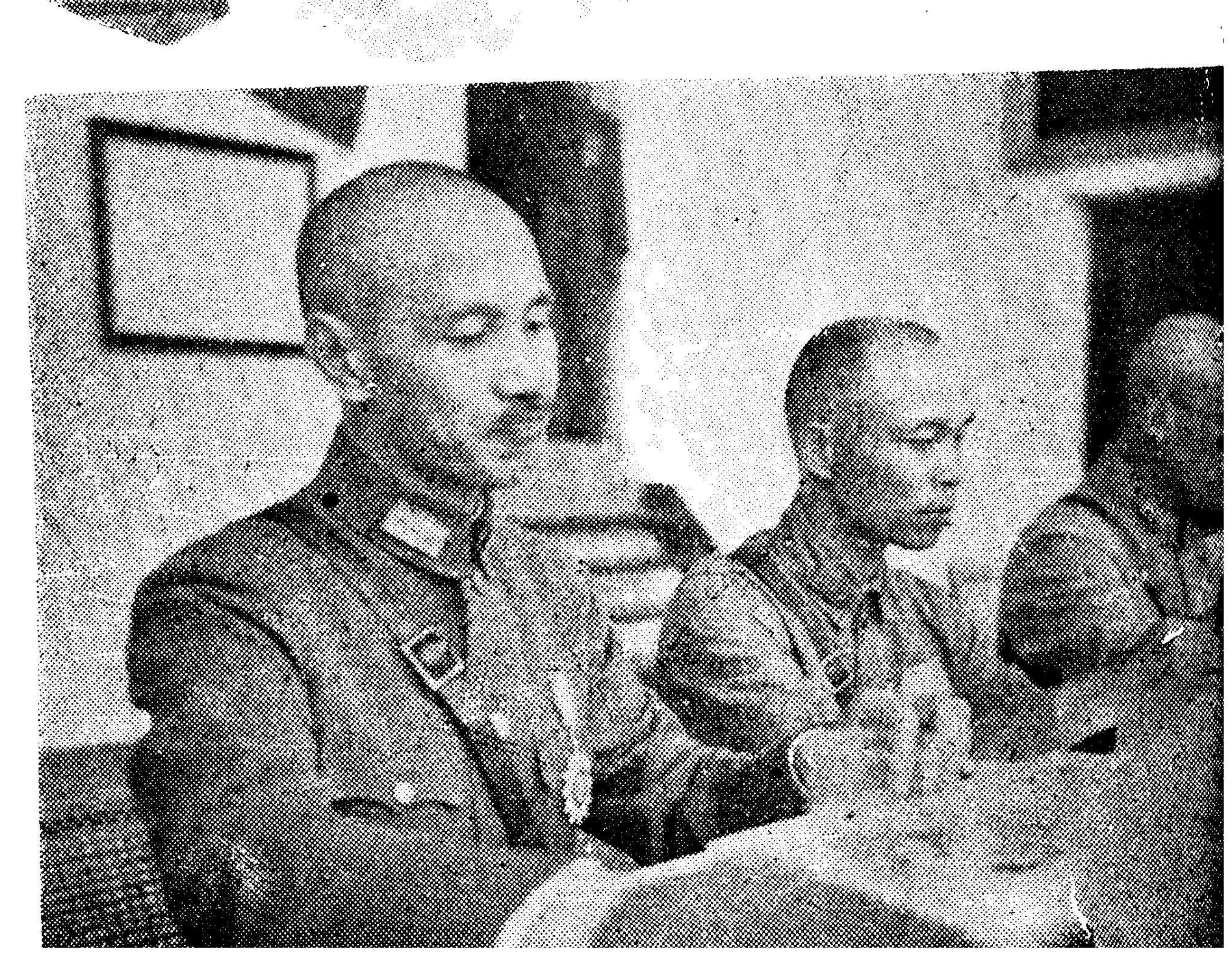
⇦蔣委員長赴會主持典禮

⇦蔣演講救國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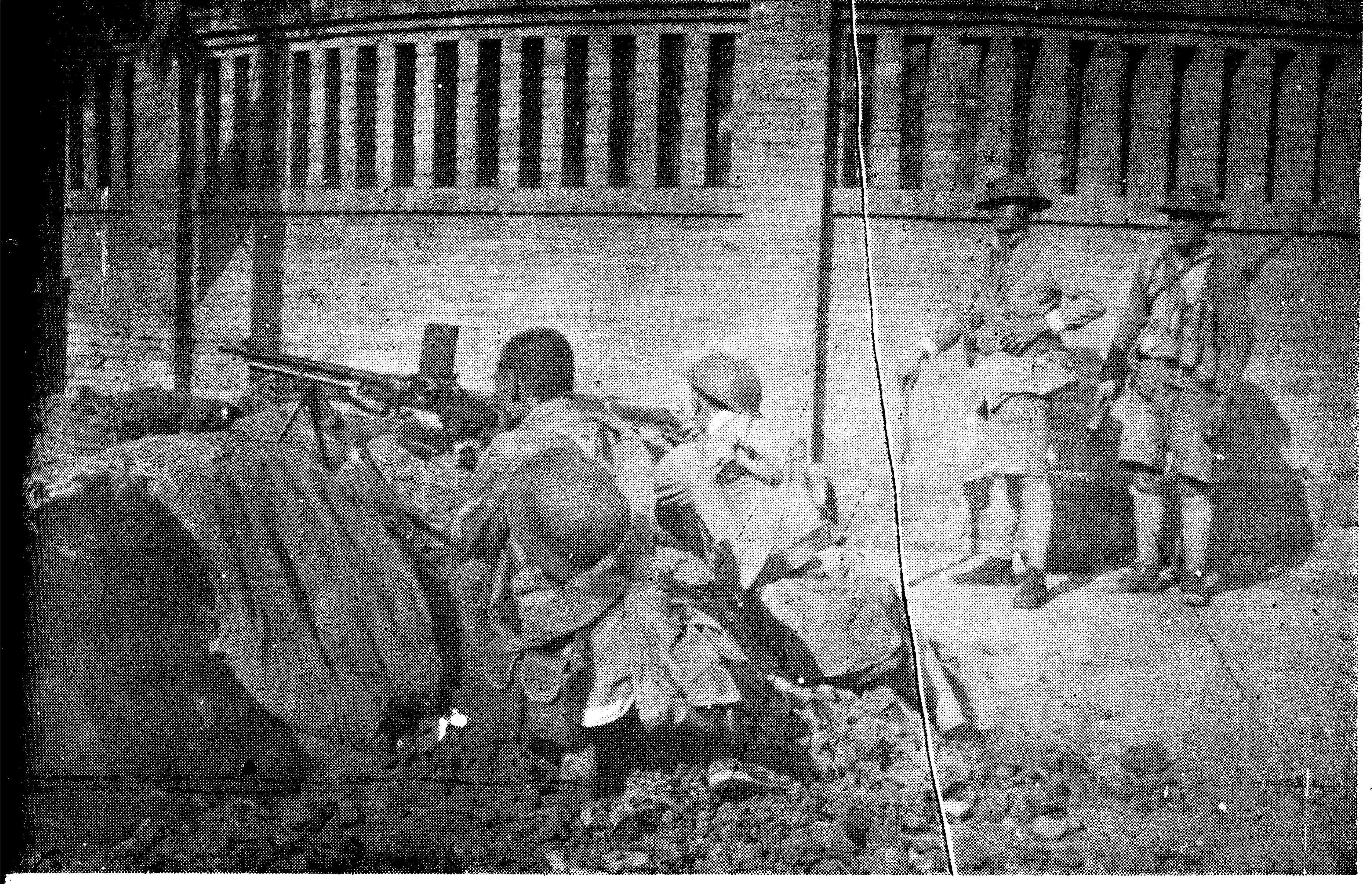
⇩聚餐中之王樹常（右）陳誠（左）

⇧發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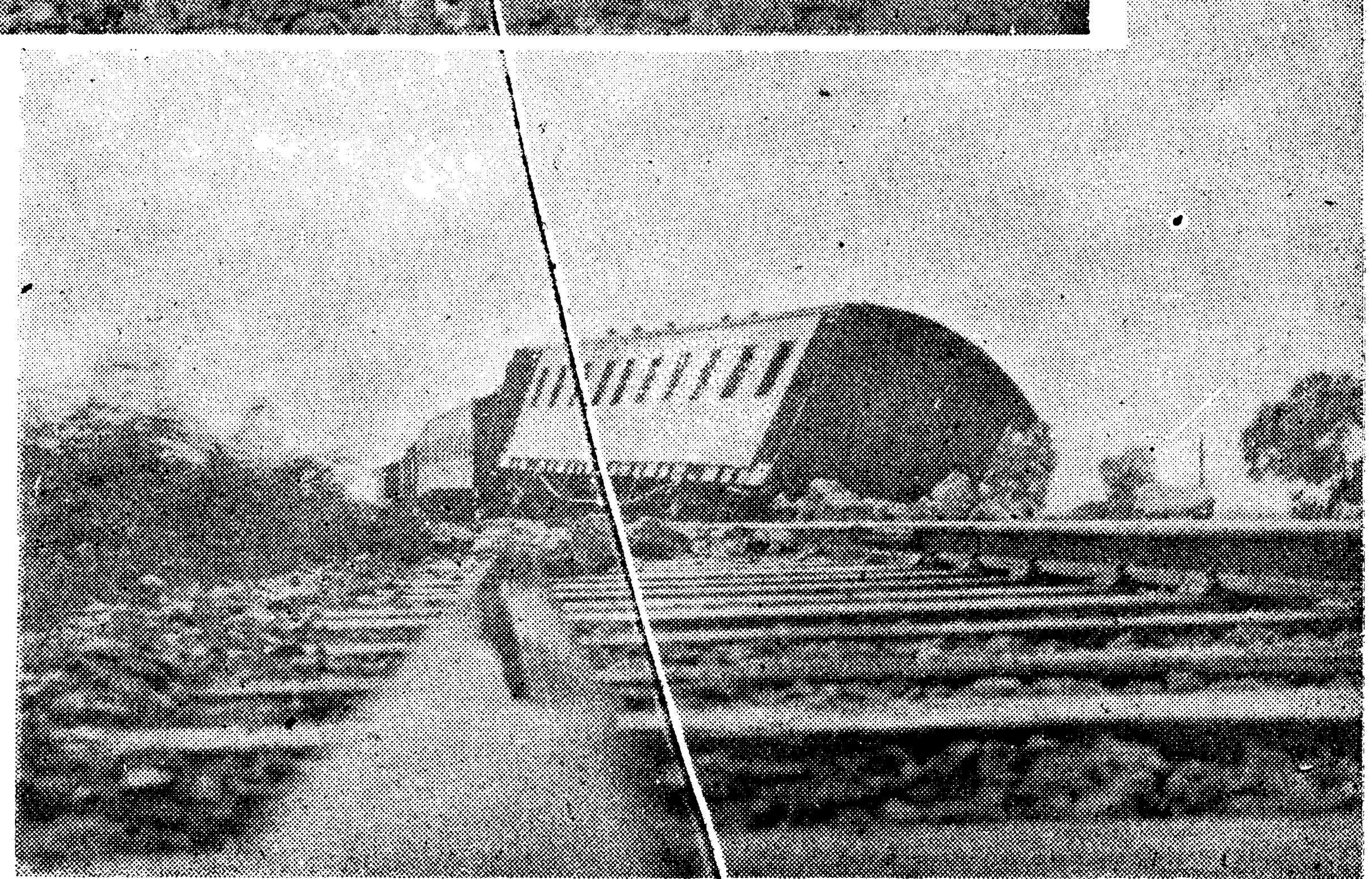


⇦蔣（左）與黃旭初（中）等進餐



⇧七月二十九日天津保安隊在南開中學抗戰之影





⇧[illegible]月三十一日津浦路獨流鎮附近路軌被我軍破壞傾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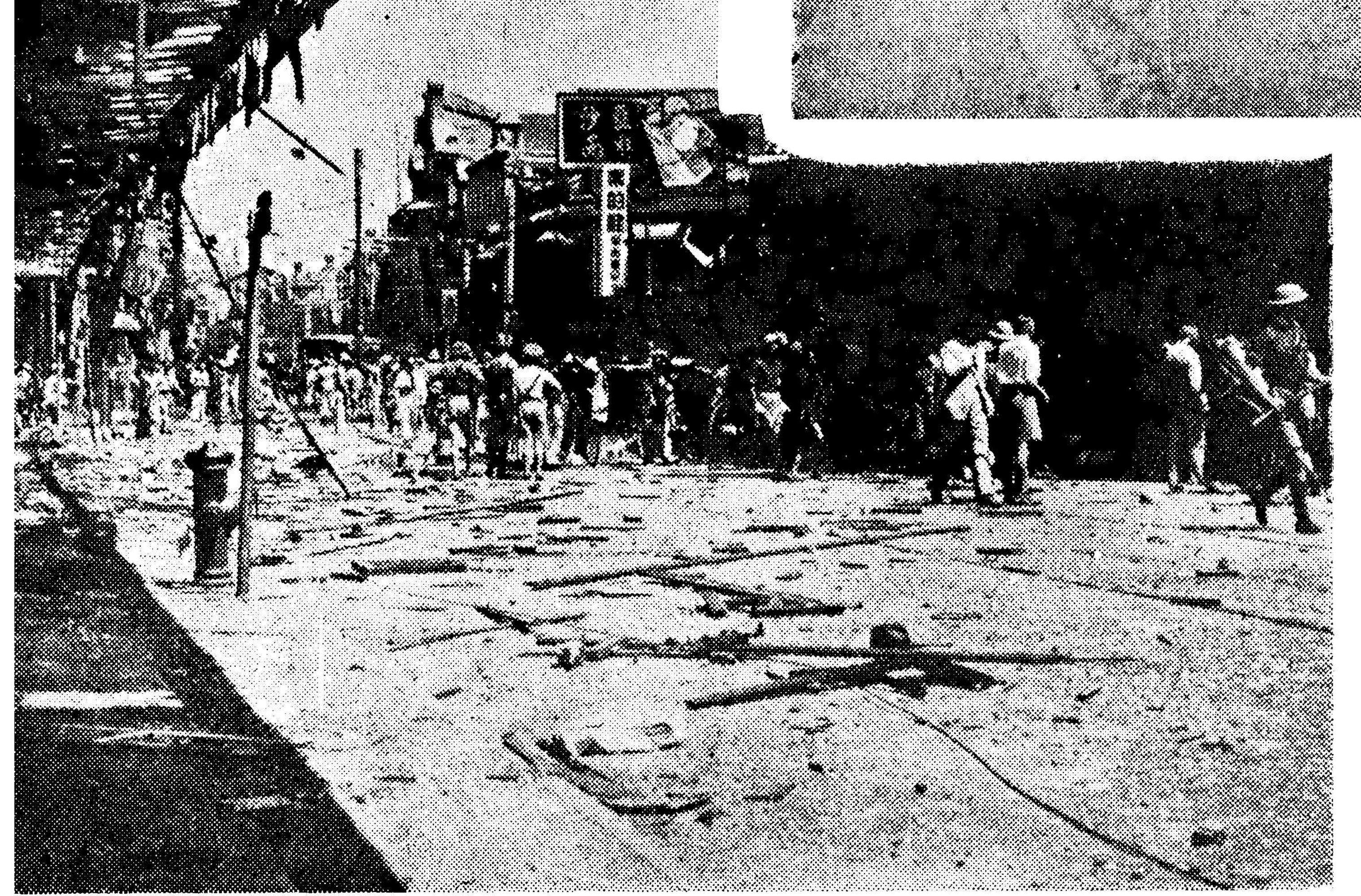
⇧二十九軍開津增援

⇨在南開中學內休息之二十九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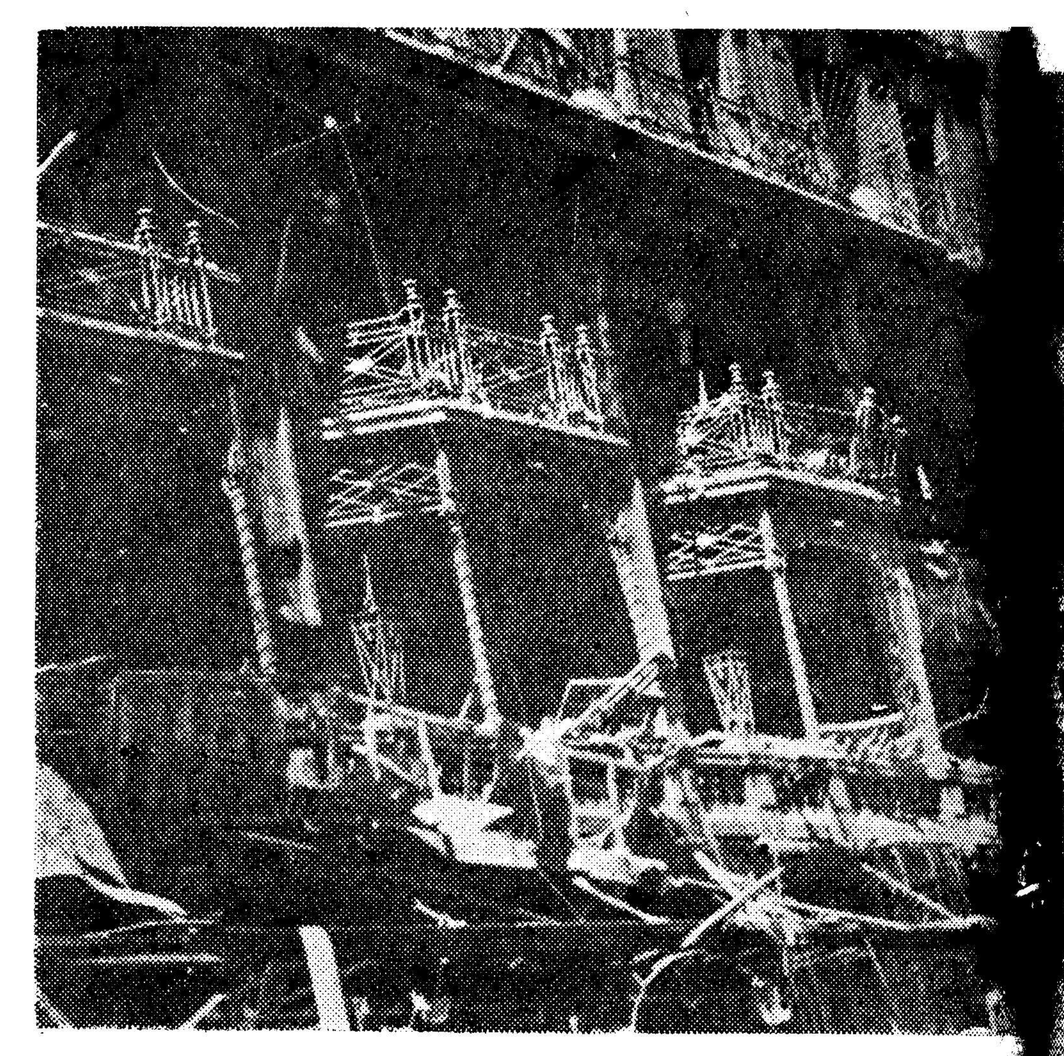
南京路中爆炸慘劇



⇧ 先施公司門前被炸後行人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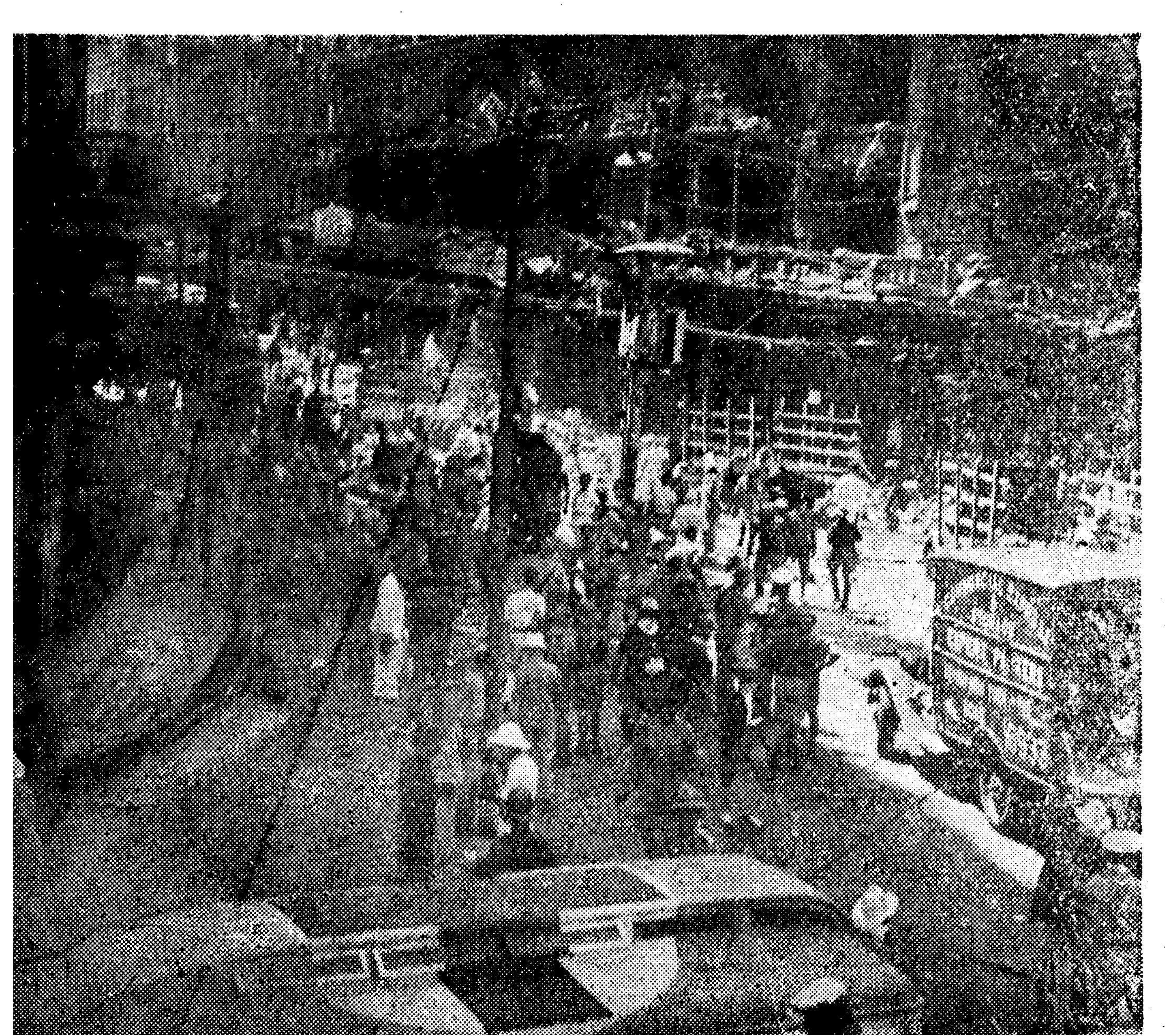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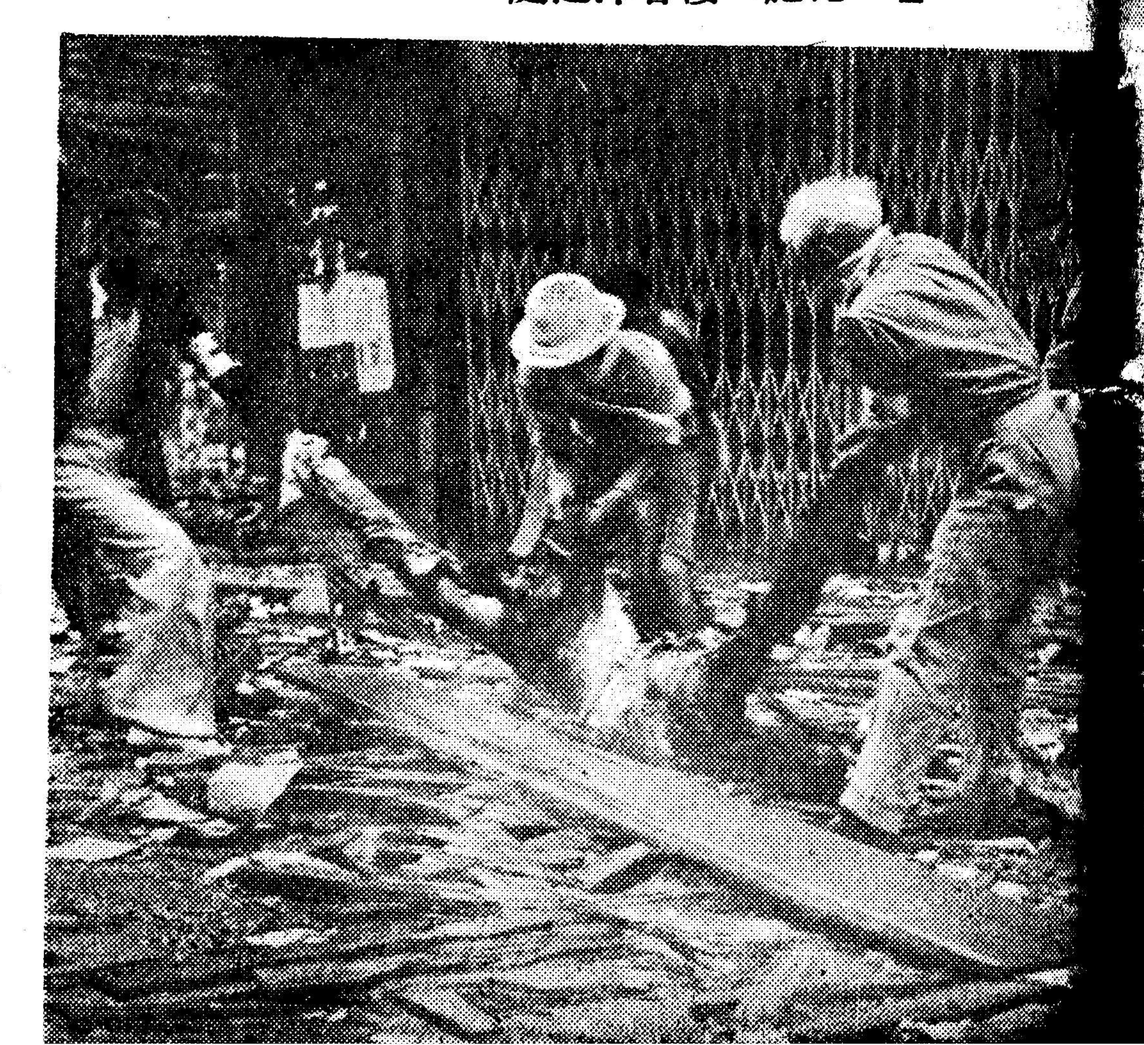
⇧ 爆炸後的狼藉慘狀



⇧ 先施一樓着彈之處

⇩ 南京路上救護人員工作緊張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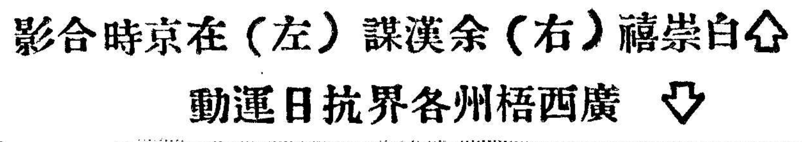




⇨ 收拾屍體



⇧白崇禧（右）余漢謀（左）在京時合影



⇧上海戒嚴司令楊虎

廣西梧州各界抗日運動 ⇩



⇧張治中（右）接見法國駐華武官（×）

泊黃浦江中之日艦⇩



⇦南京童子軍搜集廢鐵



戰況概述

記者

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之間，上海戰事已入最激烈的時期。虹口及楊樹浦一帶，我與敵軍肉搏，互有進退。敵方援軍已至，企圖在吳淞口張華浜，蘊藻濱及瀏河各地登岸，襲我後方。大規模戰事，逐漸展開。同時我方空軍屢次乘着月色，夜襲敵軍，茲將此數日之戰況，分述如下：

上海昆明路方面之我軍，二十一日晚，正向前推進，經激戰之後，業于二十二晨越華德路而，已到達百老滙路。至楊樹浦擬鹽橋•塘山路•向前推進。我軍左翼在楊樹浦一帶進展頗爲順利進抵滙山公園附近，我軍遂以滙山公園爲根據地元芳路•百老滙路•吳淞路•海寗路等處，因飛機擲彈，引起大火，延燒達三晝夜之久，尚未完全熄滅。昔日虹口一帶繁盛之區，至今已成一片焦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全成灰燼。我國工業，固然波及，英美經營，亦大蒙損失。閘北方面，敵我相持於八字橋。敵軍在橋南一帶，我軍則向敵陸戰隊司令部取大包圍形勢。

浦東我軍砲兵，常於夜間施放重砲向黃浦江中之敵艦及楊樹浦方面之敵軍陣地轟擊。

我方空軍常於夜間襲擊浦江敵艦及敵軍陣地，敵軍頗疲於應付。敵軍飛機亦不斷在浦東，南市，閘北，我軍陣地投擲炸彈。二十五日高昌廟一帶，發生大火。

敵軍在虹口一帶企圖失敗後，迭電本國速增援軍。十九日已到一部。二十一日續到運輸艦二十餘隻。所載敵軍計三師團之多。其番號爲廣島第五師團，善通等第十一師團，久留米第十二師團，全部約五六萬人左右由松井石根大將指揮。惟我方對於沿江沿海防務，預有周密佈置，敵軍不能登陸。二十一日起，敵人軍艦集中吳淞一帶，用重砲機飛聯合進攻，掩護陸軍登岸。二十三日晨一時敵艦三十餘艘集中吳淞口外，及張華浜江面，以密集之砲火向我陣地猛轟。我軍全線沈着戒備，伺機衝殺。至二時左右，張華浜江面之敵以駁船多艘，滿載步兵，向我兩路局碼頭及蘊藻浜間猛撲。我守軍俟敵軍迫岸時，以機槍猛烈掃射，戰鬥極爲激烈。敵軍千餘人乘我火力稍薄時，在蘊藻浜附近上岸。我軍堅守吳家橋，徐家宅，姚家宅以迄張華浜車站三線抗拒。五時許，我××部隊自××兩路增援，全力猛擊。敵軍一部已登陸之步隊，立足未穩，其餘部隊猶在强渡中，經我軍猛力攻擊，火力與肉搏並用。八時許，敵全部覆沒。其後我砲兵復以集中火力向敵艦發射，結果，擊沈敵艦一艘。

敵人雖受挫折，野心未死。二十四日晨敵軍又分在獅子林，蘊藻浜，張華浜，羅店，瀏河處，在軍艦飛機砲火之下，掩護步兵登陸，雙方又發生惡戰。敵軍主力部隊，二十五晨再度由川沙口登陸，向我羅店猛攻。旋我大部援軍馳至，併力向敵進攻。當晚我軍即將敵軍逐出羅店鎮外。吳淞砲台灣蘊藻浜暨獅子林等處，自敵軍敗退後，現甚安謐。並由我軍××部嚴防中。惟我沿海防線甚長，敵人或於我方防務稍爲鬆弛之處設法登陸，此則極値注意者也。二十六日敵人正集其全力保持其業已獲得之立足點，我方亦竭其全力殲滅敵人，故閘北戰況轉趨沉寂。

平綏線戰情，我軍以全力保衛南口，同時綏遠部隊，亦向察北推進，並傳收復張北，一則阻止進擾張垣之坂垣部隊，一則鞏固南口我軍後防。南口正面軍事，我軍憑險扼守，敵不得逞，乃以飛機等由側面襲擊。東京雖迭傳南口業已失守，迄現在止，該處仍在我軍守護中。

平漢線敵我仍相持於良鄉一帶。雖時有接觸，但尚不激烈。

津浦線軍事，我軍進攻曾抵天津不遠地方。惟日本增調大軍，集結天津，乃改守爲攻，我軍與敵軍在靜海一帶發生激戰，二十五日起，靜海南方，亦有接觸。青島日僑二十四日已完全撤退，日本意圖，甚爲明顯，惟我方已有周詳之戒備，敵人未敢妄動，雖然緊張空氣稍行弛緩，事變之來，仍隨時可以爆發也。

本期要目

街頭一瞥

茅盾

市商會通告各商店即日開市。

哦，開市了。然而南京路以及其他各路却活現着一付臨臉的「市容」。大多數商店的大玻璃櫥窗，平常是爭奇鬥艷的，此時却都釘上了毛胚白木板，咳，甚至還有用了雜色的不知從什麼地方拆下來的舊料，好像一些披着麻布袋的叫化子。

究竟四大公司以及其他頭等的商號還識體，沒有揹上那倒楣的「麻布袋」，只不過少開了幾個門。

幹麼要釘上那些木板呢？有人告訴我：防流彈。然而當眞來了流彈的話，我很疑心那些薄脆的木板未必能擋得住。

又有一說：恐防難民搶刼。這話也許道着了釘木板者的心理。可是我一聽這話，忍不住打了個冷噤。難道那些自慶托庇於「安全地帶」的商人竟能設想到我們的遭難的同胞會如此糊塗？

我憎恨這樣的釘木板的動機！

然而釘木板的傳染病却在蔓延，甚至一家小小的理髮舖也不三不四揹着幾根木條子。

黨政機關，地方團體，工部局，各日報，都已經再三警告市民們：切莫擁集在街頭看飛機。然而合馬路旁依然擠滿了看熱鬧心理的游手好閒之徒。

是的，我要直呼他們是游手好閒之徒！從他們那無目的的行上，從他們那嘻嘻哈哈的嘴臉上，從他們那看跑馬似的望着敵人的高射砲的包圍時的神情中，我要直斥他們是游手好閒之徒！然而他們也是我們的同胞呢，我想着眞難過。

突然他們又都紛紛亂竄了，像一羣受了驚的麻雀。誰也不知道爲什麼。跑了一陣又立定了，依然

又像散兵線似的佔領了人行道。剛才為什麼亂跑，已經忘記了，好像剛才跑得那麼慌張的，並不是他們自家。

然而有時候他們跑的原因却也容易明白；那是因為實在擁擠得過份了，有巡捕作勢揚着木棍來了。

一輛黑牌汽車啵啵地駛過。啊，一塊鋼板護在車頂上，四角用繩紮住。只是普通的蔴繩，顯見這樣的裝置是急就章。「一定是什麼辦大事的人坐着到前線去的罷？」—我這麼想，就從那車的後窗望一下。看得清清楚楚，車中是兩位女同胞，燙得極講究的頭髮，頰上臙脂，其色火黃。而烏黑閃光的車身也絲毫沒有風塵之狀。

啊啊！漂亮的太太，小姐！您既然怕吃流彈，何不「無事家中靜坐」啊！

這兩位坐在鋼板護頂的汽車裏的女同胞，大概設想那所謂「華界」者要不是荒凉若墟墓，就一定是紛亂驚慌如失火之戲場罷？可是我已經親眼見了不是這樣。「市面」自然冷靜些，但街上並沒有那麼多看飛機大戰的閒人；你也許感到悲凉，但更多的味兒是鎮靜嚴肅！有一位今天到上海的朋友說：「在霞飛路上，感不到戰時的氣氛；在南京路上，感到確是不平常了，但又不像戰時應有的氣氛；只有在所謂華界內，這才有了正常的戰時景象。」這話，值得我們想一想。

滬東大火兩日兩夜，戰士們出生入死，喋血市街；然而在蘇州河以南的特一區特二區的中國同胞們大多數又是那樣。我們怎能禁得住不傷心，然而失望麼，决不！這只使我們更認淸了一點：民衆的組織和教育工作實在不够，非趕快努力不可！

生聚長養，啼笑歌哭於「特區」的一般市民，在性格上大概也有點「特」了罷？但願漫天的砲火能够燒淨了這「特」，從而鍛鍊出當此大時代中做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胆識氣魄！

（八月二十三夜）

上海設置中立區問題

魏友棐

八•一三上海的砲聲，展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仗着我們英勇戰士的犧牲決心，終於使侵略者受到莫大的打擊。我們的國民，感到了切身的利害，加强了對於抗戰本義的認識，其一致參加動員的熱烈精神，更爲前此所未有。僅就這兩點上，証實了我們上下一致，必戰必死的決心，所以我們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是爲我們的。在全面抗戰的展開中，勝固不驕，敗亦不餒。

在滬戰展開一星期後，敵人的軍隊，受不了我們英勇戰士的摧擊，便不能不依靠上海的租界，以爲掩護。我國政府、爲遵守國際信義，與保障外僑生命財產的安全，一方面竭力不損及敵人以外的僑民利益，另一方面却不能不對侵略者加以澈底的懲處。要達到這兩種目標，我們覺得除了第三國絕對保持中立的態度，也就是不予敵人以庇護以外，是沒有第三種方法的。

這時，從倫敦方面傳來的消息、報道駐滬代理英總領事達維森，擬就一種計劃，已提交法，美，意各總領事，主張在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四周，劃一中立區域，中日兩國的軍隊，應退至該區域以外，而由公共租界的代表列强，担保於撤退期中，保持中立區域內之治安。根據八月十八，十九兩日的訊，說英國向中日政府提出的具體建議，其隔離計劃的要點電爲：(一)互相同意中日雙方海陸軍共同退出上海四週之地帶；(二)向日本擔保其僑民之安全，並向中國擔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爲根據地。而保護日僑之責，則由租界內各國軍隊共同擔任之。上面所說的設立停戰區計劃，法國業已表示同意，美國態度則頗爲冷淡。

根據各國的觀察，英國建議的在上海設立停戰區計劃，恐怕不見得會實現。現在我們暫且拋開了國際法規上的立場，專從抗戰的立場上來批評此項計劃的價值。

英國建議此項計劃的動機，當然不外乎在維持其對華利益。十九日路透電說：英人對於滬戰，表示非常嚴重的焦慮：因爲英人在華的直接利益，共值二萬五千萬鎊左右，其中二萬萬鎊爲事業投資，五千萬鎊爲政府債欵。上述投資數字，屬於上海者，達一萬八千萬鎊，而此一萬八千萬鎊中，有一部份係在蘇州河以北之租界等語。換言之，英國有許多投資在上海租界中，現在因爲戰區侵入了租界，使英國投資安全發生動搖，因此提議設立停戰區，以保持其切身的利益。因爲戰事的對手方爲中日兩國，所以咨照了兩國的政府；因爲租界利益不止英國一國，所以也徵求法美義各國的同意。

英國的建議，在直覺上觀察起來，其動機未嘗不是公允正當的，可是其結果，我們敢明言，不獨與本來意料相反，而且同時曲解了我們抗戰的本義。

我們爲什麼要抗戰呢？我們當局一再地抱持：和平尚未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委曲求全態度。到了最後關頭，已到無可退讓的地步，我們爲了自衛，爲生存，不得不展開了抗敵戰爭，可是我們當局說：我們的態度是應戰，不是求戰。在這裏，我們尤分明瞭

，我國當局是如何抱着最大的容忍，換言之，敵人侵略我們，步步進迫，已到了最大的限度，我們除了屈辱，除了自求滅亡以外，是沒有路了，我們不得不應戰！我們不得不抗戰！所以戰事的戎首，是日本，不是中國；日本若不侵略中國，中國就可以不戰。

在和平尚未絕望以前，我國是決不輕言犧牲的，正因為我們抗戰是民族的存亡關頭所在，所以我們的態度是不屈服，不妥協，一直到把侵略者驅逐出外為止。在這以前，無論是我們是敗到了一兵一卒，我們還要抗戰；只要侵略者踏到我們的國土內，我們還要驅逐！上海是我國的領土，侵略者兵隊踏上來，我們要抗戰；侵略者掩護租界來攻擊我們，為了自衛，我們還是要抗戰！

根據上述的見解，我們可以明瞭，英國要保持其租界利益，是不必向我國提出建議的，英國的建議對手，應為日本。只要日本接受英國的建議，不再以租界為掩護來攻擊中國，英國的租界，在我國絕對尊重第三國權益的原則上，可以得到絕對的保障。再進一步說，英國要保障租界權益，簡直可不必建議日本，而由英國自己來決定。英國如果不允許侵略者的軍隊掩護在英國有關的租界裏，那末，租界的安全，便不會因了侵者的黷武而發生動搖或焦慮。我國雖然極願意竭力保障租界的友邦利益，可是我們為了最低限度的自衛，不得已採取的抵抗方法，因而發生不得已的結果，是友邦人士自致之，友邦人士怎麼可以要我們負責呢！

我們相信英國建議的動機是十分中立的，可是我們覺得就使照英國的建議實行，却不見得可以實現其原來的目的，而無形中使侵略者得到間接的援助利益。根據上面所述的隔離計畫，其第一點：是建議中日雙方同意把海陸軍共同退出上海四週之地帶，這一點，粗看似乎是很對的，而其實不免陷於錯誤。友邦知道租界利益，當然也應該知道上海是中國的領土，上海的四週也是中國領土。因此，中國的海陸軍駐在中國的領土上，保衛國土。這是天經地義。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日本不侵略中國，中國可以不戰，日本軍隊駐在中國領土上，來攻擊我們，侵略我們，却不能不應戰。我們可以請問任何友邦：如果日本軍隊在倫敦演起武來，英國的有保衛國土責任的英國軍人，是不是會因了避免衝突而退讓呢？如果中國接受英國善意建議而撤退上海及其四週的軍隊，或者同意日本撤退的條件，這就是有：（一）承認了上海四週中國駐軍是不應有的，（二）承認日本可以在上述地帶駐兵是正當的，公正明白的友邦人士，一定知道這不是瞎想。

建議的第二點是：向日本担保其僑民之安全，並向中國担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為根據地，這當然也是極公允的。可是我們知道：「保僑」是向來日本實施侵略的一種手段。日本的僑民，雖在今日戰事狀態下，何嘗失却其一時一刻的安全？就是這一次滬戰的引火線虹橋事件，若不是日本侵入中國領土內的軍事禁區，殺害我們的保安隊，那裏會發生這種不幸事件？日本的海軍因了嫖妓而不歸隊，日本的外交官發神經病而避居山洞，都可以隨地構成保僑的外交事件，內地如此，都市如此，租界也是如此。即使停戰區是建立了，友邦所認為日本僑民安全的担保，恐怕不見得就是日本所希望的。

至於向中國担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為根據地，我們相信友邦的力量可以達到，但是現在的日本軍隊却正在利用中

國尊重租界權益的弱點，依靠租界來攻擊中國。英國有意在停戰區設立之後担保日方不利用租界為根據地，何如在停戰區未設立的今日，使日方不依據租界來攻擊中國。如果日本的軍隊能够不依靠租界，那末，中國的顧忌可以沒有了，租界的安全也格外有保障了。至於以為在中日雙方同意撤退之後再來實行，則無形中就是使今日正在掩護租界下來攻擊中國的日本軍隊，得到了意外援助，這或者非建議者始料所及的。

總之，在我國忍無可忍的今日，為了生存與自衛，因而展開全面抗戰的今日，全國上下決不會因了戰事的犧牲而表示妥協或畏縮，在侵略者中止侵略以前。我國為了竭誠企求和平，竭誠企求保障友邦的在華權益，也就不得不展開英勇的抗戰。滬戰的發生，是抗戰的序幕，同情中國的友邦，應該根據正義而協助中國抗敵戰的成功，同時為了企求遠東整個或部份的和平，應該協助中國予破壞和平者以打擊。我們極願意接受友邦的中立態度，而澈底的得到和平的最後解決，至於上述停戰區的建議，則是我們認為應該考慮的。

八月二十晚

長期抗戰

蕭蕭

在中日全民族戰爭中居很重要地位的上海戰爭，已十餘日。因為我們深切認識日本的侵略計畫，對於防禦工作，早有準備，故在日本大軍尚未集中上海之前，先發制人。加以我軍悲憤，英勇異常，抗戰之際，奮不顧身，連日血戰，大挫敵軍，我們對於這種的勝利，不要自滿，須知這是大戰的序幕，中日的鬥爭，來日方長，我們不要因為一時的勝利自滿，更不要因為一時的失敗而頹喪，我們要深謀遠慮，沉着應付，作持久戰爭的準備。因為這種原故，我們對於滬戰前途，不能不作一個周密的分析。

上海戰爭的前途，有四種可能的結果，第一，設立中立區，第二，日軍勝利；第三，中國軍隊將日本完全驅出上海；第四，長期抗戰，現在就這四種可能，試作下列的分析。

第一，在上海設立中立區的可能。據二十日大公報載十八日倫敦路透電稱，「關於中止上海危局一事，英國外交當局於最近若干日中，已屢向上海當地各國使領及海陸軍當局以及中日兩國政府磋商，結果已由外交途徑向中日政府提出具體建議，」其內容雖不詳，聞其要點如下：「（一）互相同意中日雙方海陸軍共同退出上海四週之地帶；（二）向日本担保其僑民之安全，幷向中國担保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為根據地，而保護日僑之責，則由租界內各國軍隊共同担任之。」十九日日外省次官堀內已通告代理英國駐日大使，謂保護僑民乃日本政府的責任，無庸他國代勞。我國對於設立中立區問題最初即表示不能接受。所以這種提議的實現可能性異常之小。

第二，日軍勝利。上海是我們經濟金融的重心，是首都的門戶，是東南幾省的鎖鑰，我們必須以國家整個的力量，來防衛這個重鎮。無論從政治，經濟，軍事觀點看，我們必須集中一切力量來保衛這個地方。自一二八以來，我們的軍事當局，對於這東南國防前線的防務曾下了很大的工夫。論到我們的軍隊現在在這方面作戰的，都是國軍中的精銳。近

數日來的作戰，我軍着着勝利，這就証明我軍作戰能力，遠較日軍優越。據最近消息，我軍已將日軍逼至江岸，分成幾節，殲滅之期，當不在遠。果能如斯，我軍防守上更占優勢，敵人雖能再調援兵，或集中海軍，但是他們根本不能上岸，更何從占領上海？所以日軍占領上海的可能也差不多等於零。

第三，我軍將日軍完全驅逐出上海。在戰事進行正到緊要關頭，我們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計太低，表示自餒，但是我們也不能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太低，自欺欺人。上海戰事，敵人固然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我們若想將日軍完全驅逐出上海，却要費許多周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沒有海軍。假令我們能將日本的陸軍及陸戰隊完全殲滅，假令我們能扼守各要隘地方，使日本的援軍不能登岸，但是我們沒有海軍，沒有最低限度的防守海軍，如潛水艇等，如欲驅逐走日本集結在吳淞一帶的軍艦，確是異常感到困難。這種弱點，我們無庸諱言。所以我們要根絕日本在上海方面的擾亂，實有相當的困難。

第四，長期抗戰。根據上面的分析，中立區域中日雙方皆不能接受，日本欲占領上海，事實上不能作到，中國欲將日軍驅逐出上海，實際亦深深感到困難，故最可能的結果，是中日在上海長期抗戰，中國要以全力來扼守這東南的門戶，日本要以全力來奪取這國際的商港，目前的戰事已是愈演愈烈，將來的發展，恐怕更要悲壯，更加慘酷。大勢如此，我們的軍人，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的人民，都應該深刻認識上海的命運，繫於我們舉國一致的長期抗戰。我們對於抗戰的前途，在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民衆的組織與訓練，應該早作充實周詳的準備。

重上火線（戰地通信）

儲克俠

熱血已在沸騰了，怎樣還能顧及頭上未愈的傷口，遵醫生的勸告在醫院裏靜養呢？我又負了傷回到前線了！這次的戰爭，是中華民族爭生存的戰爭，也是我忍氣吞聲了好幾年而得到揚眉吐氣的絕好的機會，凡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都應該慶幸，我們正生長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同時也應該感謝我們的敵人步步進逼，給我們這樣一個好機會。

我在中央軍校畢業後，我很榮幸地被學校派到英勇抗敵的八十八師去訓練軍士，我從接到命令起，就覺得我已在國防的第一線，天天期待着這個偉大的時代的來到。我在教育軍士，常以過去我國所蒙受的恥辱，激動軍士的心弦，甚至有的淚痕縱橫；更以目前國內政治的進步，鼓勵他們努力向前企求光明。

這個偉大時代的信號，終於出現於我們的眼前了，是在人靜後的深夜，江南的夏夜，忘不了的八月十二日的那一夜

。我們接到了開拔的命令，興奮得幾乎發狂，好像是夢裏，窗外的景色又如此迷人，一切的動作都像在夢裏，沒有一點鐘的時間，我們都由營地走到了火車站，我們在昏黃的燈下，觀察我們的戰士們，沒有一個不興奮。「咱們和敵人拼命去，看看老子的勁兒。」

我們太興奮了，在機輪聲中前進，喊殺的呼聲在耳邊交響，不知不覺在晨光熹微中已到了口口車站，便下車佔領陣地掩護後續部隊展開前進。

十三日我們在口口口幾間小屋子裏，規劃一切，這幾間小房子便成了我軍的首腦部，在我們每個人心頭跳動着的是「三十六小時內解決。」同時看到前線兵士忠勇抗戰的精神，更給我們無限把握的保証。誰說我們軍隊不及人家！誰說我中華民族沒有光明的坦途？我們前方的將士已經有幾夜沒有睡，沒有吃喝，但是我們的血在沸騰，什麼也不覺得疲倦和饑渴，我們看見敵人怕死不前的狼狽情形，使我們益信唯有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日本人在平時逼人的氣燄，一到了戰場就消失了，我們國土喪失不抵抗，國恥發生於苟安，現在我們要以抗戰來收復失地，替我們的東北同胞打到老 家去。

我雖置身於槍林彈雨之中，敵人的鐵鳥，常常來光顧我們的陣地，但是對於這幾間神秘的房子，始終不知道，這是我軍的首腦部，所以我們在裏面看地圖，討論，計劃下命令，都比較安全。

可是在口口日下午，我們經過一度的探討後，敵人的鐵鳥竟下了一個蛋，感謝上帝，擲在房屋頂的炸彈並沒有爆炸，我們的長官都很安全，唯有我被屋頂上墮下來的磚塊，擊破了腦袋，昏倒在地上，大概是同學同事們扶我上卡車的、下午三時我已躺在××醫院二樓一〇九號的二等房間裏了。護士和醫生都和愛可親，紛紛來慰問，尤對於前線的消息，特別關切，我覺得中國近年來的進步因在此，我國抗戰無形的武器也在此。

在滬的親友，紛紛來慰問，但是我的五哥遲遲未到，幾次打電話去，終找不到他， 我盼望他來， 告訴我戰事的大局。

暮色蒼蒼中，五哥冒雨而來了，他告訴我民族抗戰的神聖以及中日戰爭後中國的前途，我聽了更興奮萬狀，我恨不得立即回到前線去。

十六日同濟大學婦女界沈兹九女士等紛紛來慰勞，更使我覺得「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偉大，我祈禱早日全愈，可以重上火線。

我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我已重回到火線，這是中華民族的生死線，願以我們的死爲爭取得民族生存的代價。

南大被焚記

慧珠

盧溝橋抗戰爆發後的幾天間，全國國防最前線的天津仍然彌漫在「和平」「親善」的氛圍裡。上層的漢奸，下層的走狗都公開的出來活動；暗殺抗日份子，逮捕前進記者，當然，也更嚴厲的壓制與撲滅學生的一切救國運動。這樣，天津的中等學校相繼的驅逐了留校學生，封閉了學校大門。當時，只有日本與漢奸眼中釘的「南開大學」依然住着許多學生，並且學生與學校當局還密切的合作，進行有效的救國工作，這自然被日本侵略者視爲「排日集中點」了。於是，捕殺南大學生的事件便相繼的發生了。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日本漢奸密探隨同警察局人員，冒充新聞記者，圖架南大學生會某職員，無奈留校學生羣起採取「自衛行動」，密探等乃被迫逸去。次日，又有南大商學院三年級實習生一名秘密被架走，前天，才從大沽口發現他遍體鱗傷的屍體。到了二十三日，天津警察局某局長，奉了日本軍部的「聖旨」，命令「南大全體學生立即離校，否則日人將自由行動」。這樣的威脅把我們南大同學的團體暫時離散了，分化了。同學們都陸陸續續的啓程回里或下鄉農村服務去。只剩下六七位無家可歸的亡省奴，偷偷的從宿舍搬到秀山堂的地下層居住。

是在二十八日早上二點鐘的時光，遠方隱隱約約的傳來了槍炮聲：「轟，拍拍！」「拍拍，轟！」。很敏感的，我們都驚醒了，地下層黑洞洞地沒有一絲燈光。陰沈，潮溼與厭悶，愈發使我們覺得四圍的寒涼與悽慘。大家起了床，招呼一聲，便躡手躡足的上了秀山堂的屋頂洋台。廣闊的洋台，只是漆黑一團，連四周的欄杆也看不見影子。天空上，閃耀着幾顆星兒，算是這悲慘黑夜的唯一點綴了。我們往東邊望去：紅一下，白一下的砲火都反映在東方的天際，機槍聲沒有隔斷一分鐘的響着，大砲聲也有序的二分鐘一次。依我們的推測，大概是國軍進攻東局子飛機場與東車站了。一會兒，校工來報告，說津北的日軍已全部退入日租界，國軍正在追擊中。我們興奮與歡躍得跳起來，一位同學竟開口唱義勇軍進行曲了；一唱百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聲頓時突破了死寂的氛圍，爲了要打聽正確的消息，我們決定下樓，預備出校了。

大中路的常春樹「蕭蕭殺殺」的被風刮得唬叫，水溝裏的青蛙還是「革革革革」的鬧個不休，簇簇的冬青使勁的左右擺動，像有人躲在裏面蠕行。我們壯一壯膽，沿着路燈的杆子溜過了這條路。就在大門口的橋頭，停着了腳。忽然，從南邊傳來了腳步的雜沓聲，愈來愈緊，愈來愈響，連刀鞘相擦與水壺相撞的聲音也聽到了。我們伏下了身，平臥在橋垛上，心頭老是呯呯的跳動，血脈也加速的廻流，然而精神是够興奮的呢。依我們的猜想，這一定是國軍來偷襲日租界南翼了。果然，五百餘名黃色健兒（河北保安隊）挾着長槍，上着刺刀，急步的往海光寺跑去。不念分鐘，槍聲響了：排槍，機槍，步槍的聲響齊作，可就沒有砲聲。槍聲由疏而密，愈密愈響，到

戰地特寫

真茹・南翔・崑山

慘無人道的敵機
橋頭飛掛着難民的肚腸

眞如東南醫學院，二二八會被日軍砲火轟毀，十八日晨五時許該院幾全部被日機炸彈轟平。東南醫學院於戰事爆發後，改爲傷兵醫院，由東南師生担任救治工作，十八日轟擊時，幸所有傷兵與救護人員學生等事前已遷出，只死校役一人，輕傷三四人。記者到眞如時，曾往憑弔遺跡，見所有建築盡成灰燼。聞在日機轟炸時，院內會發見漢奸一人，手持白旗，在飛機經過時頻頻搖旗，作爲目標。事後即被捕，送警備司令部究辦。當日下午一時，日機又往擲彈二枚。至暨南大學，未被波及。

經過南翔後，很快的就到崑山，記者首先去參觀紅十字會的傷兵醫院，在那兒住了五六十位爲保衛疆土而負傷的戰士，他們都受的是輕傷，精神很好，和他們談起前方作戰狀況，沒有一個不是眉飛色舞，興奮異常。他們恨醫藥的效力有時太慢，不能很快的給他們以再度殺敵的機會。他們需要立刻再回到前方！

在這醫院中，每天有兩個外國教士去慰勞他們，因爲這兩個教士家裏有醫藥設備，紗布等等都拿到他那兒消毒，傷兵都到那兒去洗澡。

晚間，記者到街頭巡視，見軍警警戒很嚴，

後來，幾乎連半秒鐘的停歇也沒有。槍口的火光：聯珠的，成團的，聚塊的都一一的在我們的眼簾前閃現，民族自救的鋒火燃遍着敵人 的窩巢了。

在一小時的搏戰後，槍聲疏少了，可是射發點似乎離我們愈來愈近的。我們正在懷疑着，猜懼着；一個黃衣傳令兵忽然在我們面前出現了，他氣喘喘的吐出了一句：「奶奶的……兵少要退……團長叫……你們跑……操奶奶……完了」。一轉身，他回頭就跑了，連他的外貌我們都沒有看清楚。一驚慌，我們馬上下了樓，使勁的往校裏跑，找到了留校的教職員與校役，雇到三艘大木船，上了船，從後門的小河，我們便向西駛去了。黃濁的河水泛起了嘔人的臭氣，子夜的冷風吹得我們戰慄發抖。槍聲已經聽不到了，火光也看不見了。四周是異常的沉寂與陰暗，只有遼遠的東方天際，隱現着一片模糊的灰白色，好像黎明將要到了。我們航行了十里許，到了某一小村，在那裏，停歇了好幾個鐘頭。

大約早上九時，我們選了幾個「勇敢者」，乘一小船，冒 險返校。上了岸，踏進了校境，我們還非常的恐懼，像前哨的偵探一樣，我們東顧西盼的防着敵人伏兵的襲擊，似乎校內已經佈滿了敵人了。到底，「懼怕」是無爲，「猜疑」也是多餘。我們一夥人大胆的在校內巡視一週：男女宿舍，科學館，百樹村，圖書館等都與以前一樣的沒有變動，大門口的鐵絲網也仍舊堵塞着沒有搬遷。可是，駐校的衛警不見了，大概他們隨保安隊溜跑了。四圍死寂得沒有一點聲響，好像這是暴風雨前夜的特有現象呀！

是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點鐘光景。

「轟！」

這一巨聲把我們都驚駭了，秀山堂的玻璃「格格」的被震得很響。我們正把頭往窗口外伸：

「火！」

這意外的流彈把我們嚇得把頭馬上縮回來。

「轟！轟！轟！」

一聲聲的砲彈繼連都從海光寺向我們這邊飛來，有的跨過了我們的屋頂，有的還打不到我們這邊。

「一砲，二砲，三砲……二十砲，二十一砲……三十砲」，我們倒這樣閒適地數着，似乎忘記了這些都是正在向我們轟擊的砲彈咧！

門口闖進來一位校工，嘴唇已經嚇得發靑，手足戰抖得像發痙攣病一樣，他追促慌忙的抖出一句話：

「怎麼辦呢……先生，大砲都往我們八里台子這兒打呀！」

這句話實在把我們提醒了，我們決不能坐在這裏等死，只要敵人砲彈稍微準確一點，我們即刻有火葬在秀山堂的底下的可能，而這樣的火葬與犧牲，似乎是太不值得，太無爲的。經過臨時緊急的議決，我們決定冒險從後門逃出火線。

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我們剛一踏出門檻，三尺前，忽然落下一個炸彈，徼倖還沒有炸開，這却把我們嚇回原了，脈搏乒乓的跳得更厲害。第二次我們又冒險衝出去，走了幾步，前面一個

民衆組織也很嚴密。外來人較難寄跡。防空也有準備。

那天有日機多架，飛崑山擲彈，轟炸崑山站附近鐵橋，那兒停了六只逃難的民船，結果有兩只被炸翻，四個人的肚腸飛掛橋頭，鐵橋微受損傷。

最近兩三日來，日軍因爲前方戰事不利，拚命想用飛機擾亂我後方， 每天派了三架至十餘架飛機沿京滬路一帶去偵察，擲彈；擲彈，偵察，僅僅擲彈還不够，再用機關槍掃射，它們目標尤注重破壞我們的鐵路，公路，橋樑，以至於我們的傷兵醫院。

昨天同前天，敵軍的大隊飛機，整日在我前方轟炸。投下的炸彈，不下百餘枚。可是我方除掉犧牲點建築物外，簡直沒有甚麼重大損失；前方的士氣，並不因飛機轟炸，而稍見鬆懈，反因此增强了他們殲敵的決心。單拿眞如來說，敵機投下的炸彈，差不多有三十枚，共轟炸目標固然是在車站，但是車站並沒有被燬，僅僅站旁的鐵軌有一段受傷，車站附近的民房，大概都是茅草蓋的，經過這次轟炸，大半倒坍。沿馬路都是破爛什物，狼藉滿地，鄉民都在轟炸時逃走，間有一二婦女尙在瓦礫堆中，尋其惟一的財產——被褥，對其藉避風雨之草廬，戀戀不忍離去。

無線電台前面的東南醫學院，滬戰擴發後，即改爲傷兵醫院；可是我們的敵人，連收容傷兵的醫院也不肯輕輕的放過，日來派機偵察擬施行轟擊，我們不得已只好將傷兵運走。果然，在十八日早晨來了六架飛機，投下八枚炸彈，將該處完全炸毀，除掉建築物以外，僅傷了一位茶役。

炸彈轟然爆炸了，我們又慌忙逃回來，這樣出出入入我們一直弄到四點鐘。砲彈的距離越來越近，砲聲也愈來愈響，如此情況，實在不容我們再行等待的。總算還有勇氣，我們拍拍胸，緊緊拳，一鼓勇氣直奔到後門，急忙上了小船。炮彈像生了眼睛一樣，老是跟着我們弄「蹩扭」，直向我們追逼來，一顆顆越逼越近，有一顆竟恰巧在小船靠近的河岸上，猛烈的爆炸了。我們一夥中某一位職員嚇得跌在小溝裏，「咕咕咕」的喝了好幾口黃泥水。有一位同學也使勁的往船艙底下鑽，又一位拚命拿草蓆往頭上蓋，好像草蓆是可以擋得住砲彈一樣。

小船離校航行只五分鐘，一顆砲彈擊中了秀山堂的樓頂，轟然一聲，一團團黑烟從樓頂衝出來，熊熊的火光也跟着冒上來。在我們的眼前，秀山堂的影子逐漸逐漸黯淡，模糊，消失了！「完了！」我們嘆息。小船上每個伙伴，眼角掛着辛酸的淚珠，眼皮一圈圈的泛紅。遙望那三十年來南開校長，教職員，學生們努力結晶的秀山堂的所在，現在只冒着團團憤怒的烟火了。

我們到達了天津的英租界，敵人的飛機已經出動轟炸南大了。圖書館經濟研究所，芝琴樓（女生宿舍），都相繼的中彈起火。一直到傍晚，八里台的烟火還旺盛的燃燒着。啊！全天津，全中國同胞都遙望這烟火而憤激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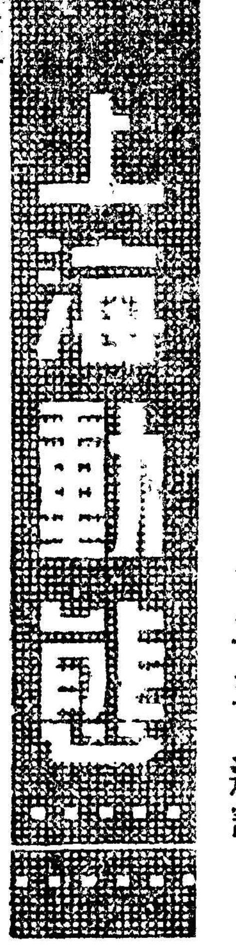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一百頭野蠻的敵人騎兵，帶着煤油與鐵鏟等破壞工具，衝進南大。所有科學館（思源堂），男生第一二宿舍，教員新舊宿舍（百樹村）電機工廠，木齋圖書館，幼稚園等學校的建築物全然被焚燬了。這是「中日文化提攜」嗎？還是「宣揚文明」嗎？這是大亞細亞黃色民族的「親善」嗎？你們還來談中部的「睦鄰」嗎？

現在，假使我們站在天津租界的高處往八里台望去：「水木南開」已經只剩有「枯木焦土」，四百多畝的校址上也只是瓦礫一堆。在那廢墟上，秀山堂的水泥鋼骨還巍峨的峙立着，似乎這便是我們卓越堅忍精神的象徵。前日，張伯苓校長發表談話說：

「敵人只能毀掉了我們的物質，毀不了我們南開的精神！」

這句話可以說代表了我們南開全體師生與校友的一般懷抱與態度。我們深深的了解：「恢復南開」與「收復失地」這兩口號是完全一致的，同一過程的。我們希望在「明天」能在八里台重行「埋頭苦幹」，同樣的，更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在瀋陽高舉民族獨立解放勝利的大旗！

八月十五日追記



南站速寫

列躬射

應該拉緊這些人
變成偉大的力量

穿過了法租界的鐵絲網，一直向南站走。

『東洋飛機又來了。』

雖然大家的臉孔平凡的朝天空望一望，但小

這種不人道的行爲，恐怕只有日本才做得出。暨南大學亦是同樣的情形。

眞如附近各村莊，也同樣受到這種洗禮。村民在逃避途中，倘喃喃的自語：「轟炸吧！不過幾間茅屋，算不得什麼。等着吧！我們要算總賬了。」假使日本的國民聽見這幾句話，不知作何感想？

在前線會見我們的將領，談到前方的情況，他說：「這兩天表面上好像很沈寂，這是廻光反照，緊張的局勢，接着就要來了。等着我們向國民報喜。」

歸途經過接近火線的一條馬路，人們還是那樣安閒，小孩們仍在馬路傍嬉戲，茶館裏還坐了幾位品茗的朋友，大致都是講前線的情形，有時一位戰士也加入討論。

頭上敵機還在盤旋，有時低飛下來，我們還得跳下汽車，到菜圃裏坐坐，讓飛機過去方起來。周圍全是青綠的田野，水稻是那樣的豐美，蔚藍的天空，除掉幾隻鐵鳥外，還有幾隻烏鴉飛來飛去，在找尋牠們投宿的樹林呢。

記者於淸晨三時在月光曦微中，離開醫院向崑山進發，在途中遇着大隊向前方邁進的健兒，他們帶了新而精銳的武器，很雄壯的挺進。

距崑山五里有個小鎭，依山靠水，風景怡人，和該處鄉下人談到這次戰事，他們知道我們被迫和最大的敵人！！日本拚命，無所用其疑慮懼怕，也想不到「逃難」，「逃難」有時就是「送死」，他還舉了十八日敵機炸民船的事作例子。在這兒的鄉下人，大家都很安閒，一大早就各自捧了碗在吃飯，飛機來時，爲了好奇心的驅使，

石路旁的草蓬的小販，仍在注意他的生意，老伯伯們靜靜的坐在破小屋旁，我們的心情，依舊是沉默的，惟有聽到一個孩子焦急的說：

「爲什麼我們的飛機還沒有出來？……」

「嗚，嗚，嗚，嗚，」前面突然衝起比飛機還尖銳的火車的汽笛聲，我們的心倒急烈的跳動起來。彷彿覺得是接觸到了我們的國土的怒吼，跳躍，……亦立刻使人聯想到：我們的國土，人民，整個的中華，將像火車頭那樣疾鳴的怒吼，整個的中華的大地，將像火車頭那樣的猛奔，豎起牠的鐵臂，掃擊我們的敵人。

我們的心情，像完全配合着四週的情調：興奮而鎮靜。

但到了南站，我們的目光似乎糊糢起來了，心情亦有點亂，像看不着南站。南站，給紛亂的人羣緊密的包圍着。我們擠進人羣中，呆呆的，茫然的立着。

一列火車，在我們的面前，但我們看不到他的頭，長長的向前伸入在人羣中。車廂內，沒有空隙，我們看不到車廂內的人，只是看到車窗口全擠貼着人，連車窗緣上，亦匍匐的伏坐着人。有的，仍在發生糾紛。我的面前，兩三個强壯的漢子，托上一個肥女人要塞進車窗去，塞不進去，仍在反復的塞，直到裏面的人無法抵抗，只好關上窗。有時，匍匐在窗緣上的人就不免吃嚇跌下來。

我俯下頭來，幾乎是有點窒息。

「我們是今早五點鐘來的。」旁邊一個看去還强健的女人，和我們攀談起來。

「那爲什麼還不上車呢?」我問她。

「擠不上去，就是擠上去，也是悶死的。等到晚上，再擠不上只好回去。……聽說租界亦不得了呀，我們從虹口逃到租界，現在又說租界不得了，……實在，我們並不怕，可是，……」

正想不出妥當的話說，車頂上的人堆中跌下一個孩子來，接着再跌下兩個箱子，我望上去，才想起車頂是圓的，許多人眞够高强，能够坐得穩。但同時亦發現他們是大部分把女人和孩子用繩子繫住着的。

全部的圓形的車廂頂，滿滿疊着人堆，無法數淸究竟是多少人。

每個車廂接榫的地方，有寬僅可以踏上脚盤的鐵板，亦擠着好幾個人，有的還自己用繩子縛住，怕跌下去。登車廂的門的踏板上，不消說縛了好多人，這些位置，算是比裝在車廂內還高一等呢。

前面的車廂內在叫着裏面有人悶得出毛病了，我們亦被擁擠得發火，只得擠出月台，退到人較鬆的地方。於是我們又看到平常放置火車頭的地方有着兩隻火車頭冒着很濃的黑烟，黑烟下一堆堆的人，有如貨堆，有如屍堆般，隱約可以看出來。火車頭的煤堆上，也完全被人堆佔領着。

「東洋飛機又來了。」

但很少人移動。

旁邊一位結實的漢子，他只有一個極小的包袱，大約是一套藍布褂袴吧。他坐着顯出很自在。我有點甚麼感觸似的問他：

也出來看看熱鬧，看到了炸傷難民的慘狀，他們認爲是太殘忍了！

鄉女早晨爲記者預備了一頓稀飯鹹菜的早餐靜候光明的到來。有幾個女學生正在水牛車棚下唱着救亡歌曲。

上午十時，記者由崑山回到南翔，那兒無處不是冷靜靜地。可是沒有兩分鐘，天空情形忽地緊張，地面狀況亦陡形嚴肅，有一架敵方偵察機在天空出現，記者這時很快的臥倒在潮濕的田地上，以綠葉遮住身體，一會兒敵機過去了，田裏就爬出一個個的人來。

日機會在昨晨在南翔投彈十餘響炸毀傷兵醫院。下午一時，偵察機去後，接着又來三架轟炸機，在南翔上空盤旋，後來愈飛愈低，幾與瓦屋齊高。記者知道它一定要丟幾個炸彈才肯走，在這危急萬分之時不能不暫時匿進民房，蹬在方棹下，有的人是伏在地上，偷偷地望着天空，忽然機聲愈逼愈緊，愈飛愈低，幾至掠頂而過，接着是轟的一聲，房頂上的木屑一起震掉下來，房屋好像搖幌了一下，炸彈聲後，又是一陣機關槍掃射響聲，炸彈的爆發地點好像就在門前。幾個人的臉都發白了，但是還是閉住氣息，不發一聲，可是不到一分鐘又來了，先是震耳的機聲，跟着又是轟的一聲，爆發地點，也許更近。記者想假設再來一次，簡直是沒有生望了，正在想着，鬼東西又逼近地面，轟的一聲，頭上好像出了一陣冷汗，也不知道炸到沒有了。過了三分鐘，機聲漸漸遠了，鬼東西走了，大家都從棹下爬出來，吐出一口悶氣。

「你們要到那裏去?」
他細細的注視我，有點甚麼疑問和痛苦的樣子，停一會才回說：
「我們要走不是怕……」
這輕輕一句話，我突然感到興奮。
「我們是巴不得早一點死呢，老子怕東洋人不成……」
我覺得他是在替千萬人說話，我激動得無法應付，只得免强說：
「你們是幾時到這裏的。」
「昨天下午。」
「在這裏過夜?」
他苦笑，亦有些痛苦的回答：
「擠不上去，也不想擠，倒光在想：怎麼辦才好。」
我點點頭。忍不住，對千萬的人羣再痛苦望一望，再想起剛才那位女人的說話：
「我們並不怕，可是……」
那位漢子，切斷我的思索說：
「要我們空手去打東洋人亦行，但不能叫我們糊裏糊涂的等東洋人來殺死我們。」
我按住自己的頭。
「我想過着苦的人，他更是不會怕東洋人的。大家有什麼好逃呢?可是連我也逃來……像難民一樣，……我們是漢子，……可是，現在許多人空着手沒事做，又不能去打東洋人，叫人想起前線的弟兄就要流淚……不曉得怎麼辦?大家都不曉得怎麼辦!………」
我渾身火熱起來。
人羣大亂着，又駛來了火車。
火車還沒有完全停下來，全部車窗已經充滿了人，行李，和叫聲，有的還沒爬到車窗下，已經被踏在地上，人，一個個爬進去，有許多多孩子，女人，是由壯年人塞進去的，行李和人是沒有分別。
許多人拿出繩子來，强壯的先爬上車頂，然後吊上行李，女人，孩子。
又是一列二三十車廂聯接的車，塞滿了人，但我並不覺得車站內及週圍的人稀少了些。我打算回去，却總有點戀戀不捨，心頭纏着什麼東西似的。這些人羣，………
有許多個男女在悲嘆，在議論。
「總是逃不了一死………」
「東洋人的飛機不是來南站炸過了?」
「車頂上的人不要跌死?」
「這樣塞進車裏不是悶死了人?」
有的放出哭聲!
「不如向東洋人拚命，逃到那裏?」
「逃了也會餓死——」
我醒悟的，心又顫震的，對自己暗喊：
「應該伸出手緊緊拉着這些同伴，向敵人拚命!拉住千萬萬的現在如此，將來將如此的無數的同胞……向敵人拚命!………」
全中華的大地，已洶湧着海樣深的抗敵的熱情，沈在這熱情的人羣中，總感覺到缺少了甚麼!………
重新的注望紛亂的人羣，心情既沉痛又興奮，但亦萌芽着一種偉大的期待，期待有同一條心的不願逃走的逃走的人羣，變成偉大的力量……
從上午九點鐘起到下午五點鐘，已看過開了四列這樣的車，人仍舊沒有少，源源而來。我的心情從期待中又跌下到紛亂，痛苦………
黑夜就要罩下來。
這些人羣怎麼辦呢?
火車站這才露出一點面目，路警拿出宣告條子高高舉起給大家看：
「今日火車已開完，請大家回去。」
但紛亂的人羣仍舊沒有移動，仍舊紛亂的堆在南站。我們雖然不能不走回來，但帶回來了像箭一樣深刺在我的心上的：
「這千萬的不願逃走的逃走的人羣的黑影……」

外論介紹

遠東的國際聯繫

Hidden Bonds of Interest

Wall Str et Journ l, New York July 15, 1937

最近亞洲大陸的變化，是一個証明國際間各項事務息息相關的最有趣的例子。我們當能記得，不久以前日俄間曾發生關於黑龍江的爭執，幾有引起大戰之勢。在該次事件中，日本態度極強硬，而蘇俄則極柔和。後來據東京觀察家的解釋，以為日本政府之故事誇張，其目的實在於試探蘇俄內部是否脆弱。而蘇俄政府之柔和態度，却已將她內部的脆弱充分表明出來。不久以後該項爭執也就暫告解決了。

但是整個的遠東糾紛，却並未隨此消除。日本已如願証明蘇俄內部的脆弱，至少在目前不致對日採強硬政策像日本那樣貪得的民族，難道有不更進一步的道理嗎?

現在這新的一幕已在華北展開了。日本久欲侵佔華北；且因國內生產品日多，更增加其在中國奪取新市場之野心。但若蘇俄援助中國，則日本對於南京政府的要求，如共同防共等等，勢難實現。就此推論，則黑龍江事件與最近的華北事變，豈不是有直接關聯嗎?

昨天本報曾指出中日兩國對美貿易之重要，倘該兩國發生戰事，無論為期長短，均足妨礙此項貿易。美國的棉花出口商人，當他讀到蘇聯大塞清黨肅軍的消息時，大約很少會想到此事同他的營業有密切關聯吧。實則在世界空間日益縮小的今日，他們的短見是錯誤了。

（丹楓）

我的家鄉

靳以

一

我極目遙望，遙望我的家鄉，
天邊白雲下，肥沃的土壤；
小麥，玉蜀黍，水田稻，紅高粱；
爲那廣漠無垠的大平原
織好深綠淺黃的衣裳。
多少萬壯夫的汗珠
和雨水淌落到地上，
春日的播種，盛夏的苦作；都只爲
秋天就要收穫的食糧——
呵，一片空，一片荒凉！

是誰呀，轟燬了我們的村莊？
是誰呀，蕩平了我們的田場？
牽走了的是牛，馬，壯丁，和姑娘
由他們使用，鞭撻，姦淫，殘傷
爲他們挖掘戰壕，做他們
生命的屏障，再來毀壞
那方自己弟兄的生命村場。
身後就是那明晃晃的
上了刺刀的槍，不情願
從此就倒在路傍，也想
大聲喊叫：「那方的弟兄們
就朝我衝鋒，射擊
縱然死了我，也死了
殺害我們的豺狼」
任炎陽的蒸曬，無數的
斷了的頭，破了的胸，
緊咬着的牙，恨結的肚腸，
就是死也不會忘：
「願化成兇猛的厲鬼……」
可是當幽靈再回到家園，
血日旗在晚天中飛揚
沒有了家鄉，呵好一片荒凉！

二

那石橋上，沙袋堆成了牆
忠勇的兵兀自站立着，如
雕塑了千百年的石像。
他們也是來自田間，當了兵，
吃一份菲薄的口糧，他們
愛自己，也愛自己的家鄉。
披風，冒雨，忍受强烈的太陽
焦急的光從眼睛裏射出來
讓握槍的手爲忿恨而戰抖，却記得

「我們要沉着，不可輕易言抵抗。」
一聲砲轟破了死樣的安詳
那是敵人的掩護，如雹如雨
的射擊，向我們安分的前方
轟倒了樹，揚起了土，炸斷了
弟兄的手膀，飛得遠
打在另外弟兄的臉上
「你不會打我呀，呵，呵！……」
弟兄的血壯士的淚，染透了衣裳。
像老鷹，像烏鴉那是敵人的飛機
在靑天白雲間，上下翻穿
山搖了，地動了，那是落下來的
一顆把平地變成了坑的炸彈
又是多少血肉軀，親愛的弟兄們，
在那裏舉行了壯烈的火葬。
垂死的，滾到河水裏，喃喃問：
「這是我的家鄉，你要載我到何方？」
蹲伏的石獅也像猛地跳起來。
紅了的河水也發怒吼般的激蕩。
淚和血灑遍了壯士的胸膛——
「就讓我們開一槍，只開一槍，
打死敵人，或打在自己的身上！」
「呵，你們要服從，不可輕易言抵抗
。」

三

從不同的三個方向，流來了

三支水，寬了河身，急了流
那三岔口，成為這個城的心臟，
歷盡了百年來的興衰盛亡，
老年人爬進坟墓，帶了憂愁，
幼小的長了白鬍子，在臉上，
堆滿了縐紋，——憂愁和苦辛
嘆息着：「想不到這個城，遭過八國
兵。
還能有這一天，繁盛，興旺！」
　呵，一片紅一片火光，

壯士心，如火焚，他們
這一拳，再也不容忍，憑了
血肉軀，向前狂奔。
他們只記得「去殺敵人」！
衝，衝進了敵人的飛機場
把煤油澆上去，木柴堆上去，
手溜彈丟上去，驚雷一聲響——
火光中他們叫，他們也跳，看定
飛機化成灰，火烟在飛揚。
黑暗裏吐着火舌的，那是
敵人叫嘯着的機關槍，朝着
他們，前面的倒在地上，後面的
踏着他們的脚印向前進；
拋，拋，把手溜彈拋向敵方。
沒有憂慮，沒有恐懼，也沒有
不曾準備的張惶。他們
只有一顆心，沒有退縮
抵擋強烈的砲火，不會燒光
轟的飛機，炸和掃射。
呵，又是一個早晨，在東方
滾起了血紅的太陽。
遠望青天垂斷處，那裏
纔有自己的弟兄，為什麼
不快來做我們的援兵？也沒有
飛機和他們拚，只任敵人如潮湧
敵人的飛機任情翻翔？
死的死了，傷的傷，只流了
一片血，一片紅光！

四

就像每個大城一樣，
這個城也有大路小巷，
安善的居民，高樓，市房。
他們有些胆小的人物，還
有些自私，更沒有深遠的
眼光，能看到再不抵抗
就是整個民族的死亡。
他們為自己生，為自己死，
這是為人厭惡的，我的家鄉。
只是砲聲纔震醒了他們，
失措，惶張，誰知道遭了什麼殃？
　這血債何日能清償？
衛士的軍人們，奉命退防，
好威武的皇軍，像是得了勝，
朝着無助的難民，施放，
連珠叫吼的機關槍。
成排地倒下去，哭號叫嚷
吓呆了的孩子抓緊母親的衣裳：
「媽，您怎麼不走了，在這兒倒下，
您的胸前怎麼掛了紅花？」
還不等孩子說完了他的話，
一顆子彈洞穿小小的胸膛，
再不喊叫，躺在母親的身傍。
那些不曾死的人，一小羣
穿過了彈雨，渡過河，纔站定
喘一口氣，向來路遙望：
東邊一股烟，西邊一片火光，
眼睛沒有淚；喉嚨失去音響。
這個叫岔了音尋爹，哪個找娘，
誰也不知道誰到了哪方！
破了家，亡了國，從此都是
一個個待宰的羔羊。
我恨，恨不能掏來死難者的血
塗在那些沒有心肝人們的
臉上，要他們知道，這有仇，這有
　恨，
和平，退縮只是一條路直趨死亡！
這血債呵何日能清償？
這血債呵何日能清償？

平津陷落後五日

論評選輯

南北戰局

南北兩個戰場同在激戰，上海方面敵人已難立足，另謀到吳淞登陸，其勢亦難討得便宜；關係較大的還是北方戰局。北方三線俱有戰事，平漢津浦兩線無大出入，平綏線上的情形，極堪注意，因為北方主力戰就在這一線上。

（八，二四，大公報）

戰事重心移吳淞

上海戰局的重心，已移吳淞，敵軍最初自蘊藻浜張華浜登陸，確已被我軍解決。敵採聲東擊西之勢，另有大隊自川沙口羅店鎮登陸。自此登陸的敵軍數頗不少，我軍急調硬旅迎戰，戰況甚烈。敵軍的飛機大砲猛烈轟炸，羅店鎮已成焦土。這一帶的決戰，將為滬戰以來的重要關鍵。最近兩日激戰的結果如何，是大可注意的。

（八，二六，大公報）

速與久

目前的中日戰事，應該是一個持久戰。我們愈能把戰事拖長，持久，便愈有利。日本方面則利於速戰速決，愈速愈於他有利。據同盟電報告，日前日陸相杉山在政民兩黨懇談會席上報告，謂決儘速使事變終結，拋棄待人來打再行還擊的舊方策，以積極的軍事行動使中國自覺日本之不可抗，決不至捲入長期作戰的漩渦中云云。這幾天平綏線上的大戰及吳淞方面的登陸戰，就是杉山說話的注脚。他要速戰，我們一定要同他久戰；不計目前的小勝小敗，堅毅的打下去，一直打到他們不中能打的那一天！

（八，二五，大公報）

徵稿啓事

本報因適應時事迫切的需要，特臨時發行敵「戰時特刊」三日刊，希與全國愛國同胞共商抗敵救亡的大計，并隨時以全面抗戰的翔實紀載，紹介給讀者。本刊文字，除已特約著名作家，從事撰述外，并歡迎　海內文壇不吝惠賜　鴻文，以光篇幅。凡關於論文及戰地與後方特寫，時事漫畫等，尤為歡迎。又闢有讀者通信一欄，以供商榷一切救亡問題，敬希諸　同文諒鑒為荷。

本報編輯部謹啓

本報啓事

本報發行「戰時特刊」以來，承蒙　讀者普遍歡迎，銷數劇增，至為欣幸，茲為力謀減輕讀者負担計，特將定價酌減為另售五分，預定各戶亦按價展長期數，藉副　讀者諸君　雅意。又本刊今後出版，改於每三六九日發行，俾較劃一，并希　讀者注意為荷。

本報編輯部謹啓

國聞週報
戰時特刊
【第三期】
每逢三六九日出版　零售國幣五分
預定每十册　特價國幣四角
編輯者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國聞週報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大公報代辦部
代售處　各大書局烟紙店報販等

空陸英雄合力殲敵



在杭擊落敵機四架之樂以琴

各擊落敵機一架之黃光漢（右）毛瀛初（左）



淞滬我軍戴防毒面具向敵陣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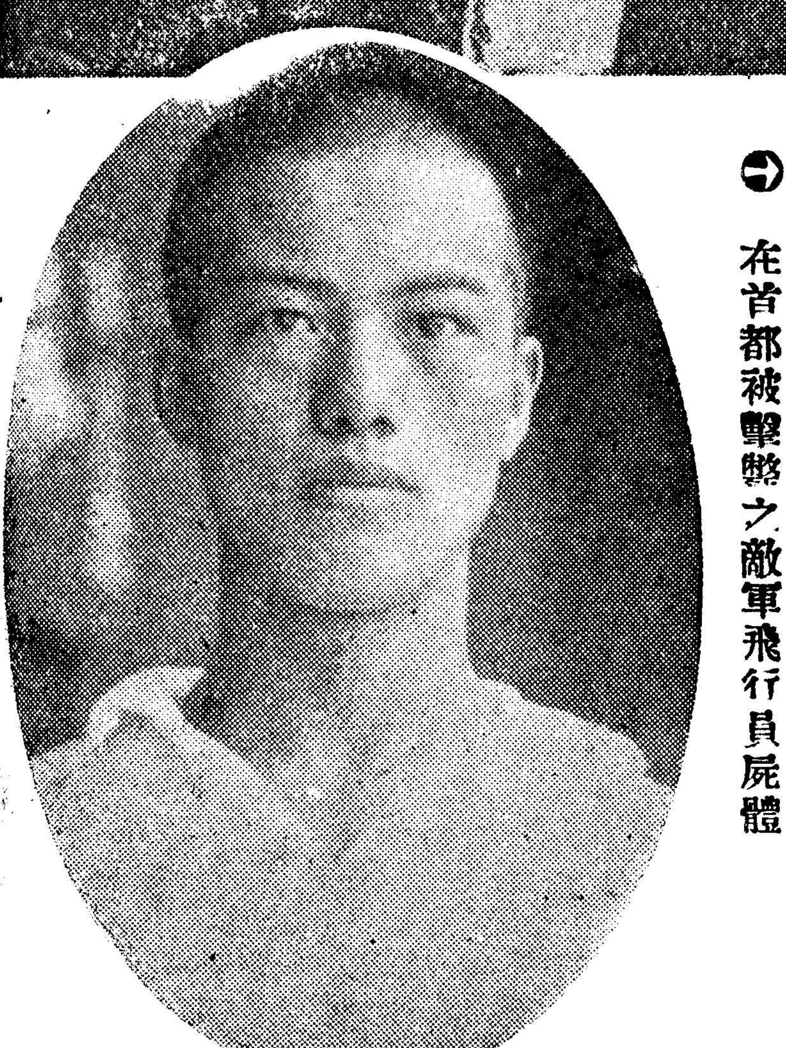
上海市政府被敵軍砲擊後之影





我軍以信號命令前線衝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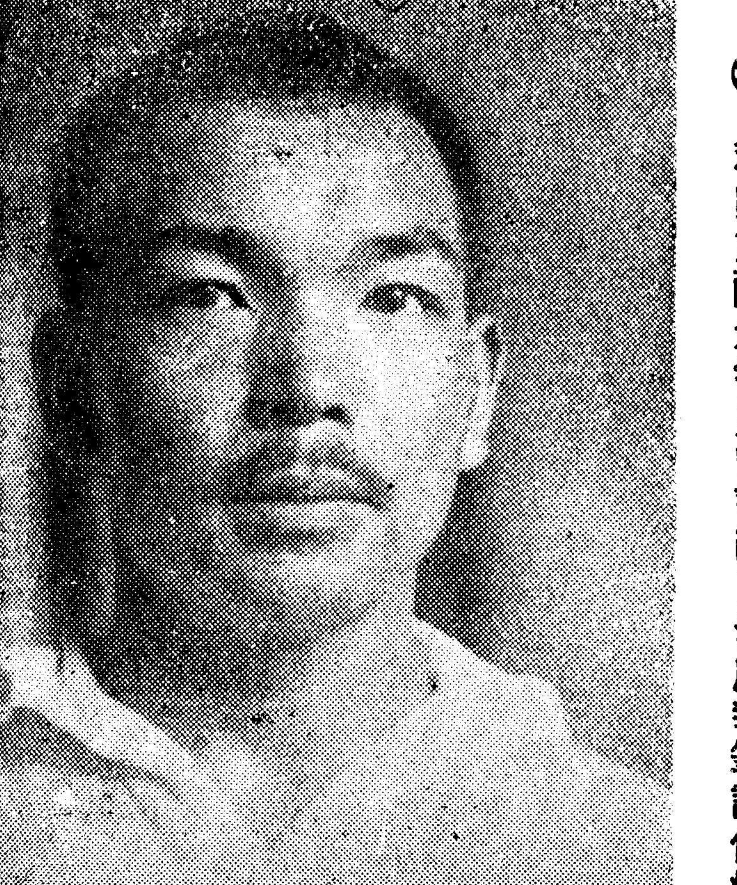
擊落之敵機與俘虜



被我俘獲之敵飛行員思地五郎



在首都被擊斃之敵軍飛行員屍體



被虜之敵飛行員向我臨時法庭執筆詳供經過



在杭被我擊落之日機



被我俘虜之敵飛行員竹下



落於[illegible]村之敵機翼

落於杭州莊基村之敵機尾部

被擊燬之敵機輪

樊廸民攝





獻金與慰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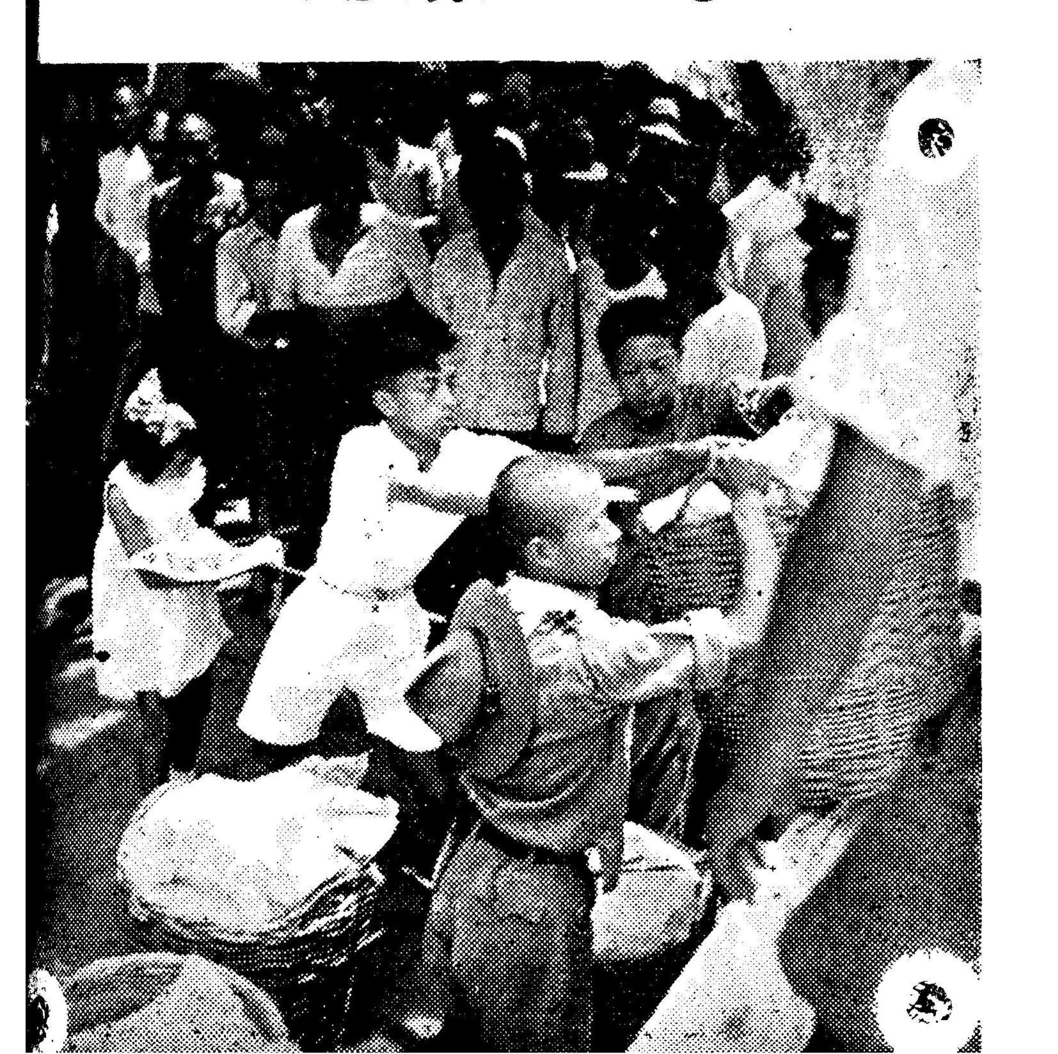
上海婦女抗敵後援會所收之金質飾物及銀瓶

南京天主教主教于斌獻給政府之金質勳章



上海難民收容所中之慰勞品

各界捐助食品慰勞將士



大公戲劇電影讀者會之慰勞隊

兒童救亡會代表小明星陳娟娟黎鏗慰勞傷兵



戰況概述

記者

在最近數日中，南北均有激戰，全面抗敵之戰事正入酣境。上海方面戰事，敵軍仍未放棄在各口登陸之企圖。二十六日下午我軍收復羅店後，敵軍又在吳淞登陸，經我守軍迎擊，敵傷亡頗衆。敵軍爲牽制我軍在羅店方面向前推進，二十七日午後及二十八日晨佔張華浜及蘊藻浜，二十八日夜經我軍總攻，敵軍退守張華浜及蘊藻浜兩車站。羅店方面敵軍被擊退後，逃向月浦，經該地守軍迎頭痛擊，二十七日又回竄羅店，當被我軍包圍，迄三十一日，仍在激戰中。虹口楊樹浦方面，連日並無變動。

連日敵軍飛機仍肆行轟炸，二十八日午後在南站投彈八枚，該站被毀，在站候車之難民，死傷達六七百人。三十日楊行亦有難民二百餘人，慘遭轟炸。

關於北方戰事，南口方面危而復安者已有數次。敵軍因南口屢攻不下，二十四與二十五兩日，竟對我軍施放毒氣，同時敵並改變戰略，固守南口附近陣地，繞道包圍張垣，二十七日晚我軍乃衝至洋河，待命反攻。又我駐南口居庸關一帶部隊，與敵抗戰甚久，傷亡甚衆，亦暫向某處轉進。

津浦戰事，我軍曾有一度進展，二十六日傍晚進駐獨流鎮。我軍並於是夜圍攻靜海，二十八日晨將該城克復。我便衣隊二十六日抵楊柳青王慶坨附近，惟敵軍亦增援反攻，戰事頗爲激烈。

平漢前線，進犯房山縣之敵軍被我擊退後，二十五日晨敵又以重兵向駝里我陣地猛攻，與我軍在平頂山一帶作肉搏戰，極爲慘烈。

當此南北各路戰事正酣中，同時敵空軍並至各地轟炸，蓄意擾亂。二十六日敵機夜襲南昌，二十七日晨自台北侵入浙境平陽，瑞安，青田，浦江等縣。南京，杭州，廣德亦有敵機往襲。大同，滄州，徐州亦遭敵機轟炸。三十一日敵機又襲廣州，潮汕及福建漳州等地。惟我方各地空軍，均能奮勇應戰，已擊落敵機多架，頗足以寒敵胆也。

在國際外交方面，亦發生一重大事件。八月二十六日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偕大使館武官參贊等，乘自備汽車來滬，行抵嘉定南翔間，有日軍飛機多架，以機槍掃射，子彈洞穿許大使背部。到滬後即入宏恩醫院治療。許大使受傷之消息傳出後，各國無不驚愕，倫敦輿論，更爲憤慨。二十八日午後，英外務部以照會一件電達駐日代辦杜德，命其遞交日本政府，英政府提出之要求共有三項，（一）日本應向英國正式道歉，（二）肇事人員應加適當之懲罰，（三）日當局應担保採取必須手段，以防止此種性質事件之再發。日方對此將如何答覆，實目前國際間最可注意之問題也。

本期要目

勝利的曙光

黎烈文

中國對日的長期抗戰還剛才開始，現刻就要談論勝敗，實在太早一點。即使我們能在最短時期把日寇完全逐出上海，也算不了怎樣的勝利，因爲我們還有東四省的廣大的土地，平津等地重要的都會淪在敵人手中，當那些地方和那些地方的幾千萬同胞沒有回到祖國的旗幟底下以前，中日戰事便一天不能結束，而我們便一天沒有勝利可言！

但就在這剛才開始的抗戰裏，我們却也已經看到了一點勝利的曙光，那就是中國軍人的勇敢，日本軍人的怯懦。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一戰勝淸，再戰勝俄，因而軍威大振，不單中國人畏之如虎，逐漸養成了一種亡國滅種的「恐日病」，就是西洋人也都被誇大的宣傳所蔽，以爲日本人都是了不得的勇敢，法國有一句形容勇敢的成語：Brave Comme un Japonais（像日本人一樣勇敢），就是一個顯明的証據。

可是現在事實告訴我們，被帝國主義者的日本軍閥欺騙，壓迫，派來中國從事侵略戰爭的所謂「皇軍」，他們會向乘勝進逼的中國軍隊叩頭求饒，因爲中國的優遇，而寫感謝狀，不單沒有一點「武士道」的遺風，實在怯懦到了可憐的地步。

反之，被敵人逼得無路可走，實行自衛抗戰的中國軍隊却人人視死如歸，求爲國殤，每天每晚的報紙上都滿載着可歌可泣的情節。那些曾經百戰的陸軍，肉搏衝鋒，以一當十，他們的壯烈犧牲還爲我們意料所及；至若初次遇到敵手的空軍將士，更能在連珠似的高射砲彈裏面翱翔自若，履險如夷，實在超出舉世的期待，像梁鴻雲那樣身受兩彈，仍能將飛機平安開回，和另一佚名的張少尉因誤落敵陣，不甘被俘，竟以手槍斃敵九人，然後從容殉國，這種勇敢精神使敵人也不能不肅然起敬，眞是中華民族至高無匹的榮耀！有着這樣勇敢的戰士，我們現在雖還不敢判定戰事的最後結果，但我們至少可以正告帝國主義者的日本軍閥：你們滅亡不了中國！

你光榮殉國的戰士啊！虧了你們，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虧了你們，我們的祖國將要被人尊重！虧了你們，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及其子孫可以免除奴隸的命運並且站立起來向世界說話！你們的功勞會要永遠銘記在四萬五千萬同胞及其子孫的心上，你們的勛名會要和祖國同其不朽！

（八月二十二日於飛機轟炸聲中）

日本經濟的自殺

魏友棐

上海的砲聲，傳到了國人的耳膜裏，與其說是驚異，還不如說是欣慰。因為對侵略者以打擊，這是我們全國一致的祈求，我們再忍耐不下去了。上海部份的戰事，延到現在近半個月，同時，北方各線的戰局也有相當進展，這不能不說是全面抗戰的序幕；但事實上到現在，還不能說是全面的，因為我們的動員還只有一部。可是僅就現局下立論，我們就看出敵方的對華市場已經是破壞了，這種破壞對他們國力上有怎樣損失呢？我們掀起全面抗戰以後，將更予以怎樣的打擊呢？

日本資本主義的機構，與各國不同。其特點是半封建，半軍事性的；所以其利潤榨取的過程，對內是地主與資本家結合，用封建手法來剝削平民，——重稅與減廉工資；對外為以軍事為後盾的資源掠奪與市場的競爭。我們中國，便是他們目標中的原料出產地，也同時是加工製造後的剩餘商品推銷地；所謂大陸政策便是這樣的一個骨幹。一切的對華軍事威脅，也是依着這個骨幹而進展。

因為日本經濟機構的特殊，所以他們對華侵略的目標，最希望是我們受了威脅而屈服或妥協；因為這樣，他們可以不損失一兵一彈，而得到原料與市場。最怕的是我們武力抵抗，尤其是全面抵抗，因為這樣，他們不但要化費了鉅額軍費，增重平民不勝負担的重稅；同時破壞了已得的原料地與市場，減少了收入。而我們到現在為止的各處抗敵戰，恰就是走了他們最不願走的途徑。把握了這一點，今後短期軍事上的勝利固然可以打服敵人，長期軍事上的失利也可以打服敵人。

日本資本主義的給養，是從我們那裏掠奪了原料，拿回去用低工資與技巧命令工人做成商品，再到我們那裏銷售。因此要估計日本對華市場上的地位，我們可以從日本對華的輸出入貿易與在華投資方面看到；至於其所受的影響，也可以從他們經濟弱點與貿易關係上看到。

日本對外貿易，照他們發表，美國佔着第一位，實際上則是我國，因為他們硬損損地把我們的東北部份貿易劃到「滿洲」部份去了，而特殊貿易當然沒有紀錄的。上半期的日本自華輸入貿易，共計二十二萬萬日元，其中「滿洲」部份就佔一萬六千萬元，各地計一萬萬餘元，合計約佔總輸入的百分之八。其中商品大部份是原料，包括豆類，棉花，鐵，小麥等。日本對外原料最倚重者是美國，次之就是澳洲與我國了。

從其輸出一方面看，則在本年上半期總輸出額十六萬萬日元中，我國「滿洲」部份是二萬七千萬元，各地一萬二千萬元，合計約佔其總輸出的百分之二十五。其輸出商品大抵爲工業品，包括有棉織品，機器，砂糖，人造絲織品，紙等。至於約計二萬萬元以上的特殊貿易（私貨）則尙不計在內。

這樣，在抗戰開始以後，就是把「滿洲」部份與特殊貿易不計，則日本在不能向我國用廉價輸入原料以外，更須減少百分之八的輸出貿易。

這裏，我們再來估計日本整個經濟體制上對於貿易的倚重性。我們上面已說及他們國內沒有原料，須仰仗國外輸入；他們的給養，是靠着市場收入。因此，他們的唯一生機，在輸入廉價原料，與擴大銷貨市場，最近幾年，日本貨到處都碰了壁，可是他們的原料輸入却不能減少。因爲侵略者要開拓市場，不能不黷武，不能不擴大軍事預算；軍事部門工業的發展，雖也暫時維持了國內軍事景氣，可是人民的担負能力却只好顧不了。同時，因了國內原料的缺乏，軍需原料不能不靠海外輸入。這樣，輸出是減少了，輸入仍不能減少，形成了巨額的入超。本年的日本貿易，雖在日本政府嚴重的管理之下，入超額仍有六萬四千萬日元，比去年同期的三萬二千萬，增加了一倍有餘。日本一方面用種種加强對華發展方策來擴大市場，另一方，入超所予國際收支的逆態，仍無法消除。

因了軍需外輸入貿易的極端管理，國內的物料非常缺乏；又因軍需工業的特殊發展，正規的工業也受到了影響；更因政府加重稅率與通貨膨脹的結果，物料極端高漲，平民的收入却激劇減少，造成了人民生活的惡化，與社會的不安。日本政府雖想盡了方法，可是根本上沒有方法中止少數人的侵略行動，所以一切表面的病態也無法改善。只得消極的輸出現金以平衡國際收支而已。

對外戰事開始以後，他們的備軍當然更白熱化，國外軍需原料的輸入當然也更多，爲培養國力計，對一般原料的輸入當然限制更嚴；在這們條件下，則日本的輸出方面，至少對華一部份是破壞了；因了軍需工業的獨特膨脹與一般原料輸入的減少，一般輸出也減少了；可是輸入軍需原料不能減少，則入超的威脅，當然會成了更大的問題。此外，物價的增貴，失業的增加，格外强化，在在可以影響人民生計，同時也減損他們的担稅能力。這時，日本政府要支持他們軍力，不能不增加預算；要增加財政收入，又不得不增稅或增債；可是人民的生活與能力則日在消鑠中了，日本要是黷武不已，到了一定時候其國內經濟發生如何結果，請日本人自己來解答吧。

國人向來有的是懷着恐日病，這裏雖然寫出了日本不足畏所在，但也並不是輕日，因爲輕日與恐日是同樣地謬誤的。我們的把握，是：他們是少數人的侵略戰而我們是全民族的抗衞戰；他們經濟上的先天不足，會因市場縮小而更顯露；我們的次殖民地束縛，會因獨立戰而解除了；那一個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自己偏着頭一想就會了然。

這裏約略指明日本對華貿易上的倚重性，及倚重性失去後他們的損失，同時忘不了，國內還有許多日本資本的工廠存在，就以紡織業而論，全國日廠就有四十三家，計資本總額三萬七千萬日元，這許多工廠是不是還可以照常由他們開

工，還可以出貨在華兜售，也是要讓戰爭來決定的。

我們須堅信爲自衛而掀起全面的抗敵戰，更須確信從全面抗戰中可以取得最後的勝利。　八，二四

八月的上海

艾蕪

晴朗的天空，突然響起了飛機和機關槍轟擊的聲音，馬路兩旁的洋人別墅，便立刻拿關窗子的聲響去應和。我趕緊朝一株法國梧桐底下躲去，——這全由於不知選擇的本能作用，稍待一下，才跑向一座正在修築的洋房。哪知尚未裝好門的地方，已先有兩個女人坐在那里。再進去，便是臨時欄起的木板。沒辦法，只得將就立在她們的身邊。

她們都青着臉不說話，只一個約莫八九個月的嬰兒，左額上紅腫一塊小瘡的，嘴里嚼着自家的髒手指，一面又小聲地啼叫。看光景，像是餓了一兩天了。抱他的老太婆，現出毫無辦法的神氣，只一壁騰出手來，胡亂指一下天空，咒他似的罵道：

「還要吃哩，就要打死你了」！

口音是像湖南湖北兩省的。嬰兒拉出指頭來，哭一下，又趕緊塞進去。我看一看旁邊年青的女子，（她老是低着頭，呆呆望在一邊的）就皺着眉頭，說道：

「怎不喂他一點奶呢」？

「還有啥奶呢？屁的奶！……」老太婆接嘴過去，帶着一半訴苦，一半埋怨的神氣，臉上的幾小塊傷瘡，便現出掙扭了的顏色，「這小東西，眞磨死人！他媽媽又不在，叫我怎麼辦呀」？接着望望我。

我詫異起來，連忙問道：

「他媽媽不在？走失了」？

「走失到好了，恐怕死了哩！……這里一刀，……這里又一刀……」她拿手先指一下乳房，接着又指一下腰部，這時我看見了她挨腰部的衣衫，已掙爛了一小片，紐絆子也是要掉落似的。就隨口驚訝地問道：

「啥人這樣殺的」？

她翻起眼睛，看一下天空，恨恨地罵道：

「除了這些東洋猪玀，……東洋烏龜，……還有誰呢？」

這時天空，機關槍倒沒射擊了，但還響着飛機的聲音。停了一會，老太婆就把嬰兒遞給年青的女人，一面說道：

「要命囉！……你替我抱抱吧！」

年青的女人，並不伸手來接，只是低着頭，拿手臂輕輕地揩着眼睛。

老太婆看見了，就都起嘴巴，責備她道：

「你又來了！……這年程，哪個不遭刧呢？……天不成全你，看你還有屁的命！」

「我沒伢子，我還留條命做啥呀！」

年青女人幾乎要哭出聲來了。

我把「伢子」這兩個音的意義，弄不大淸楚，就向老太婆問她哭的原因。老太婆指着抱的孩子說道：

「就是她媽媽殺倒的時候，大家那沒命地逃哪，等到一口氣跑好遠了，才曉得她三歲的兒子，打失了。……我不拉着她，她還想回去吃刺刀哩！……眞是要命！」

年青女人禁不住抽抽噎噎地哭起來。

我皺緊眉頭問道：

「他們的男子呢，在做啥去了？」

「男子？你還問男子囉！遭殃哪！半路上就給抓了去，一頓耳光拳頭的！……你看我嘛，這樣大的年紀，還不肯饒哩。……一來就搜我的衣口袋，看是銅板，便一把打在我的臉上，差一點兒，眼睛都打瞎了！」接着又指懷中的嬰兒說道：「他媽媽就捨不得兩張鈔票哪……不要哭了，淘氣的東西！」

我除了把附近一點的難民收容所告訴她們而外，一時再不能替她們做點更好的事情。便懷着一顆痛苦的心，悄悄地走開。

天空這時沒有飛機聲音了，兩旁洋人別墅的窗子，又重新一一地打開。

陷落後的北平

魯悅明

北平的人心雖鎮靜，但政局却十分緊張，代委員長張自忠氏，首將離平的八個委員開了缺，另選了八員「新貴」遞補。以不干政為名的地方維持會成立了，推元老江朝宗氏為領袖，但江氏的晚輩為了不願這老人作傀儡，力逼他連辭二職，維持會及政委會雙方都曾懇切挽留，將來如何發展尙在不可知中。連日平津反戰同盟會的宣言滿街飛，聲言「打倒國府投機的抗日！」「任如何慷慨激昂，犧牲澈底，亦不能成功，何則，力不勝任故也，」故「擁護地方行政權」並「實行中日提攜，調整國交！」這次的文字比較通順，但顯然也是在敵人的指揮刀下，離間南北，給國人以恫嚇的。

日本踏入平津後，事實上是已有了相當的暫時滿足。為了要穩定現狀，便不能不隨時給人民以刺激，造成地方上的普遍恐日病，而完成華北的獨立。於是文字之餘，又加之以武事，因而有四日盧溝橋日軍聯絡員擕着大批武器由城內通過，前往通縣的事實。

官方解釋日軍所以通過城內的原因，是因為郊外連日有雨，泥濘難行，故日軍特務機關部特向警察局長潘毓桂「婉商」，由市內通過，以期便利，潘氏業已通令各區轉知市內各處人民，屆時不必驚疑。

四日上午八時起，日軍聯絡員，有的穿着軍服，有的索與赤背，帶着坦克車，鐵甲汽車，卡車，機關槍車多輛自西南角上的廣安門入城。聯絡員們斷續地唱着軍歌，坦克車上厚披着樹枝和稻草，東交民巷口上有美軍佈崗，有日本婦孺在搖旗歡迎，引得卡車時時停着，裏面出來軍官立正還禮。經過東長安街，東單，東四，出朝陽門，過東郊直赴通縣，一路上，參觀者萬人空巷，除了面有畏色，而態度則「異常鎮靜」。

事變以來，最辛苦的莫過於晝夜不眠的警察，日人稱之為忠順的八旗子弟。日來北平四郊的警察在烈日下又改換了黑色制服，為了與通縣保安隊有別，服務時無不汗流浹背，聯絡員們通過時，紅光旗子滿街飛，只是沒有了我們的國旗，到處旗竿都在空着。但四郊一帶，有幾處已經在麵粉口袋上畫個紅圈而懸掛出來，據說燕大和清華也都改懸了美國旗子。

當日戰車通過後，到處傳佈着「日本進城了」的消息，柏油馬路上留着殘破的輪跡，市民心裏也遺留下一條深深的創痕。

這一次的勝，日本的計劃是成功了，街談巷議，又是一

片「明日接收」的猜測預言，多數人都為敵人的武器所逐網，以為我們的武器不能和人家的比，我們的失敗實為必然的結果。

日本是慣於使用這一種技術的滑頭，他們雖然在說我們是「軍事財政，百孔千瘡」，但他們自己也矛盾百出，從不敢作全面衝突的預企。前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少將曾對關東軍有個秘密情報，這裏有一個日本實力的忠實供狀：

「……須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國對華及歷次對中國軍之作戰，中國軍因依賴國聯而行無抵抗主義，故皇軍得以順調勝利。及後華軍對於知己知彼之認識，受帝國皇軍威脅而竟疑神疑鬼，轉成普遍之恐日病，帝國之相煎愈烈，中國之惶惑亦愈甚，則一般當局之恐日病益趨加重。倘彼時中國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之在滿勢力，行將陷於重圍，一切原料能否供給帝國，一切市場能否銷售日貨，所有交通要塞，貨源工廠，能否由帝國保持偌大區域，偌大人口能否為帝國所統制，均無切實之把握……」

報告雖隔數年，但一貫的宗旨從未變更。漢奸滿天飛，走狗滿地爬，都是必然結果。代委員長張自忠氏現已因故失寵，繼之而起的是中日當局，均甚熱心的「地方參議會」，聞其「民意」的第一案即係「反對南軍北來，睦隣自存，免受慘禍」。這條路子和「滿洲」建國並無二致。

古老的北平，「天棚，魚缸，石榴樹，」「老爺，肥狗，胖丫頭」雖然依舊，可是已失掉了昔日的趣味，臨河茶館裏依舊客滿，但談話的題目却已失掉了「幽閒」。譬如中央通訊社長以藍衣社的名義被捕入獄，盧布與法幣相提並論，城外災民不得入城，及「滿洲國」的小學生沿街為「北支將士」募捐之類，這些題目，都不是平常時候慣談「花，鳥，虫，魚」的人所能想到的。

北平的確也是在非常時期中！

在「北寧」「奉山」化的壓迫下，五日平津開始通行臨時車，將二小時半的時間扯長到九小時。狂風打擊中，東車站又告人滿，頭二等車上擁擠得無立足地，月台上還有一半購得了票而上不去車的人，這樣的車，每天平津在晨九點對開一次。

從北平到天津的旅客是以企圖南下的青年學生為多，而自天津到北平來的主要多屬難民，因此故，北平在便門車站設立了嚴密的檢查機關，以防止「不良份子」。旅客們到了天津，也有同樣的困難，就是沒有持通行證的，不能踏入租界，連天在「霉雨」人們踏着泥濘，茫然無所歸宿。

在北平，當前的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學校」，上自教授，下至學生無不為此焦急。這種焦急，也就是文化城的焦急。如果北平失掉了他懷抱中的學生，北平就要有半個空城。現在，只要交通有辦法，大部分學生已經在準備出走。終日裏人心惶惶，但走到那裏去，還是一個問題。記者曾經拜訪過幾位學校主持人，他們也是陷入於苦悶中，到處所見，都是幾幅苦臉和一桌馬將，好在古城如今還沒有人說「打打馬將」也是犯法的。

舊曆的七月七日快到了，此地遊戲場已有將「天河配」提前演出的，可是，任何娛樂場所都很少有人，市政府雖然將娛樂捐免收半月，提倡娛樂，豈耐人民沒有娛樂的心情何？

八月六日在檢查住戶聲中寫完。

我怎樣炸出雲艦

——飛將軍自述——

次霄

花邊白影中的閑情

一束剪秋羅在我的迎面，每當我不甚覺到疲倦的時候，這瓶放在我牀邊的美麗的花，便映到我眼上來，於是這束花便成爲我安慰的對象。

我像做一個甜密的夢，昨日在深不可測的高空活動，今日却落在這離地面不過一尺來高的牀上。要是不會想起創傷的時候，我不覺失笑了。此刻，我的周圍完全是白色的；除藥物以外，從覆在我身體上有被褥，到天花板，給我一眼是純潔的印象，這種環境會使人發生高雅的感覺，又清靜得使人寂寞；所謂和平，似乎就在這里，我們想要呼吸到和平的空氣，也祇有這里的事實可以形容和平這種理想。

學園時代的風趣濃

可是我是活動慣了的人，對於這種靜止的白色反而不安起來。雖然，天空中也共白色的，但那是流動的，奇異的透明底雲層。顯然地和我目前的情狀，意味是兩樣的。每當我的機身穿過那卷積雲的時候，分有次序的濃淡底雲層，像在剝果皮似的，被我的勇氣退在遼遠的後面，這樣，我便感到一種神秘的愉快。我之所以歡喜駕駛飛機，也就因爲由於我這種性情和幻想養成功的，不妨說，正是這麼關係，而決定了我現在的身分。

我的學習航空，從開始到如今，年代該是和中國航空教育同樣長短的，這就是說，中國一有航空學校，便有了我這個學徒。但我自踏出校門後，生活並沒有多大變化，不過駕駛飛機比較讀講義的機會多了。到這期間，我可以把大部份時間放在駕駛上面，除自由地稍涉及理論外，給我却學了不少的花樣——各種特別的飛行技術運動，如基本的："A tail Spin loom, Side slip. 以及Nosedive等運動，我可以隨自己的趣味，換調的飛行。雖然，偶有時候，機上附加了各種武器，作爲作戰的姿勢出現，但這只能算爲一種難得的練習，而絕沒有機會，使我有增多作戰的經驗。不過，我總希望能有這種時機的來到，每當時局緊張的日子，我就非常興奮的，我往往暗下去撫摩我常用的那隻飛機的駛盤，默祝它立刻昇騰起來，表現抑鬱在我胸口那種憤懣後面的能力。可是我的志願像傳染了黑熱病似的；隨着時局在昇退；祇想從實地作戰上得些經驗，以爲學校教育不足的補助，結果仍是失望，還是一個飛行家質地的，騰雲駕霧的遊歷者；也許在地面上看見我們的朋友，羨慕我有一表仙氣的逍遙，其實這正是我的苦悶！

時機到來之前一夜

終究給我期待到了，這是兩週前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將要作第二回騰空的時候，我的左足正跨到踏板上，出乎意料的接到本隊轉告的準備出戰底密令。在這一忽間，我感動得眼邊滴出淚水來了，有如困龍越出了泥沼，我像是已經昇飛了，而不知道身體離開了機身。這時，該不祇我一個人有這樣興奮，我敢承認，凡是我伙伴的都

戰地特寫

絕對的勝利把握

我軍意志堅如剛鐵

敵人缺乏作戰經驗

出了老北門，走入南市；一行鐵柵門分開兩個場面，一面是囂雜而恐怖，一面是沈寂而蕭索。每條街巷都是沙袋土堆，每個士兵都擎槍在手；斜雨打在他們的頭上，但是他們昂然看着天空，他們在準備作戰。近來談論和戰的，常談到作戰的把握問題；我此刻現在懂得了；擎槍在手預備放，這就是我們的把握。我們的車子，這樣彎來彎去出了法租界，又進了法租界，又出了法租界，由南轉西北，乃向戰地駛去。雨却一陣緊似一陣，直向車窗撲過來，郊外風物，樹綠草青，帶雨朦朧，一片寧靜和平模樣。路邊有幾處農家，還是老樣子住着，小店門口還掛着鮮肉堆着青菜，幾乎使我忘記了緊張萬分的戰情。到了光華大學左右，又有點都市氣象，東一處洋樓，頂上都飄着各國旗幟，有似戲台上的連營旗信。上海西站那一邊已經堆了很高的沙袋，也不知那一國的海軍在把守；西站上寂無一人，連軍用運輸也沒有。近大夏大學那一邊，豐田紗廠是我們所惴惴有戒心的，看見廠頂上飄着英國旗，廠前也由英兵在駐守，他們阻止我們車子的前進；可是那一段中山路，以我軍舊與豐田對壘，防禦工程甚多，路途既狹，又泥濘難行，只好轉車由北新涇往北。北新涇也還有許多住戶，市面也很安靜。我們看了這安靜的市面，知道前線作戰，保有絕對

這樣情形。

我是屬於最老的一隊，因爲歷史的關係，對於被伙伴們稱爲阿米巴隊。但並非全隊是資格老的，却是，在「一分隊」這三個單位中有一個是新的伙伴。但在系統上我們要算第△隊了。應該這些沒有多大關係，祇少在作戰能力方面，根本我們從未實際地「機對機」的搭當過，即是我們長官，也不便定出誰强誰弱的成見來。

于是在這回戰爭發動的時候，首先便被派到我們這阿米巴隊上來了，這好像一種傳統的成規，即是，不可免的表示當「以老爲先」的厚意。自然，我們對於這種厚意是一致歡受的，那怕是自不量力，不幸的事穩定會落頭上的；這都因了甘心的慫恿，似乎無暇顧及了。

領空上的處女戰爭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錶針正指着十點三十五分，當我在扳發動機之前，仰首看見頂上一片飛快的積層雲走過，轉眼我的同隊的一個結實底伙伴先我昇騰了，不覺起了鏡賽的心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很能清醒人，想是機底的那些豐潤的草原的隱味；不過我稍旋動手裏的駛盤，那在遙望中的無邊底綠野便失在我老遠的背後了。

我所用的機，是一架陸上偵察機；此次我出使的任務是偵察敵方兵艦分布的地位，平時聞說日本軍在這方面的射擊力是很可忌慮的，爲防衛萬一起見，也便帶了一顆輕炸彈。我想，即是不遇到被射擊的場合，我亦當留給他們一個禮物，無疑的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除非敵人疏忽了，事實上決不會；果然給我的好意所蒙敝了，當我的機身距水面還不到七百尺的時候，就像急不過

來似的由艦裏對我這邊射出八九發强烈的鋼砲。雖然這是我初回的遭遇，但是我的心裡並不慌張，不過比較機警一點，而仍然在黃浦江上飛行。那知道泊在江中敵方的艦，全都響應起來，立刻把靜靜江面弄得烏烟瘴氣，可是我還不就走，在目的未瞭然以前，偏要降低些，近一隻艦頂僅有五六尺，等不到他們開砲，我已經轉了方向，則來一個倒衝，再掠過一隻可以看明敵人鼻目的巡洋艦，然後我方高速的攢昇。可惜那兩隻經我訪問的戰艦所發出兩尊回敬我的砲，却意外的落空了，反而，在匆忙中給我投下一顆炸彈。當時不知道投中無有，那我已經昇到一千尺以上的天空了，這是幾百年來被屈辱的中國第一次底吼聲！我脫去那炸彈的一刻，我則覺到這是我自出母胎以來，從未有過的快感，當彈落機身減輕之際，似乎就是我的責任也減輕了許多。

這樣以後，機身便似受了我暢快的心境的感應，於是在萬重的雲間飄逸起來，非常得意。在我穿着濃雲的時候，就像小孩子和家貓戲嬉，常作急轉灣，回避它，或作翻內圈的動作，給它一個逗笑的包圍。當我從高空投向機場的一段歷程中，突然感到一陣寒流經我的身邊，同時機身微感不安。待我進休息室的時候，從窗內看出，天空泛起了數朵的雨雲，而且那可親的蔚藍的天色也便被掩蝕了。

眞理從砲火中探求

在我還未進完午餐，就接得緊急命令，我即半席離去，我趕忙穿好航行服，登上那架給我們預備好的單發機的轟炸機，早有兩人進去。我們各別的行了一次注目禮，接着一個隱然的微笑，

的勝利，再由曲曲折折走了許多路，到了某司令部。途中以空中發見敵機，我軍正發砲轟擊，我們會在路邊矮茅舖中躲避一些時；其時雨大屋漏，茅草滴水，着帽作暗黃色，對之發一苦笑。茅屋中的老翁老嫗，自啓自炊飯生火，烟冒茅舖而上，在那兒躲避的人都有點着急了；我們說了，那老嫗還是不懂，她只唯唯連聲。我忽然想起防空知識問題，以南京路上市民的混亂情形而論，則老嫗不知炊烟危險，亦自難怪；我們日日高談空論，對這些切實事項，倒眞宣傳得太小呢，避開那一章中，有運砲彈的兵士，有守禦的保安隊，還有我們同行這三個人，可以說是一條聯合戰線，我們一致的論調，「要打倒東洋！」

二

在非常閒靜的場面中，我們會見了某師的某師長某副師長某參謀長，他們圍在一張方棹上，攤了地圖商量作戰的計劃，彷彿在下棋，由此圖攻，由此打划，以沈着的態度在討論。我和某師長已經有好幾月沒有見面了，軍事辛勞，這回比先前瘦了一點。我知道他的明朗談吐中，今日給我們了滿意的答案。他斬釘斷鐵地說，「一句話，我們只是幹！」外面鎗聲接着砲聲，前線一定很緊張，他就匆匆地出去了。我們就向某副師長某參謀長探問切實的作戰消息，我們先說上海市民對於作戰情形的興奮，又說：上海街頭，有十萬以上的流離人，淋着雨焦急地在等待勝利的消息，還有三百萬市民，皇皇不可終日要從勝利消息找出路。某師長把手掩在地圖上，用深湛的眼光看着我們，用沉着的話說：『作戰本不是一些合得痛快脾胃的事，古語云：成固欣然，敗亦

當我們赴戰之前，這樣，確可以團結我們的心。

這回，我們同行的共有一大隊，內中除和我們同樣性質的七架機，此外一架是雙發機轟炸機，一架高速度轟炸機。我們夾雜起來，三架一列的有程序的成爲三排，我這一架的位次正在第三列第二排中，當騰空一千五百尺的時候，我們還是結隊而飛。待到將要降落之際，首先那架高速度轟炸機離隊了，接着我背後的一架和左邊的一架又離隊；當在我們橫過距防衛司令部25KM的地帶，我們便受指揮的命令分散開了。方我們這架機折向東去的一刻，可以隱約的聽到轟炸的聲音，想必這就是先我們到的高速度轟炸機的成績。自第一次轟炸響了以後的，却便連續接下去，這時全體在動員了，我們在偶然間會到那架雙機轟炸機，這回可響啦，想是投下三百公斤TNT的地雷炸彈，其爆力眞是振天動地。

我們這一架就趁這個機會接連投了兩顆彈下去，該是，敵艦對這突來的轟襲確起惶恐，亂發高射砲，不知技術不高明，還是因過分慌張總打不中我們，有一彈本來可以擊中我們蹺棒的，那就完了，可是並沒有，却穿翼柱間過去，這不過是我們側滑一下的關係，竟給我們脫了險境。

轟炸和高射擊交錯的猛鬬之中，我們又向一隻近汨岸邊的巨型兵艦投彈，這就是今天必須以頑强的鬭力解決的敵方的司令艦——出雲號。我們預備擊中它的要害，便低低地滑飛下去，再向它投落一彈，同時的用機關槍掃射。可是結果，我們的機翼被破壞了一部份，正在我們抽身脫險的時候，由激浪中瞥見我們另一架機受重傷，幾乎要跌落江裏；但勇敢的伙伴還掙扎着，畢竟突破了重圍，我們這兩架同患難的單發動機相偕的飛出市區以外。

這民族解放底肥料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正在我避開一支襲來的空氣的大壓力，預備側滾的一剎間；忽傳來一聲沉着的呻吟；當下，我還以爲是機翼漏發出來的顫音，那知道原來是我們的伙伴，因受重創過度，臨終的慘語！可惜我沒有留意到，只見他的血染滿了一身，大概是給兇暴的砲全部炸裂了。我覺察他的胸口還在跳動，爲了存心救回這個垂死的伙伴，同時想可能的保持他的體溫，便向低飛行，放足已不能再放回的四百五十四馬力。雖然這時我的左手也被擊傷，感到痛楚和困難，但還勉强支持，每在我用力挨那駛盤的時候，血便沿着腕臂流。要是比起那重傷的伙伴，我這點却不算什麼了。我囑付一個伙伴留意他，他很傷心的告訴我，說連衣服都掩不住他淌着的血。我回頭看他的血像突泉似的在噴流，再受機身的振動，血已經濕透了他的坐位，且直向大地上滴。這是我們貧弱的民族的肥料啊！他在等候他的血流完，現在面色已是慘白，眼眶也深陷的進去，可是他的眼睛却很鎭定的，不時，還對我們浮出超然的笑，這是偉大的戰士底精神。

「朋友請忍耐；祗有三分鐘，你就可以進醫院了」。

我想不出更好的話，因一時間的感情湧上喉邊，便這樣安慰他。

「不要緊，你們顧自己的事」。

說完，他便把創傷最大的頭部埋向衣袖間。似有意遮避這引入旁目的地方，不讓我們分心

可喜！我們只是這樣幹！現在我們的抗戰爭取民族的命運，我們抵抗到底，我們爭取最後的勝利，持久當然要耐心去等待。」我們從他的語氣中知道他對於作戰的勝利把握，但他希望國人要沉着，不要興奮，某參謀以宏亮的聲音緩緩地說，『假使今日佔了這個地方，明日又放棄了，在戰爭眞是常有的事，和全局得失無關係，所以過分的興奮和過分的失望在我們作戰的人都不該有的。』他們都希望我們把這重要的意見轉告國人，使國人知道他們切切實實在幹抗戰的工作，耐性等一等！

目前戰局，已經把敵人包圍在一個小小的圈子中，目的在全部消滅牠，不久自有分曉。至於如何進攻加何固守，事關軍事秘密，記者既不便問，也不想問。其他記者乘便也曾問過幾件小事：第一問他這回作戰和一二八那回作戰的同異？說是一二八那回我們全陣併守等待敵人來攻，這回我們完全取攻勢，在某一方面多一點犧牲，也可說少一點犧牲。第二，我軍作戰的能方和敵軍作戰能力的比較。說是敵軍不僅作戰經驗缺乏，即作戰的意志也不堅決，我軍則人人抱必死之心，士氣强盛勝敵百倍。以爭持志大學之戰而論，在戰略上，敵軍勢不可退，而一經襲擊，傷亡旣多，即行退去，其無鬥志可知。第三問：前線作戰需要後方民衆物質上協助的是那一些？說是上海方面的救護隊，組織得很好，服務的也很勤苦。其他關於運輸上的材料戰地的工事材料民衆能供應得愈多愈好。於在彼此談話中，我們常說，民衆的熱望怎樣怎樣，而他們的結語，常用反問的語氣：你看民衆的感想如何？戰神的齒輪是浪

他。

於是我的眼睛潤濕了，正在艱苦的時候，如果半途中失丟我們這樣有力的戰鬬員，這損失實在太大了。我感到視覺遲鈍起來，現在前面是一團模糊。

「轟」！

又是敵人發來的高射砲，幸我發生急智，連避了幾彎，祇見黑烟環蒙着機的邊緣。加以天陰，風又大，我們好像在黑暗中探摸。當我想到背後這可憐的伙伴時，我便勉强忘却自己那破的手，咬緊牙齒，鼓起殘餘的潛力，找我們的歸宿地；閃灼我神彩的目光，有如餓鷹在搜索食物的光景，向無限的，飄渺的空間，衝衝，衝出我們恐怖的死境。

正是要受傷了以後

傍晚時分，我想調節筋力，向棗色的小屋後方，沿着機場綠草散步，足踩在柔軟的草上，精神很覺舒適。那我受創的手，已經過一次藥水的消洗，且紮好了綳帶，固然不免感到痛，但我沒有報告上峯，借此機會休息。我更要振作起來，我身上的血不能白流的，即使是一滴血，也不該背着敵人流。我邊走，邊感興奮，雖是血滲到綳布外面。殘陽的餘輝從草雜的雲片後面漏下來，映到遠方的山崗，這樣的美景，對於一個勞倦後的人，確是非常安慰的。大概走了一百五十來突遠，將要轉彎，却遙見西角有個人在招我，立刻我變了快步，向那被風飄動的白色底信號奔去。

我還未踏進辦工室，知道又要出發了。隊長眼睛似乎在注意我那受傷的手，却躊躇了一會，說：

「不便？那就不必出去。」

但我已會意到，我便掩飾這「不必」的理由，故意伸出那隻受傷的手，而且近他的面，張開不自然的手掌，活動給他看，證實我毫未失却作戰的能力。

「這不過彈片擦破一點兒皮膚，沒有關係」。

我說，表示願去出力。得隊長命令後，我方知道我們一架機被敵方包圍襲擊，正在萬急中，於是，我便逕向停在東南角的那架單座戰鬬機奔去，這時勤務已加上了油，我打開機門，一躍而上，運用非常的高上升力飛行，在狂風中，邁進，直達八千尺高度，然後向目的地揷落，一剎那，這幅强頑的鬬爭場面，便呈現在我機前不遠的地方：見二架敵機，在追逐我們這架機，正是迫不得已間。但我並不茫然上去救護，據我途中決定的戰略，操向它側方飛行，想在他們注意力集中於我們那一架機上的時候，出其不測而痛擊之。於是我以神速的運行，來一次翻外圈。

一段傳奇似的揷話

正在這其間，想是子彈已完，陡然的我們那一架機凌空升上，這是出於敵機的意料之外，當然，敵機不肯放鬆它的，那二架敵機，便同時而且同速率的斜升上去，恰好在我們那機出頭不遠的底下，敵機便作爲畫一個九十度三角尖向記點揷去似的，連同我們那架機互撞了。立刻遭受很大的損壞，都飄搖的跌下去。誰知道，我們那位智勇的伙伴，早已乘飛行傘安全的降到地面，以

漫的，戰神的本相是嚴肅的，作戰的人只做切實的工作，只想實際的問題。

陰雨天，天暗得快；租界每晚戒嚴，只能提早回上海來，我們相約隔一天到前線去觀戰，某參謀問我們不怕吃彈子嗎？我們點點頭。

車又彎彎曲曲地出來，從別一條路駛過一段很長的死的街市，途中紅十字會救護車和我們結伴而行，我向那車中看一看，抬架上都是空空的，這又是另一種慰安！遠遠的砲聲正隆隆不絕呢。

記者空言報國，心熱筆拙，希望大家相信我們帶來的是眞實的勝利保證，前線將士堅決抗敵的意志和切實作戰的計劃。歐洲大戰，千百萬戰卒在凡爾登戰線上進退四五年，方決勝負之局；我們對於持久戰，第一要韌，第二要韌，第三要韌！（曹聚仁）

從上海到蘇州

王瑩

忽忽地提着行囊，天還不十分亮，經過了冷僻租界的街路，兩三個荷着槍彈的外國巡捕，睜着好奇的眼望着我們，臨出發時，田方沒有來；在一切都是『軍事化』的規約下，我們不能等他，大家都十分地懊喪，走不多遠，田方奔來了，提了個大被包，大家拉着他就走，那時我們的喜悅眞是不可言說地了。

出了租界的鐵網，便看見胸前滿是排着手溜彈的我們的保安隊在檢査着行人，我們把護照拿給他們看，他們親切地點了我們的人數，就讓我

一架已不能脫險的機，陪葬兩架敵機和兩個飛行員，究竟是上算的。這是空戰的奇觀，要不是側身於戰圈中，決計看不到的。這種非常的戰術，是我們絕好的經驗中的教育；可惜到此刻我還沒有調查出是我們那個伙伴。

一場好詭秘的格鬥

話得說回來，看了這場惡戰結束，當我起折回的念頭時，不料遇到一架自已的機，默測它似很慌忙，待不到我們接近，不知幾時來了一架敵機，盤旋於我們頂上，有似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不約的立刻遠離，我一急轉彎，預備佔它的上風。說時慢，那時快，他已經發動了機關槍，當然我不肯相讓，就用側衝，同時扳動了聯動器（*Gear*），立即子彈由螺旋槳旋扶圈間發出，也許我的雄心使我佔了攻勢。那知它佯逃，或對我甚麼不利，我向四周警惕着。果然它向我投來一顆燒夷彈，幸我未追上去，得免機身燃燒。在它退一著後，我便緊隨着它，眼睛注視照準器（*Sight*）發出的子彈和我的行動一致的，結果迫得敵機走頭無路。在我偶一側眼間，望見我那戰友在和另外一架敵機抵抗，兩方戰力均等。再自西北角，悄然地，飛來了兩架敵機，不一刻，却一在我左側上方，一在我後邊下方，高高低低，一共有五架飛機會合着。既到這情形，我便暫時放棄那被我追逐的敵機，轉向與新來的兩架週旋，因爲飛行不久的關係，顯然看出它們的强潑的活動。雖然現在已被敵機重重包圍，但我要生存，决定施出我未有的戰鬥術；萬一有甚麼意外，我也得予對方一個大的損失。

於是，我便展開僅有的慧力，心地很沉着而且很機敏的，突向阻擊我最力的兩架敵機間側滾出來，乘便就將正和我伙伴在鬪逐的那架給逃跑的敵機，一次迫近的掃射；恐忙它的鬪力不强，已是疲倦，祇經我們一次攻，就負創傷逸去了。但還有兩架，怎麼也不輕鬆我，合力對我射擊，一時便陷於混戰狀態中。約經過五分鐘的惡鬪，我的那個唯一的伙伴，因受重創飛走了。現在祇剩下我一個，在應戰兩架頗强悍的敵機。已到這樣，我惟信賴自已堅定的志意，和非常的毅力來對付險境。

生命寄在Bead sight上

我忍着一身創傷的痛楚，目光注射那準星，即*B ad Sight*，或是那被風狂吹着的風標，以爲剎時分減痛苦的對象。或上或下的敵機，彈子像是暴雨似的向我打來，我爲自衛起見，用盡我駕駛的技能來回避它們的襲擊。我感覺到全身已經潮濕，血腥味被寒流冲散開來。我欲暫脫這險境我便佯作跌落；低了它們一格，向下連續的「旋飛」。但我的體力已不允許我這樣做。不到七旋轉的旋飛，便不能再支持了，從高空直跌下來，我的意識也糢糊了，至於無線電信，似已隔斷，失去它的性能。一切都完了！我忽然一轉念，「民族還未解放，責任上却不容我犧牲的。」，怎麼腦筋像被毒針刺激一樣，立即渾身的血液沸騰起來，還在不知不覺間，機身却已攢昇。其實這時機身跌離黃浦江面，只有三米了，稍一差池就可以完結這架飛機和我的生命。

在暴風雨的高空，展開了我們一場毒辣的格

們通過了。

船停在塞滿了汚物的仄仄地小河內，載了三四十人駛開了岸邊。一兩聲嘆息從船尾上的一個年老的婦人的唇邊送過來，走不多遠，滿船的人都在談論着這偉大時代所發生的事情：

「你們是逃到什麼地方去的？」

「我們的家都給東洋鬼子燒光了！」

「中國兵打勝仗，鬼子老吃敗戰！」

接着就是一個人詳細地叙述鬼子的飛機被我們打落了多少架，中國的飛機是怎樣的神勇，怎樣的「行」，這樣地我們好像忘記了「陌生」，大家親愛地談論着。在十二點鐘時，忽然地日本飛機在空中嚮了，母親很急地抱着孩子，客人叫搖船的夥計加快地搖到岸邊，空氣頓時有點緊張。駛近□□時，飛機更多了，高射砲的聲音清晰震耳，一個船客立在桅杆邊喊着說：「看，快看，跌落了一架飛機了，」

「不要瞎說，這是中國的飛機，鬼子打不中的！」一個□□的米商很快的申斥着。

「你們爲什麼不幫着中國兵打鬼子，逃到什麼地方才是安全地帶，現在是全國抗戰的時候：：」我們和在我們近邊的幾個木匠在說話。

「我有一個年老的娘呀！」一個工人憂愁地回答着。

「如果敵人不打完，你的娘也永不會得着太平日子過的。」

「是的，敵人不打出去，我們中國人是永不會得着太平日子過的！」許多人都在點頭附和着。

船在下午五點的時候，到了一個小縣城，我

閩，到黃昏時候，我才結束這一天的活動。據說，我駕駛的飛機，幾時降落到機場上，不單我自已無從知道，連留在機場的人都未注意。待到發覺，他們還以爲我是一具屍體。

感謝當在威力圈外

意想不到的，這具屍體此刻又已復活了；藉各方面的助力，要想感謝賜我的美意，惟有希望我的體力能早日的復原，再上前線去！最低限度，要先把敵人絕跡，自由飛行我們領空的二百餘公里底威力圈以外。

我一刻也不會忘了我的職能和宿仇；這里還有一方窗子，既可以看到高朗的天景，又可以看到敵機的行動；由此，使我對它們更深的認識，而更加的渺視！

當我擱筆前，該感謝這隻負傷的手，歷七八小時爲我紀錄這段回憶，使我留下生活中最寶貴的一頁。再有那縷縷的花香，由它減除我休養中無限的寂寥。

只是一顆廢彈

瓦也

患瘵般沒血絲的殘月，
　惝恍斜睨着死的都市！
浦中奔流着溶瀉的鉛液，
　嗚咽地，搶攘地，滾逝東去！
猙獰腥穢的十多隻癡蠢Gorgon，
　無眠地，在浦旁呻吟躺臥，
鬣頂的蛇髮依然攪擾惺忪，
　在發出尖銳的創痛嘶叫！
他們風魔般失去的性靈，
　已紅烙上正義的嚴肅火戳。
貪狠，恣睢，笨拙，猜嫉和苦悶，
　鐐鎖般，桎梏着那犯罪的靈魂！
「可咀咒的亞陸羔羊啊，
　突然地，你竟改變了面貌的溫馴?!
昏迷的亞陸睡獅啊，
　抖擻地，你竟也一鳴而驚人?!
我只得楞着頑鐵的頭皮，
　張開那血腥的饞吻，
蔑棄人道，信義與光榮的一切，
　出賣我那犯罪的靈魂！」
Gorgon 挨受着那轟雷般良心的鞭扑，
不免翻滾地對殘月而哀吟！
「嗡，嗡，嗡！」
　「隆，隆，隆！」
是西南天星月下飛近的機聲，
　這羣夜襲的鐵鳥，正如那神話中的天
　馬，揚素鬣而絕塵。
靜夜淒厲的機聲啊，

們從出發直到現在，除了早晨每人吃了一團糍米飯外，還沒有吃過東西，大家都很飢餓，有幾位把箱子托付別人代提，去打聽明早去蘇州的船，還有便去找住宿的地方，我們每人都晒得紅着一張臉，背着一隻軍用水瓶，提着自己的簡單行李，當地人都關心地望着我們：「是上海逃來的，性命交關！」

「不，」我們回答着。「我們沒有地方可逃，我們是到華北去做事的。」我們回頭望他們，他們對我們那麼善意地笑着。我們也笑了。

這小縣城是一個十分簡潔而樸素的地方，人民都穿着得很整齊，表面上是相當的平靜的，地方上的民衆組織也很好，所有的壯丁都加入了公民訓練，（已經有五期了，每期有一千五百人，現在受訓的公民已達七千五，）他們隨時都可開到上海前線爲祖國而抗戰的！此地雖然聽不見砲聲，可是敵人的飛機却每天不斷地在脅迫而威逼着牠了。

我們經過警察詳細地盤詰後，一個受訓的公民做了我們的可愛的嚮導，便就擱在一家小旅舍裏，吃過晚飯，洗星海拿了寫好給他母親的一封信給我看，內容大致報告平安的行蹤，他的母親已經是六十開外的人了，知道他的唯一的孩子要有一個不定的頗長時間在遠地去工作的時候，哭得很傷心，他的信上說：『你平時恨東洋人，我們現在是去帮助軍隊打東洋人的工作，你應該歡喜，每個人都不要自己的兒子去打仗，敵人還會殺得完嗎！』我加上一行在後面『幾個月的時間一瞬眼就過去的，我們回到上海，敵人就打得一

打在敵人每一縷的心絃，
驀然地，正如那晴天霹靂齊鳴！
魔首亂舞着交織的虺形
　生的掙扎迸起那熠耀的流星，
妖烟毒霧搠破那千丈空冥，
骨突突，碎拍拍，霄漢間布滿了稍昧
　凄音。

鐵鳥的英雄，屠龍的怪手啊！
您劃然地一聲清亮長嘯，
巳骸落脚下披散的妖氛！

突！拍！一顆敵彈重濁地落近我的窗櫺，
弩末的餘生竟迸碎馬路上碗大的疤痕，
可咀呪的頑鉛啊，你永將不能執行你的
　使命，
也許—我轉念—你明瞭天理順逆而故
　意怠工？

聽！冥頑的Gorgon呀，
　我對你進一句最後的忠告：
這理智的世界，
　豈容你指鹿以爲馬？
這犯罪的重責，
　豈容你卑怯地，靦顏地，卸下？
來，歛戢起相煎的兇燄吧！
　這是你在東洋生存的唯一坦道？
不啊，你就要像那粒路旁的廢彈，
　將萬刦不復地受全人類的譏嘲和唾
罵！

二六，八，二八。

個也沒有了，那時我們要一塊兒高興地吃一頓飯，喝一盅酒。」

打聽船的同伴回來了，我們明早天一亮便要坐民船去蘇州。我們對上海的希望是：在最近一星期內把敵人趕出上海，上海的同胞們便可自由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

船足足搖了一天一夜。二十二的清晨到了蘇州。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寄自蘇州。

上海話劇界戰時移動第二隊

外論介紹

日機轟炸南站

日本首相近衛說，他要把「中國打得跪倒塵埃，不再有抗戰的精神」。如果日本人知道他們的軍人所用以達到這種使命的方法，他們一定要震愕，而比較有思想的人，並且要發生懷疑。此次日機轟炸南站避難災民的不人道行爲，是對於人類所犯的最慘酷罪辜。請問日本人做母親的，對於日軍轟炸中國婦孺的這種行爲，設身處地，將作何等的感想？近衛自己也不會相信，一個偉大國家是能用這種恐怖行爲去打倒在塵埃的。這行爲惟有激起一個民族不可征服的抵禦精神。日本想迅速的完全解決對華的軍事問題，而這種暴行，則惟有加强中國人民的抗敵志願力。日本人已經見到華軍作戰的英勇。英外長艾登新近曾經提到日本經濟的困難，但是我們不明白這個是否足以構成搶奪旁人的財產的理由。一向大家是同情中國的政府和人民的，經此次親見中國人所受的慘痛，大家的同情心將格外增加。近衛的代表企圖把中日打得跪倒，其實這種舉動僅足以激起一種報復精神，將貽日本的後代以無窮之戚。

八，三十・字林西報

射擊英大使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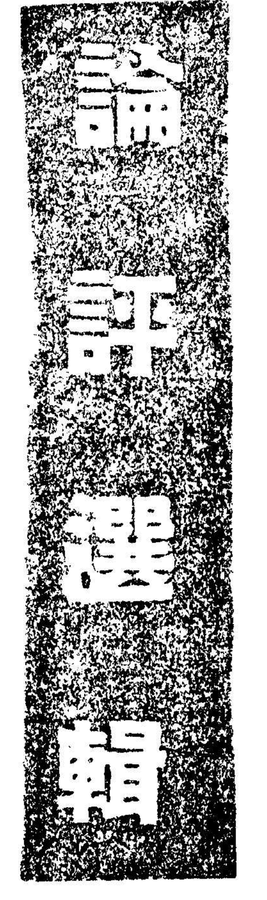
操縱近代戰爭工具者之盲目的暴行，在中日衝突中，又得一證明。此次之疎忽者，厥爲日本。此事之發生，殆由於疎忽及缺乏經驗，而且日本飛行員深切表現其不負責任。許閣森大使負有使命，由京來滬。彼日機並未遭攻擊，附近亦無中國軍隊，乃竟襲擊許大使，令其幾遇不測，此舉殊堪遺憾。如乘車者爲次要人物，日本道歉，當不致如此迅速。近日事件已頗使世界驚訝。日本高射砲彈碎片所傷之人，亦不在少，日本且堅謂戰爭狀態，並不存在。但英大使及其隨員並非無權在該區經過，實行其外交任務，日本飛機縱不能辨識英旗，但如彼等飛行之低，實應判明。但彼等首以機槍掃射，繼擲以炸彈，幸而未炸，彼等實漠視對於國際公法之責任，將交戰者與非交戰者混淆。日本辯解英國未通知日本，且未將英國旗幟，彰明表出，但此並不能卸却日本責任，因該處並非戰區也。問題不在英大使等証明其和平之使命，而在日本飛機人員是否先確定誰爲交戰者，然後進攻。近日以來，英大使在南京斡旋和平，挽救中日衝突之活動，已屬公開的秘密。而日本槍彈，適擊中此和平使者。英使被擊使英國震愕，日本政府之深表遺憾，固應認識。但此種慘劇之敎訓，應予牢記。總之，盲目的暴行，應予譴責也。

八・二八・字林西報

戰時宣傳

蔣委員長七月十九日在牯嶺談話，他於提出四點最低的限度以外，更明白說明了國家決定抗敵以後的犧牲。他一些也不隱諱。他直率地暗示，中國是一個弱國，在接受日本的挑戰時，將遭遇許多的失望與艱苦。蔣委員長很審愼的避免矯作的樂觀。他只請求國民支持抗戰的政策，大家一致決心，抗戰到底，以期獲得最後的勝利。沒有人可以說，中國政府的首領，對於目前試驗的嚴肅性，是具有何等的幻覺。因爲如此，所以負指導中國輿論之責的人們，應該避去製造出一種太過的信心，因爲它既不切合事實，兼且足以妨碍蔣委員長所熱切希望產生的那種精神。政府的情報機構，最好能獲得一種適當的方法，可以適合戰時的條件。政府如能設法統一公報，那末過分的誇大和虛構的消息，當然可以避免。否則使一般民衆過信誇大的勝利報道，則將收不良的影響，反足以損害政府需要保持的一種正確精神。緘默足以使敵人迷惑；以及誇張勝利和抹殺不利的報道，這是各國在戰時慣用的手段，對於這一些宣傳的技術，當然並不在本文的批評之列。目前有一種報道，顯然的是於中國的公衆有害無益，本於爲國家服務之旨，這是極不應該的。

八，二六。字林西報



祝英國大使早復健康

中日戰事發動以來，各國僑民的生命財產常有發生損害之事，即使是不可避免的意外，亦應務求其少，以至於無。不幸昨天又發生日本飛機擊傷英大使許閣森先生之事，眞是極大的憾事。

英大使車上懸有英國旗，且大使下車趨避，日機低射，不應全無所見，而竟出此手段，殊爲

緩解。據悉大使此次來滬，係進行上海和平的工作。因此，有一種看法，以爲日方有意殺害英大使，以打擊他的和平工作。

不過我們還不忍下這樣的判斷。英國對中日皆係友邦，英大使的和平企圖，無論如何解釋皆不能抹煞其善意。我們對於英大使的不幸，謹表萬分的同情及惋惜，並祝大使早復健康。

八，二七·大公報

日本又一暴行

日本政府宣布用海軍力封鎖中國的海岸線，這又是一個絕大的暴行。未經正式宣戰，便宣布封鎖中國的海岸，遮斷世界貿易的交通航線，這便是違背國際公法的。

關於這件事，我們無話可說，惟有繼續實力的週旋。至於侵害友邦的正當利益，那就看各友邦是否能忍耐日本的非法暴行了。

八，二八·大公報

敵利猛攻

英大使許閣森爵士被日機擊傷後，英政府對於日本這種暴行，除了抗議之外，至少對上海中立區的建議一定要加以强調。

這件事，使日本在外交上感受些壓迫，他一定要趕外交未具體化以前，對上海加以猛攻，希望在短時內把上海攻下，同時外交上的壓迫也就打掉了。吳淞方面在進行着浴血戰，日機昨又大舉轟炸南市，夜間並砲擊浦東。種種狠辣手段，無非要達到他速攻速决的目的。在這一點上，我們要用沈勇堅毅來答覆敵人，給他以强勁的打擊！

八，二九·大公報

一件可注意的事

目前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傷兵收容問題。近來每天有許多傷兵退下來，但是上海方面已無地收容。這件事應該趕快設法，以減少我們戰士的苦痛。

這件事可以兩方面着手：(一)趕快把難民送遣到內地，騰出收容難民的地方。(二)有大房子的人，暫時把房子讓出，作傷兵醫院。

關於救護傷兵的事，經費很有，目前所成爲問題的就是沒有地方。

八，三〇，大公報。

野蠻的殘殺

在上海戰事中，日方一再以最殘酷的手段殘殺中國平民，甚至婦孺亦皆不免。這種野蠻的事情，是全世界人所唾棄，國際所不容的，日人竟僾爲之。

一，本月二十二日上海丸到達滙山碼頭時，有歐美人親見日本陸戰隊用刺刀刺傷華人後，即將其拋棄地面，或將其投入浦中，對於日軍手段之殘酷，咸皆大爲不平。

一，日機轟炸南站死傷者均係中國普通平民，且有婦孺在內。

一，日來浦江中時時發現死屍；多被刺刀刺傷，男者兩手反縛，女者或僅餘身體一段，而繫以大木，且有幼童在內。

一，虹口楊樹浦日人佔領區域內，慘殺中國之平民(不分男婦老幼)，時時見之，且有分區屠殺情事，此乃歐洲人所親見。

凡此種種野蠻殘殺無辜之事，我們應對敵人提出人道的抗議。市政府方面應當隨時調查，並製成卷宗，公之於世，使世界人皆認識這個野蠻國家的面目。

八，三一，大公報。

本報啓事

本報發行「戰時特刊」以來，承蒙讀者普遍歡迎，銷數劇增，至爲欣幸，茲爲力謀減輕讀者負担計，特將定價酌減爲另售五分，預定各戶亦按價展長期數，藉副讀者諸君雅意。又本刊今後出版，改於每三六九日發行，俾較劃一，并希讀者注意爲荷。

本報編輯部謹啓

國聞週報
戰時特刊
【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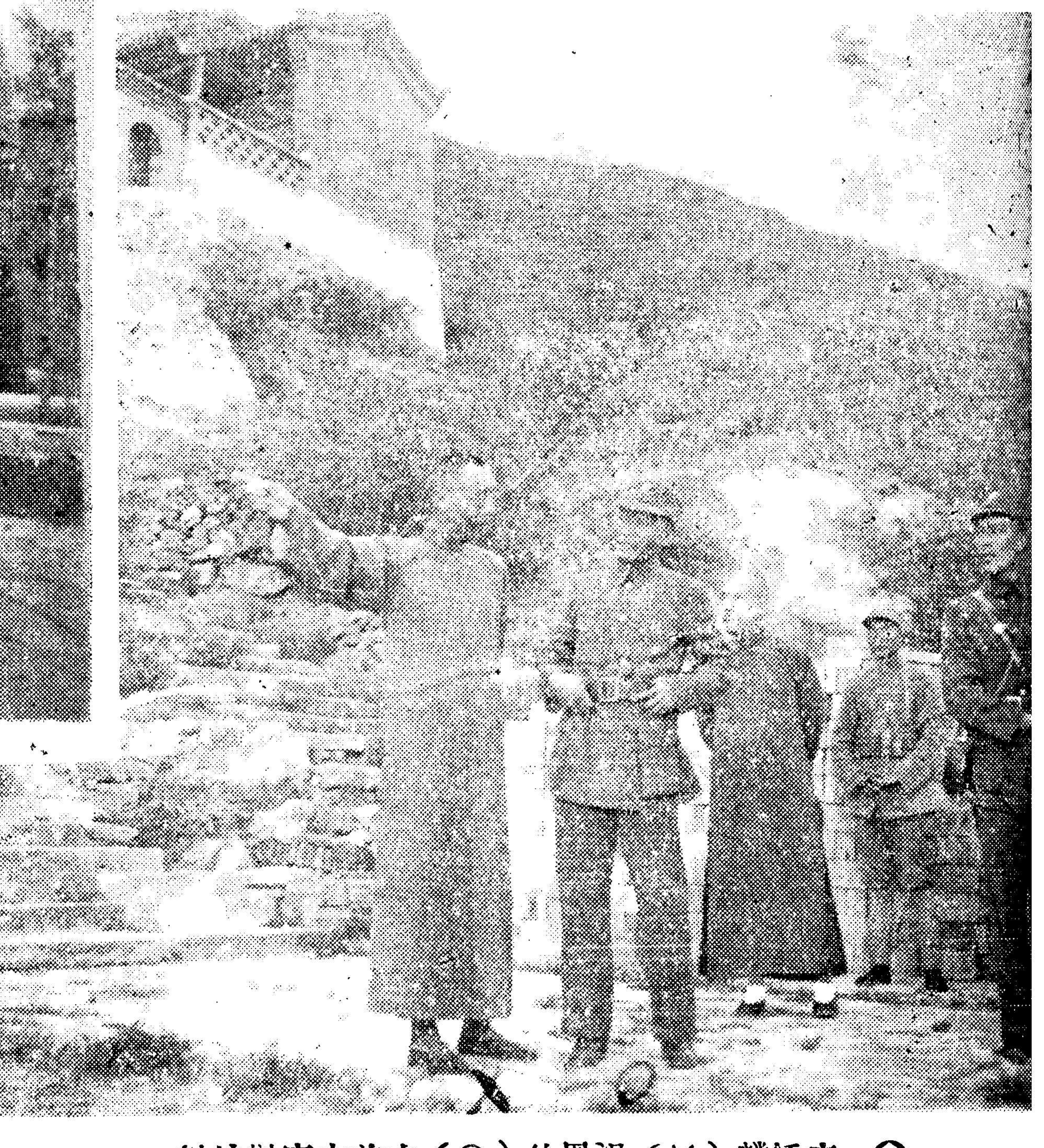
每逢三六九日出版　零售國幣五分
預定每十册　特價國幣四角

編輯者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國聞週報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大公報代辦部
代售處　各大書局烟紙店報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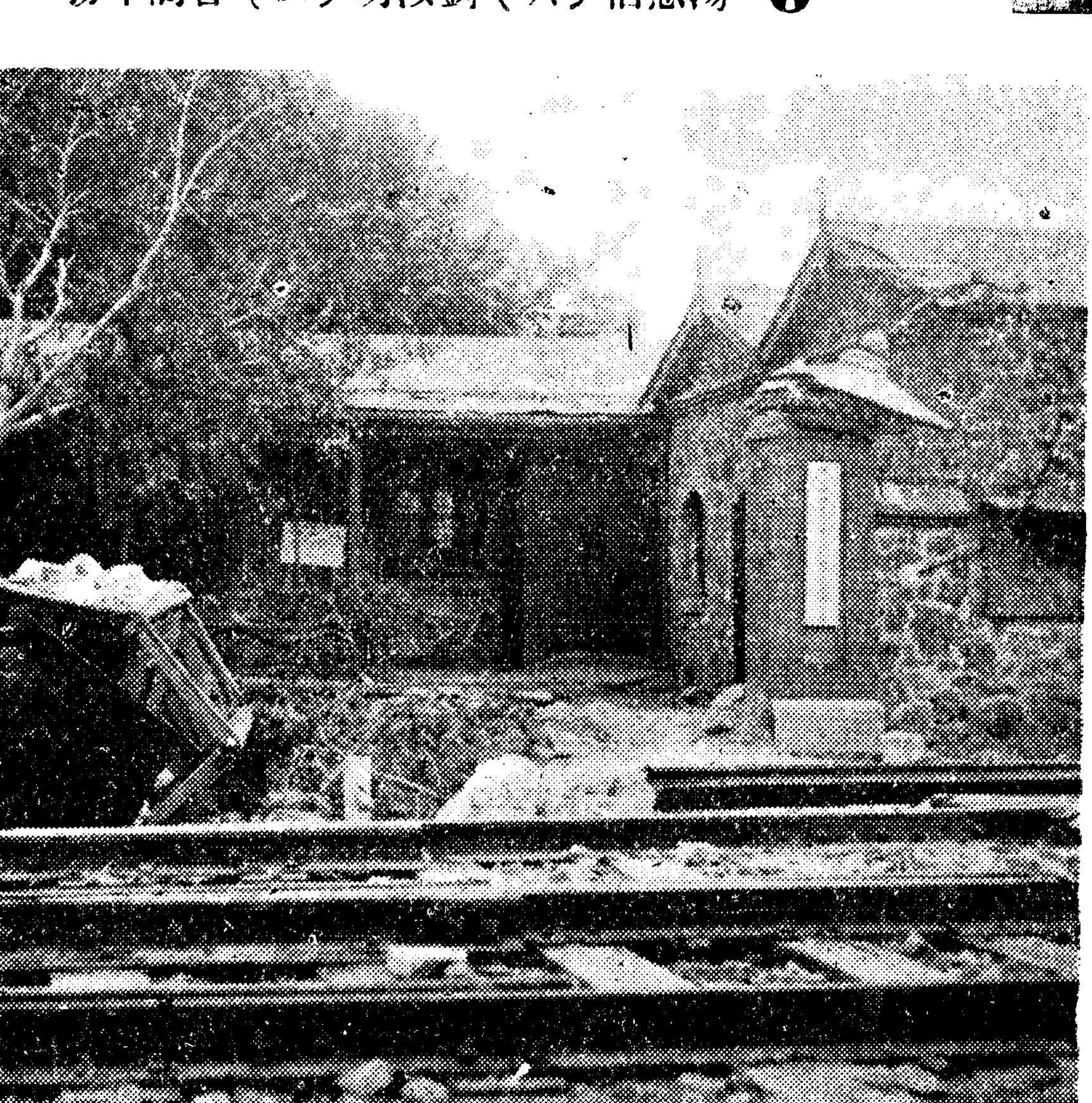
南口戰績



↑湯恩伯（×）劉汝明（△）會商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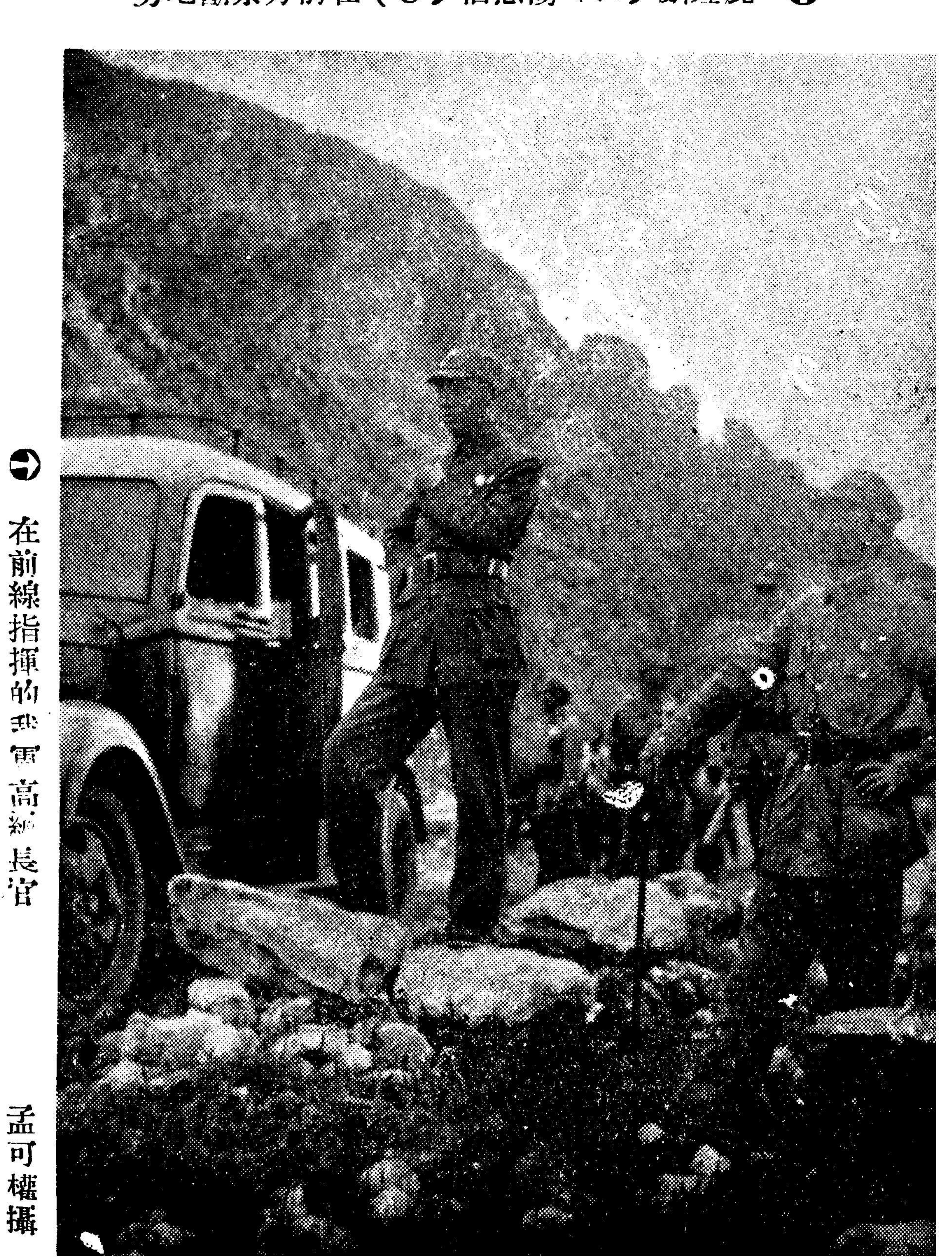
↑鹿鍾麟（×）湯恩伯（○）在前方察勘地勢



↑被燬之南



↓未爆炸的敵軍巨型炸彈



→在前線指揮的我軍高級長官

孟可權攝

↑我軍俘獲之敵旗及鞋帽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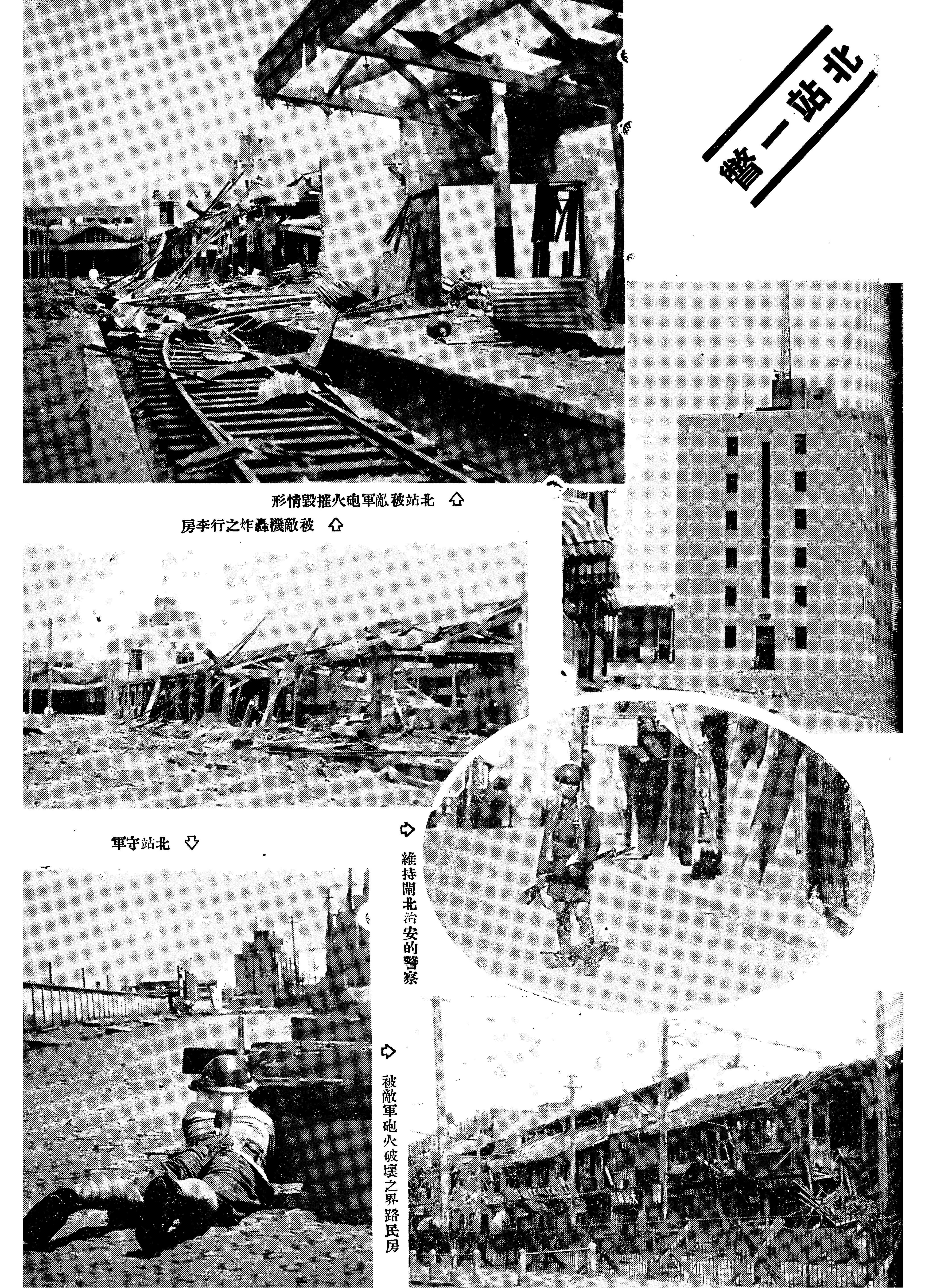
→敵機所用的照相機及無線電機



↑杭州空戰被毀之敵機上之機槍及子彈



→被我軍所獲之敵軍泅水囊



北站一瞥

⇧ 北站被敵軍砲火摧毀情形

⇧ 被敵機轟炸之行李房

⇩ 北站守軍

⇨ 維持閘北治安的警察

⇨ 被敵軍砲火破壞之界路民房

戰時的兒童

⇧ 上海戰區兒童收容所內遺失父母的兒童

⇦ 教養併施的兒童收容所每日舉行晨操

⇩ 小明星陳娟娟慰勞受傷之空軍將校區輝





⇨ 兒童向路人捐欵

戰況概述

記者

自「八一三」上海戰幕揭開之後，已逾三週，各路敵軍，皆未得逞。最近戰事重心，曾由虹口，楊樹浦一帶轉移至吳淞，羅店；惟敵軍登陸之圖，迭遭失敗，至本月三日乃又轉其鋒而向浦東，吳淞正面暫形沈寂。總之，日軍甘冒侵略之大不韙，蠢然盲動，到處皆遇鐵壁，亦固其所。茲述最近三四日之戰況如後：

上月三十一日晨，敵軍在吳淞方面，集中火力，大肆轟炸，結果被其登陸二百人，我軍出而圍剿，敵僅盤據蘊藻浜至吳淞鎮之線。至一日晚敵軍續有增加，竟達二千餘人，雖經我軍嚴堵，敵仍冒死來犯，將我砲台灣及吳淞砲台高地佔據，沿南北泗塘河與我軍對峙。迄三日止，並無激戰，雙方鎮地，亦無出入。

羅店敵軍，仍在包圍中。敵軍曾企圖恢復羅店至江岸之聯絡綫，三十一日由川沙口登陸約二百人，但在逼近月浦鎮時，即被我軍擊潰。一日敵軍更向我軍陣地衝鋒多次，均歸失敗。二日午後，敵軍水上飛機三架，在羅店顧家宅間盤旋，有我軍驅逐機七架飛至，當將敵機擊落兩架，一機逃脫。三日晨我軍再向前推進，激戰至十一時許，進佔羅店長途汽車站，敵軍蹙處一隅，不難消滅。

虹口方面之敵軍，自滬戰爆發以來，被我軍包圍猛攻，屢遭重創，雖不時企圖偷襲，均被擊退。二日晚七時，敵機多架，飛鬧北轟炸。

浦東方面，敵軍屢圖登陸未遂，三日上午十時許，敵軍二千人，乘鐵蓬駁船企圖在浦東墳山碼頭及春江碼頭之間登陸，經我軍迎頭痛擊，激戰至下午四時，敵以傷亡慘重，不支而退。當敵軍登岸時，浦江中之敵艦，以砲火向我浦東方面轟擊，藉作掩護。我軍之砲兵陣地，亦立即以重砲還擊，標的準確，致楊樹浦敵軍陣地，有多處着彈起火。日總領署被我擊中三砲，死傷多人。日本郵船會社碼頭，泊於浦江之敵軍驅逐艦，亦均被擊中受傷。全日砲戰甚爲激烈，公共租界及南市各地流彈甚衆，死傷多人。晚間十時許，敵機飛往浦東瀾泥渡轟炸，同時滿載敵軍之小艇四五艘，乘黑夜駛入南黃浦，企圖登陸，當被我軍擊退。

吳淞同濟大學，自滬戰發生後，敵方空軍，迭次偵察，冀圖破壞。最近敵軍在吳淞等處登陸失敗之際，竟集中砲火，攻擊該校。上月二十八，九日兩日竟日以飛機擲彈轟炸，所有該校之大禮堂，實習工廠，學生宿舍等巨大建築，破壞無遺。日軍此種蓄意破壞文化建設之行爲，不啻對整個世界文化宣戰也。

當淞滬戰事激烈進行中，北方戰事，似呈半休止狀態。平綏線我軍調整戰線後，又進入反攻之據點，前衛在洋河之線與敵對峙中，西起柴溝堡，東迄房山縣之我軍，均已啣接，待機反攻。敵軍正西窺柴溝堡之線，惟尚未發生主力戰。此次平綏線戰局之變動，最堪痛心，察省當局，竟誤信日軍宣傳，當北平失陷之後，仍嚴拒中央部隊之過柴溝堡，及經折衝之後，國軍接防南口，布置未週，敵軍之猛攻已至矣。同時察軍行動遲緩，致失張北而牽動全局。在此全面抗戰發動之初，蒙此損失，實屬不幸，但得此教訓，亦未來之殷鑑也。

津浦平漢兩線戰事連日均較沈寂，敵軍似在準備大舉南侵。津浦線戰事，正面雖在唐官屯站附近相持，但側面我軍，有多數便衣隊在楊柳青附近。我唐官屯陣地，日軍曾以坦克車及騎兵猛攻，經我痛擊，敵傷亡奇重，我援軍正向前推進中。左翼敵軍在大城一帶，與我軍激戰甚烈。我軍已到達小站，鹹水沽一帶，襲敵側背。右翼我軍，正沿運河向敵後方突擊。

在國際外交方面，自英大使被日機擊傷後，英政府向日方提出三項要求，日本尚藉口在現地調查中，迄未答覆。英國輿論界對我極表同情。美國暫時尚無援用中立法之意，其遠東政策，亦不願與英國相左云。

本期要目

抗戰與民衆

張天翼

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已經起來了。這抗戰的意義差不多誰都明白，這是爲我們中國的存亡而戰，爲我們民族的生死而戰。大家都知道——我們要活，我們要生存，唯一的道路是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隊擊退。

每個中國人，都已經担當起了這民族的神聖的事業，或者正要負起這事業。這是個艱苦的事業。於是，我們向來被譏爲一盤散沙的中國，現在凝成一個整體，聚成一個不可侮的力量了。無論是自己國人，無論是國際輿論，都承認中國已經統一。抗戰一發動，舉國上下一致，而民衆和軍隊緊緊地結成了一體。

上海戰事爆發之後，我看見成千累萬的被難同胞，他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在難民收容所裏等待救濟，可是他絕不沮喪，倒是認爲光榮。爲了神聖的解放戰爭，他們忍受這些犧牲。他們關心的是我們軍隊打勝了沒有，已經進展到了什麼地方。

並非難民的民衆，則亟亟於要找事情做，要爲前方或後方服務。

由這，保証了我們的勝利。

由這，唯武器論者大概也可以明白，抗戰不單是憑砲火，不單是憑軍隊的。在到勝利的道途中，民衆也同樣能盡最大的任務。事情很明白，對方是侵略者，即使能掠奪一些東西到手，他們中的小百姓却一無所得，倒加重了他們軍費的担負，加重了政治的經濟的鎖梏。敵人的侵略戰越加緊，則他們國內的矛盾越尖銳，分裂，衝突越厲害。而我們這被壓迫的民族，每個人都掙扎於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而要求生存。抗戰越開展，則我們國內的團結越堅固，力量越大。民衆在神聖戰爭中演了怎麼重要的脚色，這是非常明白的。

然而民衆是許多許多人集成的，包含各種社會層，各種職業的人民。在抗戰中，這許多許多人當然得步調一致，整齊，有秩序，工作才能有效能。如果散漫，各人雖然有一分熱情，各人自己去闖，

那就成了所謂『帮忙帮忙，越帮越忙』，非失敗不可了。

因此全面的抗戰，除軍備之外，還有個重要工作，那就是——組織民衆。

有些國外的論客譏笑我們是無組織的國家，我們在受到這種侮辱的稱號，痛心之餘，實在應該自己反省一下的。近來誰都看見，我們中國進步了，民衆知識水準也提高許多了。可是，組織民衆的工作做得怎樣了呢？欠缺得很，不够得很。

這並不是什麼悲觀。我們有勇氣承認的缺點，知道自己的毛病，我們方能改正，方能保証我們的勝利的前途。

就拿這次滬戰來說罷，有許多現象眞不能不令人痛心。無數的難民——有熱情，有力氣，可是沒地方使用，而只坐在收容所裏等救濟。我親眼看見某地收容所有一個難民不願進收容所，他要背槍出去打敵人，要求辦事員設法，那辦事員給弄得很窘。結果是無法可設。現在市政當局和民衆團體已開始救濟難民，敎育難民了。但是如果向來有組織訓練，有準備，那麼戰地的幾萬同胞也就不至於有現在的處境，不至於是待救濟的消費者，而能到內地參加生產，或在戰地服務，是直接或間接地參加抗戰的戰士了。

又如打漢奸——這是後方最重要的工作。滬戰起後，租界上常有民衆發現漢奸，打死漢奸的事。可是常常有寃枉被打的。立報的小茶館就常有這樣的紀載。而我有一個朋友，也遇到了同樣的事情，在路上被認爲是敵人，被打了，直到有熟人走過，証明了，這才得救。這種事差不多天天都有。有兩位電影公司的職員被指爲漢奸，後來經報紙上更正才知道這是弄錯了的。

這能怪民衆本身麼？决不能。民衆已經興奮到了極點。民衆是可愛的。但可愛並不就是沒有錯誤。

單有熱情，有抗敵的意志，而無秩序，紛亂，這就造成這樣的悲劇，眞正的漢奸反倒可以利用這機會來誣害良好的分子，自己却逍遙法外。如果加以組織，那就絕對不會出這種毛病，並且會形成怎樣雄大的力量，是不難想像到的。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來說，我們國內之所以有漢奸，也有牠的原因在。那仍舊是：缺乏民衆的組織

○漢奸當然可殺○但一個漢奸決不是天生一付漢奸命，除開替我們的敵人做狗而來搗亂，就無法做人的○其中有許多人是所謂『愚民』，莫明其妙一來，就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用，來破壞自己的民族了○這『愚民』的『愚』，難道要他自己來負責麼？他的不懂得利害，是沒有受教育之故○近來在報紙上常看到內地逮捕漢奸的消息，這些漢奸許多是『無知公民』，爲了生活困難，只消幾塊錢就做了間諜○最近青浦捉到了兩個，則爲了兩元生活費而出賣了民族○這眞是可痛心的事！

要消滅那些不知不覺而做了漢奸的漢奸，則必定要使民衆能生活下去，使大家有飯吃，並且施以教育○要民衆的情緒凝成整個力量，不紛亂，則必定要有秩序○

凡此——都是屬於組織工作的○

談起組織，有人也許不免要躭心○爲什麼呢？因爲民衆是個複雜的集體，上面說過的○這是包含種種的人，種種的羣○各個的生活不同，利害不同，就會有矛盾，有磨擦，有衝突○甚至這一些人和那些人勢不兩立，時時在互相傾軋，此起彼仆地互相消長○一加組織，張三之羣就怕李四之羣擴張勢力，李四之羣也怕張三之羣造自己的羣衆○這麼互相猜忌，民衆就成不吉的名詞，一提起組織民衆，也覺得辦不通了○

這當然是事實○人到底不是單純的動物，一個人自身生活上尙且不免有矛盾，更何況是許多人集成的國家民族○然而矛盾並不是一個絕對不變的東西○這個和那個的矛盾有時會尖銳化，有時會統一的○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的侵略一步一步加緊，每個人都感到整個民族瀕於危亡之際，我們內部的矛盾就漸次統一，一致來對外了○這也是事實○由這一事實，我們就不用耽心，以爲組織民衆會招致一個不好的結果○我們國家民族在這爭生死的時候，我們內部還互相猜忌麼？李四如果利用這時機來擴張他自己的勢力，以排擠張三之羣，或者張三利用這時機來替自已拉羣衆，以威脅李四之羣，那就是分裂了救亡運動，那就是消解了抗戰力量○換一句話說，他就是在客觀上成了漢奸○這企圖不單是白費，並且民衆會唾棄他，民衆自己會起來打倒他○民衆是知道的：現在不管張三之羣也好，李四

之羣也好，大家衹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大家要齊着步伐去進攻那個敵人。

民衆是屬於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組織起來的民衆的力量，也是屬於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因此我們再也不要耽心害怕了，躊躇不決衹是自誤。總之，民衆無組織，在抗戰途中就隱伏着一個危機。民衆有組織，這就保証了我們抗戰的勝利。

我們人民應該在政府指示之下，切實來從事於這組織民衆的工作，在文化，生產的各方面。這工作不單是要在戰地做，並且還要到後方去，深入到內地去。現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不是一個結束，而衹是一個開始，內地的民衆當然應該準備起來的。

第一，在上海的民族工業移到內地去，使戰地退出來的難民能參加生產，同時內地的陷于飢餓的人也能解決生活。

其次是教育。如果能使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敵人怎樣壓迫我們，侵略我們，以及漢奸的罪惡，那麼『無知公民』就有了『知』，『愚民』也不會『愚』了。在這些地方可以辦通俗報，演戲，說故事，印圖畫，把抗戰意識普遍到民間的。這工作，每個文化人，學校教員，學生，以及公務人員在公餘之暇，都担負起來。

一方面，還把壯丁訓練和學生軍訓擴大，使老年人，婦女，少年，也都有軍事常識，知道怎樣防空防毒，救護，等等。而人民由當地的保甲編成隊，以備隨時調動。這樣，在平時就可以嚴密地防漢奸，防敵人的間諜。將來戰事一展開，老者弱者也能有組織地退，婦女能看護傷者，壯丁能担任遞步哨，斥堠，担架，以及交通等等的工作。

民衆經過這樣的組織，我們這才有把握消滅漢奸，更有把握打退我們的敵人。

政府和人民動員去組織民衆，使全國人都能生產，受教育，有秩序，把我們民族的整個力量更强固起來，結實起來，這是抗戰的最切實，最有力的準備，同時也就是——

我們民族解放戰的勝利的預約券！

勝利是我們的

蕭蕭

中日間的全民族戰爭，現時業已開始。我們政府及人民，直到最後一刹那，還在希望和平，然而殘暴的敵人却再三咄咄迫人，使我們不能不賭國家的存亡，爲民族的前途，來抵抗暴日，保衛疆土。現時中日民族的大戰，正在開始進行，我們相信政府對於持久的準備，早已有了周詳的策劃，用不着總總過慮，我們相信只要戰事延長下去，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這種推測，並非臆造，而是根據合理的觀察與精密的估計。

第一，人自爲戰。德國歐戰時的參謀長魯登道夫將軍說：全民族戰爭是一國人力財力智力與另一國的人力財力智力的決戰。中國經濟力固然不如日本，但是日本的財政破綻並不弱於中國。日本的智力——科學及軍事學——也許優於中國。但智力的權衡，端在運用如何。智力運用得當，可以很小的人力財力，戰勝敵人，運用的時機，如果乖謬，例如不當發動戰爭而發動戰爭，可以自趨覆滅。觀察最近形勢，日本的智力並不優於中國。論到人力，日本自然不可與中國同日而語。中國人民善於人自爲戰。東北淪亡之後，義勇軍遍地皆是，雖遭日本摧殘，其潛在勢力，隨時可以復燃。中日戰爭範圍愈行擴大，義勇軍的力量，亦必隨之增加，日本軍隊勢必疲於奔命。所以英國報紙批評，日本可以戰勝中國，但不能征服中國，其觀察點，即集中在此。因爲如有兩萬萬人都能人自爲戰，最後的勝利還不屬於我們嗎？

第二，意志齊一。德國名將魯登道夫在其所著之「全民族戰爭論」中，認爲「民族之精神的一致團結即全體性戰爭之基礎。」又謂「一國之國防力，植根於其民族中……視其民族之物理力，經濟力及精神力之大小，而全體性戰爭中之國防力之大小以定。其中尤以精神力爲重要，所以使民族武力一致團結者，爲精神力，所以能在爭民族生存之全體性戰爭中支持日久者視其精神力。此類戰爭非今日始而明日終，可以遷延至極長之年月。今日世界上任何國家咸知軍備與軍人教練軍人武裝之不可缺，然所以決定其民族生存之戰爭之勝敗，則視此精神力。惟有此精神力的一致團結，然後其國民對於前方軍隊常有新精神力之灌輸，且爲國防而工作，而能在極艱難之戰爭中與夫敵方之攻擊中，尚存有戰勝與克敵之決心。」拿這段名論來與中國現時情况參証，如今日全國各黨各派一致放棄成見，精誠團結，共同抗日，就是我中華民族之精神的一致團結的鐵証。暴日的壓力已將我們一盤散沙的民族，團結起來。我們全國上下，老幼婦孺，沒有一個不希望與暴日決一死戰。我們有了這種可以成城可以移山的民族意志，民族精神力，中日戰爭的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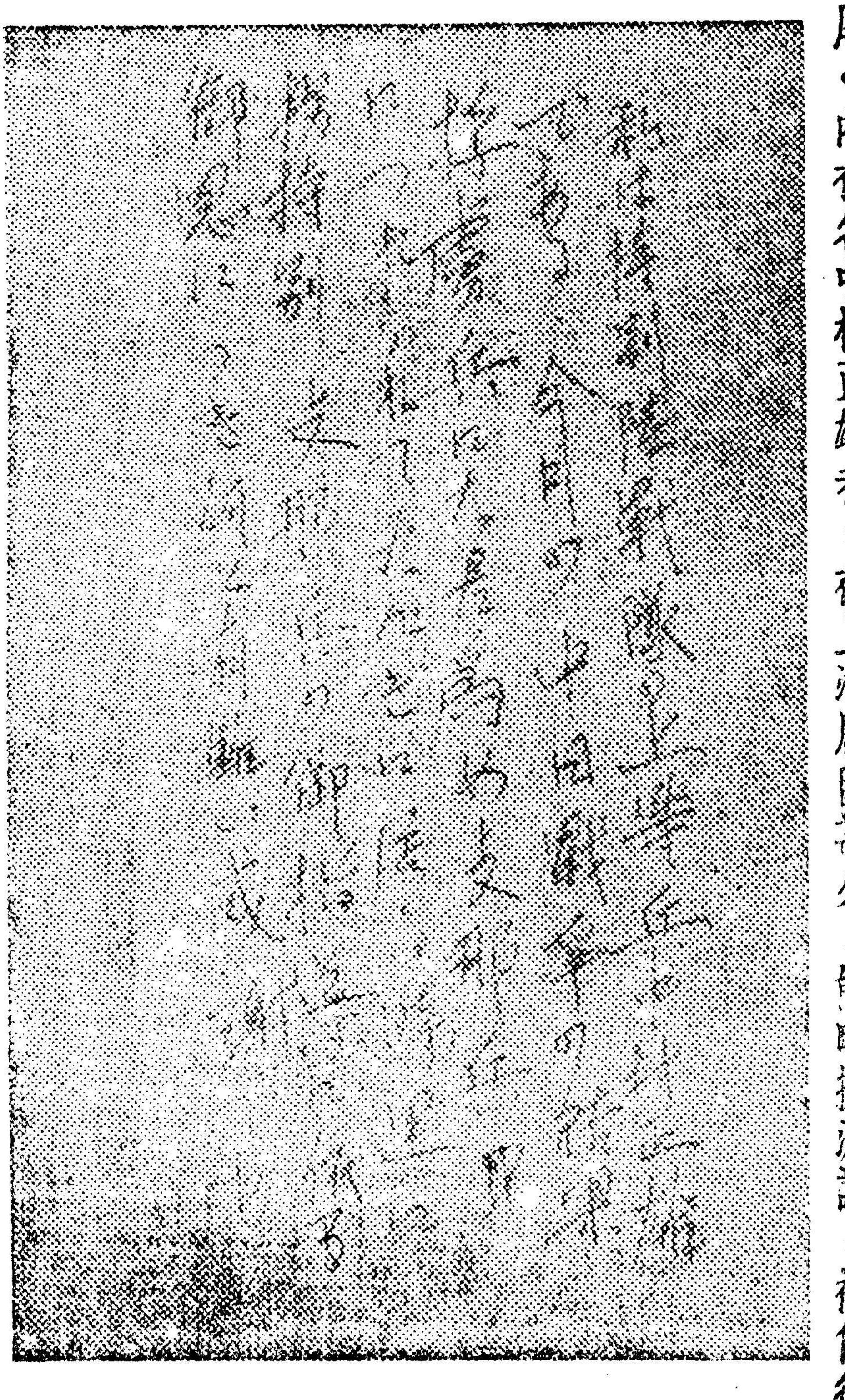
第三，經濟力量。中國經濟沒有完成現代式的組織，我們無庸諱言。就是因爲我國經濟組織不完備，所以在中日的全民族戰爭中，無論是那一個經濟重心的破壞或喪失，受損失最大的是在華投資的列強，根本不能影響中國的抗戰能力。現在最應該注意的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法幣的維持，第二是救國公債的募集。關於法幣近日市面兌換，頗有貼水現

象，此顯係奸商操縱，政府應以擾亂金融治罪，民衆應以漢奸目之。至於募集救國公債，乃人民與政府有組織的援助抗敵軍隊，較之救國捐及捐助什物慰勞軍隊，效力還要偉大，因爲持久戰爭一切皆需要有組織有通盤的籌劃，對於物力能够作通盤籌劃及有效運用，只有政府，故作者希望全國民衆減衣節食，購買救國公債，務須在最短期內，完成政府所規定的數目，其有貢獻於我國持久抗戰的力量，自極偉大。這兩要點完成，政府經濟力量充實之後，戰爭最後勝利，必然屬於我們。

現時全面戰爭方才開始，勝負未可逆覩，但是只要我們民族一方準備人自爲戰，一方切實的精神團結，同時信任政府，不要存絲毫疑慮，庸人自擾，大家踴躍輸將，完成政府募集的救國公債，就是挽救了國家，挽救了民族，也就是挽救了自己，增加了抗日力量。只要與日本支持一年半載，最後的勝利必然屬於我們！

日本軍人厭戰的鐵証

據上月二十二日的消息，我軍某部于佔領敵海軍操場時，俘獲敵軍一部，於前日解赴後方，經俘虜收容，待遇極爲優厚。內有名中村正雄者，在上海居留甚久，能略操滬語，被俘後最初甚爲恐慌，言詞支吾，時操滬音作答，時又雜以日語，但所答恒非所問。記者見其談吐，頗似曾受相當教育者，因欲明瞭日軍之戰鬭心理如何，乃以日語與彼攀談，間述在日留學時與日友往還之故事，彼乃默然諦聽，至二十分鐘後，記者見其面露悲傷之態，若不勝其思鄉之念者，遂乘機叩其家世。據云，曾畢業於高等學校，充商店職員歷時五年，生活尙優裕，家有老母妻子，滬戰發生以後，消息隔絕，恐已疑其遭遇不測矣，言下熱淚盈眶。記者繼詢其對於此次戰爭之感想，伊不語者久之，記者乃申言願以友人態度與彼討論，始告記者曰：「以個人觀感而言，對此次戰爭，覺毫無意識，因事實上對日無利益，且過去一部份被宣傳麻醉之人，對中國人懷敵視之心理，甚非正確。當駐在上海時，即常受華人良善態度之感動，



尤其此次在戰上場被俘，初以爲必遭慘酷之報復，絕不料貴國長官如此厚待也」。記者又出紙請其略書數語，以留紀念，彼即信筆作書，（見銅版）譯成華語是「我是特別陸戰隊上等兵中村正雄，本月中日戰爭之結果，作了俘虜，被中國兵帶去，在困難的時運中，特別蒙中國兵的指導，眞不勝感謝大恩之至。」記者見其精神已甚疲乏，因與握手道珍重而別。

廿世紀的「邦貝城」

陳琳

建築在熔流上面的「邦貝古城」，當「維蘇威火山」未爆憤的前夕，牠依然是在做着羅馬帝國的狂大的夢的，何嘗知道地下火燄的可怕，據地質學家的考驗，知道那時的宮殿是非常壯美的，兵器也是十分犀利，且有種種的俘虜物；由此斷定牠是個驕奢强暴的民族；但卻消受不了一陣翻身的溶流，所有的狂夢野心都給燒個精光了。

日本，這個建築在矛盾，畸形，憤恨和鬥爭的火燄上底國家，牠將來的命運，誰敢保會比邦貝古城好些呢。以一個缺乏天惠，一切原料都需仰藉外來的小邦；且無論在政治，財政，思想，道德各方面皆充滿着危機，像座臨近火爐的炸藥庫，在在都有燃燒之虞，可是那些暴虐的統治軍人，却不知悔禍，倒變本加厲，瘋狂地推進侵略政策，這不是和羣貪婪的野獸一樣無知嗎？一個爛腑腐心只有兩臂發達的人，你會說他距死亡還遠嗎？

前年被稱「穩健財政」的「高橋」尚未吃軍部底定心丸的時候，他掛着非增稅與公債漸減招牌，滿想要緩和國內財政的危機；但因龐大的軍費支出，終無成效，依然弄得民窮財盡，勤勞大衆叫苦連天。給債稅迫得無路的窮人，只有自殺了事。報紙上每天都可瞧到，且有一家七口，同歸於盡的。

今年『結城』接任藏相，爲着受不起軍部的壓迫，只得接受二十八萬萬圓的預算。照日本銀行的調查，去年歲出總額爲二十三萬萬一千萬圓，但農民直接負担的賦稅額，每家已達一百二十元强，佔農民所得的爲百分之四十了。而今年又再增加這三萬九千萬圓的剝削。他們對於這些窮兵黷武迫害他們的少數軍閥的憎惡，不難一想而明了。同時這些勤勞大衆除了自殺，逃亡，加入暴力團，或勇敢地立在鴉上的恐怖惡浪中與壓抑者作拚命鬥，還有第二條的去路嗎？據朝日新聞調查今年正月一月間，爭議的事件已達一百八十三件；雖然結果通給武裝的力量鎮下了；但他們對於軍閥和『法西斯資本家』勾結下所佈的黑幕是看得極清楚的，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求我國在滿洲或華北能重重地予日本軍閥一下打擊，使日本軍閥對國民欺騙政策失了作用，他們的鬥爭也就容易得到勝利。

『不要打海那邊的兄弟喲！咱們的命運是和他們繫在一起的！』這是筆者去年在東京吉祥寺演說會場中親聽到社大黨代議士所吼出的口號。當時的掌聲猛地霹靂似的響動起來，幾乎把偌大的會堂炸開了；有的跳了起來，揑着拳頭喊吶着，他們的眼球都在射着强烈的正義火燄。筆者也跟着叫喊起來，噙着兩汪激動的眼淚握着同學太田君的手道：「喲！咱們是忠實的朋友呀！」

然而日本軍閥也是極聰明的；他們知道地下的忿火快要爆發了，地們的寶殿有即刻燒塌之險；於是他就拚命推進『一致向外』這個法西斯軍人唯一的慣技，來轉移國民的視線，想把鬱積在地下的憤火搬到另一地方去。

於是其御用的政黨代議士及學者都跟着喊道：「舉國一致喲」！「强化國防喲」！「鞏固咱們的生命線（指滿洲）

及現地（指華北），咱們國內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喲」！一些投機的大學教授也就跟着道：『要解決咱們的農村問題，是需要到「支那」的農村去解決的』。

於是「鮎川」，「中島」，「森」，「津田」這些軍需工業資本家也都樂得心花怒發，張着貪婪的笑口道：「不錯呀！那兒纔是咱們商品的銷售塲呢」。

在軍閥政黨資本家及其御用學者製造煽動下面，於是大批的軍隊，運着無數的飛機大砲坦克車來愛好和平的中國找主顧了。於是滿洲華北兩個事變發生了，接着華中華南也將在他們傳統的大陸政策下面陷入屠殺的恐怖圈內了。

這是日本軍閥貪婪性的暴露，也是日本軍國資本主義由澎漲趨到崩壞的必經過程。

然而日本國民大衆所受到的是什麼呢？只有死亡和更深的窮餓而已。他們的財產被壓榨去做戰爭的費用，他們的身驅被驅迫去做殺人的肉子彈。

他們對嗜殺者是感到十二萬分的憎惡厭恨，對戰爭是感到極度的恐怖，仇毒，雖然在日本法西斯軍人們的皇刀驅迫下面，他們是沒有一點自由，不得不含着眼淚來中國送死。

朋友！我知你此刻是為殺敵的情緒激盪着的，但請你聽一聽下面兩椿悲慘的故事吧！那是我親自瞧到的，同時我還要說這悲慘的故事不過是他們國度裏面千萬椿中的兩椿。

我在東京寄宿的房東是個慈善的中年人，雖然沒有積蓄，但仗他的兒子在一家電氣廠辦事的收入，生活也頗過得去。而且賢明的妻每天晚餐都會給他安排幾杯琉球燒酒，給他喝得醉醺醺的。只是身上有一種難言的暗病，就是每當天氣反常的時候，他的殘廢的左臂就要疼痛，痛得宰豬似的在疊席上亂滾，敷什麼藥都沒有效果。我有幾次給他鬧得通夜沒睡。尋問他的病因，起初還隱蔽不肯說，後來混熟了，他纔吞吞吐吐地告訴我下面這段話。就是六年前滿洲事變的那個秋天，他還在福岡縣開一家小魚行，他的兒子中村毅剛十四歲，還未修完中學課程，一家安安穩穩在過着清貧的生活。但忽然滿洲事件發生了，徵兵和募集愛國金的狂浪到處洶湧着，無線電天天在叫，在鄉軍人的宣傳隊也挨戶勸告，鬧得什麼生意都沒心做，他被迫募了許多生意的血本還可忍苦挨受，但幾天後却有一聲霹靂當頭轟下，那就是徵到黑龍江去打仗的軍文中都有他的名字。通告書是十分緊急，限三天內就要到在鄉軍人會館集齊出發。他在吃了戚友豐盛的送別酒之後，想到他父親在日俄戰爭時給打死的慘狀，想到好好的一家口兒從此就要骨肉離散，他的肝腸好像給把小刀切着似的疼痛。他和他的老婆抱倒哭了一個整夜，枕頭上漬滿着那麼一斑一斑的血淚痕。第二天天光的時候，他忽然心里一亮，顫巍巍的爬起身來，從衣箱里頭摸出那把頒下的手槍，咬緊牙根朝定左臂放了一鎗，自己就昏過去了。事後雖然受到許多難堪的譴責；但現在不是已經眼瞧見兒子成長了嗎？陰天時疼痛，平常不是就够快樂嗎？你瞧當時出去打仗的有幾個平安回來呢？他說後還摸着那隻殘廢的手苦笑。

我迷亂的恍彿在讀那首折臂翁的古詩。這兩椿故事實在太過相像了。只是我們沒有人敢說天寶年間的人民是不會憎惡戰爭的而已。

朋友，你會給這殘臂的中年人感動嗎？且緩，讓我且告訴一椿更可怕的故事吧。

在東京中央大學旁近有一位山本太太，是賣甜湯糰過活

兒的，她的甜糲做得還算不錯，又甜又嫩。只是有一種嚇人的瘋病。無事時倒還是個明白人，但是遇着和她兒子面貌相似的學生，她就會在圍裙上拭淨了雙手，走來和你絮絮攀談，訴說她的兒子山本太郎怎樣聰明，怎樣肯苦幹，將來準是了不起的人物。等至談到他如何到滿洲去當兵，又如何被調到上海去打仗打死的時候，她不說他打死的原因，可禁不住就號哭起來。號哭不够，繼之狂跳，又要指天劃地大罵。有時連架上的盤碗也會打壞得一塌糊塗，眞令客人不知如何是好。我就有好幾次給她窘住的。去年七月間，不知那位學生惹她傷心，她的瘋病又發作起來，哭跳了一個整天，到晚上偷偷地臥在神田驛給火車切做兩段了。

我聽到她自殺的消息後，好像誤吞了一塊鉛片似的沉悶。經過一位朝鮮朋友告訴我，纔明白她的兒子戰死的原因。

原來山本太郎從高等學校畢業的那年，剛是充溢青春熱力的二十二歲。他抱着滿懷的壯志想要爲皇國盡點力量，可是東碰西撞，終找不到一個出賣智力的機會。結果只好回到鄉下幫忙姨丈管理牛乳廠的賬目。過了一年，湊過日本軍閥掠奪東四省的計劃實現了。當然又要買辦一批肉子彈去銷售。正在呆守家園的山本太郎，以爲這就是男兒嶄露頭角的時候，欣然拜別姨丈趕來東京投効了。及被軍用火車載到長春時，他才知上了軍閥宣傳者的大當，原來太陽旗雖然很威風地高掛在幾個交通便利的市鎮上，但鄉下的世界，却仍然比上劍山還要危險呢！到那兒的時候，你如果一大意，包管立刻就有吃大刀麵條的份兒。山本太郎下鄉去打過兩次，結果都被村民義軍打敗了。第三次被派到皇姑屯去圍剿，仗着犀利的砲火，雖然節節推進，但到那天夜里，忽然給叛變的朝鮮軍堵住歸路，前後來攻，一師團人都被殲滅，他冒死從峽壁上滾下，幸而只傷一足，爬了三天三夜纔到長春來銷差，在長春將息了三個多月，吃了算不清的苦頭，也就逐漸瞧清日本軍閥猙惡的面孔了。爲着要達到他們升官發財的野心，不惜把整批無罪過的國民運來送死。自己是個有血有肉且胸腔充滿着正義感的青年人，他應該覺悟起來，决不把生命去填在惡魔們的慾溝里。他偷偷地去刺探親近那些同志的意思，意外的他們都有同樣的感覺；因此他們就結成一個粘固的組織，想等時機到來，從實踐上去揭穿野心者的假面具。不久一二八的滬戰發生了。整萬的皇軍都成爲寃死之鬼，連唯一大和驍將白川司令也束手無策。因爲怕給國民看出破綻，不敢到國內調兵來補充。只好兜個圈兒用兵艦到滿洲去抽一批來。山本那一連恰好就在里面。他們都欣然就道，以爲他們實踐誓約的時期到了。他們要給軍閥們一個巨大的打擊，用胸里的熱血書寫出這些野心者的罪惡，喚醒國內被欺瞞的國民大衆。詎料這秘密給偵刺出了，戰艦到吳淞口的時候，不直接駛進黃浦江，倒轉個身向北駛去，就在那個黑夜里一連人都被解除武裝，用皇刃刺死，然後縛着大石推下海底去。但第二天東京日報，却用大號字刊着：「皇軍又光榮的戰死了一百五十名。」

山本老太太聽到兒子慘死的實情是在半年後太郎的朋友杉下告訴她的。她覺眼前一陣黑，立刻昏蹶倒將下去，醒轉後她就患着這個瘋顛的病兒了。

朋友，從上面兩樁事情瞧來，不是就可以明白敵人隊伍是由什麼成份組成的嗎？只要予他們一下重擊，那建在沙灘上的樓閣馬上就崩塌下來呢。

戰哟！英勇的兄弟！敵人的威風是假裝的！用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的力量，把這些惡獸驅出咱們的國境外！敢說定他們立刻就會給維蘇威火山似的忿火毀滅的！

傷兵慰問記

一、裏創的健兒

傷愈再去殺敵

已經是暮色蒼茫時分了，我們六個人，在開完會議以後，便帶着二十磅特製的麵包，登上汽車，出發到×路第四傷兵醫院，去慰勞英勇抗敵而不幸受傷的兵士們。

車抵×路，從車窗中昂首東望，只見半天黑色的烟霧，夾着星星的紅光，在向着天空中直冒、逐漸消散在深灰色的暮雲之中。是的，那漆黑的一團，也許就是愛好窮兵黷武的日本軍人的前途，那星星的紅光，是我四萬五千萬條心在帝國主義者的凌虐重壓之下所迸裂出來的火花，也就是我擁有五千年文化的中華民族永不會被黑暗吞噬的象徵。

『你們看，那是戰地！那一股黑烟之下，籠罩着敵人無數罪惡與殘酷，但也飛揚出了我忠勇健兒壯烈犧牲的靈魂！』坐在我旁邊的密司王這樣驚嘆着。車裏的人都摒着氣息，默然無語，大概每一個人的心都被那悲壯的景象所緊壓住了。

在沉寂中，車到了醫院門口。先由一位童子事來詢問我們是那一個團體？我們把會裏的公函遞給了他，他把我們領到辦公室前。一位中年和善的醫生出來招待我們。麵包不能直接送到病房裏，由辦事處收下給我們一個收據。據說，這是防人暗算的緣故，凡送去慰勞的食品，要經過醫生檢驗以後，才可以分發給病人。這倒也是一個安善的辦法。

西式的樓房，很高大而壯麗，庭院也相當地寬大，遍植着樹木與花卉。我曾去過四五處傷兵醫院，認爲這樣一個地處，叫我們受傷的壯士休養在那裏面，心裏才不覺得慊然而不安。

第一個病房裏的傷兵，還是前兩天送去的。多數是輕傷，每一個人的手，脚，肩，背，或頭額之上，雖都包紮着綳帶與紗布，但絕沒有一點病苦頹喪的神態顯出來。有幾個坐着在若無其事的敘談着戰時的情景；有幾個躺着在悠閒自得地抽着烟捲。祇有兩個人受傷比較重一點，一個是前額上中了一個彈，一個是面部被砲火灼傷了，他們沉靜的睡着，不喊痛苦，也不發呻吟。他們是如何地偉大而堅定！想到有一般後方的人民，一聽到鎗砲的聲音，就要驚惶無措地自擾着，對這一班不惜犧牲的壯士，應當慚愧到怎樣呢？

第二個病房裏的傷兵，都是今天在圍攻敵軍司令部的火線上救出的，送去還不久。多數是酣睡着。可以想見他們連日在前線上作戰，精神形體已感到極度的疲乏。在室內站了一會，就返身出來。走到靠門第三張床的旁邊，一位女看護告訴我們說：『這是一位連長呢，受的傷不輕。』我一看掛在床欄上的木牌。知道他的名字叫鄒宗可。他穿着一身，白色衣服，褲腰上下滿是血跡，腿上也貼了不少橡皮膏。他並不顯得萎疲。他聽了我們的慰勞辭後，很興奮豪邁地說：『這有什麼，軍人的天職是應當爲國犧牲！』他又告訴我們圍攻敵人司令部的情形，他說：『敵人司令

機關槍手

郭源新

有一傷兵被救護車送到醫院。他傷在左手。包紮了以後，醫生說，要住院三天。但他立刻要出院，回到前方去，他說，我是機關槍手，需要的是右手；左手受傷，沒有什麼關係。他竟然回到前線去了！

一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槍的槍座，
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祇要還有一個人在，
祇要還有一顆子彈，
我們必守這裏，不退一步。
祇要敵人敢前進，
這裏便是他們的死所。

二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槍的槍座，
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敵人的大砲就在前面炸裂，
敵人的飛機就在上空嗡嗡的迴旋的飛翔着，
我們是守在這裏，不退一步。
我們靜靜的藏蔽的守在這裏，
祇等候着敵人來給他以狠狠的迎頭的打擊，一顆子彈準了結果他們一個。

部的建築，非常堅固，牆是用鋼筋水門汀，鐵板，以及橡皮三層合成，所以槍砲失了效力；但畢竟被我們四面圍住了。昨天一天，我們曾衝鋒二次，他們反攻三次，反攻時我們陣地絲毫未動，而衝鋒時把敵人殺死了不少。現在，他們都只敢躲在樓上，據高臨下從窗裏放槍，絕不敢再下來反攻。我們呢，他們不出來，也就不放槍，靜待着他們，橫豎斷殺幾次，遲早會把他們殺完的。」

走進每一個病房，除了慰問之外，我們還問他們要不要寫家信。有的很感激地把地址告訴給我們；有的說：『不願意寫信告訴家裏人，因爲等傷好了之後，就要到前線去，一切都不必叫家裏人知道。』

出來的時候，一位醫生告訴我們：『有一個被飛機炸彈炸斷了兩隻腿，在中途就死了。還有一個炸傷肩背的因着流血太多，昨天也不幸在院死亡了。你們知道，營救出來的都是輕傷而自己能走出火線的。在火線裏的重傷的兵士們我們是無法可以援救出來的。』

慰問了他們之後，我心裏雖則深感到一種莫名的悲楚；然而光榮的勝利之後，便是壯烈的犧牲；那末我們正不必爲他們悲楚，應當爲他們傲視於敵人，而且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應當準備着繼續去犧牲！（第四傷兵醫院）

二、慰勞歸來

今天我們（上海留日同學救亡會慰勞隊）到東醫院去慰勞受傷的抗敵將士。那裏面一共住了四十幾位替我們受了傷的斷臂斷腿的英雄。當我們帶了慰勞品走到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每一位的臉上都浮着淒涼的微笑，向我們說：我們眞難受，沒把日本小鬼子打跑，就先受了傷……不要緊，幾天就好，好了立刻再去幹他媽的去！累你們幾位到這兒來瞧我們，眞不敢當，有的說。

「我們眞慚愧，不能盡到了我們應盡的職責」

「……………………」

我們除去謝他們替我們爲國抗戰，勸慰他們好好的養息之外，並帶給了我軍最近的捷報。當我們說到：日本飛往京杭贛的飛機被我們擊落十幾架，旗艦「出雲號」被我擊得半沈，以及日司令部被我佔領的時候，全屋的戰士們（除去兩部受傷的），都狂歡地喊：

「好！好！好！」

他們一位位都興奮得恨不得馬上從床跳下來，再跑到戰場上去盡他那光榮的忠勇的職責！

醫生囑咐我們不要使他們多講話，我們後悔不該把他們刺激得這樣興奮，於是，勸慰了他們幾句，馬上就出來了。

到了第二室，臨窗的床上，睡着一位兩腿都裹着繃帶的英雄，當我們走近他的時候，他含着微笑給我們一張名片，我們知道了他是前線抗敵軍某連的上尉連長王奮先生。

接着他向我們繼續談了許多話：

「我從前在守喜峰口的時候，就跟他們幹過了，那時候也受了傷。」接着就掀起上衣，我們

三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的槍座，
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我們靜靜的藏蔽的守在這裏，
等候敵人的轟炸工作的了結。
我們是守在這裏，不退一步。
來了，他們的步兵陰影沙的一個個的來了，
不等候他們進到射程可及的範圍以內，
我們還是隱伏着不動。

四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的槍座，
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來了，他們的步兵陰影似的一個個的來了，
進到我們的射程可及的範圍來，
好！我們的機會來了！
卜卜卜，卜卜卜，我們的子彈鎮定的掃射着，
他們如蠅似的紛紛的倒下，一顆子彈了結他們一個。

五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槍的槍座，
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卜卜卜，卜卜卜，倒下了第一批敵人

發他胸部的左右方，很清楚地看到一長條傷痕。

那時候我起過這樣的誓：

「不思裹屍馬革，

但願暴骨長城。」

現在我把末一句改成：

「但願暴骨滬濱」了。

並向我們講解：

「這是馬援的話，可是，我覺着馬援那話也不澈底，死了何必還用馬革裹屍？在那兒戰，就在那兒死，屍首就拋在那兒！」

說到這裏，他非常興奮；並謂：既沒暴骨長城，這回是抱着非暴骨滬濱不可的決心的。

接着他又說這次作戰的經過：

「我們這回是在愛國女學跟他們打仗的。我拿着大刀指揮弟兄們作戰，我們的一隊跑得最快和敵軍白刃肉搏，三進三退，到底把他們打敗了！」面上浮着得意的微笑，那勝利的一幕，似乎還清楚地擺在眼前。他喘了一口氣，立刻又用力接着說：

你們沒上過前線，眞不知道這回在前線上有多麼痛快！長官跑到前面，弟兄們立刻趕過長官，跑得更前；長官再前進，弟兄們就跑得更快，簡直不用長官發命令。一個個都英勇百倍，沒有一個後退的。我們衝上去的時候，那些日本鬼子連槍都來不及拿，就讓我們趕掉了——那些日本鬼子一看見我們打來，就慌得沒勁兒了，只要打死幾個，剩下的就立刻跑啦。我們準勝。我的傷再有一個禮拜就好了，好起來馬上再跟他們打！

我要是傷了手，也決不退下來的，道在兩條腿都傷了，站不起來，沒有法了！」他的左腿的膝部是被一粒子彈穿過了的，說着他又把他的武裝帶給我們看，在離邊緣還沒有一分遠的地方，有子彈打過的痕跡，并且還有一點兒餘殼，他指着那個地方說：

「只要再往下一分，我就遂了我的「暴骨滬濱」的素願了！」

我們看他說的話太多了，雖然他一直是非常有精神地說，可是，那是因爲他太興奮了，時間太久，於他們的身體是不利的。所以，我們不敢再請他多說甚麼，只是不誇張地報告了我軍勝利的消息，並且同樣地向他致謝，並勸慰他好好休養。臨辭去的時候，我們拿出一個本子，請他寫幾句話。他一面說：我們武人不通文字，一面給我們寫了這麼一段話：

「民念二年愚任陸軍第二師機關槍連連長職。在華北長城戰日諸役，所提之血誓云。

不思裹屍馬革，但願暴骨長城；愚今則更易末尾一句兩字，但願暴骨滬濱。□□上尉連長王耀」寫完後，又說：我現在每天念，並且還向每個弟兄念的，是這樣兩句話：「報國但憑忠義烈，捨身未計功名遂。」

我們眞捨不得離開這位捨身報國，忠勇的，多才多識的戰士，但是爲了他的健康，我們只好以滿懷的感愧敬佩向他約下了第二次的晤談。

我們隨着又同樣地出入了另外幾室。

當我們辭出醫院，走到門口時，一位護士趕出來，交給我們一張相片，說：

王連長送給你們作紀念的。（一顆）

，

第二批又驚怯的伏地而進。

他們的機槍座也在向這邊放射着。

卜卜卜，卜卜卜，我們的子彈鎮定的掃射着，

一座機關槍座，便是一座不可跨越的山峯。

祇要敵人前進一步，

這裏便是他們的死所。

六

這裏是我們的機關槍的槍座，

我們三個人守在一處。

卜卜卜，卜卜卜，應答着雙方的機關槍聲，

敵人被擋住無法前進。

右邊搖槍機的老王倒下了，

立刻老劉便代替了他的位置。

老劉也壯烈的垂倒了他的頭顱，

但老張却更勇敢的獨力支持這局面。

卜卜卜，卜卜卜，我們的子彈鎮定的掃射着，

敵人前進一步，

這裏便是他們的死所。

七

這裏是我們機關槍的槍座，

八月詩抄

田間

一、原野

原野呀，
仇敵，
從那邊來着……。
戰爭的
早晨，
戰爭的
八月，
停止你底哀怨與憂慮吧，
原野！
原野，
給這灰白的種族，
以復活吧。
戰爭，
死亡，
和我們在一起吧，
原野！
原野呀，
卡車，砲隊，射擊，
從那邊來着……。

二、黃昏

來吧，
仇敵
喝我們底血吧！
仇敵！
仇敵！
我們今天是在你底牢獄的窗下，
拿你底劍，
刺殺吧。
黃昏，
我們在笑
手銬在燃燒，
從八月……。

三、河下

我底國民呀
看吧，
在那邊
仇敵底
馬，
拴在中國的河下。
八月，
帝國底
棕紅底
馬呵；
你將以暴戾的蹂躪，
來滅亡我們嗎？
仇敵底
馬，
從河邊上岸了，……
抵抗吧，
我底國民呀！

——為八月而歌，一九三七，

守在這裏的只賸下了一個。
卜卜卜，卜卜卜，我們的機關槍還在
　鎮定的掃射着，
直到了敵人的槍聲已經消逝無聲。
不知在什麼時候，老張的左手中了一
　彈。
但他的右手還緊握着槍機，雙眼銳利的
　在窺望着前面。
雖然紅血流了一地，
但老張還不肯退後一步。
祗要還有一個人在，
祗要還有一顆子彈在，
我們必守在這裏，不退一步。

（後文）

老張被後方的救護車運到醫院，
但他是十分不願。
「包紮好了便出院，」
「我要守在機關槍的槍座，」
「直等到沒有一顆子彈留在！」
也的左手包紮好了，
醫生却不讓他出院。
「這樣的槍傷，
至少得休養個三天」。
「三天！誰還忍耐得了三天不殺敵！
「開機關槍用得到的是右手，
「左手的傷影響不了我的功業」！



外論介紹

滬戰三週

在滬戰發生的三週期間，全中國更確切地向戰時本位發展了。大體上說，這次的戰爭是出於中國的自衛。日本進兵侵佔中國的領土，所以中國軍隊從事自衛。他們在淞滬，鑒於環境的關係，而採取攻勢的戰略，以代替守勢。關於戰略問題，現在不必多講，我們只須指出雙方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日本利在速戰速決，據他們的發言人講，他們擬攻擊中國陸空軍的根據，藉以排除「反日」的情緒，而不知他們所激起的情感，却適與他們的期待相反。

日本的發言人很坦率地承認中國兵士抗戰的勇武，而且對於他們表示敬意，有一位日本軍官所說的話，尤其是赤裸裸的。看日本軍隊行動的緩滯，可見他們是要避免把敵人力量估計太低的錯誤。這是他們聰明的地方。但是可笑的一點，就是他們在侵略的行爲和言論上，却處處足以激起中國抗戰的情緒，愈趨壯烈。現在中國一切方面抗戰行動的團結，是以前一向所未有的。尤其是中國的軍人，自官長以至小兵，都是在有力的團結起來。他們並不特別的想公衆知道，一半固然是因爲發表不便，但是主要的，還是因爲救國精神並不需要虛聲的刺激。他們以爲，倘使他們被宣傳了，一旦戰敗，固然要叫公衆懊喪，一旦戰勝，那末他們的名聲，自然會傳遍萬口，更無利用宣傳的需要。

同時，非戰鬬的中國人民也知道在抗戰期中，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例如前線的傷兵需要看護，所以中國的女同胞們，和他國的姊妹們一樣，也起來盡慰護戰士之責了。以上中國人民，尤其是軍人們的這種精神，日本是應該認識明白而加以尊敬的。

九，三・字林西報

道義上的孤立

日本侵略中國，値得最嚴厲的斥責，她並且已經獲得這種斥責了。日本在滬戰中的摧殘手段，就是肆無忌憚的侵略政策的直接結果，任何人都看得明明白白。這種斥責，在外交和在世界輿論的方面，全已有了適當的宣洩。但是我們在一種政策和輕率地採取那種政策的國家中間，需要有個分別的看法。不論日本的友國和敵國，全以爲日本犯了悲慘的錯誤，他們竟把日本的命運付托給黷武的政策，而在上海製成了這種結果。我們單單空講，使日本陷於「道義上的孤立」是不够的，聰明人希望日本人民，在勸告和經驗的教訓之下，能認清錯誤。

九，一・字林西報

解決的正當途徑

盲目愛國的日本人，很懷疑滬戰究竟是一回甚麼事。現在日本的領袖宣布，他們對華要作「最後基本的解決」。（近衛說，他要把中國打倒在地）我們以爲中日問題終久是要作最後基本的解決的，但是我們以爲用炸彈和砲火爲求解決的途徑却是最蠢笨的末筴。經久的解決需要正義。正義不是從戰鬬機上可以擲下來的，也不是從機關槍口可以爆出來的。這些所播種的，較死亡與破壞更爲可怕，它們所播的無窮的仇債將來是要用血去取贖的。這次不宣的戰爭幾時終了，無人可以預言，但是常識所可預言的，就是激戰愈久，距和平解決的途徑愈遙。日本向以勇於負責出名，但是這次她所肩負的責任，却可以壓斷她的脊骨。在表面上，中國似乎是較弱的一個，然而這次中國的脊骨却比日本硬多了。據我們看，雙方面均不能眞正的征服對方，然而終有一方是可以適存的。關於這點，中國的適存機會遠較日本爲優。

九・二・大美晚報

老婆說了便出院，

再回到前線去殺敵。

トトト，トトト，我們的機關槍鎮定的掃射着，

這裏有一個機關槍手，老婆。

一座機關槍座，便是一座不可跨越的山峯，

祇要敵人前進一步，

這裏便是他們的死所。

二六，十八，二十二，寫



日本的氣燄

日閣決議把「華北事變」改名爲「中國事變」，這應該是事態大擴大了吧。

日本把中日戰爭看成「突發事事」，杉山說要「在短期內給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這種氣燄是失敗了。試觀上海的戰爭，打了三個多星期，日軍到處是攻點，但到處遭遇中國軍隊固執的抗戰。中國軍隊的纏紮纏打，沈着勇敢，不懼犧牲，應該已給日軍以深切的認識。將來戰爭的結果如何，雖尙不敢判斷；但在目前，日本速戰速決的最初氣燄，總算被中國軍隊打碎了。

九，四，大公報

南北戰場

南北兩個戰場，我們的看法，一向是北重於南，看現在情形的發展，却南北並重了。

上海戰事外展以後，吳淞江岸一帶連打多日的惡戰。我們兵力加厚，敵軍也一再增援，這一帶的戰事越打越兇，越打越大，主力的決戰尙未見勝負，敵機連日更在沿海一帶襲擊，以張聲勢，可見敵人是有急戰大戰的決心的。

北方戰場，平綏綫的陣形已有變動，南口方面的軍隊勢將會合平漢線的主力聯合反攻，張家口方面的軍隊則須與綏東貫通一氣，現在這一端已有生力軍開到，不久將有決戰。津浦線上連日激戰，前線南移唐官屯。這一線上的戰事，近兩星期來打着拉鋸戰，進進退退，直與大局無關。我們能不打大敗仗，能够長久的支持下去，最後的勝利必然屬於我們。

九，一・大公報

戰局

平綏線戰局變動之後，這幾天的北方戰事似在半休止狀態。這是因爲我軍需要補充調整，敵軍如取新的攻勢，也需要一番準備。

淞滬的戰事是在猛烈進行着，敵軍想傾全力打開淞滬戰局。在敵方看來，淞滬之戰是問鼎戰，同時還可以決定外交的大勢。但是，敵强我們也不弱，日本如必不甘心，那便只有執拗的打下去，結果是難討便宜的。

九，三・大公報

世局安定新因素

日本在遠東的暴行，現已發動了歐美各國正義的輿論。各國現在已經感覺到日本的侵略行爲，對於他們本身的命運，實有切膚關係，而中國的抗戰，是代表正義和國際共同利益而戰。所以歐美輿論，完全對我同情，决非偶然。

不過就歐洲的大局觀察，現在他們本身尙有許多棘手問題，亟待解決。即如西班牙內戰的演進，頗有引起法義對立新形勢之可能，而英義間談判，現亦延期舉行。這一些現象，全是很可注意的。現在國際間可樂觀的一點，就是英法美三國合作的趨勢，日見濃厚。在目前動搖的世局中，這實在是唯一的安定新因素。

九，二・大公報

國聞週報 **戰時特刊** 【第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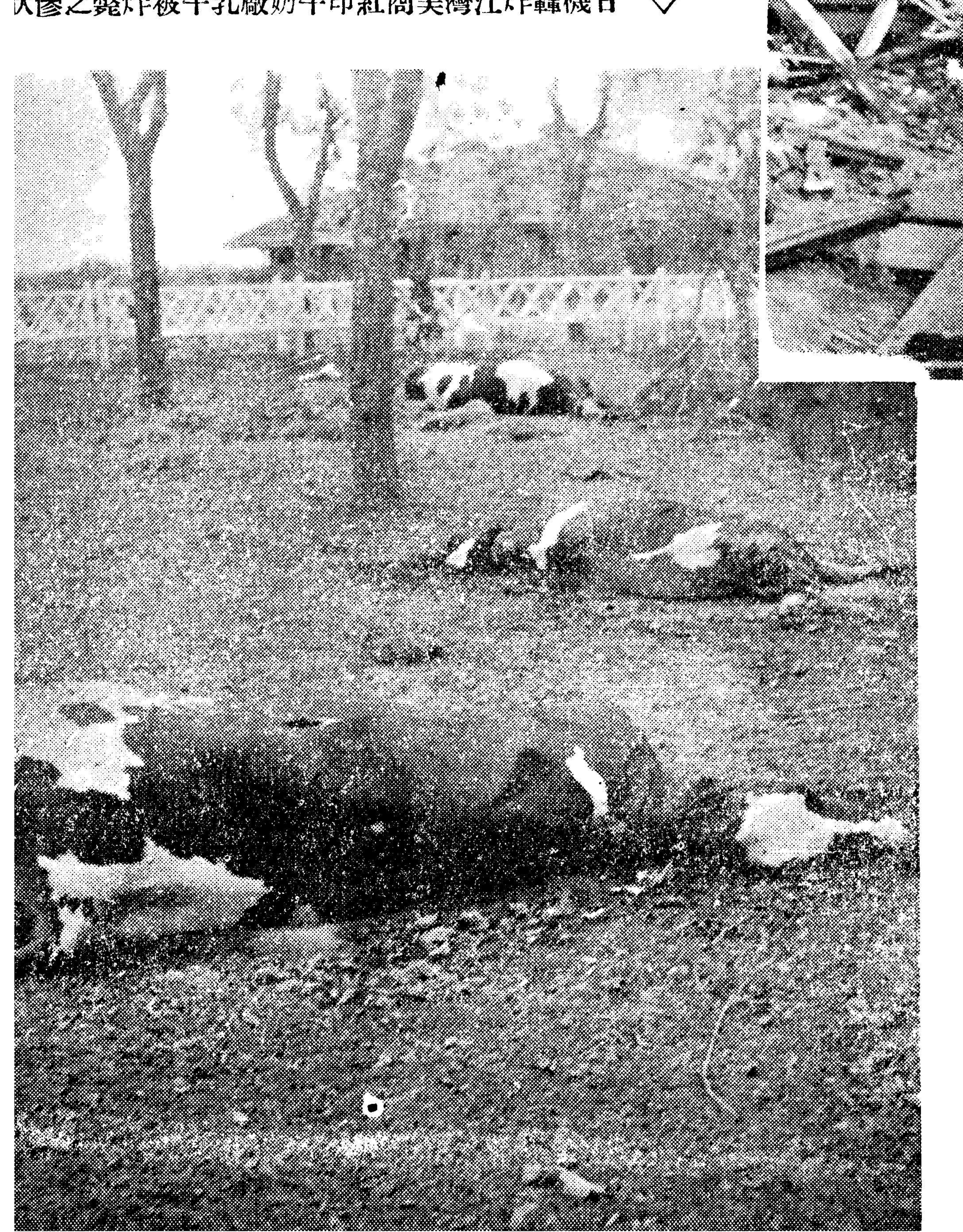
每逢三六九日出版　零售國幣五分
預定每十冊　特價國幣四角

編輯者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國聞週報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大公報代辦部
代售處　各大書局烟紙店報販等

日機轟炸的罪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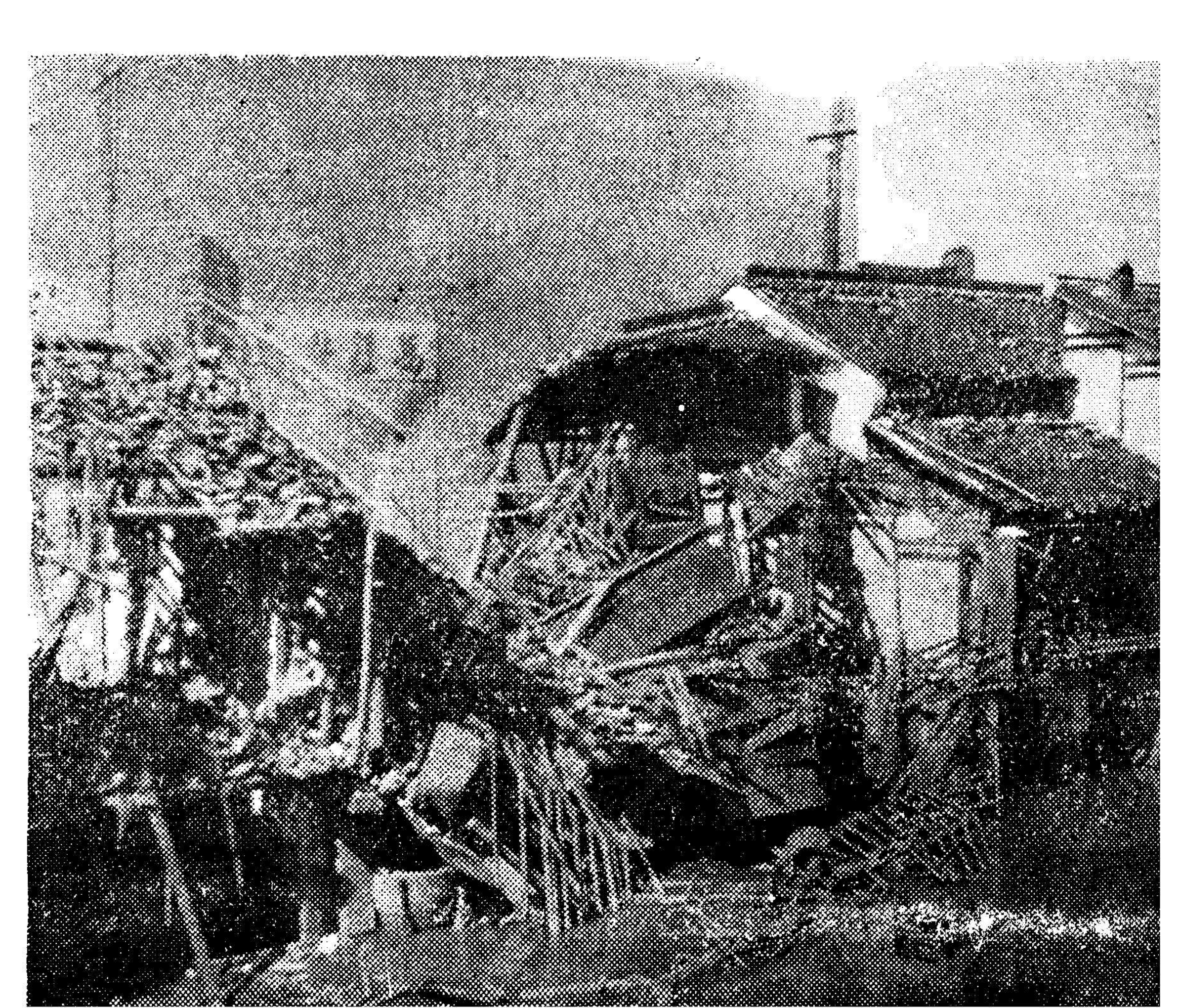
滬高昌廟附近民房被日機轟炸後居民向廢址中尋覓殘

日機轟炸江灣美商紅印牛奶廠乳牛被炸斃之慘狀



真如鎮被炸後街中已絕人跡

大場居屋被炸之一部份





商都重睹天日

幼謀攝



收復商都的董其武旅長

新任代理縣長劉蔭榛（左）



商都縣政府新委全體職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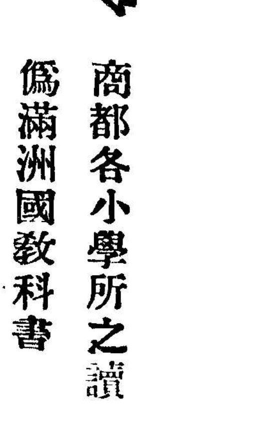
商都城內張貼之抗日標語及縣政府佈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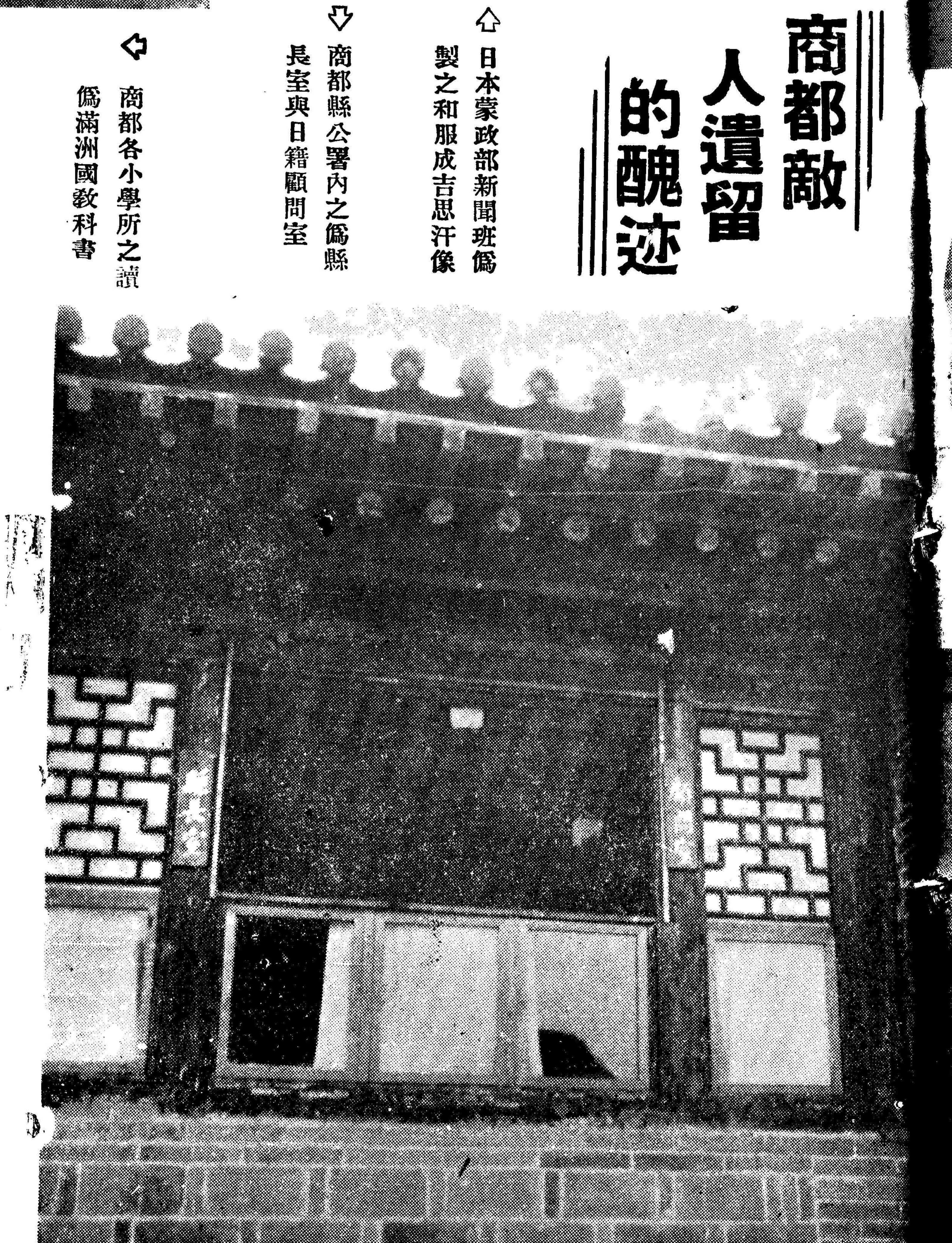
商都敵人遺留的醜迹



日人經營之長途汽車商都車站

日本蒙政部新聞班僞製之和服成吉思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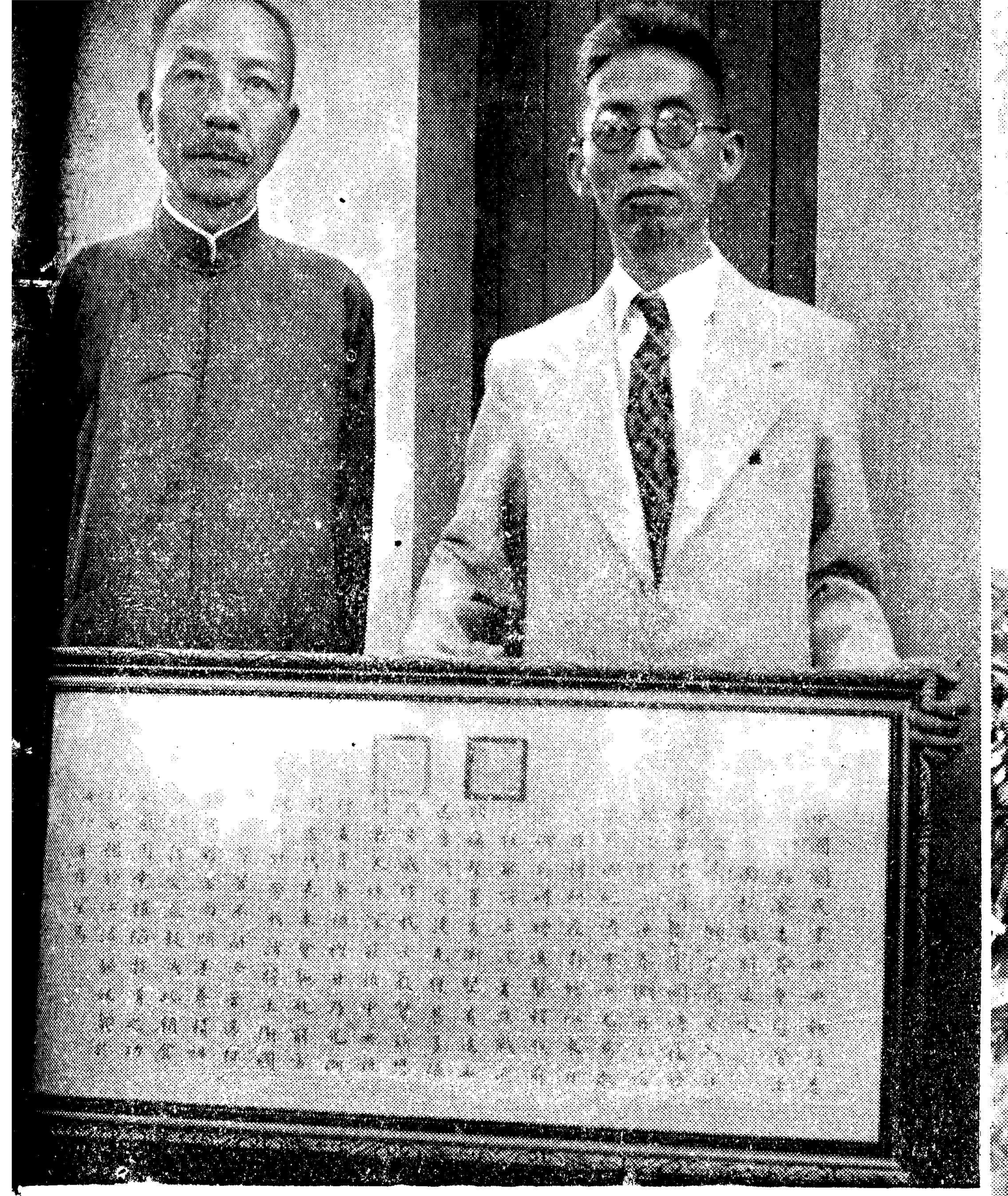
商都縣公署內之僞縣長室與日籍顧問室



商都各小學所之讀僞滿洲國教科書



爲我俘獲之僞蒙古國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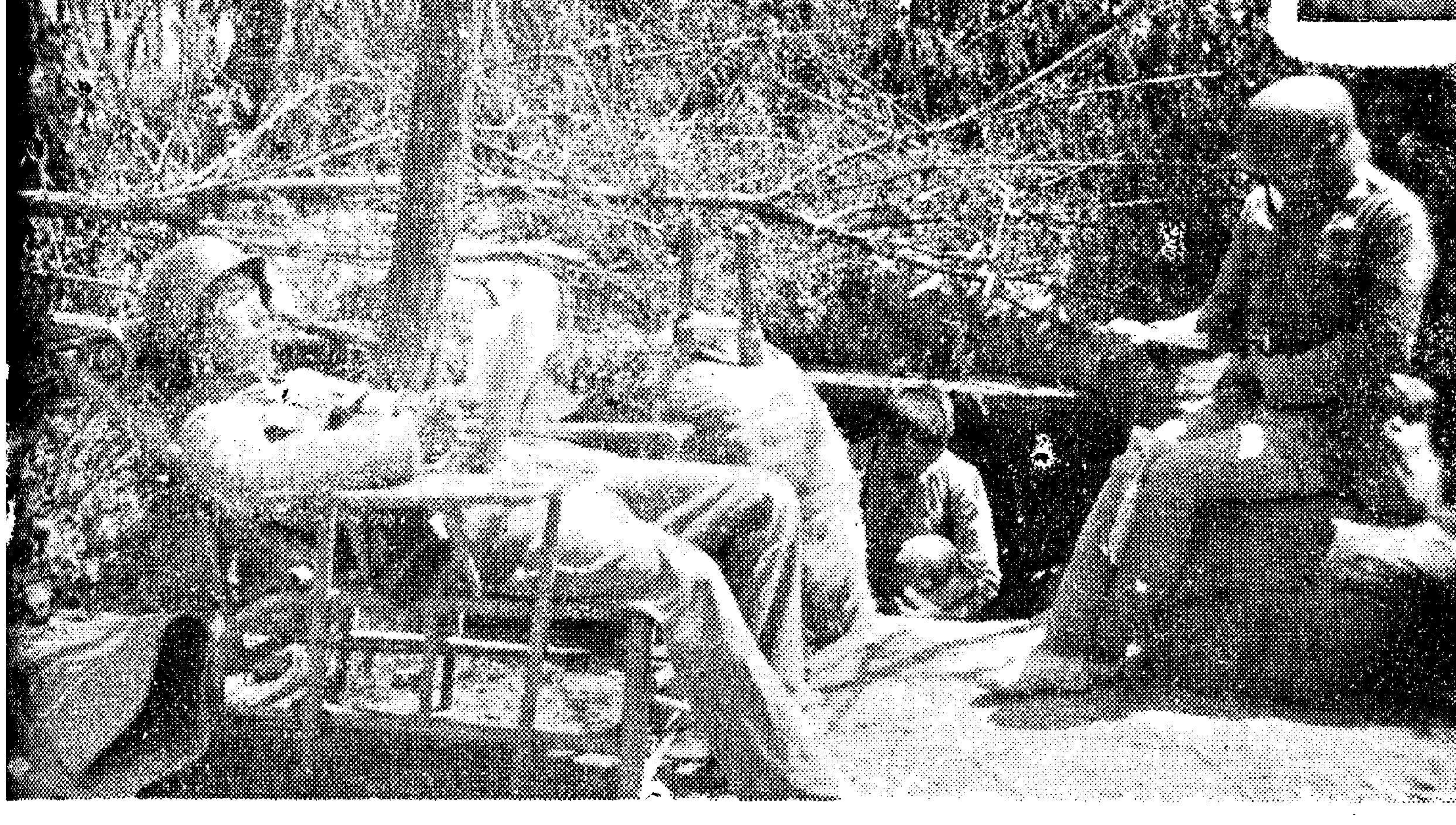


⇧ 中央特派甘乃光（右）茅祖權（左）來滬慰勞抗敵將士



⇧ 我軍高射砲向敵機瞄準射擊

⇩ 我軍在陣地內閱讀書報



⇩ 未爆的敵機小型炸彈





⇦ 在北方作戰陣亡之大批日軍屍體焚燬

戰況概述

記者

最近淞滬戰局，因敵軍增援，漸趨嚴重，醞釀主力戰之象徵，亦愈顯明。窺其戰略，似以吳淞爲基點，向兩翼擴展陣地，先使已據各地連成一片，再圖大舉進攻。至於北方戰事，現敵軍主力既得南口，今後似將由津浦線南下，茲誌最近三四日間之戰況如後：

吳淞，羅店及閘北三戰場，四日除小有接觸外，陣地無大出入，惟敵之空軍，則竟日成羣結隊在閘北滬西等處轟炸掃射。

四日夜間，一部敵軍由砲台灣登陸向寶山侵犯，我軍奮勇還擊，血戰通宵，敵被創甚巨。至五日下午，敵又大批增援，傾全力來犯，我軍抵抗至爲激烈，惟以敵艦及飛機猛烈轟炸，傷亡頗重，餘部不得已乃退入寶山城內。登堞設防，苦撑待援。五日深夜會盛傳寶山縣城已陷敵手，後已證明不確。

五日，沿泗塘河對峙之敵軍，突以海陸空之立體戰術，向我西岸守軍猛攻，我軍中路陣地略有移動，退守陳家浜地方。當夜我軍精銳馳往增援，於六日拂曉出擊，正面之敵，即被擊潰。我軍更繼續追擊，以期收復該地。

又獅子林方面，敵軍曾數度來犯，企圖登陸，均經我軍擊退。五日敵軍復强奪我民船多艘，集中獅子林江面，似有大舉偷襲登陸之模樣，我軍已嚴密戒備。

楊樹浦一帶敵軍，六日拂曉，協同在滬東登陸之增援部隊，在重砲掩護之下，向我軍工路及引翔鄉一帶併力猛攻，敵機亦出動助戰，向我陣地不斷轟炸。同時敵軍旗艦出雲號，率敵艦二十餘艘，駐泊虯江碼頭附近之江面，以密集之砲火，掩護另一部敵軍，企圖由虯江碼頭登岸，期與楊樹浦方面之敵收夾擊之效，當經我軍奮勇堵截，激戰甚烈，相持至六日午後，卒有一部敵軍竄至虯江碼頭附近之沙灘。我軍現正嚴密監視中，預定不久即可加以肅清云。

浦江敵艦於三日以猛烈砲火攻我浦東陣地，掩護敵軍登陸，經我軍擊退後，兩日來並無動靜。至六日清晨，敵驅逐艦一艘，又向我浦東轟擊，見我軍防範甚嚴，偷渡登陸之計，乃又歸失敗。

連日敵軍因戰局毫無發展，屢次派遣飛機，大舉轟炸，五日清晨，敵機十六架，在距離第一特區之西約五里許之北新涇鎮轟炸，投彈至數十枚之多。全鎮鬧市，已成廢墟。又至離鎮不遠之陳家渡，亦投數彈，在渡頭候船難民，十九炸斃，受傷者二十餘人。周家橋附近之遠東木廠及順昌石粉廠等處，亦被炸毁，死傷多人，敵軍之一再轟炸我無辜平民，益堅我全民同仇敵愾之決心，並挑動世界人士之惡感云。

平綏線上之敵軍，雖在正面已進佔南口，但在側面仍受我軍之威脅。四日夜我軍在距平十四里之門頭溝西與日軍作戰，此項軍隊，係當日軍進攻南口時，取側擊行動以牽擾日軍左翼者之一部分，現爲避免懷來日軍之壓迫，疾向南進，近已出現於永定河以北之羣山中。

津浦前線因連日大雨，平地水深數尺，即滄縣城內水亦過腰，我與敵均感運輸困難。馬廠以北，連日均有激戰。四五兩日，敵軍第十第十四兩師團，突以全力向我軍猛攻，冒雨用飛機砲火掩護大部部隊，猛力向我唐官屯，子牙鎮及惠豐橋一帶進犯，唐官屯失而復得者達三四次之多。

此外更有一頗堪注目之消息，據歸綏電訊，自我國全面抗戰發動後，東四省同胞紛起響應，譁變反正，格殺日籍軍官以及縱火焚燒破壞交通等事件，日有數起。現據報，熱河境內張海鵬僞軍之一部，於上月底擊斃日軍官兩名後，當被日軍監視，致引起全軍憤懣，九月一日突有兩旅譁變。同日瀋陽亦有兩團譁變。四洮鐵路被斷三日，刻仍在混亂中。另據報，打虎山僞軍于芷山部黃得勝團，於三日晨突行反正，扣車二列，刻全團向朝陽開拔，高舉抗日救國軍旗幟。闗閼東軍司令官植田，深感現有駐「滿」部隊不敷鎮壓之用，已電東京請求增派部隊。

關於英政府爲駐華大使許閣森被槍擊事所提出之照會，日政府不久即將答覆。六日日本外相廣田，已將覆文草稿徵求閣僚同意，大概日方覆文，在一二日內即可發出也。

本期要目

憶北方的友人

胡愈之

在這緊張而嚴肅的日子，一件過去的回憶，泛上了我的心頭。

初春天氣，在莫斯科近郊，我去參觀工人航空俱樂部和航空降落傘的表現。在那裏，工人們在學習一切航空技術，尤其是航空降落傘的實習。原來蘇聯的工人，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幾乎每人都得學習一種軍事技術，或是航空，或是射擊，或是騎術。在都市中間，學航空或「跳空」的，佔了最多數。工人航空俱樂部就是這些專學「飛」和「跳」的工人們所組織的。每一個工人，胸頭都掛着一個徽章，上面寫着數目字10，37，52之類。這是表示曾經實習跳空的次數，最多的標明着一百次，那是最熟練的跳空家了。

但是最使我感到興味的，不是那航空俱樂部的組織設備，而是蘇聯青年飛行家和跳空家的熱情，尤其是對於中國的熱情。

我給這些壯碩而活潑的青年工人包圍着。大家問這，問那，好像看見剛從遠方回家的兄弟一般。在沒有去航空俱樂部之前，一個帶引我去參觀的跳空隊教導員——有過百次的跳空紀錄的——告就和我說：「我可以帶你去參觀跳空表現，不要你的謝禮。但是有一個交換條件，就是，你們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開戰的時候，你必須介紹我去中國當一個志願兵。」

在航空俱樂部，大多數的青年飛行家跳空家，都向我提出同樣的請求。他們都熱烈盼望要去中國投效。他們認爲帮助中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他們的最大的愉快。

『假如中國需要志願兵，只要一下命令，保管一天之內，就有十萬人去報名。蘇聯工人沒有一個不願意帮中國兄弟們去打仗。』

從這些親切的友人，知道蘇聯的空軍威力又是怎樣鉅大啊：『你知道嗎？我們的鉅型的降落傘，現在已經可以把整個的坦克車或重砲從空中運送到地上。你可以設想將來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華北的

時候，我們只要派飛機二三百架，就可以從西伯利亞或外蒙出發，把配備完全的整師的機械化部隊，從航空降落傘運送到侵略者的後方戰地。侵略者有一天突然在後方發現有一師機械化部隊，而且一個個都是最英勇善戰的，你想敵人要潰亂到成一個什麼樣子！」

我很慚愧，我在目前，還沒有可能介紹這些熱情的友人，來我們這裏參加抗戰，我只有白白辜負了他們的一番盛意。但是這些友人們熱情的表示，却是我所永不能忘却的。尤其是在我們全民族抗戰開始的今天，在緊張而嚴肅的空氣中，回憶這些北方的友人，使我的鬬爭勇氣，突然增長了百倍。

我並不以爲我們只有倚靠了北方友邦的强大的武力的援助，才能够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去。一個國家，只希望倚靠外來的援助，以保衛國土，這至少是一個不長進的想頭，但是在另一方面，任何友邦的善意的援助，我們也斷沒加以拒絕的理由，因爲一切善意的援助，都是出於正義的動機和人類的立場。這從北方這些友人的表白，是可以明白看出來的。我們能够相信蘇聯友人們援助中國的熱烈要求，是由於別的不利於中國的動機嗎？除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一種動機外，還會有別的用心嗎？

也不僅是蘇聯人民而已。全世界一切國家的人民，除非是給帝國主義，沙文主義的辭廡，斷不會沒有正義感和人類的同情。正義感是屬全會人類的。所以沒有人見了日本飛機轟炸中國平民，而不會產生極度的憤慨。

這是不必諱言的，在物質上中國是一個弱國。因爲假如不是物質力量薄弱，根本就沒有被侵略的可能。但是在精神上，中國却並不是一個弱國。在精神上道德上，中國民族和全世界愛和平，愛正義的人民，是聯帶一致的。因此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方法，自然也只有動員全世界一切精神道德勢力，使成爲一種物質的力量。美國的海員，已經以實際行動，表示對中國的同情。中蘇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北方友人對中國抗戰的同情援助，更將有積極的表現，也是毫沒有疑問的。

爲反對黷武主義的侵略而鬬爭，這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事，而是全人類的事。所以我們斷不是孤獨的。因爲我們不是孤獨的，所以我們也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一六，九，六。上海

寄日本國民

王芸生

日本國民諸君：中日關係演進到今天的局面，真是不幸。我想這個不幸局面的演成，絕不是我們中國國民的意思，也絕不是你們日本國民的意思，這責任應該由糊塗的政治家及野心的軍閥來負。我們現在願以中國國民的立場來同日本國民諸君掬赤誠，毫無隔閡的，討論討論我們東亞兩大民族的百年禍福。

× × × ×

中日兩大民族，有共同的文化，密接的血緣，在過去兩千年中，曾有過相助相成的美績，曾造成有聲有色的歷史。貴國人所常說的「同文同種」，「共存共榮」，那是事實，也是眞理。但爲什麼近年來的事情常是違反這種事實的利益，背絕這種眞理的精義，一貫的扮演同種相殘共滅共瘁的悲劇呢？我們根究其最大的原因，實由於一種錯誤的認識及錯誤的心理所演成。你們在認識上，常以爲日本地小民貧，非向中國侵略不足以生存；你們在心理上，常以爲中國是排日的，非與中國相爭不可。這種經濟理由及心理惡感，貴國的野心家及軍閥這樣的宣傳，你們便也這樣的信，其實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認識及心理，不僅造成近年來東亞民族相殘的悲劇，更將導日本於萬刧不復的深淵。

先從經濟方面講。日本擁有六十七萬餘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本部琉球朝鮮台灣樺太），六七千萬勤儉有爲的國民，儘有和平發展的餘地。若謂日本地小人稠，以中日兩國人口密度的分配比較，實相伯仲。日本人口的密度是每方公里一百四十五人（據一九三五年日本國勢調查），中國本部十八省人口的平均密度則是每方公里一百二十六人强（據一九三六年申報年鑑人口統計推算）。中國是一個純農業的國家，土地與人口的關係最爲痛切，若說地少人稠，中國實較日本爲甚。日本是農工並重的國家，其所感到地少人稠的痛苦，應較中國爲少。因爲一個工業國家只要能從海外採購原料，推銷商品，便能周轉。從這個觀點上說，日本非但不應向中國武力侵略，且應在和平友好的關係下，以有無相通。中國有豐富的原料可供日本工業製造，更有鉅大的消費力以銷納日本的商品。這種交互的利益，惟有在和平的路上纔能發榮滋長；若必欲以武力攫奪，那簡直是殺雞求卵的愚舉，損人而不利己。

日本經濟上的病源，不在地小，物瘠，人稠，而在組織的矛盾及手段的錯誤。日本在外形上已是一個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她的內容尚未完全進化到這個階段；尤其在農村，還是前期的小生產制度。所以日本農業的生產雖然商品化了，可是她的一般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營。農村生產者的生活，一方面要跟着世界貿易顚簸，同時還受着天災人事種種威脅。近幾年，日本城市雖已略感通貨膨脹及軍需工業的景氣，許多農村地方仍是日甚一日的衰落。平時農作物豐收了則穀賤傷農，歉收了則農民們爲窮困所逼擁擠在買主的門前去乞售他們的米。日本城市的繁榮，一向靠農村賦課補助；日本商人更把生產大衆的收穫，做爲廉價的商品，向世界傾銷。日本工業家近年索性把工業製造的可分的部門移到農村，用低廉的工資，吸收農閒及一般婦孺的勞働力。日本商品潮水般的湧到世界市場，使世界人瞠目結舌，相與震驚，誰知

牠的原動力却是忍飢耐勞的日本農村大衆！這是日本經濟組織上的矛盾。至於手段上的錯誤，那便是日本軍閥的侵略狂。日本軍閥不知日本經濟的病源，以爲惟有對華侵略纔能解決經濟的困難，同時更爲功名心驅策着，遂對中國進行蠻橫無匹的侵奪。日本軍閥說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九一八事變以來占領了我們的東北四省，這六年來的經驗你們應已痛苦備嘗了。你們估得比本國還大的土地，解決了你們的經濟問題沒有？事實的結果是適得其反。對於這塊偌大地方，經營開發需要錢，布置防守及進攻的軍備更需要錢。日本軍閥的算盤要防中國，防蘇俄，防太平洋沿岸的每個國家。日本軍閥的「國防安全感」，非到它的軍備能够征服中國，征服蘇俄，征服太平洋沿岸的每個國家的程度，纔能達到。請問這是日本國民所能負擔的嗎？今年度的三十萬萬大預算，已經到了悉索敝賦的程度，現在一個所謂「北支事件」，又增臨時預算二十萬萬。這樣下去，如何得了？日本軍人儘力發狂，軍費儘力膨脹，預算儘力增加，赤字公債儘力增發，賦稅儘力增高，結果農村窮了，生產大衆瘦了，最後勢必至於民窮財盡，國家經濟整個破產。這是日本經濟的病源，它的問題在內而不在外。日本要解決她的經濟問題，也必須從內部着手纔能收效。第一要解消組織的矛盾，糾正以城市剝削農村的方式，工商農各方面的機構都要注重生產大衆的利益。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停止對華侵奪，恢復國際間的和平常軌，軍費一減，自然賦輕民蘇了。

這裏所說的還是平時，現在中日戰爭爆發了，不僅需要大批的軍費，且打斷了對華貿易，摧毀了在華財產。青島的日本紗廠完全停動了；上海三個多星期的戰事，虹口楊樹浦一帶晝夜不熄的大火，焚燬了日本的多少產業？請問這是不是自殺？

再從心理方面講。日本軍閥宣傳中國排日，那是倒果爲因。中國從無自發的排日，不僅以往歷史上如此，一直到現在也是如此。日本軍閥不斷的把鐵掌打倒中國人的身上，把我們逼到生死存亡的關頭，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求生存，並不是甚麼排日不排日的問題。

這一個心理上的問題，我們可以從悠遠的歷史解釋到現在，都可以證明這種心理在我們這方面并不存在。中國聖哲的人生哲學，重忠恕，講兼愛；日本人的根本文化也接受了中國的孔墨精神。這一文化上的共同精神，在中國歷史上一貫的充沛着寬和溫厚的泱泱之風，在日本歷史上也不斷的陶鑄出忠勇寬厚的志士仁人，在兩國關係史上更有許多可爲誇耀的佳話。天平八年（唐開元二十四年，西元七三六年）日使中臣名代艱難到唐，明皇帝敕書溫慰，有「艱虞備至，性命僅存，……言念災患，所不忍聞，……存撫發遣，永用疚懷」之句。其惻念遠人之情，溢於言表。又阿部仲麻呂奉唐命東歸時曾賦詩云：「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其依戀中朝思慕故鄉之懷，更足見中日兩民族的深厚舊交。降及明代，倭寇迭擾中國海疆，日本對於中國仍不斷有請糧乞錢之事，朝廷概給予之。其後中日關係雖激盪漸多，而中國人士對於日本人士急難相助之事，仍是代不絕書。日俄戰爭時，中國不念甲午的舊仇，幫助日本打倒與我們有同盟關係的帝俄；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東京大地震時，日人乘火殺戮中國僑民，而中國人民仍有大批捐款賑到東京，去賑救隣邦人士的災難。這種寬恕仁愛的精

神，在擁有孔墨道德的中國隨時隨地可以發見。中華民族最能愛，也最能恕。惟其能愛，所以親仁；惟其能恕，所以不念舊惡。中國人能施愛，也能受愛，不記怨，也不修怨。這種美德在中日關係史上幾於俯拾即是，絕找不出自發的排日仇日的例子。但是，你們也要明白，我們絕不是可以忍受一切橫逆的沒出息的民族。你們若必拿我們當馴順的羔羊，宰割烹噬而後甘心，我們自然也要奮起民族的威力，以禦敵，以求生。現在中日兩國的關係便是如此。日本軍閥口口聲聲要「根絕排日」，其實是要整個的取銷中國的生存權。他們更會用栽誣的手段，去作强盜式的擄刼。九一八之夜在柳條溝埋上一個炸彈，便佔了我們的東北四省；說丟了一匹馬，便搶去我們的豐台；又說失了一個兵，便舉起盧溝橋的烽火，燒平津，打淞滬。生逼得我們中國不得不起來從事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我們是自衛，是求生。假使說這就是「排日」，我們是不惜承認的。但希望你們當遭逢外患三島動搖的時候，甘受外敵摧抑，莫起「排×」之念。請問一個有自尊心的民族她能有這種雅量嗎？

×　　×　　×　　×

最後再就中日兩大民族的一般精神一言。近年來我們受日本軍閥的摧抑欺凌，他們的醜惡性使我們憎恨，他們的暴壓力使我們不得不起來抵抗。但是我們所憎恨所抵抗的只是日本軍閥，絕非日本國民的全體。我們對於日本國民的勤儉刻苦，愛潔有禮，知恥好勇，向表敬愛。我們對於日本歷史上的志士仁人，尤其崇敬。例如藤田東湖忠憤塡膺捨身救母的氣概，梁川星巖之妻景婉氏危不辱夫的義節，每讀日本史至此，輙為擊案感嘆，以為惟有我們東方的兒女纔能有這種凜然的風範。在中國，這種氣節凜然的志士仁人也是史不絕書。例如伯夷叔齊的餓死，田橫五百人的同殉，是眞知恥，眞有勇，也惟有在我們東方文化中纔能產生這種有光有熱有血有肉的人物。中日兩大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所以也同樣有璀璨的歷史。比較的說，中華民族年長了些，日本民族還很年青。年長的在一般特性中比較寬仁，年青的自然要勇敢些。因為日本民族的年青勇敢，所以在近代史上有着勇敢的進步。中華民族在近百年來不斷遭受外患的侵襲，但這塊百鍊鋼，在本質上飽蓄着光熱，有它的最後存在點，必將與宇宙同其不朽。就拿這次中日戰役來說，中國男兒又發揮了他們的報國志氣。在上海，一個空軍戰士，他在墜機落地之時，不做俘虜，隻槍奮戰，而卒死於敵人的亂彈之下。在南口，全團將士同殉防地，以待援軍。直至南口撤防的時候，還有一個青年兵，最後一個人守在山頭上，放地雷，與敵人的前鋒一同粉身碎骨於戰場之上。返觀日本兵士，却很少見當年攻旅順港時肉彈勇士的氣概了。請莫誤會，我不是在誇耀中國兵士勇敢，批評日本兵士怯懦。其實這種現象乃是正義的當然。從素質上看，毋寧是中國兵較弱，日本兵較强。但是，中國男兒業已破國亡家，被人逼得無路可走，非為國家拚死不可了。他們懷着滿腹的悲，自然會有渾身的勇。日本兵士呢？他們有强的國，愛的家，一未受人欺，二不愁無飯吃，雖然持槍負彈走上戰場，根本就未感覺到打仗的必要。東京驛頭一行行的出征兵，繁華市上一羣羣的送別人，我們不用看飛揚的軍旗，不用聽凱還的征歌，想像一下那情景，便令人黯然神傷。這許多好男兒，他們為什麼要背井離鄉，棄妻兒，別父母，遠到異國去拚死？有什麼必要？有什麼意義

？他們就是這樣毫無必要毫無意義的被軍閥壓迫驅逐着走上生死決鬥的戰場。所以我們中日兩國民，對於日本軍閥應該一致憎恨，對於日本兵士應該一致憐憫。我們認日本軍閥是中國的生死敵人必然打倒它，必然奮鬥到底；但對於日本國民仍然敬愛；對於日本兵士尤表同情。所以我們雖在生死決鬥之際，對於日本僑民絕不侵犯，對於俘虜的日本兵士概加優待。這是我們東方人所應該保持的一點友情，一點正義！

日本國民諸君！中日兩大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有相通的利益，有並存的前途，無不解的仇恨，尤無相殘相殺以至同歸於盡的必要。你們為甚麼聽信政客的愚弄，甘受軍閥的驅策？人是有理性的，豈可長久沈浸於迷惘的深淵？

日本國民諸君！我們都是東方人，每個人都有一顆東方人的心。我們同具有人類愛，同具有正義感。我們要燃起人類的愛燄，抽出正義的利劍，焚燬了無恥政客的罪惡，斬斷了蠻橫軍閥的暴行。目前的中日戰爭，是中日兩大民族的拚殺起點，同時也是中日兩大民族的禍福關鍵，只要你們能夠認清政客的欺騙，拒絕軍閥的驅策，東亞幸福就在眼前。中日兩大國民應為這一前途努力，切莫永結子孫萬世之仇！

情長紙短，不盡欲言，望各為民族國家的前途珍重！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八日大公報社評）

這不比強盜更可惡麼！

沙汀

我的房東繼續對我說：

「你笑麼？目下的年輕人通是這樣呀！只知道自己痛快，一點也不為父輩膠着想。要是有了差錯，你想想，叫我怎樣報帳呢？……」

他搖幌着下巴，惘惘然嘆息了。

我這房東是一個沉悶而胆小的漢子，戰事發生後他就終日縐着臉，担心着轟炸，流彈和毒氣；三樓亭子間早給他用報紙裱糊嚴密了，而在大世界慘案發生以後，只要飛機的影子一顯現：他便趕忙關自己在屋裏，一面壓低聲音威嚇他的妻兒：

「你們要登在外面送死麼——進來！」

他所說的是他的姪兒，一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高中畢業不久，便從故鄉逃來上海碰擋自己的運氣來了。那父親原是要他當小學教師的。他初來寄住在叔父家裏，隨後因為居停主人催逼他回去，便又跑往滬東同鄉處去；於是阻在戰區裏了。

聽任一個老實人多上一分愁苦是不行的，所以每當這時候，我總寬解他道：

「你不要愁，也許逃回去了。」

「不會，不會！他知道家兄的脾氣糟得很。」

但停了一會，却又自言自語似地說道：

「不過小孩子人倒還急跳，……」

他的妻子，對那忤逆姪兒的態度恰恰和他相反，他只知道不斷地儲蓄糧食，煤球和食鹽，每天要提一大籃蔬菜回來，但一面却還把自己的飯食緊縮到囚糧一樣的單薄。她喜歡嘈雜，人很瘦削，鼻梁和眼圈周圍有着過多的雀斑。

雖然有時候也偶爾提起那不幸的孩子，但她的語調照例是冷冷的，暗示出若干惡意的嘲弄：你瞎燥心些甚麼，因爲即有了甚麼災禍，那倒霉的也不過是他們的姪兒，而並非自已嫡親的骨肉。她已經養有三個小孩了。

她常用一種說笑的口調打揷丈夫道：

「就這樣担心！看你還會多出一個人養老送終麼。」

除了這種小家婦母的短見，她也有她自己不必担心的理由：他並不是一具死屍，何況一個人的禍福都是老早註定了的呢？也許人間眞有命運這東西，那年輕人不恰恰被派定了一分僥倖，當東區的巷戰緊急時，他終于逃出來了。

這是十八號晚間，月亮很好，我坐在天井里傾聽着隱約的砲聲，一面在祝福着我們那些浴血抗戰的民族英雄。而且對自己的平安感到惶悚。

這時妻從室內走出來了，她用嘴唇望樓上一支，意味深長地說道：

「又是她爭勝了，」

「怎麼——他們的侄兒逃出來了？」

「下午就來了，所以趙先生沒見下來，……」

「啊！我們去問問他滬東的情形看！」

我一下子從椅子上立起來了。而我的眼前立刻顯出一幅暗淡的圖畫：皇軍，浪人，武士道，可怕的無耻的橫逆。我在一二八時是逃過難的。我不相信那個中學生的遭際會比我的文明一些，但我急想知道他的經歷，並不以自己的推想滿足。

可是妻却留住我道：

「別人家里正在賭氣咧」。

「不是已經好好的回來了麼」？

「回是回來了，還强着要上前線去服務呀」。

我忽然注意到頭上的擾嚷了，房東的話聲照例是暗啞的，結里結巴地在說着一長串不必要的廢話，女的依舊冷聲冷氣。中學生是個大塊頭，結實的像花崗石。他的沉默寡言也和石頭一樣。他只不時禿頭禿腦地揷一句嘴：

「別人在火線上不是都會打死麽」。

半點鐘後我才得着上樓的機會。房東悶着臉嘆息道：

「你看弄得這付腔調啊」！

他把他的姪兒指給我看：這青年人躺在一張藤椅上，已經睡着了，面貌比以前黑瘦了許多，顯的很困憊，彷彿他並不是在睏覺，倒是因爲精疲力竭，再也支持不住了。我那房東繼續道：

「你看昏不昏，還强着要到前方去」！

「本來他們青年人的想法和你我不同，……」

「有甚麼不同——發昏就是了」！

他的咆哮使我局促起來；我很想告訴他，那青年人的想法是正當的，而他倒應該以自己的打算爲可恥。就舉我本人講，儘管在搖着筆吶喊，到底也不過是一名啦啦隊員罷了。

那中學生給嚷醒來了，於是我乘機問他道：

「請你告訴我，滬東的情形究竟怎樣？」

「嗯，嗯，甚麽，……」

他嘟嚷着，揉着眼睛，極力想睁開他們：

「打得厲害咧。」

「那你怎麽逃出來的？」

「還要說！不是荷包裏有錢，連命都送了啊。」

房東太太嘆息了；於是我憤恨道：

「那又比一二八更進步了！那時候凶是凶，倒還不像這賊足摸手的。」

「還要是鈔洋才放你走咧，」那青年人說明道，「收出的是銅板角子麼，就劈臉撒還你，兜肚子一刺刀，腸子肚一蹋，……」

「這簡直連强盜都不如了！……」

「同我一道的有個女人，」他繼續說，逐漸興奮起來，怕路上哆嗦，把一個毛毛頭（嬰兒）裝在口袋裏提起！賊猪玀撲了空的時候那凶相啊！女人不必說，連口袋孩子，一脚就踢下河浜去了！」

他說着，重新躺下去了。……

這一夜我好久不能安眠。我老是懷想着那口袋和嬰兒，那無恥的殘酷的短腿。而在我的頭上，則不落地繼續着一種低沉苦痛的爭辯：

「我看你愈來頑固了。……」

「你老人倒是這樣。……」

遠處有大砲聲傳來。

中國爲甚麼勝利的？

——報告文學

張春橋

十三號的早上，我得到了日本軍隊八字橋向我軍進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又折回來，轉到公共租界，往北區去。我想看一看戰爭發生以後的人們不但去看，還要深深地發掘，往他們眼裏鑽，我還跑到楊樹浦的工人區，他們談，跟兩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一條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叫作虹路的地方去，遙望天通庵火車站的火。重炮，機關槍的聲音很清楚的隨風飄過來。四周靜靜的，農夫們在晚霞裏整理着南瓜黃瓜和別的菜蔬。

黃昏慢慢的後退了，夜佔領了這地方。

天通庵的砲火更烈了，聲音一陣陣地傳過來。火苗燃燃着跟黑烟捲在一起，叫嘯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點鐘開的火，我到了夜裏十二點才離開一羣工友跑回來，在虹橋，日本兵佈滿崗位。過來外白渡橋是密集的人羣。……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

戰前一點鐘

在三點鐘的時候，我經過老靶子路

轟京敵機慘敗

范世勤

在滬戰爆發後的第三天——八月十五日——我們吃完中飯，談論着這天上午敵機去南昌投彈的事情，突然間來了空襲的警報，於是街上的行人車馬，都紛紛地趨避；所有的商店，都上起了牌門；全市的憲警防護團員以及受訓壯丁都一齊出動，担任緊急的工作；全市是死沉沉地，像一個空虛的夢境。這時，不得不使你驚奇現代的戰爭，可以把安詳無事的後方，立刻成爲戰雲瀰漫的前線。

那天，敵機十六架搖擺地來京，氣勢又狂妄又傲慢。起始在高空盤旋一周，大概是初來的關係，一時摸不着頭路。經過了二十分鐘的時間，突然向新街口明故宮一帶，分散掠襲。我們的高射砲高射機關槍霹靂拍拍地放射，烟火在空中旋轉，同爆竹在空中爆裂一個樣兒。敵機經了這個

。到閘北去的路是完全斷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著，不準走近通過的鐵門往寶山路去，而且，鐵門是上鎖了。我們是中國人的緣故吧．眼睛透過鐵門的欄空往外望著．那里有中國的軍隊，五年沒有能夠來這兒駐防的中國軍隊，我們的軍隊，他們正在築防禦工事。有不少老百姓跟他們在一起，幫助着他們。

怎麼能夠跟他們談一談呢？你看啊，弟兄們是多麼雄壯美麗呵，那一頂鋼盔，一直護到耳朵，把精神給擁擠在面部了，顯得又威嚴又可親。那身跟我們的大地一樣顏色的軍裝，緊湊地抱在他們身上，代表着從大地上生出的熱烈地愛他們的人們。還有，兩顆手溜彈掛在他底胸前，手里提着發亮的槍枝。……一切中華民族的雄壯美麗集中在他們身上了……

我怎麼能夠光榮地跟我們底弟兄們談一談呢？……路是不通了。只有想別的辦法。……

真巧得很，我碰到了熟人，他住在靶子路上，——一家學校里，學校是搬了，只剩下空空的房子，誰能想到穿過空房子就可以走到界路跟武裝同志談話呢？

我高與地隨着朋友走進去，不一會兒，就走到後門，隔著鐵門欄，我們可以看到前面的界路。

界路上很靜，只有我們的戰鬥員在來回的走。因爲沙袋之類的東西都已經佈置好了。

有兩位戰鬥員走過來。

「喂，老鄉！」我們叫着他，「談談好吧！」

他們走路的神氣是自然，快樂，莊嚴。走近來的時候，他那種年青的笑臉，不時向左近望着。距離我們很近了，我們想伸出手去，門縫沒這樣寬大。………

好像最親密的友人，想望着，想望着，然而，見了面却沒有合適的話說出來。…我們望着他們兩位，找不出一句話來。…

「很辛苦了吧！」我說，

「沒有什麼。」里面的一個用安徽口音話答覆我，「五年沒有看到上海了。」

是的，一．二八停戰以後，他們就

打擊，像似有些慌亂，連忙亂擲炸彈，亂開機槍，由空中到地面的立體戰爭就表現出來了。這一天，正是密雲滿佈，陰暗悽慘，大自然的背景正與這兇惡的局面相稱。敵機在我們高射砲高射機關槍監視「之上，」不敢底飛，祇是隱約於濃雲之間，以爲掩避，每隔幾分鐘之後，向下偷襲幾次，這樣時斷時續的槍彈聲，到下午三時半才中止。

當敵機逃出首都上空的時候，我們英勇的空軍已在四郊天空中等候着了，劇烈的空戰就在此發生，這樣一劇好武戰的結果，保証讀者滿意，就是有六架敵機是被我們擊下來了。那些被毀的敵機，有的落在田野裏，有的落在山叢中，都是擊得粉碎。我們看到拾來的敵機碎片，眞是興奮得了不得。此役，敵機被燬在三分之一以上，估計損失近三百萬日元。侵畧者小小的代價，已經付了一筆。

第二天早晨八時許，敵機作第二度來京侵襲。可是它還祇迫近京郊的時候，已被我機攔住了。在不到一小時之間，四架敵機已被我們擊落二架。比打獵還容易的擊中敵機，眞使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當然敵人更無法想到了。

敵機受了我們二次教訓之後，改變策略。在十九日下午一時，敵機是循着另一航線飛來，在我們得到警報的時候，它已經到了我們頭頂上了。幸虧我們的飛機起飛得快，嚇得六架飛機像拆爛污似的亂擲了幾個彈就飛逃走了，但我們却不肯放鬆，拚命的向前追逐，結果又在句容附近擊落敵機一架。

當天晚上，暮色蒼茫的時候，敵機十餘架大

離開上海，一直到昨天，才開進來的。五年多了。

「你們來了多少人呢？」

「口口口師，口口口師，第口師，口十師，……都來了，」他想了想，然後說，「足够日本鬼子玩的！」

「有沒有飛機來呢？」我不會忘記我們有飛機，而敵人進攻平津飛機的幫助是異常大的，還有，那正是馬德里城上政府軍和叛軍空戰後不幾天，所以，特別問他。

「開來沒有不知道。……不過，一二八的時候，弟兄們受過敵人飛機的苦，我們已經要求長官派飛機了。長官也答應了。」

轉過臉，向另一個：

「你覺着跟日本開火好吧？」

「這還用說麼，——要是再不跟日本鬼子打，我早就不幹了。」

說話的時候，他沉着得很，手不斷地用親愛的感情，拂摸着手裏的槍枝。好像他的光榮都放在鎗上了。拿着這隻槍，不但可以解放了自己，還可以把中華民族從鐵鍊的束縛裏解放出來。

站在眼前的這兩位戰鬥員，是站在抗日最前線的戰鬥員，因爲不遠的北四川路上就有伏在沙袋後邊的日本軍！

然而，他們打仗打慣了，他們並不拿來當一回事兒。他們講到戰爭，就像我們講寫文章一樣，平常得很，他把日本軍隊看得像平常的軍隊一樣：沒什麼了不起。

「殺一個，我完啦——夠本；殺兩個，——賺一個，爲抗日死啦，一切都夠啦，——還有比這個更光榮的嗎？……」他講着，用手絹擦擦額上的汗。

他們好像不是在抗日的前線似的。

我們的弟兄們就是這樣的人，堅決的要求抗日的人，……他們一點兒也不怕日本軍隊，他們堅決地相信勝利是屬于自己的。

堅決地，我們說了一聲再會，並且愉快地說：

「前線上見！」

然而再見他們不是在前線。根本見不到他們。想不出任何辦法可以去找到他們。

只是在二十二日早晨上海音樂，戲劇，文藝界的慰勞隊去口口路口口會館的傷兵醫院里去慰勞的時候，我才遇到

批來襲首都。敵機因爲知道我們高射砲高射機關槍的利害，始終不敢低飛。敵機一面想藉着暮色與雲霧來當做避身物，一面又想破壞我們的偉大的首都，所以只得在數千公尺之上盲目地投彈，結果不是落得荒野上，就是落在湖塘裏，即使偶有落中的，不過傷了幾個無辜的平民而已。但是有二架敵機，已經被我高射砲擊毀，一架到安徽郎溪墜落，一架在孝陵衛墜落。

以後，敵機就不在白天中來京，因爲在這光天化日之下，我們的高射炮與飛機，非常神靈，敵機總被我們擊碎了幾架。

八月二十一日，敵機十餘架是在早晨四時許來京夜襲，二十二日敵機三架是在晚上七時三刻來京空襲，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敵機四五架，也都是在夜間來京侵擾，這幾個夜間，雖然都給它們跑了進來，可是我們的探照燈非常靈活，一下子就把它們照着了；這個[illegible]的光芒，射透了它們的心肺，由我們的高射砲從容擊射，害得它們不敢多留一刻就每次倉皇地逃跑了。

敵機似乎有些恥辱了，也可以說有些惱羞成怒了，所以在上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十二時餘，以十二架的重轟炸機，由東南西北四面來京夜襲，這次敵機在首都四郊盤旋很久，而且在首都城內上空來往也有五六次，其中施行投彈的有三次，每次十枚左右。那晚，雖有月光，可是黑雲滿佈天空，敵機就在黑夜的黑雲中亂竄，所以在擲炸彈的時候，也是無的放矢。這次我們的平民遭了糕，民房被燒燬四百餘間，被炸死焚斃的七十幾人。到了早晨三點鐘，敵機因爲看到黑雲已消，

了他們里面的又一批人。

在傷兵醫院裏

唱過「慰勞傷兵歌」「義勇軍進行曲」……以後，我們進去了。

在一張張的鐵床上，躺着掛彩回來的弟兄們。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他們笑着迎接我們。像接待一個親屬一樣，那麼親熱地讓出床邊來給你坐，講前線的情形，講路上的情形，要我們把今天的報紙讀給他們聽。

但是，我們的工作作得非常不够的。根本沒有能夠發動更多的人，使他們到醫院去慰勞。

又是很偶然的，在這裏，我遇到一位同鄉的士兵，不但同省，幾乎是同村。

我們談的就格外親熱。

他是頭部掛的彩，還不怎麼厲害。他坐在床沿上，我跟一個安徽籍的十九歲的兄弟並坐着。在旁邊有一位受輕傷的傢伙，正在叙述他在寶山路虬江路進攻時怎樣從一個日本兵身上拿下一座小金佛的故事。很多人聽他講。另外一個年青青的小伙子，看到女學生去慰勞他，高興地講他受傷的經過。……一張床上有一個慰勞隊的隊員，跟弟兄們互相講着話。

看看已經十二點半了，他們都在準備吃飯了，我們的隊員只有×××，××和我三個人留在這里，應當走了。

恰巧端上飯來，我站起身對他說，我要走了；同時，伸出手去，跟他底握在一起。

「你吃點飯再走好啦，不用客氣。」

看完一定要走，他搖撼着我的手，說，「常來啊！」另外那個安徽靑年也說。我祝福他早點回前線去。

……走出來。

我想着第一次在十三號下午跟今天的談話，可以明瞭，我們的武裝戰士者都是在一個偉大的鑪子里鍛鍊出來的，他們底四周是烈火，把他們燒得只有一個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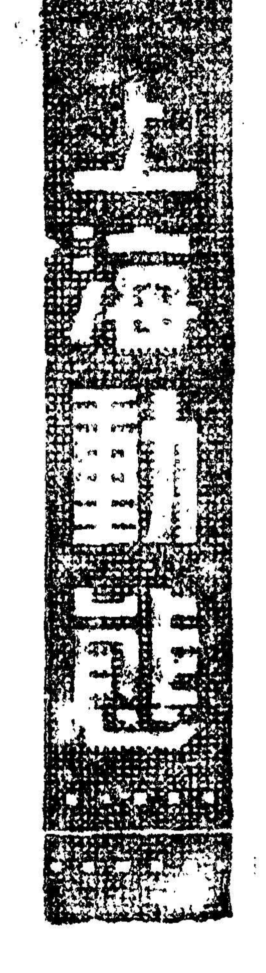
聯合起來，一致抗日！

八月二十四——五日

就也分途遁逃。可是有一架敵機被我機追到六合縣時候，一擊而落，雖然這次被敵機擾亂好幾個鐘頭，還死傷了我們一些平民，但是對方最後也受到了損失。

從那晚以後到現在，整整一個星期了，敵機就沒有再來過。

二六，九，二，於南京



電車上

王會雨

太陽已經偏西了，在晴朗的碧空，又響着軋軋的機聲，隨着就是一陣聯珠似的高射砲彈爆炸的怪響，街上的行人，都感到一種恐怖，懷着不安的神情，躲到簷階下去了；可是都那麼闘心地仰揚起頭顱，手做着遮陽，向天空尋視着，要看到底是誰的，——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這回是敵人的，灰色機體上塗着一點紅點，從每個翹望的臉上，都燃着那麼一股憤恨的火燄，好像在甚麼地方，還有人稱快歡的叫着。

我們站在電車站等着車，電車像是一條被驚駭的蛇一樣棱馳了過來。我跳上車子，找了一位看號外的人的旁邊坐下，滿電車的人，都那麼闘心地伸過頸頸來望，報頭的標題，是幾個大紅字：

「我軍佔領滙山碼頭。正向敵圍攻中。」

看的人都像悟解了甚麼似的，浮着勝利的微

廣田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是精於柔道的秘訣的－

伯蕃

日前日本外相廣田在議會上發表狂謬的議論，顛倒是非，不値明眼人的一笑。我們知道，今日日本的外交家，已經變成軍閥的應聲虫了，其實也應該打在可憫者之列。廣田以前曾經任過日本的首相，現在又屈就近衛內閣的外相。廣田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倒也很可以注意的。據久駐日本的美國記者海吉斯(Fvank H. Hodges)所著中，有分析廣田個性的一段，海氏和廣田私人的接觸很多，觀察頗饒有趣味，爰述之如左：



廣田在我（海氏自稱）最初剛認識他的時候，是一個很羞怯，很善於懷疑的人，他講美語的時候，囁嚅不能出口，是完全不能使人發生印象的一種人物。他爲人還算和氣，但有時也倔强得很厲害。外國人要同他談心，最好先請他喝完一兩瓶燙熱的正宗酒，必須這樣，他才會打開話匣子，滔滔不絕地隨意談話。

廣田最初曾經做過官方發言人，後來做駐荷蘭國的日本公使；以後又升任駐蘇聯大使，向有「俄國通」的名望。在被召回國以後，他又榮任日本的外相。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平定以後，近衛拒絕組閣，於是組閣的大命便降在廣田的身上。這項任命使得日本全國都大爲震驚。

廣田拜命之後，立刻就開始工作，他公開的提出重要閣員的名單，在名單當中，有兩位是著名的自由主義者，頗爲軍部所痛恨，於是軍部表示反對，廣田也就順便的屈服了，最後才把內閣組織成功。從這一件事上，我們很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廣田運用手段的一斑。他在各國當局之中，可以算是最機警，最伶巧的一個。他知道他所提的幾個負名望的人士，一定會遭到軍隊之反對，所以他預先把閣員名單，公開發表。他藉此逼迫着軍部，採取公開的反對行動，以便於叫全國人民明白，何方應該受指摘，換言之，廣田已經把這責任，放在軍部的肩上，廣田對於日本的柔道，很爲精通，所以他在政治上，也運用柔道的方法。照柔道的法術，第一個原則就是屈服，在一步步的屈服之後，乘敵方沒有準備的時候，只要肌肉微動一下，就可以把敵人打倒在地。

日本政府與軍閥互爭政權，從未停止，這可以說是日本殘餘的封建制度的自然結果。

充任首相以後的廣田，與我最初看見的廣田，迥然不同，像是又換了一個人，他的修養已經純熟，成功了一個很和靄的人。他具有很顯明的吸人的磁性，有點像羅斯福，但又有許多不像的地方。他的頭腦是很明白的，但是他爲人倔强，在遇到適當的機會的時候，他便要施用柔術的原則。他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上是一個很可注意的因素。有時他所發表的宣言或是他的舉動，會使人莫明其妙。這些就可以表示是他屈服的時候，他正在那裏等待着適當的機會，實行他自己的辦法。所以和廣田一向沒有接觸的人，常常會被廣田的行爲所迷惑住的。

笑，坐在對面一位學徒模樣的年青人，悠然用着驕傲的神色叫了一聲：

「矮鬼子怎樣得行！」

電車再停着的時候，倏然跳上一位滿臉慌張的工人模樣的人，他的身材短短地，頭是光着的。他搜錢買票的時候，那麼硬着掌拍他的朝肚，好像是叫人注意的意思。

「媽的！四十幾塊錢，全給東洋兵搜光了，還剩了這點角子。」他又拍了一拍朝肚。

於是人們都帶着驚異和同情的眼光來盯着他，亂七八糟的聲音就向他問起來：

「你從啥地方逃出來呀？」

「中國軍隊打到啥地方啦？」

「儂啥辰光逃出來？」

他的臉燃燒着興憤的火光，睜着那佈滿着紅絲的血眼睛，憤怒地說了下去：

「我早上逃出來，到現在一點東西沒吃，媽的！東洋兵把我四十幾塊錢搜光了，我藏到腳根下，他也跟我搜去了。」

「曉得打仗，爲啥要去呢？」隔位的一個濃白面孔的女人熱情的伸過頭來緊問他。

「爲了生活沒辦法呀！啥人曉得他會這樣不講道理。東洋兵到處殺人啦，看到中國人就殺，我看見有個懷胎的婦人，肚子大得來走不動了，東洋兵一刺刀從她的肚上殺去，……」他的眼睛睜得那麼圓大。

人們都難受似的皺起了兩道眉毛，那婦人變着悽慘的顏色，痛苦的搖擺着她的頭。

「東洋鬼子眞不講理啦！」誰在角落裏這樣的嘆息。

他又繼續地講了下去：

「我先在路上被一個東洋兵把錢搜去，我才跑進屋裏，拉我哥一道上屋頂逃，他怕跌下來，我爬上屋頂，就像來了很多的東洋兵，亂在屋裏打撞着東西，我又聽着好像揪着我的哥哥一樣，用槍托在打，我的哥哥罵着：『你這些沒天良的該死的鬼啦！』後來就沒聽見聲氣了！」他沮喪地像落了什麽東西似的，顯得悲愴的樣子。

「我身上還挨了些槍托打啦，腰痛……」他用手撫摸着他的腰和腿。

「中國軍隊打倒啥地了啦？」那個坐在我旁邊持報紙着西服的人，他終始不願放棄他這句問話。

「已經到岳州路這邊了！」

於是人們的臉上，又燃着得意的微笑。

「你幾時逃出的？」

「上午九點多呀！到現在一點東西沒吃。」他述苦地說着。

火熱的氣圈圍繞着這電車，空氣裏像含有重量的嗎啡似的，使得每個人都那末地興憤着。

「哼！鬼子！……」他罵着，像永遠不能忘記那仇人似的。

我跳下電車，我的腦際是一遍血肉糢糊的兄弟，我切齒地憤怒地想着：

兄弟們！鬼子屠殺了你們，我們會給你們報仇的！」

一個義務女看護的告發

平

——□□傷兵醫院服務的第一天——

在戰雲緊張的時候，誰都願意找一些工作做做，不論是前方或後方，好在是同樣的重要，我們青年，更不容我們閒着，我們應該盡力做我們能做的事，爲着可愛的祖國，經我們數次的請求，終久，蒙××醫院院長×××先生把我們介紹到××醫院去服務，××醫院的房屋，造的挺高大，裏面的設備，當然有相當的完美，地址就是在×××路中段，領導我們入病房的，是一位××大學的慰勞組主持人，當我們走進去時，他臉上表現着很感激的樣子，「哦，你們是××醫院來的嗎，我們很歡迎你們到這兒來帮我們的忙。」接着，浮上一陣和善的笑——微笑，這樣，我們可以略略的想像到，這位先生富有辦事經驗，而且他還善於處置一般不懂人情世故的可憐蟲。走入病房，就可以聽到病人的呻吟聲，一陣血腥帶着藥味送入我們的鼻孔，那位先生便把密司錫和我介紹給那位××××，並且替代我們謙遜了一回，於是我們便開始工作。

病房的四周都開着窗子，所以這裏的光線，空氣，對於病人很適宜的，有規律的鋪着五十多張床鋪，但走路的地方還是很寬舒，傷兵佔據約四分之一，其他都是難民，假使我們要辨別那位是傷兵，那位是難民，是很容易的，只消看，榻前桌上，有沒有水果和罐頭食物，因爲這全是各慰勞團送來的，只有傷兵，才有享受的權利，我們先順着床鋪號目，慰問那般受傷的軍人，雖然我們並不是慰勞團，然而這一步工作是我們早就希望實行的。第一位是××師的軍人，臉色還不算壞，而且很和善的：「先生，你覺得怎樣？我們是被派到這裏來服侍你們的，你們需要甚麽，在可能範圍，總可爲你們辦到。」我們帶着敬意的笑，輕輕的問着他。「哦，謝謝你們，我們很感激的，現在我不需要什麽。」他也微笑的回答我們。「那也沒有關係，服侍你們，是我們女青年應有的責任。」我慢吞吞的吐出了一句，心中覺得很難受。「先生！你要不要寫信到你的家鄉？」「不，我不要。」他搖頭，「那末朋友呢？」「唔，朋友我雖有很多……但是親生的父母，我尚且不願意寫信去，何况朋友呢？……我家有許多兄弟姊妹呢！……我因爲抱定决死之心，所以我不願給他們知道我是存在着，……並且，凡是全國同胞，年長的都是我們的父母，年輕的都是兄弟姊妹，對于我的家庭還有甚麽可以留戀呢？」他的話太感動人了，我們不得不忍淚而離開了他。

同樣的慰問了幾位，現在輪到一位連長，右手已斷到近肩，眼睛閉着，眉兒緊鎖，看來似乎他正在「痛」。「先生，你是痛嗎？」他的眼漸漸張開，帶着奇異的眼光望着我們，半晌說不出話來，我們說明了來意，他才現出安慰的神色，點了點頭，「是的，今天沒打針，所以痛得不能支持。」他的話是上海口音，所以我們談話更顯

親切些，因為大多數軍人是北方人，我們雖說普通話，有時還不能聽得懂。「先生你忍耐一點兒吧！不久便會好的，你為國家受到創傷，是很光榮的。」「那是我軍人應盡的職責！」我們實在不能忍了，心底裏發出一支不可抑止的情緒，使我眼前的一切，發出銀白色的白光，以致漸漸的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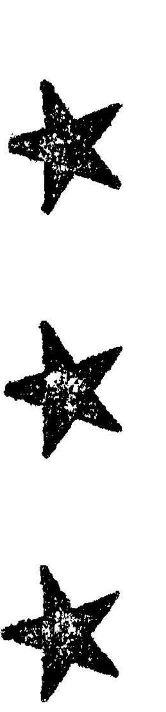
「啊唷！」——那邊是一個僕役，硬手硬腳的抱着一個軍人向睡車上擲去，那簡直可用「擲」一字形容，目的是到醫室去診療那軍人的腳是壞了，被他這麼一來，當然是痛得亂叫。可是那位僕役先生，竟已一句話來阻止他的叫聲，「不要吵，是不是發神經病？」唉，我不禁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這間裏三位看護小姐，是不易見到的。」另一位告訴我們，「我們想喝水都不容易，在這醫院裏簡直是活受罪。」「先生，你別這樣，你以後要甚麼，我們儘可為你們幹。」我們不敢十分相信他的話，這是慈善機關，而且又是為了為我們而受傷的軍人，當然不致於如此。「這裏無論是醫生，看護，甚至僕役，沒有不老氣橫秋的高聲高調，精神上的安慰可說是等於零。」他表現着懊喪的神情，忽然指着門口說：「你們看，看護小姐來了。」固然，一位藍衣白背心的走向一個正在呻吟的病人前，「你怎樣？」「小姐我很難過，請替我看看。」他苦苦的哀求。「別鬧，生病怎麼會不難過？」她眼兒一翻，居然走了，這才証實了剛才一位軍人告訴我們的事實。

時間已是十二點了，也是他們吃飯的時候到了。由××及僕役的分配，每人得到了一碗飯，或是一碗稀飯。一盆菜，便是沒油水的「茄子和豆腐」。這些菜，對於傷兵們，似乎太苦了，普通，我們可以知道，受外傷對於「吃」是沒多大關係的，除了一部分是重傷高熱，當然不可以不小心，其他反須多量食物來增加營養，只為這些菜不可口，所以兵士們連飯也減少了，要求着吃肉類，幸而有慰勞品——牛肉之類，否則他們的身體也許要日日的衰弱下去！不過我有些不懂，受傷的軍人，他們的受傷，都是為了保衛國家，論理我們應該特別的優待他們。醫院中的薄待軍人，這是甚麼道理？他們的薄待軍人，便是薄待保衛國家的柱石。我想這般人一定是全無民族意識，對於國家已到最後關頭，還沒有認清應盡忠國家，同胞應相愛和軍人的應尊敬，這些同胞我很為他們可憐。

人是最靈感的動物，無論在情感上，或是道德上，他們不該有這樣的態度。他們對不起勇士們，也就是間接的對不起整個的中華民國！

我雖不願看到這種不幸的情形，但我又不忍隨軍人們受到這樣不快的待遇，我們總得認清立場地安慰他們，去服侍他們。假使（這不是個假使）假使我不能在這裏作長時間的服務，但我寧願，寧願在每天探病時間，去慰問他們，服侍他們，來表示我們一種誠摯的敬意。



論評選輯

淞滬戰況

昨日的淞滬戰況，各線皆有我軍勝利的消息。羅店方面有進展，吳淞正面我以精銳的攻勢，長足的推進，虬江碼頭史家橋之敵有進攻，被我擊退。淞滬戰事是硬仗，是尺寸戰，一尺一寸的打。敵軍儘有優良的器械，猛烈的砲火，但他攻不破我們的堅壘。敵人速戰速決的目的算是無法達到了。

九，七，大公報

敵人擴大海面封鎖

日本外務省及海軍省昨又發表聲明，謂將對華封鎖之海岸線予以擴大，這個擴大線北起秦皇島南至廣東之北海口，連港粵線也被遮斷了。這個暴行的擴大，是把中國的全部海岸封鎖了，整個的內外通商都被威脅了，一切友邦的通商利益也都被它損害了。

九，六，大公報

償債

據日本方面宣稱，國民政府於八月三十一日以到期庚款三萬一千鎊撥付日本，並於同月十七日撥付善後借款一個月的到期本息。我們這種守信償債的精神是對的，但在方法上似欠斟酌。我們應該把這筆款撥交中立國銀行，聲明係存付日本債款的，但須至兩國戰事結束後始可支取。現在兩國正進行着生死決鬪的戰爭，我們把大批現金送給日本，豈不是資寇兵，齎盜糧？

九，五，大公報

外論介紹

中蘇不侵犯協定

在任何外交文件公佈以後，都有一般自作聰明的人，在那裏猜測，也許會附有甚麼秘密條欵，其實有的時候却適得其反，就以最近的中蘇不侵犯協定而言，就是一個實例。

關於中蘇不侵犯協定之附有「秘密條欵」，南京方面已正式予以否認，吾人不敏，也覺得這是一種謠傳，而並非事實。這個協定，表示中國願意從蘇聯方面，得到一種道德上的援助，或者物質上的援助，也說不定，所以中蘇聯合抵抗日本在亞洲的侵略野心，是很明顯的，不過這種聯合抵抗究竟到甚麼程度，則須待將來的發展。日本素以反對蘇俄的堡壘自居，其實反予蘇俄以極大的幫助，因爲日本越是進得利害，那些直接或間接反對日本的國家，越容易受世界的同情。觀於這次中俄的結合，又何嘗不是出自日本之所逼迫呢？

南京與蘇俄，並沒有甚麼相似之點，但對於不願意投降日本，却有同感，所以日本的壓迫愈力，愈加緊中蘇間的關係。

九，四．大美晚報

英美合作

在現局下，有一個特點，就是駐華的英美當局間，很能切實地具體合作。但是英美政府，關於採取共同行動的討論，却是一個疑問，這一點不無令人驚異。所以然者，因爲兩國政府，不得不考慮本國政治的因素。美國務卿不能把精神全貫注在中日問題上，他得顧到任何外交行動對於美國輿論的影響，美國人是怕陷入歐局的糾紛的。因此美國務卿赫爾不得不放棄依賴英國的意向，也不會向總統提出這類的建議。英國批評家常指陳這類的恐懼，沒有理由，然而單是批評是沒有用的。美政府得顧全到輿論和某種的政治傳統。英美合作，倘使强求其實現，或反將收到不祥的後果。所以英美當局，讓它自然地演進，這是很明智的。

英美倘使要合作，必須能以自由和坦白的態度，去研究事實，而不應根據已往政策的歧出，作一些無謂的吹求。從遠大方面看，國際政策的推演，勢將迫令英美雙方，日趨團結。英國已往聽任集體安全制的破壞，而引起了許多糾紛，固然是咎有應得，但是他今日已改持堅決的態度，力謀挽救了。他現在篤信國際合作主義，結果可使他國漸能得到擁護的力量。美國的輿論，現時也漸向這方面發動，所以英美合作，將要自動地發生，縱使屛去一切外交的形式，亦未嘗不可。

九，六．字林西報

局部的解決

日外相廣用的演說，以上海目前的危機，歸咎於中國政府拒絕服從日本，成立局部解決。此種似是而非之辯論，雖可在一般想像以爲接受日本主張即可免去重大之損失與痛苦者之胸中，發生反響，然不能欺騙世界也。日本之求區域或局部解決，不特與其莊嚴表示承認南京政府爲中國中央政府之志願相反，且使中國陷入難關，不得不屈服於日本，任令零碎割佔中國土地。而對於此種手段之結局，毫不能獲有保障。假使中央政府屈服於日本之條件，而將因蘆溝橋發生之爭案，作局部解決，則必被責其所發抵抗任何繼續侵略中國土地之質言，乃屬虛僞。因是就政治與軍事而論，在何地抵抗最爲合宜之問題，遂發生矣。其擇定上海區域也，雖如廣田所言，爲對一二八上海休戰協定之顯然違背。第日本在華侵略之事實，與東京政府對中國在該方抵抗侵略所持之態度，已使此細微末節無關大要。而有一事亦須記憶者，即該協定下所設保障忠實遵守之機構，迄未用及，僅日本欲掩蔽其意志時，援引該協定之條欵，故當然不能激起他人之熱誠。尤其因日人在該協定簽字後，即在虹口與楊樹浦恣睢狂行，絕不遵守該協定之精神，至於遵守文字，更不必言矣。廣田力圖利用上海之兵禍，而歸咎於中國當局，但廣田決不悟彼非在一九三二年發言也。當時流利之辯詞，大可激動人心，而今日則大異於昔，蓋全世界皆能察知日本軍閥加於中國政治全體嚴酷之壓力。例如廣田抨擊中政府實行極惡之排日運動時，不幸其所敲之鼓，鼓上裂一巨洞，致不能發出動聽之聲。要知中國排日情感之最有效力的散播者，即爲日本黷武主義之本身，與夫時時宣布其狂悖意志的詭辯的日本發言人也。

九，六．字林西報

國聞週報
戰時特刊
【第六期】
每逢三六九日出版　零售國幣五分
預定每十册　特價國幣四角
編輯者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國聞週報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大公報代辦部
代售處　各大書局報館書報攤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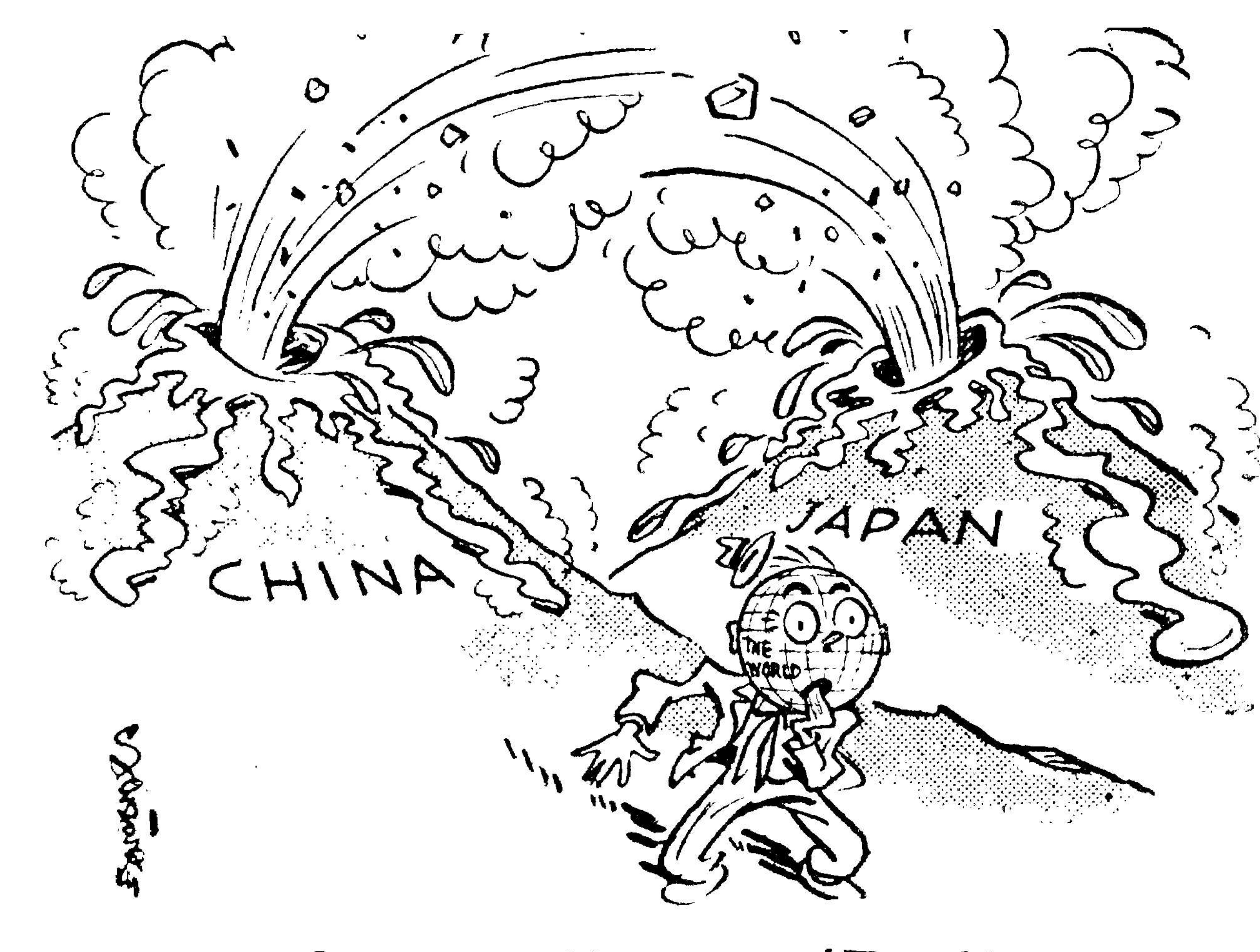
國際諷畫

自衛抗爭 全面發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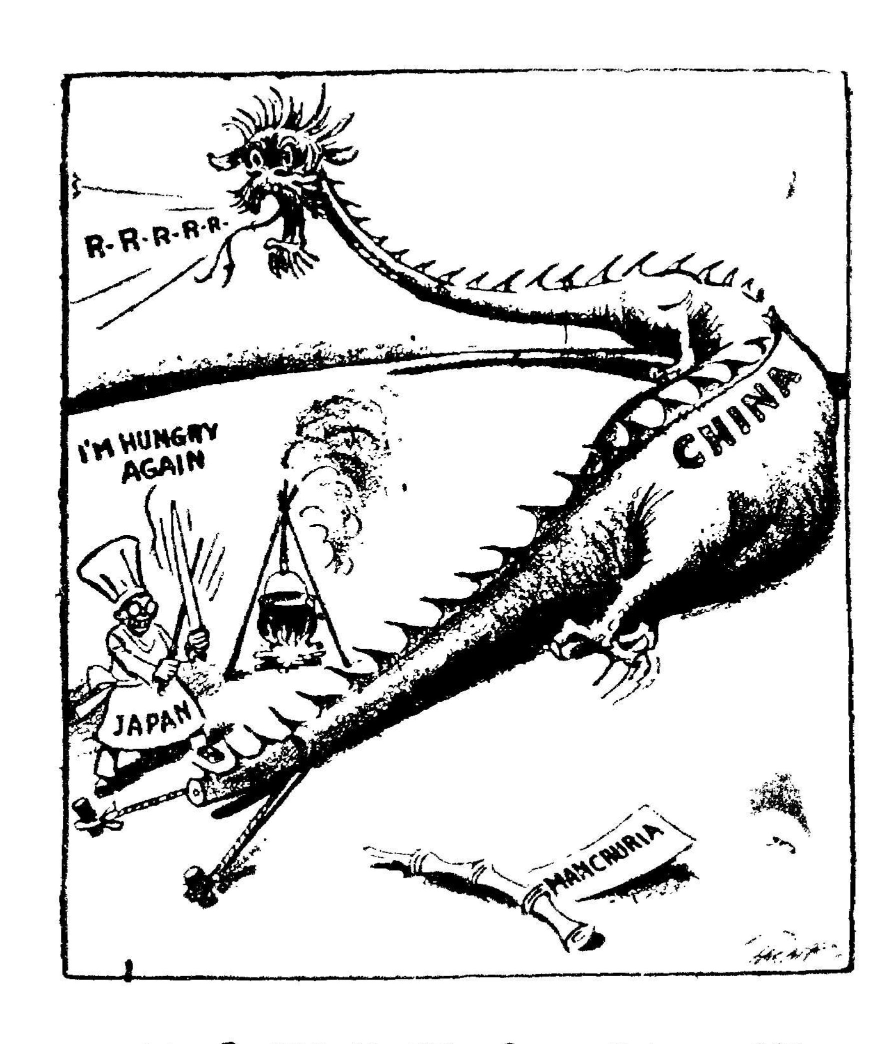
蔣委員長的漫畫

見紐約時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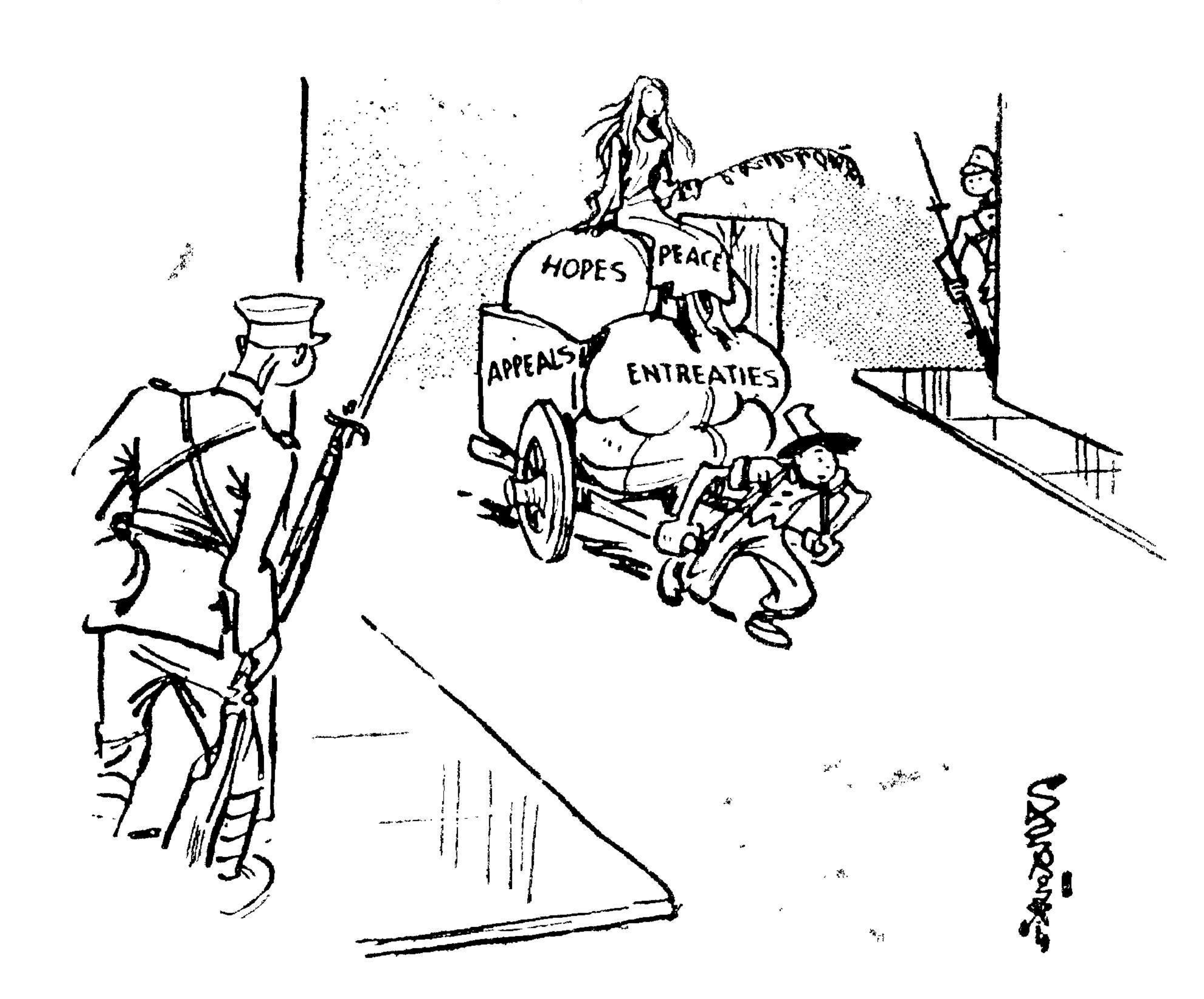
中 日 的 大 爆 炸

上 海 字 林 西 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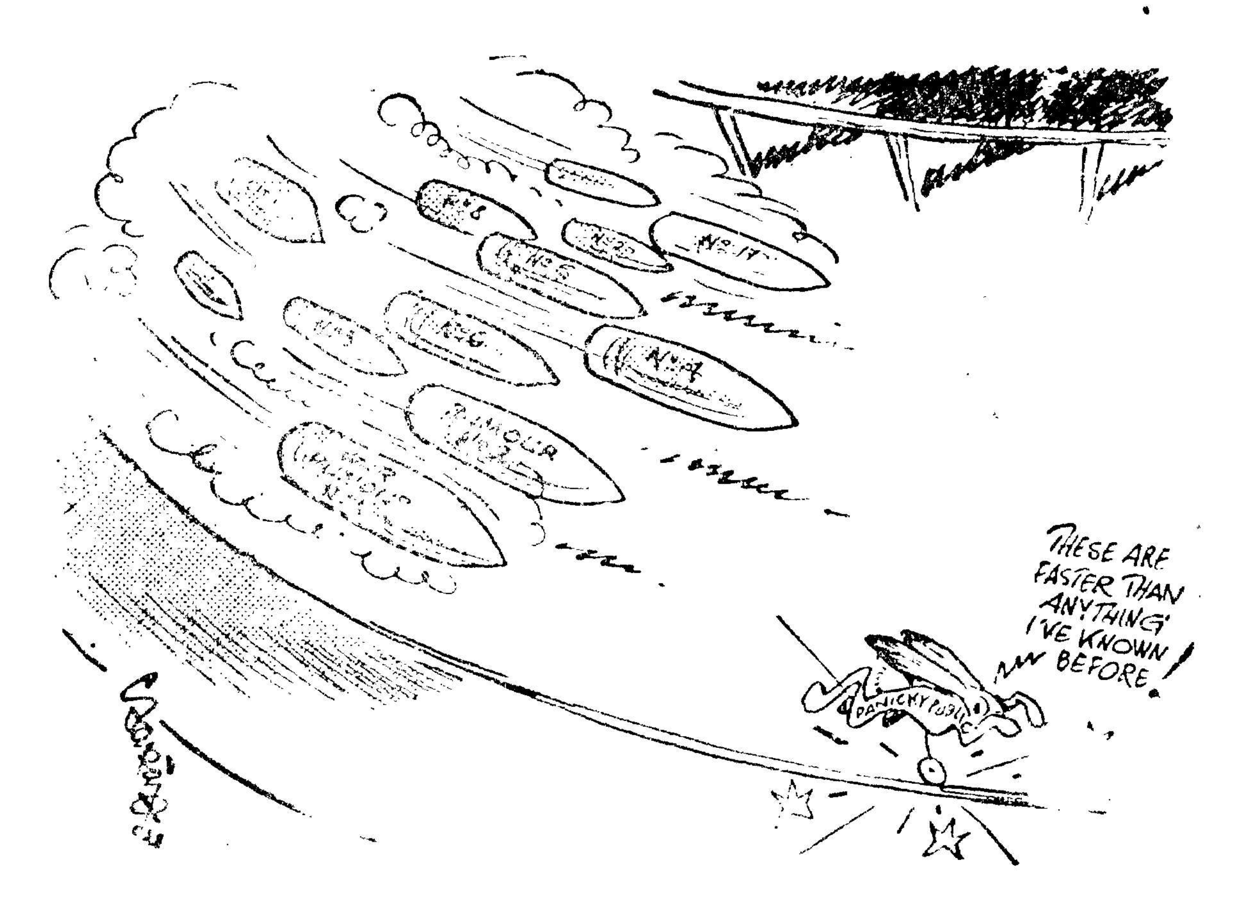
日本對華侵略的又一幕

New York Mirror



和 平 也 撤 退 了

*Sapajou*繪



西 報 對 戰 事 之 觀 察

Sapajou 繪



日本向中俄挑釁

Thomsa 繪

見美國 *Associated Newspapers*

勢不兩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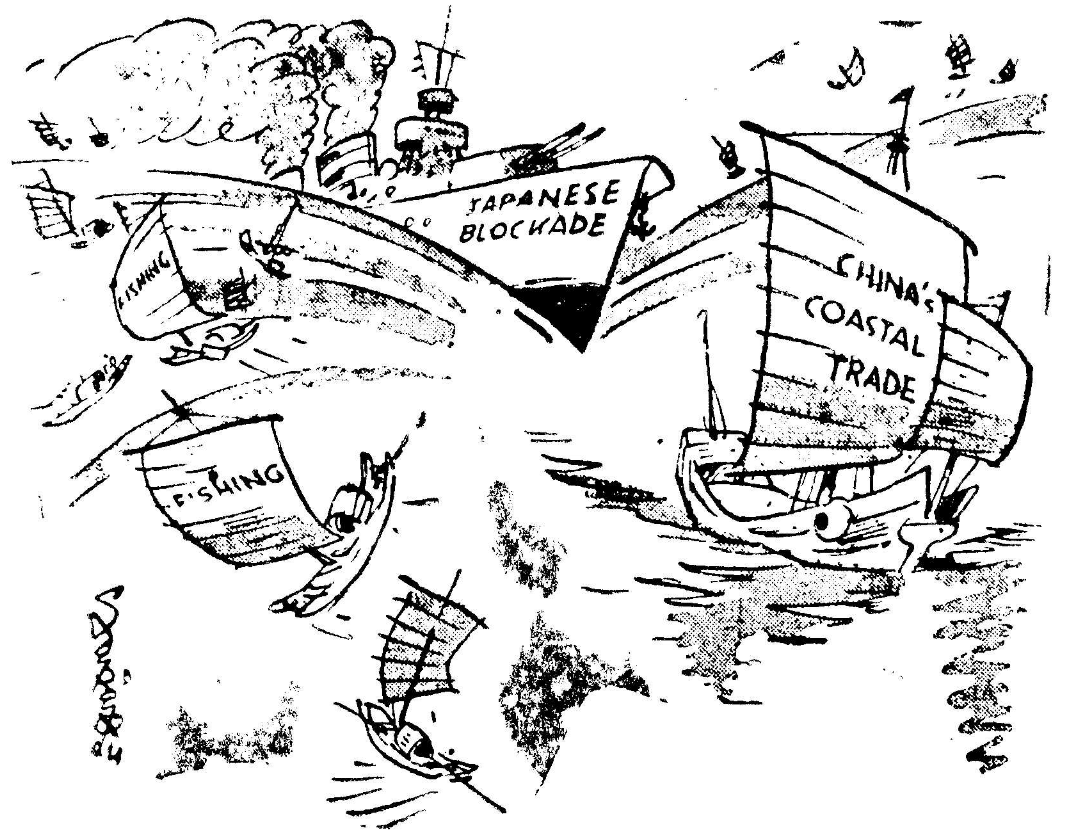
時日曷喪

Evening Herald and Express. Los Angel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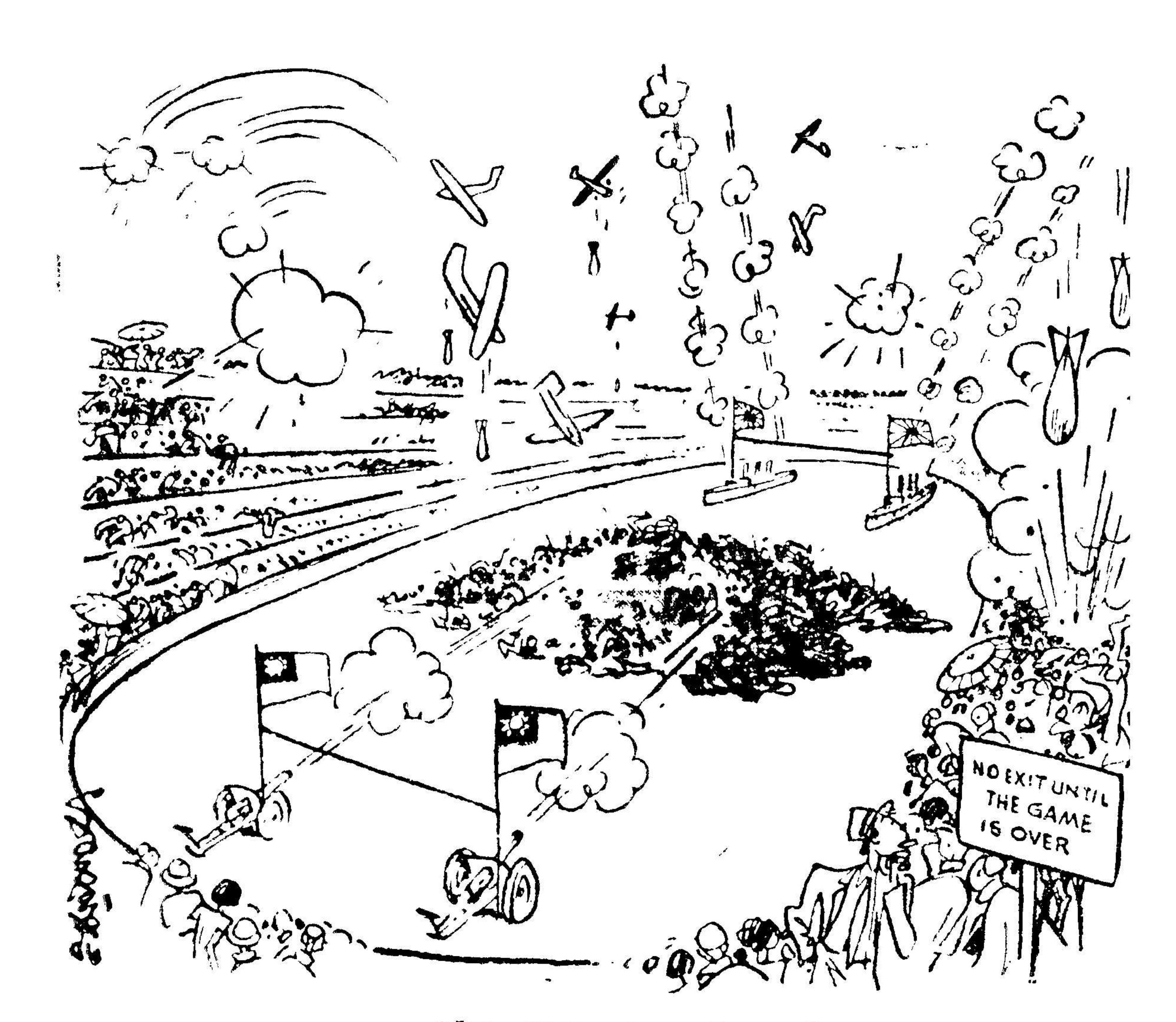
日蘇的爭執

Washington D.C. P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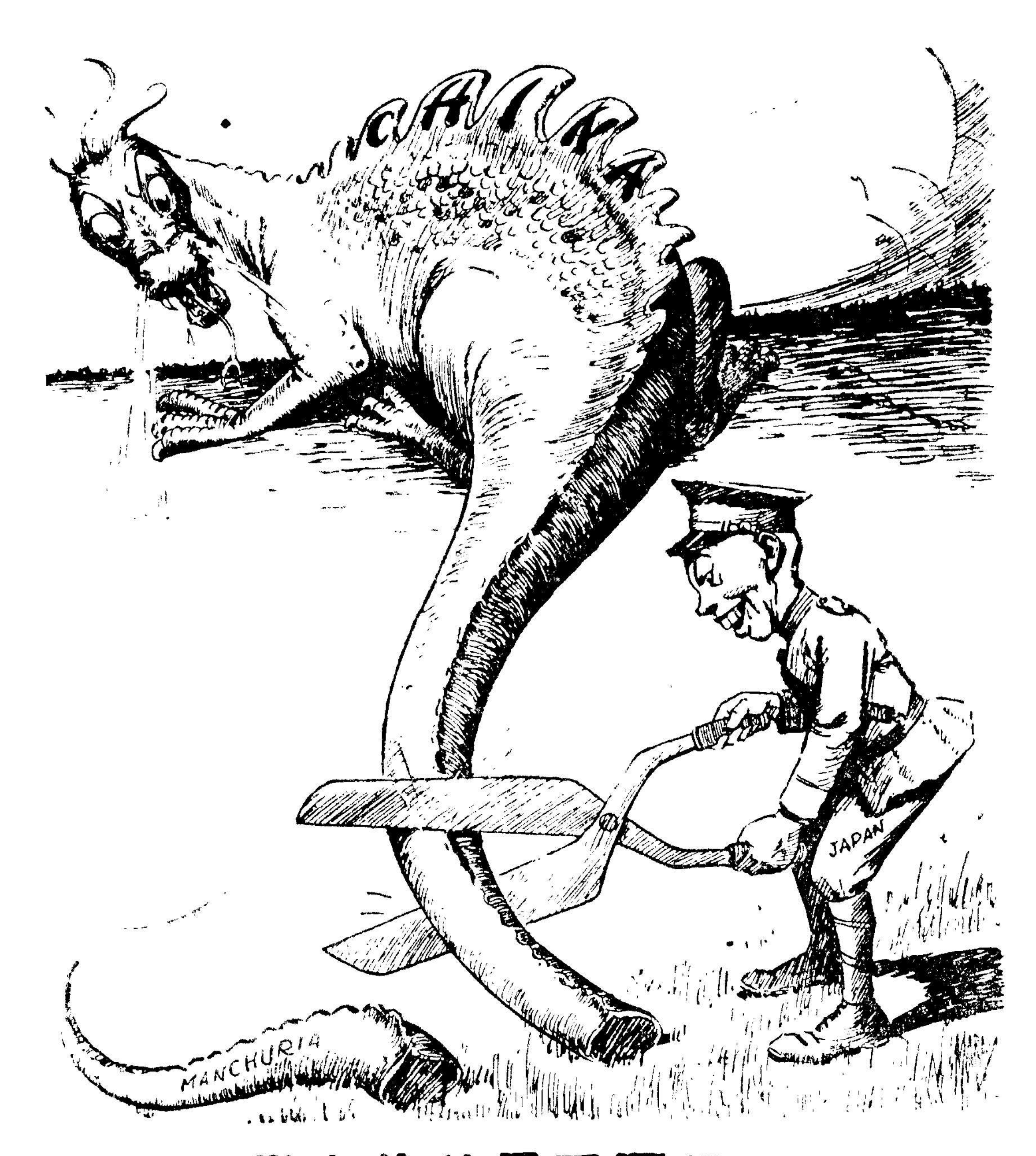
日本非法封鎖

字林西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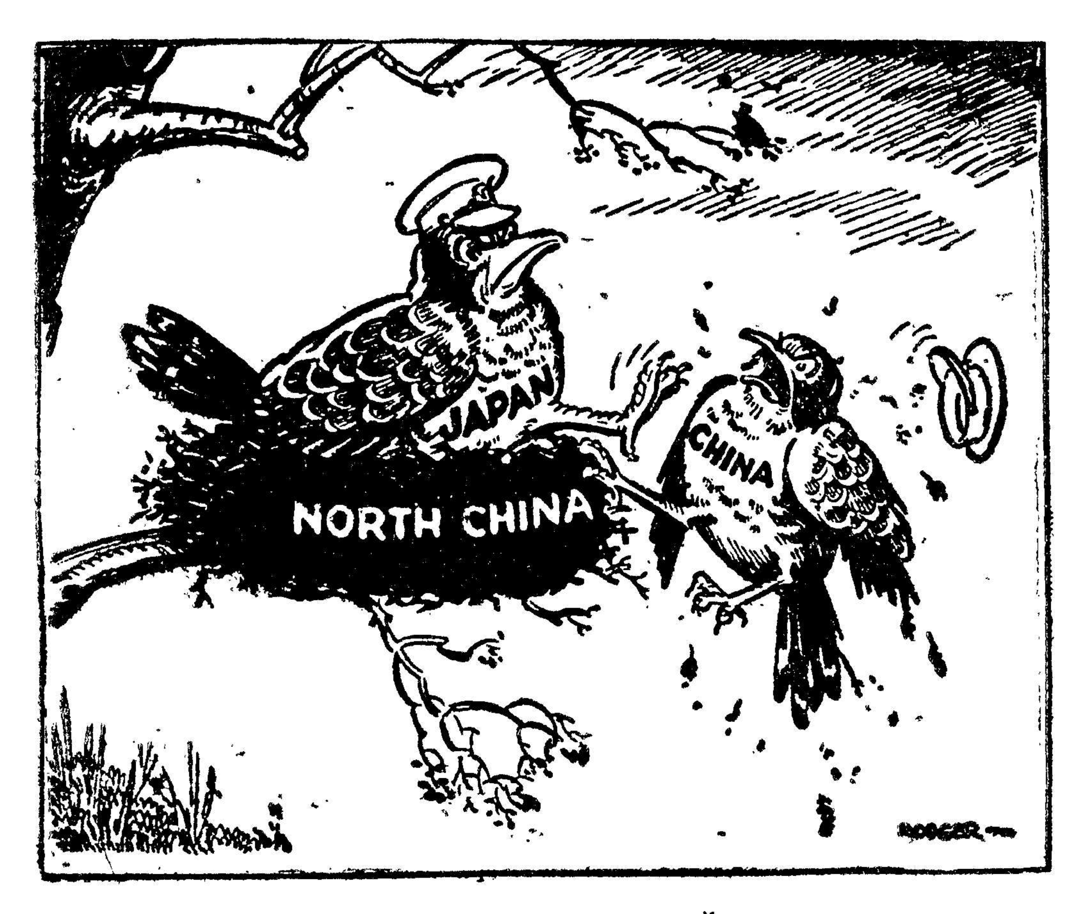
淞滬大血戰

Sapajvo 繪



當心他的尾巴還擊

Marcus 繪



暴日侵略的寫眞

紐約時報

暴日自殺的戰爭



敵燄的爆炸與中蘇

The Chicago Tribu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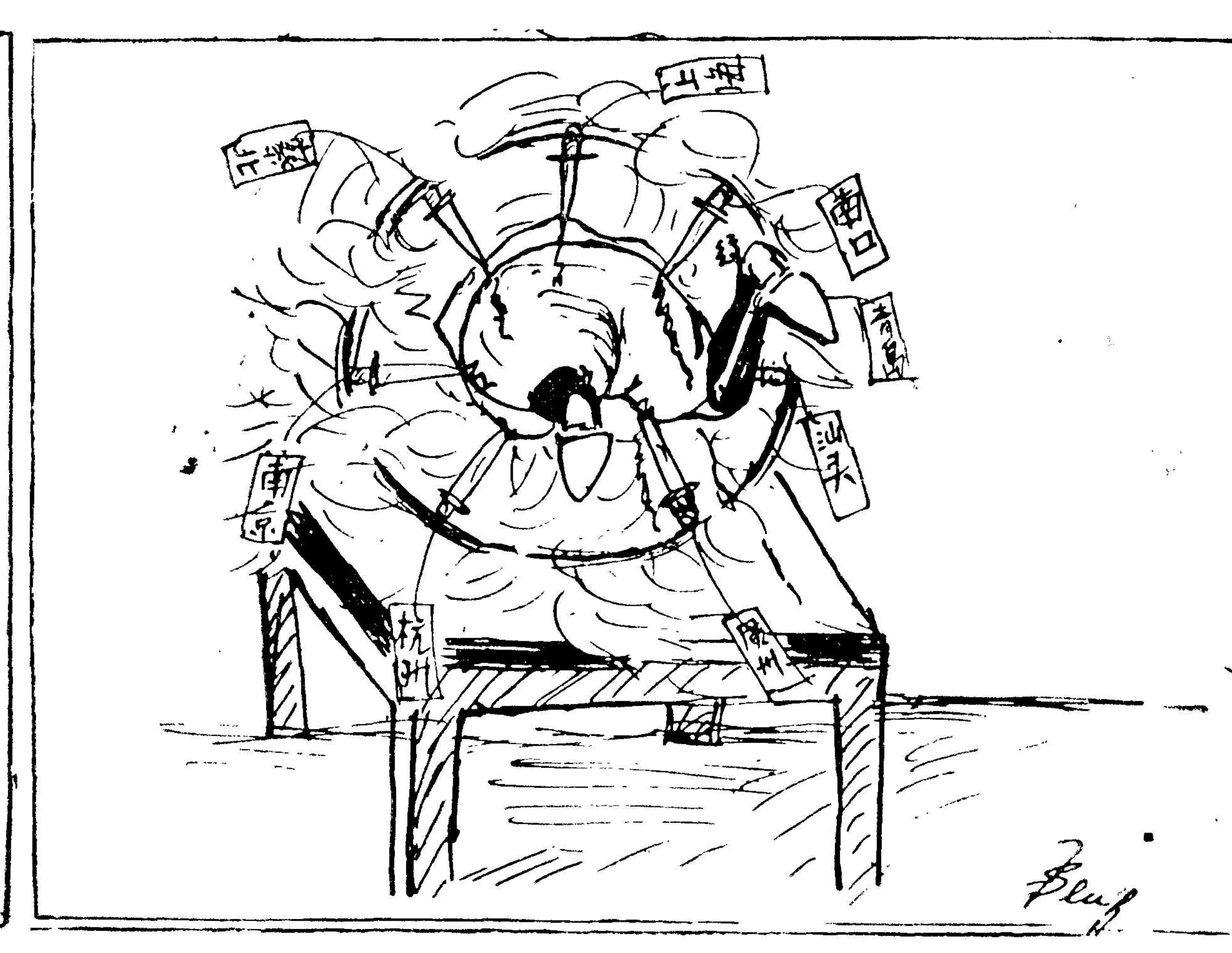


美國在細閱九國公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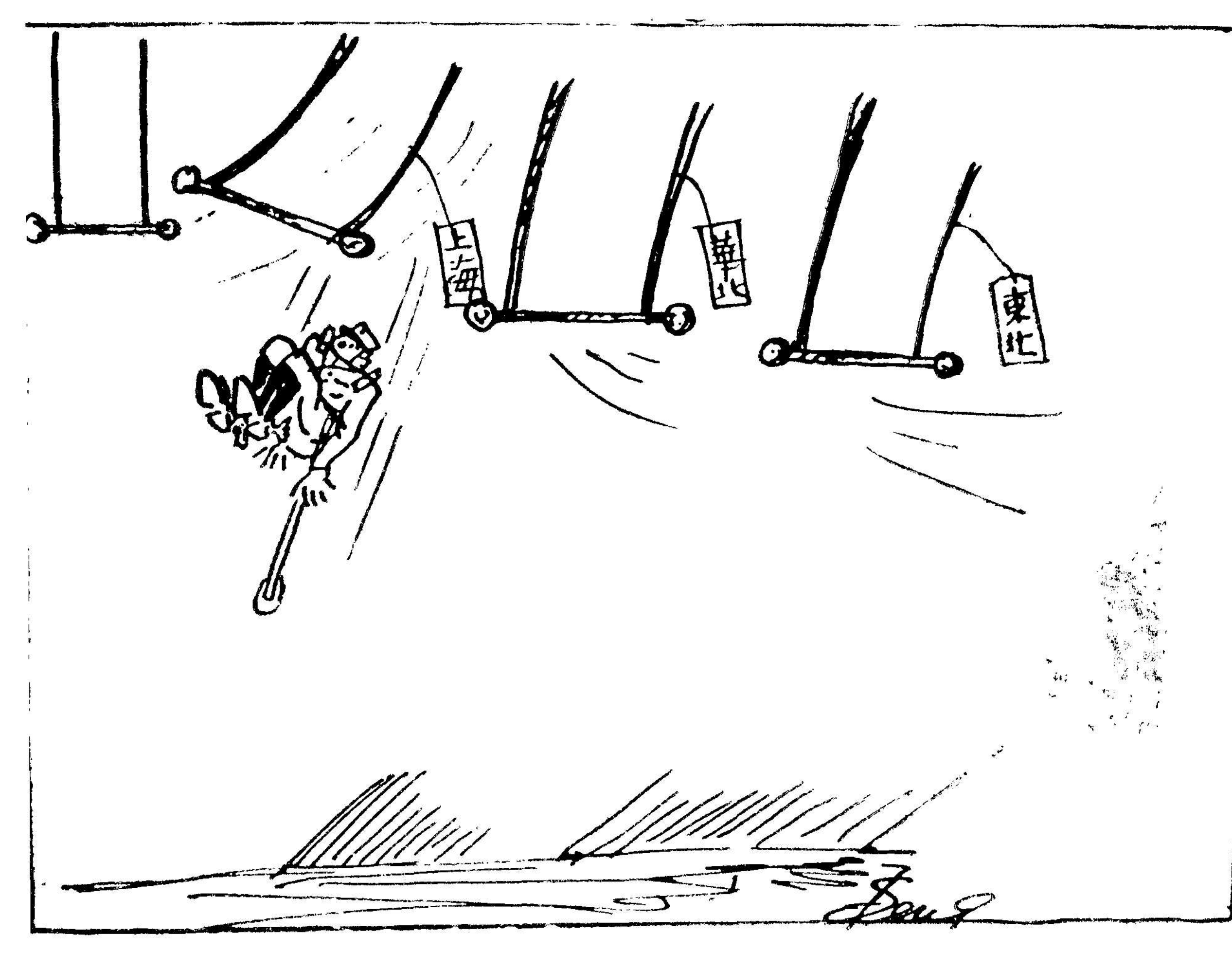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敵人的馬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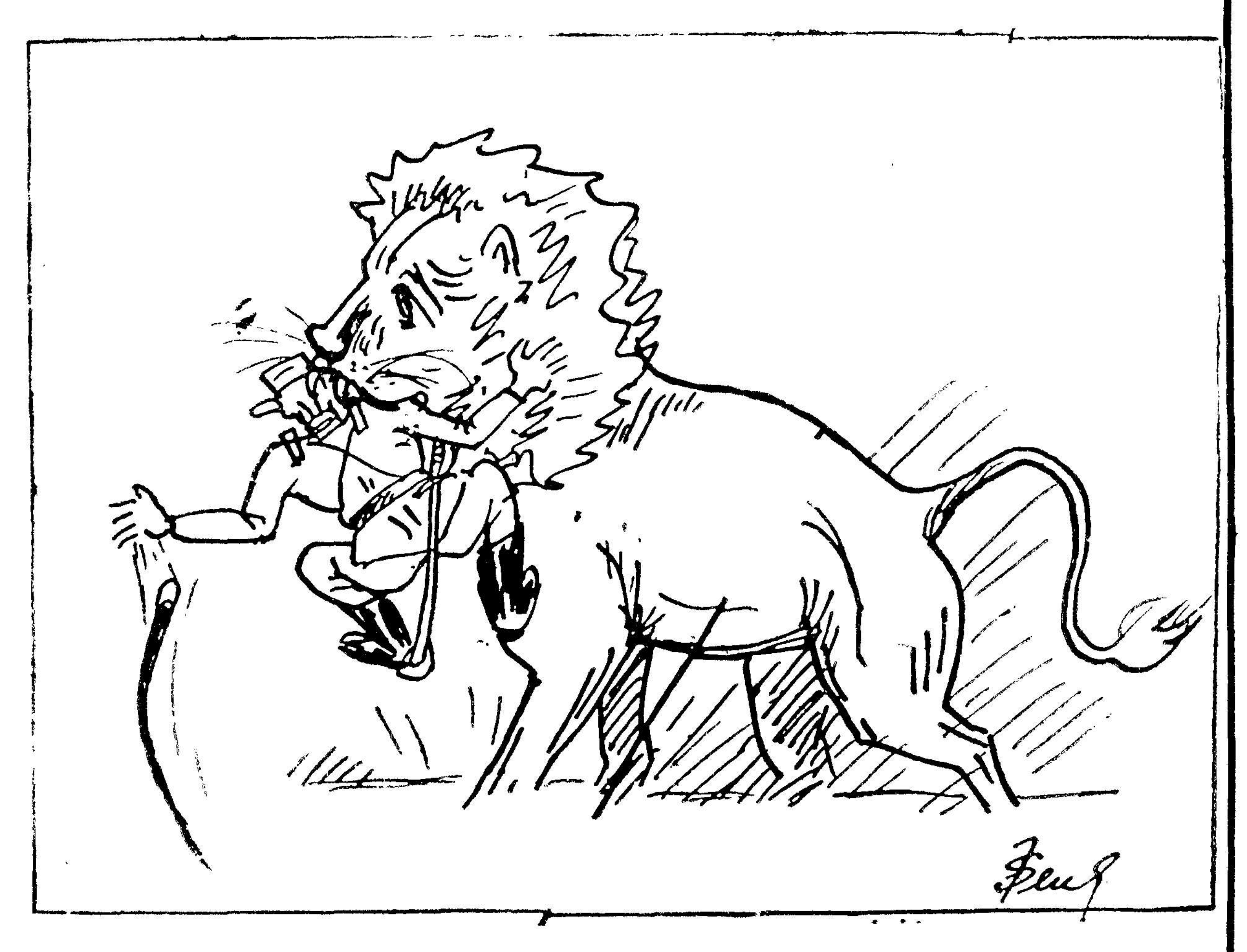
鳳申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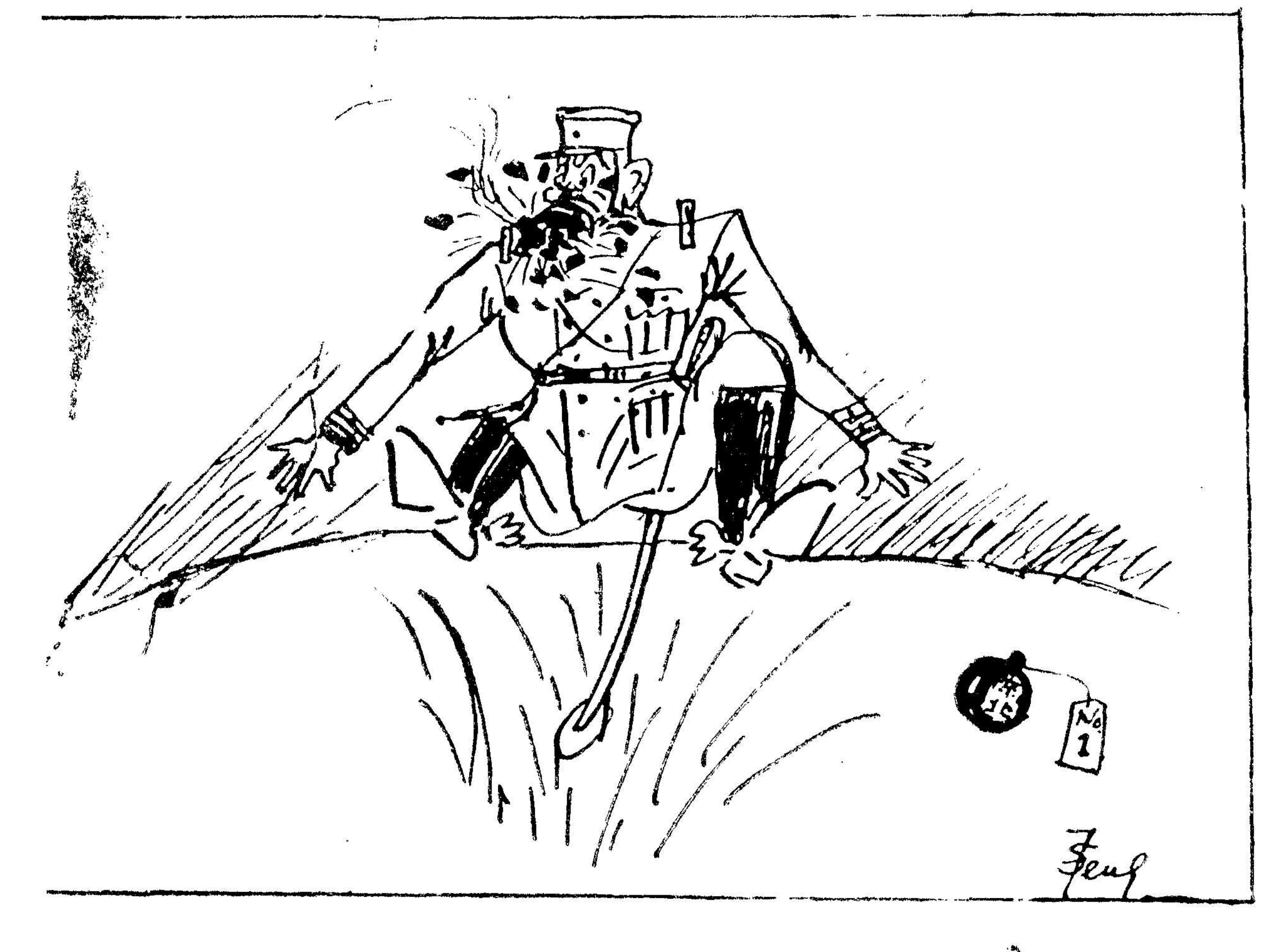
（一）鑽刁火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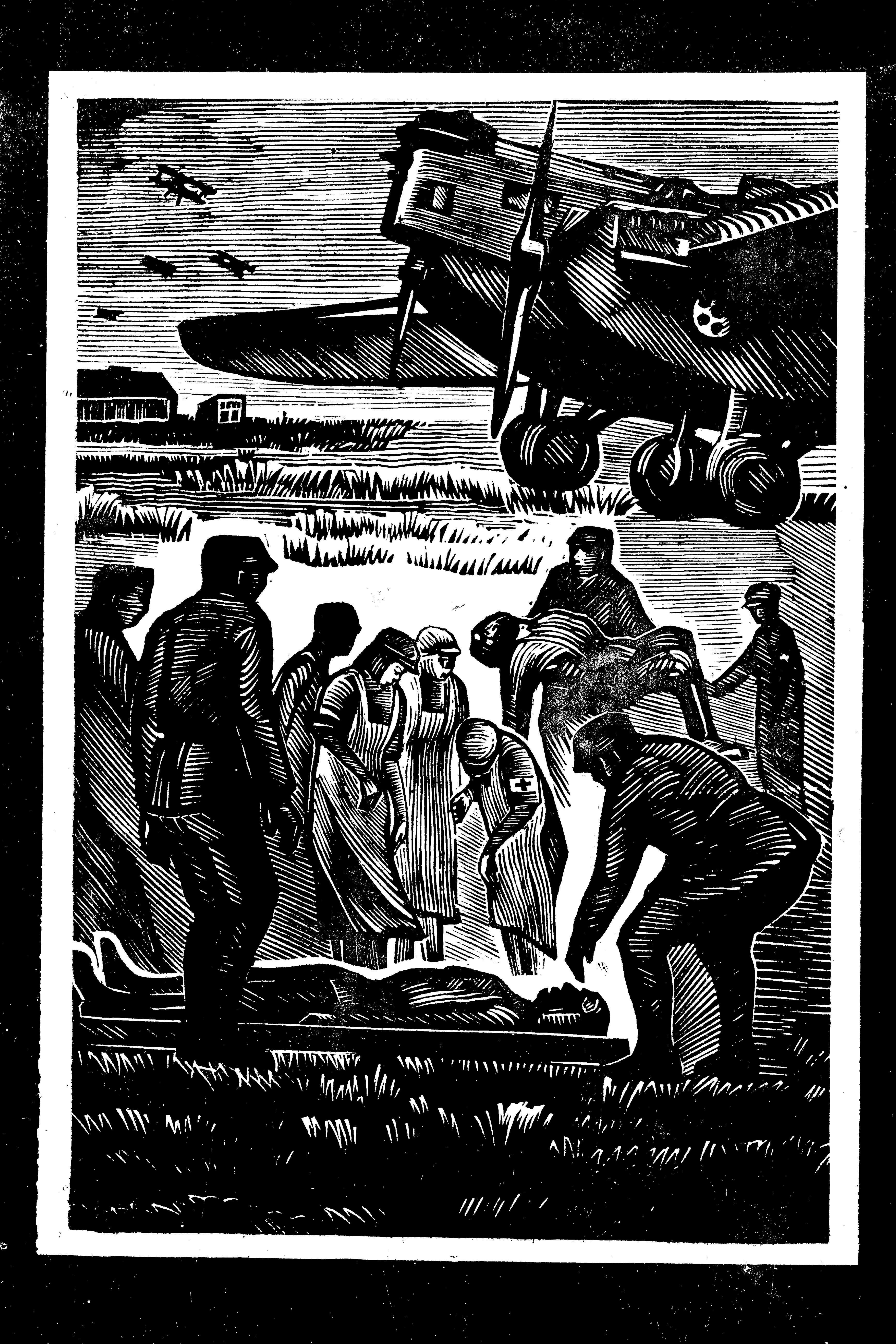
（二）打鞦韆摔了



（三）把頭伸入獅口



（四）吞炸彈



壯烈的犧牲 （木刻） （爲紀念八月十五日忠勇殉國之空軍駕駛員梁鴻雲作）

國聞週報

每冊另售價洋三角

戰時特刊合訂本上（第十四卷第三一—三五期）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四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 漢口　湖北街寶潤里二號
-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 武昌　大公報分館
- 太原　大公報分館
- 鄭州　大公報分館
- 南昌　大公報分館
- 成都　華陽書報社
-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 重慶　機房街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八分
快郵每份另加一角二分
航空每份另加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尙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欵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淞滬戦地形勢圖
揚
子
江
北
0 1km 2 3 4 5 6 7 8 9 10km
瀏河
獅子林
月浦
羅店
寶山
砲台湾
嘉定
楊行
呉淞
劉行
蘊藻浜
石角門
顧家宅
張華浜
廣福
蘊
藻
馬陸
殷行
廟行
浜
大場
浦
黄渡
南翔
江湾
彭浦
租
界
區
北站
江橋
真如
陸家嘴
王廟鎮
城内
爛泥渡
北新涇
南站
紫堤
蟠龍
虹橋
徐家滙
龍華
七宝